

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

陳衡哲

最近靠了一部份婦女們的努力，婦女在法律上似乎已經獲得了一點與男子的道德平等權，如新刑法二二九條所表示的。但細看起來，這一點的平等權對於婦女前途的影響却是微弱渺茫得很。因為數學式的男女平等既不是婦女解放的中心目標；而婦女問題的自身又是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部份，決不是靠了一點紙上談兵，或是頭痛醫頭的局部方案所能得到解決的。因此，我便願趁此新刑法二二九條開始實行的時候，趁此一部份婦女界慶祝『勝利』的時候，來談一談我個人對於這問題的看法。

我們若要從一個廣大與超越的觀點去討論這婦女問題的整體，我們便必須先注意到國內與國外的兩個政治及社會的新勢力，復古與獨裁。對於這兩種勢力的本身價值問題，我們現在不談。我們要談的，是牠們對於婦女的影響，以及婦女在這兩種勢力之下應有的立場。

獨裁是與民治的原則不相容的，而婦女的解放與平等的要求，却又是民治大樹下所蔭長成的一顆小樹，故獨裁對於婦女解放的態度與影響，也就不言可喻的了。同時

，復古的心理當然也是希望婦女們回到三從四德的時代的，當然也是反對一切婦女的解放的。現在獨裁的光焰既在歐美的幾個強國日漸強烈，并且漸漸的遠射到我國的政情上；而復古的心理也正在我國的社會上萌芽挺枝的怒長著。在這個不謀而合的東西新舊勢力的大同盟之下，再加上少數婦女們的自墮人格的行爲，全體婦女的立場還能不受到很不幸的影響嗎？

我並不是相信女權高于一切者，我也不相信智愚賢不肖的分類，是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性別作爲標準的；故我不願把男子看成婦女的敵人。但我們却也不容諱言，有些男子是有放大鏡疙疸 (Complex) 的，也有幾個男子是喜歡在狗面前做拿坡崙的。因此，我便不得不以婦女的資格，來爲正在各方面努力的婦女們說一兩句公道話了。雖然我也願意同時用一個公平的眼光，來向那些不肯努力的婦女們，進一點忠告。

關於爲婦女們說的話，我的要旨也很簡單，那便是：我們承認男女在生理上的不平等，我們也承認性人格在一

個女子生命上的影響是比牠在男子生命上的爲大而深刻。但性生理是不能包括一切人生的活動的。因此，雖然一方面我們相信那女性特殊的任務，如母職之類，是握有整個民族生命之權的神聖責任；但在又一方面，我們也要申明，我們除開女性人格之外，都還有一個個性，有時不幸還有一點天才。故我們除開盡我們的女性責任之外，還希望有權利去發展我們的這個個性，和那少數的天才。

在這個要旨的條件之下，我願意提出下面的幾點，作爲具體的說明。

在女性的立場上，我們要求從一個性奴隸的地位超升到一個主人翁的地位。我們希望，靠了特殊教育的指導，我們能明瞭自己的性人格，像普通教育的使青年們明瞭他們自己的個性一樣。明瞭自己之後，我們還希望有一個健康與合理的環境，爲我們發揮女性優點之用。舊禮教所號召的女性美德，如無條件的服從，如無才爲德的人生觀之類，我們與其說牠們是女性的優點，毋寧說牠們是女性的奴隸教育。墨索里尼的養豬政策，和希脫拉的『回到廚房去』的呼聲，我們也不能承認牠們爲合理的性教育。

具體的說來，在我們的自尊自愛，和不違背人類全體福利的條件之下，我們在這方面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這

樣的：對於母職，我們但求社會給婦女們一個『學養子』

的教育，和一個盡責的機會；此外一切都須由她們自己決定，不能讓任何權力來干涉到她們的這個神聖領域。對於婚姻，我們願意承受賢明家長或領袖的指導，但選擇配偶的最後權，仍應該在婦女的自身。因此，一個青年女子是應該有權去反抗強迫婚姻的；假如因此反抗而引起了她生命上的危害，法律是應該給她以保護的，即使危害她的是她自己的父母。（去年因殺害自己私奔的女兒而受到十二年徒刑的某人，今年忽然靠了上訴而得到無罪的判斷。這是一個極可悲觀的現象。）我們承認結婚的神聖性，故並不贊成把離婚當作兒戲；但我們同時也不能不承認，離婚總還是結婚失敗後的一個光明的最後出路。對於女孩子的守童貞寡，我們完全反對。對於已經結過婚的寡婦，我們希望她的守寡能由自己作主；假使她願意再離，她在社會上也應該得到一個與再娶男子同樣的地位。我們並不贊成浪漫的自由；但假如一個女子因爲誤解了自由而『上當』，我們要求社會給她一個改造生命的機會，我們不能讓社會把她趕到墮落的路上去。雖然因爲生理的不同，一個不正常性行爲的貽害，男子的沒有像女子的那樣嚴重；但假如我們把自己看爲超乎動物的，含有理智與道義的生物，

我們便應該建立一個男女可以共同遵守的性道德的單位標準——那先有實際，再有法律的標準。

在女子兼具有個性與女性的立場上，我們的要求是一個發展這兩重人格的充分機會。這當然並不是說，每一個女子都須受到與男子同樣的教育，或做同樣的事業。我們不要求這類數學式的平等。我們所要求的，是一個與男子平等的發展個性的機會。這句話說起來似乎是一件極容易實行的事，但實際上却困難得很。因為假如男子有了萬千不同的才能；機會對於牠們便『雨露之所滋，甘苦齊結實』，而他們也便有萬千條不同的道路可走了。假如女子們有了萬千不同的才能，她們却仍只有一條女性之路可走，並且那條路還是在一個洪荒未闢的境界呢！假使我是天公，我決不做這樣的笨事：一方面給女子們一個卑狹惡劣的機會與環境，一方面又在她們中間頒給了一點聰明與天才！這不是等於說，只有帶有奴性與豬性的女子，才能與她的地位相適相安，而不起反抗嗎？

不但如此，即使為造成賢母良妻起見，一個女子也是需要一點起碼的智識與才能，來作為她的做人工具的。因為我們相信，女子的這兩重人格是不但不相衝突，並且在一個同情與高明的指導之下，牠們還是相輔相成的。世界

上第一流的女科學家居里夫人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居里夫人對於她的兩個女兒的教育所以能收到最大的成功，豈不是由於她的超越的見解，深刻的責任心，和她在科學上的智識與能力？而這三者却又都是她的天才得到充分發展後的一個結果。我們說，居里夫人是千古一人呀，那能以她為例！固不論這句話的本身是否站得住，即使站得住，而現社會的情形也不容我們不承認，受過教育的女子，除去那少數已經被舊社會所腐化的之外，在母職的一方面，大抵也是有水平線以上的智識和努力的。

在現社會的情形之下，我們既不主張每一個女子都須走出家庭來做一點旁的事業，我們也不贊成『不准有智識的女子走出家庭』的一類論調。因為假如每一個女子都走出了家庭，兒童們便須失掉他們的母親；不准有智識的女子走出家庭，國家便須失掉天才女子的貢獻。這兩者都是一個民族的命脈，任何一樣的損害都是担受不起的。故我以為，一個健全社會的基礎，仍當在這女子的兩重人格的平衡發展上，而且這個平衡還應該是正比例的。那便是說，一個最好的母親也便應該是一個才能智慧超越的女子。但在那無才是德的復古心理之下，在『女子的天職是製造預備做炮灰的小孩子』的呼聲之下，這個情形是不會產生

的；因爲這兩種勢力都能使凡有才智的女子都不願去做母妻，結果是做母妻的便只有國民中剩餘的一點渣滓了。

× × × × × × × ×

但在我們女子的自身，也有不容不反省的地方。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現在在社會上的地位雖然儘有許多缺憾，但比了前人的却是優越得多了；我們的的生活比了她們的，也不能說不光明些，自由些，快樂些。對於那中外男女前輩用血汗腦汁爲我們爭來的一點福利，我們有什麼權利去把牠們輕輕的浪費，以斷絕後來婦女們前進的路？我們對子已往和將來的女界，沒有一個傳授火炬的責任嗎？假如我們承受這個責任，那麼，我們便應該自問，『我們將用什麼工具來擔負這個責任？』依我看來，我們做人盡責的最有力的工具，是我們的人格與能力，而能力又是基于智識與見解的。故我們又當自問，『我有一份不但能使我自立，并且能使我盡責的智識與能力嗎？我有一個自尊和堅貞的人格嗎？』

在能力的栽培上，我們應該先明白了自己的天性；再順着牠，去求在智識上，才能上，及見解上的發展。在原則上，我們是應該有經濟獨立的能力的；但當我們有了子女以後，我們便不應該放棄了他們，而去做任何人都能做

的一點『事業』了。即使在特別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或是經濟的壓迫，或是所做的是沒有人能代替的——我們也不應該把兒童完全拋棄。

在人格一方面，則我以為我們至少應該懂得解放的真諦。因爲真正的解放是恰與放縱相反的：牠是一件自內向外的行爲，是心理與人格方面的解除桎梏；牠所希求的，也不是淺薄的享樂，而是志願的吃苦。故一個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過相當教育，明瞭世界大勢，有充分的常識，獨立的能力，與自尊的人格。對於我們自己的女性，我以為我們也應該特別尊敬與寶貴牠，而不應該有一點侮辱牠的心理與行爲。出賣愛情是並不需要頭上插草標的！一方面出賣着愛情，一方面尙自以爲釣到了一條肥魚的女子，有的是。一個女子愛悅一個男子不一定是醜事；但利用愛情來達到某種目的却是醜事，不顧信義的濫送愛情却是醜事，……只有由雙方純潔的人品而產生的純潔的愛情才不是醜事！關於一個女子的私生活，如衣服鞋襪，身體髮膚之類，我們也要堅決的拒絕任何外來權力的干涉。但正因共如此，故我們對於自身所負的責任也就格外的嚴重了，對於自身的服飾與行爲也就應該使牠們更能與我們的人格符合，以引起外界的尊敬與同情了。

× × × × × ×

一個女子是一個家庭的中心點，而家庭又是國家與民族的中心點。沒有一個家庭的程度是能高出於牠的主婦的，也沒有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程度是能高出於牠的家庭的。故不但爲了婦女們的自身，並且爲了國家的現在與民族的未來，我們都有權要求社會來明瞭我們這個最低限度的立場。除了教育與法制的兩方面，社會上所能給予我們的幫助，還有那精神上的褒貶，以及因此褒貶而促進或制止婦女前進的道德力量。比如說吧，我們希望女子都能以自己的資格來站在社會上，而社會對於那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們却偏要膜拜下跪；這豈不使那大多數平凡女子要發生『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念頭，而不願意再在人格與能力的大道上努力嗎？我們希望女子尊重自己的人格，尤其是她們的女性；但社會上却是到處哄鬧着什麼『校花』與『女王』，使得大部份意志不強的女子感到女性市場的熱鬧，和牠的有利可圖。我們提倡一個光明與康健的社交生活；而社會

上與家庭中，却又到處藏着一個兩性不潔的魔鬼，使青年的男女們只有一條黑暗邪僻之路可走，而絕對找不着一點光明，來引導他們向人生的大道走去。我們相信教育能幫助一個女子做一個更好的母親；但一部份的家庭與社會，却又爲了一點自慰與自衛的心理，正在從一個古墓中，抬出那副『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枯骨，給牠穿上時裝，叫全國的青年女子對牠膜拜！……諸如此類，何可勝數。當然，一個有天才有人格的女子，或是一個有良好父母的少女，是不會受到這種社會褒貶的影響的；但社會上有的，是中材之人，他們的行爲與人生觀是完全憑着社會的意旨爲轉移的。故社會在道德力量上所能給予他們努力的鼓勵或妨害，是比法律和教育的都更爲深刻與巨大。因此，我們所提出的這一個婦女的立場究竟能不能站住，雖然一半要看我們婦女自身的努力，一半還須看社會對於牠有沒有同情了。

☆ ☆ ☆ ☆ ☆ ☆

反躬自問

之 邁

近一個多月來，在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趙，我

們聽見了不少沉痛悲憤的言論，讀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文

章。就中最足耐人尋味的是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報的一篇短評。在「內憂與外患」的標題之下，該報的記者作以下的警語：

外患內憂，是密切聯帶的，尤其在中國。

假若中國本無內憂，那麼國家早進步了，根本上不會有外患。民國以來的外患，實在是內憂的結果。

而且中國政治的特色，是內憂外患，往往不可分。有些內憂同時就是外患，有些外患其表現的方法是內憂。

再者內憂之結果，一定引起外患，而外患之下，又易於牽動內憂。

近年中國在內憂外患重重夾攻之下，粗成了統一的局面，這是經過多麼重大的犧牲，付了幾何高貴的代價！

中國是再擔負不起這樣代價了！所以在國家地位如此危險之日，第一要泯內憂。

這好像是很平凡的老生常談，可惜近數十年來我們從沒有澈底了解其中的意義，或雖了解其中的意義，從沒有腳踏實地的去做來。

十八世紀後半普魯士的「無愁天子」費德烈二世（他的宮殿命名為「無愁宮」，故戲稱）曾說：

政治是永遠用便宜的手段來謀自身利益的科學。要

謀自身利益，一定要知道什麼是自身利益；要知道什麼是自身利益，一定要考察，研究，和應用。君主的政治有兩部分：其一，是與內政有關的，包含國家的利益及政府的維持；其二，是與整個歐洲的系統（那時國際的）有關的，努力去鞏固國家的安全，並且運用習常的公認的方法，推廣國家版圖至最大限度，和提高君主的權力與尊嚴（Die politischen Testamente der Hohenzollen, 卷二，頁三三）。

在今年今日我們尤當反躬自問：我們知不知道自己？我們對於自身有沒有「考察，研究」？我們以往有沒有對於那兩部分做過相當的努力？

在西風東漸的當初，同時感受到西洋堅甲利兵威脅的有日本和中國。日本的先知先覺一眼看透了柏利（美艦隊長 Admiral Perry）所代表的一切一切，打破幕府的反對，衝過文化的惰性，看清了目標而向前邁進，卒抵於大成。我們的郭嵩濤，張謇，孫中山也看透了鴉片之戰所代表的一切一切，認清抵抗西洋堅甲利兵只有自己也來一套堅甲利兵，光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不夠，故而體用兼收，倡議變法，維新，革命。可憐我們到了今年今日，他們看清的目標我們還在躊躇顧忌，人家成功的榜樣我

們還在揣度猜疑。

這還不是我們思想上最大的敵人。我們敵人在那怨天尤人的心理。我們不去問我們自己怎樣，更不去設法改良我們自己，而成天憤去埋怨別人，咒罵別人，西方傳來的過激思想我們不去謀澈底的認識，我們却鸚鵡般的學會了幾個口頭禪，天天喊叫。我們不去問什麼是帝國主義，怎樣才能抵抗帝國主義，日本怎樣抵抗，土耳其怎樣抵抗，印度為什麼不能抵抗，中國為什麼不能抵抗，而天天高唱打倒帝國主義。我們不去澈底改良我們的司法機關，等到國際調查團來到的時候，才去臨渴掘井，裝潢門面，却天天喊着收回法權。我們不去推進改良實業，到了倒閉破產的時候只去咒罵租界外人的優越地位。我們不謀農村經濟的培植，到了破產的時候便埋怨洋貨的傾銷。最可笑的是最近的白銀問題。前幾年銀價慘跌，我們聽到一片怨人的喊聲，近一年銀價高漲，我們又聽到一片怨人的喊聲，更可笑的是今天報載海關報告，全國近五個月來，白銀已由出超而轉為入超，黃金出超的數目才足驚人（七月一日北平晨報）。這種怨天尤人的心理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陷入這種狀態而不知自拔，只有自己來責備。

衝破出這種心理我們便可以明瞭大公報記者那二百個

字所含的意義。我們從這裏解放了之後，我們便可以明白為什麼「外患內憂，是密切聯帶的」，為什麼「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我們不去抱怨別人，我們先來看看自己。

歐洲歷史上有一個最足驚惕的殷鑒。十八世紀後半——一七七二至一七九五年——波蘭曾被奧國，普魯士，俄國三國瓜分得寸土無存，直到一九一九年才又復生。史家告訴我們「這次大難的原因的大半都可從波蘭自身的制度和社會裏找得出來」波蘭的君主是由波蘭貴族選舉出來的，每當選舉的時候，外國便賄賂貴族，貴族的選舉票是擇善價而沽的，因而外國人常常當選。波蘭的國會非得全體贊成不能通過法律，一個人反對國會便得解散，外國人便可以用金錢來收買議員。如果有一些貴冑不滿意於國會的時候，可以宣布獨立，另組國會，並以武力做後盾，釀成內戰。如果君主主要舉行興革，他一定被貴冑認為有意侵犯他們的權利，遇到不可制勝的阻力。波蘭當時的人民共一千一百餘萬，百分之七十都是過着非人生活的農民，在豐收時候恰恰足以糊口，在荒年便「同蒼蠅一樣地死去」。因為種種的變故，商業也陷於衰頹，政府亦不設法救濟，猶太人遂把握着他們的命脈。波蘭有豐富的天財源，但是沒有人來開採。社會的，宗教的，種族的紛爭把國家分

成若干對敵的部分。「雖然在危機迫在眉睫的時候，愛國的波蘭人終於明瞭他們國家的地位，並且努力改良政府，充實國基，他們的努力永遠被俄，奧，普三國阻止着，因為這三國彼此早已約定維持着波蘭的舊制以便乘機利用它的懦弱」。等到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的瓜分以後，波蘭的保護者法國因革命而自顧不暇，波蘭遂在一七九三，一七九五年由地圖上消滅（節譯 J. E. Gillespie—A History of Europe, 1500—1815, 頁四三〇—四三三）。

聰明的讀者當可看出，歷史容或永不重演，我們的老大國家和瓜分前的波蘭是若合符節的。我們不見外國操縱我們的內政？民初國會裏的紛爭？軍閥元老的獨立及內戰

中暹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續）

君澤

我國應有的對策

中國自來的傳統觀念，長是用一國力不張，外交無靈「一類的話作對外讓步或屈服的掩身符。碰着暴者固是張皇失措，毫無辦法；遇了弱者，依然是藏頭縮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九三一年黑西哥空前的排華事件，商店為之搗毀，僑命幾於難保，而呼籲結果，只換得一電令抗

？過着牛馬生活，「同蒼蠅一樣地死去」的芸芸衆生？衰頹的商業？不去發掘利用的寶藏？改革的阻力？我們知道外國的勢力是阻撓的，難以制勝的，但我們又有什麼方法？難道喊喊口號便可成功？遊行遊行便能奏效？日本土耳其怎樣從層層束縛裏殺出一條血路來？我們怎的老出不去？

在睦鄰令下，不容我們再玩那套怨天尤人的把戲。「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混內憂正足以止外患，希望我們反躬自問，擇定光明之途向前猛進。這時候覺悟還好像比波蘭覺悟的時候早些。

二十四，七，一。

☆ ☆ ☆ ☆ ☆

「一句空話。去年留日學生被殺，旅日華僑整批整批的被逐，而今亦是無聲無臭底消沉下去。年來暹羅政變，鬧得天翻地覆，僑民被壓得死去活來，請願代表號得聲嘶淚竭，然負責政府則始終充耳無聞。間或受到民衆的逼促，硬起要幹，但又一籌莫展，不知從何下手。結果壓迫者自壓迫，而叫苦者依然是連天叫苦。這次中暹問題，若不是

國內外言論界大起催促，則將來怕恐依然是以不了了之，這是何等可怕的形象！

惟事宜權輕重，利害衡大小，今日的中暹事件，與昔日之中暹事件利害大相懸殊。中暹交涉失敗，我方所犧牲者不過二三萬華僑和一二千萬財產而已。若中暹交涉失敗，則所犧牲僑胞為二百餘萬，損失財產為幾十萬萬。此種事實，我們可舉個最明顯的例：

(1) 華童出口須納保證金五百銖。此項條例無異對中國政府說：假如你要此十五萬僑生子的話，應當繳還暹政府七千五百萬銖——約華幣一萬萬元——贖身費。

(2) 禁止華資流出。若此例實行，則第一受害者是華僑本身，幾十萬萬財產，化為暹有；第二受害者是閩廣的生命線從此切斷，——僅汕頭一港，每年由暹匯歸款項約二千五百萬元，若合閩粵計必倍於此。

所以中暹事件，外交勝利猶可，敗則不特犧牲二百餘萬華僑，損失幾十萬萬財產，而且閩廣六七百萬人崇之為活者亦相率而為餓殍矣。這是關係生死存亡的關鍵，這是當軸者千萬不可忽視的大事。

故我以為今日的中暹事件，不該老抱着昔日的敷衍態度，對代表說說幾句安慰的話就算了事，亦不應該以一紙

公文，發出幾聲見首不見尾的抗議就算盡職。換言之，應該下決心從黑暗的區域中尋找光明出路。這並不是難為當軸者去挾泰山超北海，實實在在是有光明出路可尋的。只是欲行不行，敢為不敢為而已矣。今將我之所謂有出路者提出來與關懷時局者討論討論。

第一，組織特別委員會，作研究中暹問題專任機關，此機關由僑務，外交，海軍，財政等部組織之，並聘問與暹羅有深長歷史，深長學識者共同研究對付方策。此項組織，並不是新法而是各國常有的老例。譬如英國吧，印度發生了革命或自治問題，在英當軸者亦是和我們一樣的無辦法，所以爲了此種需求而產生了各種特別委員會或調查團，號召老於印度或對此問題有關的人材，羅而置之以資集思廣益。所謂無辦法者，自由由個中尋出辦法來。老實說來，此次中暹事件發生，讓是易中國當軸為英當軸，或許亦是一時要說無辦法。不過所異者，中國當軸無辦法就只有歎氣，英當軸於無辦法中則一定是要找辦法的，那就是特種委員會的組織，和專門人才的聘問了。當滿案發生國聯對解決中日事件亦是無辦法，所以由無辦法中產生了調查團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同時亦自然的出現了一個富有遠東學識的李頓 (LORD LYTON) 為

國聯找辦法。故我以為無論在何種場合上，特種機關之組織是逃不掉的。

第二武力護僑。有人說：「政府對墨排華無法護僑，那對暹羅排華，政府能護僑否不問可知，何況國難當頭的今天。……」此種說法實在令我不敢苟同。墨國排華是否

有法護僑，姑置不論，惟對暹羅呢，不但有法，且恐行之不盡。至因國難當頭而忘却「僑難」，這是可怕的偏枯症，何況國難與僑難是二而一而二之問題。以我看來，救僑難實沒有救國難那樣難。叢爾暹羅，胆敢侮辱中國者，並不是她的原意而是她的冒險心。此事可看暹政府對限制華僑入口和摧殘華僑教育條例即可明白。暹政府為何不敢放開胆量把入口稅澈底的收取一百銖，而偏要三改三增的由五銖而十銖，再由十而百銖？它對教育施行同化政策的真面目，為何不敢痛痛快快地顯示出來，而偏要委委曲曲地由一九一八年的限制，再由一九二二年改為強迫，又再由一九三四年才行查封或取消？此無它，因知此種行為是冒險的，所以不得不逐步試探。它進第一步而中國政府無話說，進第二步中國政府有話不說，進第三步中國政府要說不得，此所以造成今日暹政府目空一切，刀大斧闊為所要為也。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以中國的力量對付日本或不

足，然應付暹羅則綽焉有餘。故我以為暹政府若再執迷不悟，願供人作摧殘華僑傀儡，則我們最後惟有用武力以實踐護僑政策而已。至於因此而引起國際糾紛，甚或掀起世界大戰亦在所不惜。蓋情勢險惡至此，與其懼禍以待斃，何若冒險以求生。

第三消極報復。暹羅以產米為其全國生命源泉，輸出新嘉坡，中國，印度為最大宗。然自大不列顛帝國經濟會議規定「大不列顛人買大不列顛物」之後，暹米亦大受其打擊。例如從前暹米輸入英本國是不課稅的，經濟會議之後，則每磅米課稅一便士，即是每噸課暹幣九百餘銖，比米原價還高。然英本國每年僅銷暹米三萬餘噸，其損失尙少。其輸入印度，新嘉坡每年平均為九十餘萬噸，佔暹米出口總數百分之四十，亦課以重稅使其難於銷售而代以緬甸米。其他如荷屬東印度及日本等，對暹米均加以課稅，以造成近幾年來暹羅農村破產的現象。有的農村因米價衰跌，積穀太多無法銷售，若運出暹京則所得不及所失，往往有付之一炬者。暹米此時之銷售處，惟有中國，每年輸入中國的米額佔全數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若中國實行抵制或將入口課以重稅，則行見暹米不但絕跡於英而亦將絕跡於華。此兩條生命線截斷，暹羅非陷於絕大困難不止。所

以對於暹羅排華的報復，抵制暹米是極具神效的當頭棒。

有些人說：抵制暹米尚有考慮必要；其理由是暹羅米業大部操諸華僑之手，若實行抵制，則華僑必先蒙其害。

……又有人說：若抵制暹米，必使暹國經濟陷於破產，日本必乘機以經濟餌誘暹羅入其懷抱中，其結果適為日本製造機會。……此種說法固然不錯。但是凡事有大小之分，緩急之別。今言抵制，是國家整個的政策要促暹羅覺悟，

救僑胞於水深火熱，是其大者急者也。因抵制而使一部分僑民蒙其害，是其小者緩者也。為要救全部僑民，故不得不忍痛犧牲局部利益。我們看大不列顛政府決定對外米輸入英屬予以課稅消息傳出後，暹政府為之大驚失色，千番百計，極力向英政府疏解者，這並不是為華僑利益而疏解，乃為暹羅整個國策耳。暹羅發生排華以來，我當軸者曾電駐日蔣使向暹方抗議，但抗議結果，暹政府終於前月以極空泛的話作答，始終不肯就範。及抵制暹米風聲播出，暹政府立變本來態度，派遣海關稅務司斯華遜來華探訂商約，此足見抵制政策功用之一斑矣。

至言因我之抵制，使暹羅經濟陷於破產，結果適成爲日本造機會，我以為這是無謂的憂懼。蓋以此時的日暹，正在互相親愛的甜蜜時期，政權可以由日方支配，對內對

外可以悉聽日方指揮，是可爲孰不可爲？讓我們不代他造機會，他自然的有享受不盡的機會可行。豈但經濟已哉，比經濟更重要的還多着呢。今我們雖雅不願暹妹妹投入日哥哥的懷裏，然而戀愛是自由的呀！

職是之故，鄙意以爲此時對暹方策，宜舍其小者近者，而取其大者遠者，才不至於一誤再誤。

第四拒絕商約訂立邦交。此次暹羅稅務司斯華遜來華，其目的在探討中國對暹態度，相機與中國訂立商約，以和緩或避免兩國衝突的危機。一般關懷中暹問題的人，對暹氏此來僉認爲是中暹邦交轉好表現。其實此種觀察完全錯誤。暹政府此次之所以派遣暹氏來華商談商約者，是亦與我方之派代表向暹方要求訂立邦交，同一動機同一目的。我之與暹訂邦交，其目的在保華僑；而暹之與我訂商約，則在救米業，其事雖殊，其理則一。茲將數年來中暹貿易額列表如下，以資較量：

——由暹輸華——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總數
七,七三三,〇〇〇	六,九一九,〇〇〇	六,三〇六,〇〇〇	二〇,九三九,〇〇〇

——由華輸暹——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總數
七,八六六,〇〇〇	六,〇七三,〇〇〇	五,八三六,〇〇〇	一九,七七五,〇〇〇

由上二表觀之則可知中暹貿易，在三年中我方入超至一萬萬一千二百一十八萬，平均每年入超為三千七百餘萬。以此足見中暹若訂立商約，於暹固百利而我實無一益，上當一。如中暹商約訂立，則抵制暹米之議息，彼自可依據商約，大批米糧，木器料，燕窩，鹹魚，生熟皮等特產向我輸入，如是對華市場既可高枕無憂，而對內排華，自可相機繼續施行，上當二。我們此時所挾以制暹死命者惟抵制最見功，倘若普然遽與訂立商約，則是無異失去了見功的武器，此後對訂立邦交事，讓你千呼萬喚他再亦不會

回頭來的，上當三。華僑此時所期望於政府者，在訂邦交不在立商約，若政府舍邦交而就商約，則匪惟死裏待生的華僑救不得，反而足以增長暹羅壓迫華僑氣燄，上當四。故我以為逃氏此來，若僅為探討性質則無話說，倘是為訂商約而來，則我們宜絕對拒絕此局部的要求，而代以全部的邦交。語云：雖有智慧，不如乘時，今僑難岌岌，民憤洶洶，這是千載一時際會。願聰明的當軸者抖擻精神，乘時起來實行敢作敢為的革命外交，幸甚！

☆ ☆ ☆ ☆ ☆

新刑法二二九九條之實施

紀清漪

新刑法二二九九條：「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刑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公布，將於今日（七月一日）起始施行了。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有一個

能力的培植；我們第二個目標是為社會創造一個男女道德平等的標準。」

極重要的問題是需要我們深切注意的，便是「新刑法二二九九條怎樣才能應用於實際？」記得陳衡哲女士去年十月曾為了這個問題發表過一篇「法律能維持感情嗎？」一文，她說：

這兩句話說得最為扼要，是實施新刑法通姦罪的一個基本原則。因為第一着我們要知道刑法上二二九九條通姦罪是告訴乃論之罪（刑法二四五條第一項），且告訴人僅限於配偶本人（刑訴法第二一三條第二項）。依目前事實環境而論，如果丈夫犯姦，妻子肯不肯告訴？能不能告訴？

『擇要的來說，我們第一個目標是女子人格和經濟

與夫新刑法施行之後，男子行為是否即受該條法律之拘束

？都是我們此刻應該注意的問題。

因為在中國二萬萬婦女當中，只有極小的一部分人是能够經濟獨立者，其餘那大部分人仍然在那兒過着奴隸般的能力，玩物般的依賴丈夫的寄生生活。因為她自己沒有謀生的能力，一離開她的丈夫，便立刻感到失了物質上保障的苦痛。再加上社會許可男人放蕩的暗示，結果，假若她的丈夫犯姦，她不但懷着向法院告訴將被丈夫所棄的恐懼，甚至她連想告訴的念頭都不敢存。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寧肯忍受精神上的苦痛，決不肯去告訴。

反轉來說，如果這位妻子有勇氣打破封建服從的思想，肯去利用法律上給與她的告訴權，使她的犯姦的丈夫受了一年以下（不過幾個月）有期徒刑，可是這短期監禁決不會使他對她的妻子生一種感激，而改善行爲。老羞成怒，一定的，他對她的感情會變成惡劣，縱然法律上不允許他和她離婚，她爲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也不願離婚，那末，夫婦感情既已破裂，男的行爲越發放縱，對她的妻子越無好感。她雖然在法律上得了一次勝利，而精神上却受到無限痛苦，這痛苦要比忍受她丈夫偷偷的通姦更爲利害，所以從實際之利害着想，她不能告訴。

如上所述，男女平等處罰的通姦罪，婦女在法律條文

上縱然得了勝利，如果我們不努力從根本着想，使得婦女真能享受這種平等，則法律平等條文，仍不過是白紙上的黑字。因為習慣的力量是遠超過法律之上的。所以要使這新刑法通姦罪能應用於實際，不單只是一個狹面的法律實施問題，而是一個更大的社會問題，與婦女問題。

因此，在這新刑法二二九條實施之際，我覺得我們有注意下列幾個問題的必要。

第一個基本問題，是婦女們應該澈底覺悟自己是一個「人」，充實能力努力於經濟獨立，去創造一個新的道德標準。現在中國千百萬的婦女們仍然在那兒過着非人類待遇的生活，而居於領導地位的知識階級的婦女，這幾年來，大半也仍在過着糊塗的生活，這種情況，不能不容我們注意。在民國十五年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裏面，婦女很容易的取得了法律上男女平等的地位，就從那時候起，國家與社會確曾把女子和男子一律看待，在很多機關裏都容納了女職員。然而只很短的一個時期，女職員的名稱就被人改作「花瓶」了。這一時代「花瓶」的影響，使婦女在社會上將將提高的地位，又倏的降低下來。這就是原於被人稱作「花瓶」的人們仍然不曾了解她自己在現社會裏所處的地位與應負的責任，把職務錯認爲榮譽。不

能在職務上努力負責，因之，便失去了信仰，被人視作公事房裏的點綴品——花瓶。爲什麼立法院諸公竟肯違背黨綱，違背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把新刑法修正案平等條文（原修正案第二二八條爲「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改爲「有夫之婦……」不平等的條文呢？這就是經驗使得他們對於婦女又生了一種看不起的心理。

固然，對於這過渡時代的必然現象，我們不宜苛責；可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與應該如何糾正的方法。據國際貿易局統計報告，去年一月至十一月香水脂粉進口總數合國幣一百五十八萬八千九百八十八元；眞假首飾進口總數值國幣三十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七元；花邊服飾進口總數值國幣二十六萬一千八百二十二元，總共值二百一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七元。（見廿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大公報）這是如何驚人的一個數目！要知道，用這種東西的人們不是窮苦得吃不飽飯的女人，更不是鄉下的村姑村婦，牠們是消耗於城市中中產階級以上的婦女了。用這些貴重的消耗用品的意義，不是仍出於爲人玩物的心理嗎？近年來選舉花后之風盛極一時，被選舉者居然以此爲榮，也就是這種心理。

這些現象都可以證明一般婦女還不曾認識中國的現狀

，還不曾澈底了解她自己在法律上，社會上所占的地位與所負的責任。

所以要使新刑法二二九條能應用於實際，必須婦女先了解自己人的地位。把「人」的觀點確定之後，自然便會發生充實自己的要求。這便是如何培植能力，如何才能經濟獨立的問題。以往數年，婦女在政治上失敗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自己太空虛了，從不肯以大半的精神與時間費到讀書上面，從不肯把耗於香水脂粉，衣服花邊的金錢抽出一部分來買幾本應讀的書。不讀書，當然沒有思想，沒有思想虛榮的心理便漸漸加强了，這便是被男人們輕視的原因。所以，要想人格健全，被人尊敬，自己能够經濟獨立，頂要緊的是認清自己是一個「獨立人」，多讀書以啓發思想，肯吃苦負責以發展能力。只要能埋頭苦幹，無論什麼事都會成功的。

第二個基本問題是國家方面應該給與婦女一種有利的提攜。第一，是要使婦女們有發展她的天才，培植她的能力的機會。依目前情形，一切社會事業，雖說是基於男女平等之原則，而實際上對於女子仍不免帶些岐視的意味。很顯著的例子，就是教育機會的不平等，中國全國無論那一省公立女子中學是較少於男子中學的。號稱全國文化區

域的北平市，市立男子中學有六處，而女子中學僅有一處，於此可見一般。第二，是應注意女子職業教育。多多設立女子職業學校，以補救目前失學的中年婦女，給與她們一個培植能力的機會。在現社會裏多少婦女，尤其是中產階級以下的婦女們，都在希望自己能夠有一點點技能，可以得到一個經濟獨立的把握。唯所苦者沒有機會。這種計劃，自國家立場來說，像似平空添了許多耗費，而實際確正是給國家增加了一個大批的生產力量。她們由分利一變

『希臘擬曲』(書評)

羅念生

——周作人先生譯，商務書館印行，定價四角。
(一) 小引

這本「希臘擬曲」大概是從希臘原文譯出來的第一本書，且是一本很有趣的書。原詩的美麗和譯文的暢達，都值得我們稱讚。全書共有十二篇擬曲，諦阿克列多思占五篇，海羅達思占七篇。

希臘晚期，雅典失去了威權，重心移到了亞力山大城。那兒的君主鼓勵文學與學問，好用來裝飾他們的威權。這種文學在圖書館裏和宮庭裏發達了起來，明是貴族階級

而為生產者，這種力量對於國家的影響是很大的。而在婦女方面更重大的意義，便是給與她們胆量。她們知道自己有經濟獨立的能力，不以離開丈夫為苦痛，自然便會利用刑法上付與她們的權利了。要不然，如果婦女自己不能澈底覺悟，沒有改變環境的勇氣，想僅僅依法律便能享受真正平等，那直是夢想。

廿四，七，一。

☆ ☆ ☆ ☆ ☆

的消遣品。這些詩人不能參預政治活動，對於宗教又不發生信仰，閒着沒事，只好弄一點文墨。他們不能再從政治與宗教裏尋求材料；只好在書本裏下工夫，或從旁邊尋求新奇的題材，做出了一些學究詩，因此他們的情感原是冷的。

但他們也曾做出了一些精緻的詩，雖說不上偉大。那時期出了 Callimachus, Apollonius 和諦阿克列多思 (Theocritus) 三個有名詩人，海羅達思 (Herodas) 還數不上

(二) 海羅達思

海羅達思大約生在紀元前三百年，死在紀元前二百五十年。他傳下有八個擬曲。

「媒婆」的劇景放在海邊，也許就在科思，(Kos) 羅列斯是一位姘妹，她前來看她的朋友美忒列該，這婦人的丈夫到埃及去了，好幾個月沒有音信。羅列斯受了一位運動家的運動前來向這婦人表示他的情意，指使她背棄丈夫。但這婦人秉賦着一種擬曲裏所稀有的性格，像 Penelop^o 那樣，嚴辭拒絕了那人的要求。

在「樂戶」裏巴塔洛思控告達勒思想帶走他的妓女。全劇許是獨語，裏面書記的話許是由巴塔洛思改變口調道出的。劇中用粗俗的語言把法庭的習氣形容得十分可笑。妓女當場出現，意在引起陪審員的憐惜。

「塾師」裏的美忒洛帖美把她的逃學玩皮的兒子帶去叫塾師鞭打。這孩子後來逃脫了。

「上廟」寫兩個女人上廟去求神，她們很稱讚廟上的雕刻和繪畫，那些藝術品全是表現日常生活的。海羅達思許是在替亞貝勒思辯護。

「姘婦」裏的姘婦要鞭打她的奴隸情人，臨時又改變了主意，要烙他的臉；但又因為過節，把這事擱下了。

「晤談」寫美忒羅到她的朋友珂列多家中去訪問一個

小商人的消息。

「皮匠」寫美忒羅到一家時髦的皮匠舖裏去看貨，那裏面的價錢貴得厲害，作者也許是在諷刺當時的時髦花樣。此外還有一篇「夢」，許是因為不完全，周先生沒有譯出。

海羅達思的擬曲專重人物的描寫，不重動作。他的人物，和「新喜劇」裏的人物一樣，是模型化的，沒有什麼諷刺作用；如像諂媚的姘妹，不知耻的樂戶，嚴肅的塾師，妬恨的主婦，和慣罵下女的中產階級婦人。這些人物全然不令人喜悅。當中只有忠貞的美忒列該含有道德的意味。希臘作品裡很少有這樣下流的東西。海羅達思的人物是活躍的，真實的。他的對話很粗俗；話說得很快時，常省去了動詞。

這些簡短的擬曲和現代英美的單人劇有些相似。也許曾經在音樂廳或私人聚會裏表演過。究竟是怎樣表演的，可還沒有人知道。

科思通行 Doric 語言，海羅達思應用的却是 Ionic 語言。劇中的雅典字法許是後人添進去的。

(三) 譯阿克列多思

譯阿克列多思的生年周先生說大約是基督前三百年

頃，不知是根據那一家的引證？ Susemihl 說是紀元前三百十五年；Legend 說是二零五年，Hauler 和 Helm 又認為大概是二零五至三百年間；這些歷來的傳說多半是猜測的。他生在西西利的 Syracuse，早年赴 Cos，求學於抒情詩人 Philetas，後遊亞力山大城，有詩讚頌埃及國王。西西利是一半真實，一半理想的地方，那兒的風景很秀麗，尤其要數 Taormina；山和海是那樣融和，山上掛着一片一片的青土，遠處可望見火山上的煙雲。那正是諦阿克列多思所會歌頌的田野風景。

他首先把牧人的粗野的歌謠化成了詩。他歌唱過牧人的苦戀，他們怎麼把情好的名兒刻在樹上，怎樣贈送髮髻，怎樣把和好的缺點看作美麗。這些牧人的情感是甜蜜的，不像 Sappho 的情感那樣過烈；就是殉情也罩上了一種柔蜜的愛鬱，全不是可怕的。諦阿克列多思遺下有三十個 Idyls，有好幾個不很可靠。這個籠統的名稱又分牧歌，擬曲，「小史詩」，Encomica 和 Aeolic 歌。他的「擬曲」却是作來誦讀的，不是作來表演的。

「法術」描寫城市生活，裏面富有熱情，可不是痴情。擬曲通常用對話，但「法術」却只用獨語。這近於英國的歌謠，與 Rossetti 的 "Sister Helen" 相似。斯邁塔被棄

後，在月下苦訴情懷。想用法術來制伏她的情戀。亞力山大詩人喜歡用複句，這曲裏的複句用的很得力。

「農夫」寫一個年輕的戀人被一個老農人所嘲笑。

「相思」是埃司吉那吉的怨辭。

諦阿克列多思的「上廟」是西西利式擬曲最好的代表作品。兩個許拉庫色的參拜女人在亞力山大看亞陀尼思復活祭。兩人相見時，議論他們的丈夫；最後有一個歌女唱一只歌，歌詠亞陀尼思故事，很是悅耳。

「私語」是一個求婚故事，對話的技術很高。這篇詩確不是諦阿克列多思作的。

諦阿克列多思的詩都很短，最長的不過一百八十行。但憑了他的才能，他可以像 Apollonius 那樣寫一部史詩。他的新鮮處使他勝過其餘的亞力山大詩人。

他的擬曲却是用 Doric 語言寫成的，這語言很富於音樂性，裏面齒音很少，長音很多。他在牧歌與擬曲裏用了許多「重重」節律，(Spondee) 有些像我們舊詩的節律。

(四) 關於農夫的翻譯

我細讀過「農夫」一篇，很覺周先生的譯筆忠實暢達。現在讓我信口說幾句：第七十一頁第二行：「你不能一

直的割稻，」換作：「你不能把稻子割得直直的，」也許更明白些。同頁第二行的「荆棘」二字，原詩是 *Kaktos* 字典上說是「仙人掌，」我在希臘見到一種野生的「仙人掌」，結紅果子的，不知是不是那一種？我在西西利旅行却不會注意到這植物。如果原文裏是指這東西，我們不妨保存一點地方色彩。同頁第二行：「便割的不得法，」就是說「把行子割地不乾淨。」同頁第七行的「不曾得到的」原文是 *ekrothen*，許是指不在身邊的女人。

第七十二頁第一行：「教狗舔了油」譯得極妙。只怕得加上註解，希臘成語是 *Xabpon Xorío Kúma seúsai* 拉丁成語是： *canis a corio numquam absterrebatur uncto*。意思是說：「過好日子過成了習慣。」希臘原意是「教狗吃了皮子」不知「皮子」應作何解釋？譯者改作「油」，我覺得很好。同頁第十一行的「簫」字，不知譯作「雙笛」好不好？同頁第十三行：「你已經遂了你長久的心願，似乎應該作：「你老是這樣想念」。

第七十三頁第一行的「大話」二字直譯得很妙，原文是 *méga muthē* 這許是中希文字最相合處。同頁第六行的「

蜜白」我以為譯作「蜜黃」好些。我在西西利還沒有見過白細的顏色。同頁第八行的「想着你」我以為還不够強。原文是 *menánamai* 我想英文的 *Crazy* 意思最相當。同頁第九行頂上的「倘若」譯作「願」字也許更好，原文是 *áthe* 英文總譯作 *would that* 同頁第十一行的 *ásuráloi* 原意是「踝骨」譯作「象牙」自然有意思，但這東西在西西利恐怕不很普通。

第七十四頁第一行的「多果子，多五穀，」似乎應該作呼格。這是稱呼地母的名號。至於同行的「大大的豐收啊」，原文裏有 *Káripinon* 一字，倒可譯作「多果子」。同頁第六行裏的「酒字是由 *to Plain* 二字引起的，我覺得很有趣。同頁第八行的「空肚的相思」，譯作「饑荒的相思」許更肖。

全文裏的「稻」字不知妥當否？西西利和希臘都很乾燥，多種麥子，但不知這詩裏所收穫的是那一種穀類？

這上面所說的都是些小枝小節，說得不對的地方敬請周先生指教。

★ ★ ★ ★

★ ★ ★ ★

編輯後記

編者

△之邁先生的『反躬自問』，我們相信是現在中國人
民所能走并且應該走的唯一道路。

的這篇書評，我們曾寄與周作人先生看過，周先生回信說

△君澤先生的文章，曾在一五八期登過一半，此次登
完。

承轉示羅先生批評，甚為欣幸。『農夫』一篇係舊

△紀清漪女士是一位青年律師。我們很感謝她把這個
問題提了出來，使我們得到一個討論整個婦女問題的機

小文（『羊腳骨』）中說過，當找一冊寄呈羅先生

△羅念生先生是一位專治希臘文學與文化的學者。他

，遂致發生了不少的脫誤。這是編者要向讀者們道歉的。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而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而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朝鮮台灣）每月一元三角
（香港澳門）每月一元九角
（新加坡南洋）每月二元
（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五卷

學風要目

第六期

清才安徽之中等教育
今雅正希之地方自衛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序
實施生產教育的先決問題
合肥詩話續集
古人讀書嘉言鈔
望江搜訪師蒞扉先生遺著記
徐文定公譯著宗教論文集序
天長風十說
安徽才媛略初稿

起孫傳瑗
吳景賢
東原
江金沙
楊連知
洪傳甲
方樹梅
徐景賢
郁官中
光中

館藏善本書志
安徽文化消息十二則

本卷定價一元二角
第二卷定價一元二角
第三卷定價一元二角
以上三卷合購特價大洋四元

印刷優待定閱：本刊自第五卷起，內容形式，均加精進。每期定價二角，全年十元。並贈安徽先賢像半張。

發行所：安徽省立圖書館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

經濟學新著

- 經濟政策學原理 (社會科學) 小叢書 彭道夫著 一册五角五分
- 戰時經濟學 (國立) 編譯館 徐宗士譯 一册一元三角
- 經濟地理學概論 蔡源明著 一册一元
- 戰時統制經濟論 (國立) 孫武夫著 一册三元三角
- 統制經濟論 (社會科學) 小叢書 井闕孝雄著 一册四角五分
- 航空經濟政策論 (現代商) 業叢書 余寄編 一册六角五分
- 人壽保險經濟學 克勤著 一册七角
- 中國經濟改造 (大學) 叢書 馬寅初著 精裝一册四元五角 平裝二册三元
- 察綏蒙民經濟的解剖 (內政研究會) 邊政叢書 賀錫靈著 一册一元二角
- 貧窮與浪費 (社會科學) 小叢書 于樹生譯 一册二角五分
- 經營統計 (社會科學) 小叢書 小林新著 一册三角五分 李致遠譯
- 蘇俄傾銷論 B. Filachet 著 樊華堂譯 一册三角五分
- 中國的銀行 (中央研究院社會) 科學研究所叢刊 吳承禧著 一册九角
- 貨幣銀行原理 (經濟) 叢書 陳振驊著 一册三元
- 中國之幣制 (商學) 小叢書 張家驥著 一册二角
- 中國幣制改造問題 (本位制) 與有限銀 (中國經濟) 學社叢書 劉振東著 一册一元五角

- 貨幣的購買力 (漢譯世) 界名著 I. Fisher 著 一册二元五角 金本基譯
- 銀價研究 (社會科學) 小叢書 Y. C. Leong 著 一册四角 楊光墉譯
- 滙兌統制 (經濟) 叢書 P. Hanzig 著 一册九角 劉望蘇譯
- 中國之滙兌 (商學) 小叢書 吳宗濤等著 一册三角
- 土地問題與土地法 (大學) 叢書 (Heppman & Counts 著) 趙演 精裝一册三元五角 平裝二册二元四角
- 財政學 (大學) 叢書 尹文敬著 一册四元五角
- 財政學 (國立) 編譯館 何廉著 一册三元
- 財政學原理 (下卷) (中國經濟) 學社叢書 李權時著 一册二元六角
- 財務行政論 (大學) 叢書 胡善徵著 一册精裝二元四角 平裝一元七角
- 賦稅論 (大學) 叢書 胡善恆著 精裝一册四元 平裝二册三元
- 田賦附加稅調查 (行政院農村復) 興委員會叢書 中央大學經濟資料室編 一册一元三角 彭維基著 阮湘著 一册二角五分
- 工業經濟 (百科) 叢書 阮湘著 一册二角五分
- 數理經濟學大綱 (大學) 叢書 (Coulter 著) 胡澤譯 一册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四角
- 世界經濟利源與製造業 周志驊編 一册二元六角
- 現代實業組織之學說與方式 (C. D. Cole 著) 孫斯鳴譯 一册一元
- 中國之棉紡織業 (國立) 編譯館 方顯廷著 一册三元八角
- 中國煤礦 胡榮銓著 一册三元
- 糧食問題 (中華農學) 叢書 許璇著 一册二角
- 歐美農業史 (經濟) 叢書 N. S. B. Gras 著 一册二元四角 萬國鼎譯

國格與人格

叔 永

一個國家是有國格的，正如一個人有人格一樣。一個人的性格，有種種方面可以表現；牠可以由社會的地位，朋友的交際和一般的待遇表現出來，同時，他自己的行為，動作，品格，態度，也是決定他的人格的重要因子。一個人儘可以受外來的欺侮，但如外來的欺侮，是如天災的不可避免的；或如孟子所說，『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猶是也』的無妄的災難；那末，這個人的社會的地位，雖然因為橫逆之來而受到影響，他的人格是不會發生問題的。反之，設如一個人仗恃着自己的強有力，橫行無忌，目空一切，把一切人與人的交際禮節，一咕嚕拋棄在腦背後，這樣，雖然他所蹂躪的是他人的人格，也許因為此種行為還可以得到相當的利益，可是他自己的性格，也就要受到旁觀者的疑問；因為我們曾經說過，性格不但由社會的地位，並且是由自己的行為決定的。這是很平常的社會現象，是人人所知道的一點普通常識。

國家與個人，在有格的一方面，固然彼此相同，不過他們有一個不同之點，那便是：人與人在一個國家內，在

法律的原則上，是天然平等的，而國家與國家，在現今的世界上，還不會有一種組織或一個法律，使所有的國家在牠的底下一律平等。因此，在人與人之間，我們一說到人格兩個字（如今人常常說的『人格作保』，『侮辱人格』等話頭），絕對不發生有無的問題；而國與國之間，強者便可以故意忽視或抹殺弱者的國格，以遂其逞強的心理。換一句話說，在人與人之間，人格是自己的問題，不須與人爭而可得到；在國與國之間，國格的大部分要視外界的情形為轉移，是必須奮鬥而後可得的。這也是極淺近的道理，可惜有些時候被人忽視，以致釀成不可挽回的大錯，所以我們要提出來說。

三四年來，我們整個的局勢，是由司空見慣的國恥而陷入空前未有的國難。我們天天嚷着挽救國難，而國難之來，愈是有加無已。我們直到現在，還不知國難的推演要到甚麼個程度，我們不知道在最近的將來，橫着在我們面前的暗礁是甚麼。我們自詡『納悶』忍耐的本領，可是黑暗中的摸索，實在是可怕而危險的旅程呀！

我們若把土地，人民，權利，政事種種的損失，暫置不論，而從大體上，抽象上觀察我們的傷害，我們以為人家故意的或者可以說有計畫的不承認我們國格的存在，是這幾年來繼續不斷發生事件的大結論。讀者若不信這個話，我們可以舉出幾件事來說明。

一，在一九三一年冬天，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討論『滿洲事件』的時候，彼方代表曾明言中國是無組織的國家，所以近代國際條約的拘束，在中國不適用。

二，在一九三二年春天，上海一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彼方不宣而戰，這等於說近代文明國的宣戰常規，在中國為不適用，實際也就是不承認中國國格的存在。

三，在本年春間，所謂冀察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方擬用外交的途徑，折衝壇坫，彼方則竟藉口於地方事項，由軍事當局與我地方當局直接交涉。尤可怪的，兩地方在交換大使，一方面正雍容揖讓，互致親善的頌詞，一方面又劍拔弩張，極盡威脅的能事。這樣矛盾的現象，除了我們承認對方不以普通國際的行爲相待外，是不能解釋的。

從以上三件事看來，可見對方蔑視我們的國格，政策是一貫的；不但是政策一貫，而且是次第由言論而進於實

行的。他人的政策如何，我們原來沒有批評的必要，我們敘述上面一段事實，也正如李頓爵士在美國演說『遠東問題與世界和平』的態度一樣，是不以批評為目的的。不過我們應該自省，我們堂堂一個國家，為甚麼為人所蔑視，不以相當的資格相待？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堅甲利兵，够不上列於強國之林嗎？現在世界的小國有的是，但受着我們這樣待遇的却也少有？

話又說回頭。一個人的人格，固然由社會上的地位和朋友間的待遇來表現，同時他自己的行爲動作，也是決定他的人格的重要因素。個人如是，國家亦然。國家的國格，如發生了問題，唯有靠了國家的行爲可以挽救。國家的行爲是甚麼？大言之，固有軍事，外交，國防設備等等。小言之，則政治的修明，人心的團結，地方事業的整飭，大小官吏的奉公守法，都可以代表國家行爲的一部份。我們可以想象，設如國難發生以後，我們南北各地的軍事政治首領，果能放棄夙怨與成見，同心一德，共赴國難，國難的程度也許不至於演到現在的嚴重。我們又可以想象：設如在野不得志的軍人政客們，略略的多甘一點岑寂，不必冒着漢奸的大不韙，去圖一時的快意，那末，許多為民族丟臉的活劇，也可以不至發生。單簡的說一句，我們的

國格既然發生了危險，唯有用國民的人格去挽救，是最有效的方法。我們的對方要蔑視我們的國格，我們把他無可如何。我們的政府要培養國民的人格，使國民對於國家，

發生一種休戚相關的意識與情感，那無疑地是做得到的。

廿四，七，十五。

★ ★ ★ ★ ★

論自信力的根據

潘光旦

兩年前我做過一篇短稿，叫做『不着邊際的民族議論』，大意說大家口口聲聲講民族復興，民族自救，民族出路一類的話，却根本沒有理會到民族的生物的基礎和民族一名詞中所不可避免的生物的涵義。近來這種不着邊際的議論雖然還是不少，而着邊際的却也逐漸加多。例如第一五四號的獨立評論上便有一篇陳衡哲女士的『心理健康與民族的活力』；七月七日大公報的星期評論欄裏又有一篇吳景超先生的『自信力的根據』。兩年前的批評，現在已經不大適用，這是私心以為很可喜的。

吳先生所謂自信力的根據，可以分做兩點，一是體格的適應能力不壞，二是腦量與智力並不在別的民族之下。一般人都承認民族圖存，非具有自信力不可，吳先生更認一定要有自信力，非具有體力與智力的生物條件不可——這些我們當然是極端贊成的。吳先生所提出的種種論證，無

疑的我們也樂於接受。不過我們以為吳先生這篇文章還有可以補充的地方。

中國民族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強，似乎是一個很顯明的事實，不但我們自己明白，外國人也時常稱贊我們。不過所謂適應的能力實在是很複雜的，它可以分做三種；第一種是積極的，即對於環境能加以修正轉變，使比較永久的合乎人用；第二是消極的，即僅僅能遷就環境，逆境之來，也能順受；第三是半消極半積極的，即用移繼的方法；來永久的躲避一個不良的環境，而另覓一個良好的環境。吳先生所提出的種種適應的能力，大都屬於第二種，就是消極的。隨遇而安的能力，抵抗疾病的能力，耐勞忍苦的能力，逆來順受的能力，無一不是民族品性中最顯著的一些特點，也是無一不消極的。但若要我們開拓，發明，建設，創造，興一種利，革一種弊，却又當別論了。

關於這種消極的適應能力，我以前曾經再三的討論到過，詳見拙稿『民族的病象』（華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現在恕不重讀者的清聽。我也是一個主張培植民族自信力的人，不過始終以為培植的第一步是在了解我們民族性格的真相，優點固然值得注意，弱點也應明白的承認。這種消極的適應力雖不能說是一個弱點，至少也不能完全說優。這是我要補充的第一點。

第二點要補充的是關於民族的腦量與智力的問題。吳先生所引的許多資料都很可以教我們高興，但據我所知，反面的資料也並非沒有，姑且就在下面舉一個例。

美國有一位心理學者，叫做鮑蒂思 (Porteus)，一向在檀香山大學裏担任教授，中間曾經回到過美國，去替代低能問題專家高達德 (Godard) 做伐恩蘭低能教養院的研究主任。一九二四年三月，他在應用心理學雜誌裏發表了一篇研究稿，專論年齡，性別，種族三者和性情與智力的關係，中間一大部分講到中國人，並且處處和日本人相提並論。他的結論是中國人的智力不高明，比不上大部分的西洋人，並且也比不上日本人。我現在姑且把那篇文字摘要譯在下面：

『我在檀香山大學担任了兩年病態心理學的教席。在

獨立評論 第一六〇號 論自信力的根據

這兩年裏，我前後量過五千筒頭顱，東洋西洋人都有。我曾經預備過一張圖，從這圖裏可以看出，六歲的日本和同年的盎格羅撒克遜兒童幾乎有同等的腦量發展程度，六歲以後，一直到十六歲，兩種人的腦量發展，雖稍有上下，但是很平行的。十六歲以上的，我來不及量，就離開檀香山了。但就其他觀察所及，十四五歲以上，白種人的發展有加快的傾向，從此兩條線就不大並行了。這也許日本人比較矮小的緣故，十四五歲以後，身材既不大長高，腦量也就不大長大了。但若這個解釋是確的，那末，中國人的不如日本人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兒童，不論任何年齡，都比不上日本兒童。這却不能歸之於身材的不同了，因為中國兒童不但不比日本兒童矮，反而要高大。這種平均腦量發展的分別，我不能不認為是很重要的。我並且相信他可以幫同解釋，為甚麼日本為列強之一，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反而不如日本。就種族的本質而論，日本人要比中國人聰明。不但男的如此，女的也是如此。（附圖中有四條線是關於中日民族的，兩男，兩女，其高下次序為日男，中國男，日女，中女。）

『現在我們進而論智力的高下。腦量是結構，智力是作用，兩者不能無連帶關係……講起學習的能力來，中國

兒童比日本兒童強些；但講起適應生命的種種境遇的能力起來……中國兒童實在不如日本兒童。

「智力的定義不一，以前很普通的一個是：『對於新境遇的一般的適應力，叫做智力』我現在提一個比較簡單但是比較更達意的，『日進有功的適應力』或『進步的適應力』……」

「記住了這個新定義，我們可以進而比較各種族的近代的成績的多寡大小，和智力的高下。腦例如中國人，他們是有過一段很偉大的歷史的，他們對於世界文化，也有過好幾樁重要的貢獻。火藥，印刷術都算是他們的發明。

但是他們的適應能力並不見得日進有功。很多年以前，他們的文化發展就到達了高原，以後就在平線上走動，再也不向上。印刷術也許是他們最初發明和利用的，但是因為他們的文字異常重笨，發明之後，對於平民們也沒有多大利益。種族全般的文化進步，大部分原在教天才們的成績可以公諸平民們的同好，使他們都能享受。可惜中國人似乎做不到這一點。但是西洋人的智力，取得了印刷術之後，不但不放鬆，並且繼續改進，使合於自己的用途。所以我們要尋優越的腦量的優越的作用，不宜僅僅求之於學習的能力。我們一定得承認所謂進步的適應力不僅僅是學

習的能力，而是許多心理品性之和，勇敢呀，毅力呀，耐性呀，決心呀，遠見呀，計畫的能力呀，和實行計畫時的隨機應變呀，統統在內。有這種種品性的人，其成功的程度，一定遠在沒有這種品性的人之上。個人如此，種族也是如此。

「因為要測驗這種品性，我在十年前（一九一四）便編製了一種迷宮式的測驗法……我在檀香山的兩年裏，就用他和別種方法來測驗過一千多兒童，也是東西洋的都有。講起學習的能力，我發見葡萄牙人，中國人，日本人間，沒有多大分別。我用的是比納西蒙的測驗法，這個測驗法是量宜乎測驗學習能力的。……」

「但是這一類的測驗是很片面的，他對於一個人的適應能力，日進有功的適應能力，似乎測不到或測到得很有限。……」

「換了迷宮式一種的測驗之後，各種族的分別就比較顯著了。用比納西蒙的測驗的結果，日本男童的智力較中國男童的智力稍低，但用了迷宮測驗法的結果，恰恰相反，不但相反，並且日本的男童要高許多，從十歲以後，每一歲都比中國男童強；在十歲以前日本男童。並且超過了美國男童。日本的女童，雖在日本男童之下，却在中國

女童之上。……」

鮑氏這種論斷究屬對不對，他所研究到的中國的人的智力是不是恰好代表一般的中國人，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他的結論和吳先生所引的很是相反。吳先生所引的固然可信，鮑氏的結論我們也未便完全否認。換言之，民族智力的問題，和體力一樣，也是很踏駁的，未可簡單的論定。學者因材料的不同，方法的各異，發見的結果，自然是瑕瑜互見。事實上恐怕也確乎是一個瑕瑜互見的局面。這是要補充的第二點。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弱點的發見，豈不是不免減少我們的自信力麼？這却又不然。自信力有兩種，一是帶傷感

論農村工業

在本誌第一三七號裏，作者曾提及農村工業可做經濟建設的一條路走，却沒有把農村工業的內容詳細來討論。因此覺得補寫這篇文章來說明農村工業究竟是什麼東西，是必要的。

一提起「農村工業」，許多人的腦海裏立刻就會湧出一幅十八世紀以前家庭工業的圖畫來，以為農村工業，就

主義的色彩的，情緒的成分多於智識的成分，甚至於以假作真，以虛為實，來自己勉強安慰自己，第二種是以自我認識為基礎的。以自我認識做基礎的自信力才是真正的自信力。

同時我們還得了解，一個民族的品質是一種流動的東西，這一代與下一代之間，就可因選擇作用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目前的優點，固然可喜，但若不加護持培養，下一代也許會逐漸消磨。反之，目前的弱點，也未嘗不可因選擇的得當，而逐漸糾正。明白了選擇的道理，我們的自信力便更可以多一重保障。

☆ ☆ ☆ ☆ ☆

鄭林莊

是技術落伍和漫無組織的東西。因此一般談論農村工業的人就難逃他們「開倒車」「倒行逆施」的譏笑。

其實我們現在所談的農村工業，已遠不是十八世紀以前那種家庭工業了。固然現在的農村工業，在範圍上，容或相當於那時的家庭工業，可是在內容上和技術上，却不能和它一樣了。從十八世紀到今日，其間已有二百餘年的

歷史。在這短短的時期中，工業已有了劃時代的進步。這進步的標誌，就是技術的猛進，而進步的發動力就是科學與工業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今日大規模的都市工業，是由此而發生的，而農村工業的基礎亦是藉此而建立的。歸納今日大規模工業的主要特徵，乃在「集中」(Centralization)一點，牠之所以能够崛起於十八世紀之後，也正是由於「集中」這一點。產業革命的大變動是由機械的發明和蒸汽的利用兩件事來造成的。蒸汽的產生，是需要燃料的，當時主要的燃料是煤，而煤的出產是有固定的區域的；因此當時凡是用蒸汽來做機械的發動力的，就不得不向產煤區域去。其次，當時的金融制度並未十分發達，貸款投資還未見實行，而機械在那時的企業家看來就不能算得便宜，故此那時的工匠們祇得讓其中少數資本較厚的同鄉或同伴去作主人，而自己來屈就傭工的地位。產業革命初期的工業，因為有了這兩重的牽掣，就不得不走向集中的途徑，造成今日組織龐大的局勢。

然而，科學與技術是與時代並進的。蒸汽機的發明是在一七六五年。從那時到現在，新的發動力——電——又被人在一八六六年正式應用了。電的製造雖然是要集中的，但其使用却可憑藉電綫的傳導而散佈於各地。其次金融

制度在這個期間也與工商業相伴並進，得到長足的發達。今日金融界的勢力真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因此先前那種認為工業的舉辦非從大規模進行不可的觀念，已漸漸被人懷疑了，工業「集中」的信念也漸漸起了動搖。農村工業的運動就是在這種變動中漸漸抬起頭來。

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所談的農村工業，就是目前規模都市工業的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牠在形式上和技術上間或與集中的工業不一式一樣，但牠却保持了集中工業的神髓，便是上面所說的那種科學與工業的密接關係。人們既然承認集中的都市工業是進步的，為什麼不也可以承認分散的農村工業也是進步的。在活動的範圍上比較起來，分散的工業自然不及集中的工業廣大，在機械利用的程度說，分散的工業自然比集中的工業來得簡單，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就指牠是落伍的。機械使用的直接效果是產生了今世西方文明一致崇拜的效率(Efficiency)，可是效率這東西並不單憑機械的簡單與複雜而生高下。機械是為人而造的，效率之能否獲得也就在這使用機械的人的身上。如果現在有位絕世聰明的科學家發明了一架效率萬分的機械，却沒有人懂去駕駛牠，不還是半點用處都沒有嗎？現在如果把一架最精良的收割機運到內地鄉下去，我

相信如果沒有人去管理牠，收穫量怕還沒有農民用手得來的大呢。況且機械的使用原先是爲代替人力所不能勝任的笨重工作，到現在却是使人工的最技巧部分也被牠越俎代庖了。這種進步一般人就叫做經濟的效率。然而假如我們不是盲目到沒有看見這種進步在社會方面所造成的惡果的話，假如我們不是迷信了十八世紀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的話，我們絕不會隨和少數由此獲益的特殊階級來過獎牠，以牠爲度量技術進步或落伍的準繩。

以上說明了農村工業就是分散的現代工業，和機械的使用偶或簡單，亦非技術落伍的證據一點。以下讓我們再來討論一下組織是否散漫的問題。

現代工業的另一特徵，是規模巨大與組織嚴密。這一特徵也是由十八世紀以後工業集中的趨勢造成的，也是因爲那時社會祇有這一條路可走而促成的。商業的發生與工業的發達必定是平行並進，而工業的繁盛尤須依賴商業來促成。可是交通又是商業運行的命脈；故此在產業革命的過程中，交通制度就負了決定工業形式的一個重責。十八世紀末葉，交通制度仍然簡陋，那時陸路交通最便利的工具要推火車了，可是火車的馳行必須有鐵軌，鐵軌的敷設成本甚重，故此當時能通火車的地方實屬有限。於是不能

通火車的地方交通自然不發達，交通不發達工商業自然也不發達。結果是祇有交通便利的地方纔是適宜建設工商業的地方，因此工業的集中又成必然的形勢。歸根一句話，現代工業規模之巨大，組織之嚴密，乃是胚胎時期的環境所造成的。至於今日一般人用來做大規模工業辯護詞的「大規模生產之經濟」(Economy of large scale Production)不過是工業集中以後的發現。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交通制度已由火車時代而躍入汽車時代了，汽車路的修築已深入於窮鄉僻壤了，結果造成了蜘蛛網狀的交通系統——就是以鐵路爲幹，以汽車路爲支。這樣製造品的流動可以暢行無阻，貨物的調集也可以迅速敏捷。如此工業又何必以規模宏偉的形式來集中於都市呢？

也許有人說，「大規模生產之經濟」雖是工業集中以後發現的，可是總是集中工業的一個優點，試問分散工業也可以產生此種經濟嗎？可以！這一層我們得歸功於現代合作主義的創導者。現代合作社的營業日廣一日，舉凡生產，運銷，借貸，消費等業務全可經營。如此，將分散的企業依合作的原則組織起來不仍能取得大規模生產之經濟嗎？而且合作是平等的民主的；這兩點正是都市工業所做不到的，所以農村工業更可在這方面顯示了牠的長處。

歸納上面所說的話，是在確定農村工業的內容，從而說明農村工業不必定是技術落伍漫無組織的。反過來說，也可說我們在上面給農村工業規定一個標準。我們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國內現有的農村工業，當然相去甚遠。在技術方面固然落後，在組織方面更加悲觀。中華民族本是個漫無組織一盤散沙的民族，社會各方面都是如此，不獨工業方面是這樣。現在我們農村工業的衰落，組織的渙散，常是個頗重要的原因。就拿濰縣的紡織業來說，據華北工業改進社的研究，其出品在成本在品質上全可以相舶來品競

全盤西化的辯護

陳序經

三個月前，我曾說過，胡適之先生「整個」思想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胡適之先生當時以為我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同時他且聲稱道「我是完全贊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

最近胡適之先生發表一篇「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六月廿三日星期論文)裏面雖然還說他「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但是因為他感覺到「全盤西化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因而提議以「充分世界化」

爭一下，可是因為織戶們自己沒有組織，以致全憑中間人上下其手，不論市面好不好，織戶全得吃虧，故此一挫再挫弄成目前的狀況。再以絲茶兩業來說，原先本是我國兩大宗的輸出品，假如國內各地的絲茶生產者能有較好的組織，相信也不至於失敗到這個地步。許多人往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幾處比較進步的農村工業也失敗了，就肯定牠是沒有前途的，其原因就在沒有看到組織與技術是同樣重要的一點。不過對於這個問題，見仁見智本難一律，這個祇有讓將來的事實來證明了。

這個名詞，來代替「全盤西化」這個名詞。胡先生說：充分在數量上即是儘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我以為在精神上，我們若用「全力」去西化，結果是在消極方面，必至否認中國固有的文化；在積極方面，還是趨於全盤西化。但是所謂「充分」或「儘量」這些名詞，不但很為含混，而且很容易被了一般主張折衷，或趨於復古者，當作他們的護身符。

原來「充分」或「儘量」這些名詞，是可伸可縮的，可多可少的。比方，一個朋友託我辦一件事，我說，我當儘量去做；我對於這件事做得十分妥當，固然可以說是「儘量」但是假使我只做了一點，也可以說是「儘量」。我記得嚴既澄先生曾在五月廿二日的大公報發表一篇「我們的總答覆書後」贊成全盤西化，但同時他以為「全盤」兩字，容易起人誤會，最好改為「儘量」兩字。我又聯想到從前曾歷力主西化的張東蓀先生，近來忽然徘徊於復古折衷之間，不但極力反對全盤西化，而且在正風半月刊一卷二期發表一篇「現代的中國怎樣要孔子」，提出孔子之道，而近於辜鴻銘梁漱溟諸先生的主張；但他在這篇文章裏也相信，我們「依然須盡量採納西方文化」。我們從此可以明白，贊成或趨於全盤西化的人，固可以主張「儘量」西化，喜談折衷或趨於復古的人，也可以主張「儘量」西化。同樣，假使百分之九十九的西化，能謂為儘量西化或充分西化，那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可以說是儘量西化或充分西化了。

此外，嚴既澄先生又以為「西化」這個名詞頗不適當，最好改為「現代化」。胡適之先生在其近作裏，也用「世界化」三字。我個人在以往的著作裏，也用過這兩個名

詞，但我以為，在實質上，在根本上，所謂趨為世界化的文化，與所謂代表現代的文化，無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這個名詞，不但包括了前兩者，而且較為具體，較易理解。又胡先生雖用了「世界化」的字樣；他却仍用「充分西化」的詞句。至於嚴先生雖覺得「西化」兩字頗不適當，但他也依然採用「全盤西化」的名詞。所以我相信「西化」這個名詞的採用，是不會發生問題的。

我已解釋「充分」或「儘量」「世界化」或「現代化」的口號的缺點，我現在且來談談胡適之先生提議避免全盤兩字的幾個理由。

胡先生的第一個理由是，「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照我個愚見看起來，什麼是瑣碎西化，什麼是根本西化，往往也成問題。例如，張佛泉先生好像以為共和國的頭腦是根本西化，劉湛恩先生好像以為基督教的精魂是根本西化，吳景超先生又却好像以為這兩者都是瑣碎的西化，而以科學為根本西化。我以為在事實上，在趨勢上，我們既已有或不能不有這種頭腦，這種宗教與這種科學，那麼最好與唯一的辦法，還是全盤西化。而且在全盤西化的原則之下，張佛泉先生既可以專心提倡共和國的頭腦，劉湛恩先生也可以努力宣揚基督教的精

神，吳景超先生也可以致志鼓吹科學。

又如禮貌或飲食是不是文化的瑣碎方面，也未嘗沒有問題的。要是人們相信國以禮爲維，民以食爲天或 *man is what he eats* 的信條，那麼禮貌與飲食，就不能謂爲瑣碎的問題了。即算我們相信這是瑣碎的問題，但是假使我們承認「人與人交際，應該充分學點禮貌，飲食起居，應該充分注意衛生與滋養」，那麼禮貌與飲食的全盤西化又有什麼理由而要極力反對呢？若說這「只不過是爲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那麼「坐了汽車，却同時仍保持東方人玩姨太太的特權」，恐怕也「只不過是爲了應用上的便利而已」。

四十年前，郭嵩燾曾很感慨的說：「中國之人心，有萬不可解者」。四十年來，我們已經受了不少的教訓，不少的侮辱，然而「中國之人心」，至今還「有萬不可解者」。例如，有好多人力說中服較便利，爲國粹；然而若有機會去西洋留學，或到外國遊歷，他們立刻忘記這種便利，不願宣揚國粹，而大穿其西服了！又如我們的好多軍事長官，令士兵時着西化軍裝，我們的好多學校當局，要學生常穿西化制服，以爲若非如此，不足以壯觀瞻而振精神，然而他們自己却往往穿起長衫，提倡中服，以爲這是

便利，而忘記了壯觀瞻而振精神了！

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一四二號「編輯後記」，曾很肯定的指出折衷是不能，是空談，只有全盤西化一條路。現在既依然「沒有折衷調和的存心」，那麼胡先生大概還能相信，我們除了全盤西化外，「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

胡先生的第二個理由是：「避免了全盤的字樣，可以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所以胡先生說：

與其希望別人犧牲毫釐之間來牽就我們的「全盤」，不如我們自己拋棄那文字上的「全盤」來包羅一切在精神上，或原則上，贊成「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的人們。

我對於胡先生這種退讓的態度，是不敢表以同情的。原因是：一來，我們相信無論在需要上，在趨勢上，在事實上，在理論上，全盤西化都有可能性的；所以我們纔主張全盤西化。換句話來說，全盤西化論既非憑空造出來，全盤西化論也決不能爲欲博了幾個人的同情，而就要拋棄或避免。至於在政策上，我們應該主張全盤西化，胡先生已經說過，無須我來贅述。二來，所謂「容易得着同情贊助」的意義，大概無外就是表示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少過主張根本西化的人，所以少數的全盤西化論者，應該退讓一

步，以博取較多的根本西化論者的同情。我以為我們不要忘記，今日能主張根本西化者，還是寥寥無幾。大多數的人，還是醉夢於中西各半的折衷論調，或是趨於復古的變相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論調。假使全盤西化論者，因爲要想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而放棄這種主張，以遷就根本西化論，那麼根本西化論者，也恐怕要因爲這個原故，而放棄其主張，以遷就那般主張折衷或超於復古的論調了。

近來還有些人，以爲全盤西化論，最易引起守舊者的反響。他們以爲苟能避免「全盤」兩字，則守舊者必無所藉口。我的回答，是除了我們完全贊成復古或守舊外，恐怕我們沒有別的方法滿足他們。郭嵩燾的機器西化，固爲當時的士大夫所反對，張之洞的西學爲用，也爲學貫中西的辜鴻銘所不取。連了最近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據我所知的，也有不少出版物，指摘其爲太過西化！在處處都保持中國舊有種種罪孽的特徵的環境之下，全盤西化論固不「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難道根本西化論，就能容易得着同情的贊助嗎？其實若在「沒開誠接受」全盤西洋文化之前，却先怕人們批評或反對，而至要退讓以博其同情，恐怕「那便仍是一種變象」的折衷調和論調。

而況能够主張根本西化，或胡先生所說的「充分西化」，大概總能表同情於全盤西化論。張佛泉先生與嚴既澄先生，固無待說，即胡先生自己，也說，「我贊成全盤西化，原意只是因爲這個口號，最近于我十幾年來充分世界化的主張」。所以能够承認西洋文化十二分之十以上，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可以全盤承認。至少大體上總可以表同情於全盤西化。若說這些所謂瑣碎的一點，都不願承認，那豈不是太過固執嗎？若說這些所謂瑣碎的一點，決不能西化，那怎能又可以充分西化呢？

假使我的觀察，大致不錯，我還可以說，數月以來的全盤西化的言論，好像也能引起不少的人們對於西洋文化做進一步的認識，進一步的承認。即如張佛泉先生，在國開週報十二卷九期所發表「關於整個教育目標問題」一文裏，以爲「主張全盤西化的，多半要受到嚴峻的攻擊」，可是後來他自己却不顧到這種「嚴峻的攻擊」，而「與全盤西化論以非常同情」。又如嚴既澄先生，十餘年前，在民鐸雜誌三卷三期發表一篇「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以爲「東西文化，不但有調和的可能，並且是非調和不可」，現在他却極力主張全盤西化。

總之七十年來，我們對於西洋文化的承認，是逐漸增

加的。我們既尙且可以從極端的排斥西洋文化而承認其十分之十以上，那麼從十二分之十以上而至於全盤西化，還有什麼問題呢？至少我們既已承認西洋文化爲較優勝，較適宜的文化，我們就不應該反對全盤西化，而免「差以毫釐，謬以千里」的危險呵。

我們現在可以談談胡先生提議避免全盤的字樣的第三個理由。胡先生說：

我們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處處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這就是我從前說過的文化惰性。

我在獨立評論一四七號所發表「再談全盤西化」一文裏，曾對於胡先生所提出的文化惰性，有所解釋。我且說，「正是因爲這種惰性成爲西化的障礙物所以主張全盤西化」。胡先生對於這一點，也並不否認。所以他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也說「中國的舊文化的惰性，實在大的可怕，我們正不必替中國本位擔憂」。我想胡先生當時之所以極力贊成全盤西化，大概無非爲着這個原故。未知胡先生現在又爲着什麼原故，而好像投降於中國文化的惰性。假使全盤西化，是「處處不能不受人民

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難道「充分西化」，或「根本西化」，以至二分之一的西化，就不會「處處不能不受人民的經濟狀況和歷史習慣的限制」嗎？反過來說，假使充分西化根本西化以至二分之一的西化可以不受這種限制，全盤西化也可以不受這種限制。

胡先生又說：

況且西洋文化，確有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我們不但理智上不願採取，事實上也決不會全盤採取。你儘管說，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但事實上，基督教有一兩百個宗派，他們自己互相詆毀，我們要的那一派？若說，「我們不妨採取其宗教的精神」，那也就不是「全盤」了。

我以爲「在這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歷程之中」，理智往往也是「無所施其技」的。我們三百餘年來的理智，豈不是告訴我們不要基督教嗎？然而，結果究竟如何？而況，我們今日的理智却使我們承認，基督教「比我們的道教佛教，高明的多多」。至於事實上，中國的基督教在目下也不只是一派的。天主教及其很多的派別，固已輸入；新教及其好多派別，也已進來。說到將來，我們既不能說也許有的尙未東來的派別，或「不少的歷史因襲的成分」

，不會不被淘汰或現代化，我們也不能說這些派別或成分永遠不會傳播到中國。

又胡先生好像以為基督教的派別太多而至「互相詆毀」，是一件不當效法的事。我却以為所謂「詆毀」大概恐怕就是爭競。至少含有爭競的意義。西洋文化，不但宗教方面是如此，就是別的方面也都如此。又況派別繁多，「互相詆毀」或爭競，不但往往能使人們可以自由信仰，而且能使人們可以反省更新。能有自由信仰，個性乃可發展，能有反省更新，文化始可進步。例如，中國的思想的派別之多，莫若春秋戰國，然所謂思想的黃金時代的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也豈不是自己「互相詆毀」嗎？我想二千年來——特別是五百年來的中國文化之所以遠比不上西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未嘗不就在這裏。這是研究中西文

答陳序經先生

陳序經先生這篇文字是前天收到的。那天晚上我就見着他，——我們通信多年，這回還是第一次見面。我們暢談這個問題，似乎意見不很相遠。我當日提議用「充分世界化」來替代「全盤西化」，正是因為「充分」「儘量」

化發展史的人，所不可忽略的。

最後，我同情於胡先生所謂「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然而同時我們似也不能否認，除了這種「嚴格」的說法以外，有了一種普通的說法。例如，我和好幾位同事，有好多次因事未能參加我們的學校的教職員「全體」拍照，然而掛在壁上的照像，依然寫着「本校教職員『全體』攝影」，這個「全體」豈不就是「全盤」嗎？自然的，我在這裏只想指出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至於我個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個較為完善較少危險的文化的出路。

✻ ✻ ✻ ✻ ✻

胡適

等字稍有伸縮力，而「全盤」一字太呆板了，反容易引起無謂的紛爭。如今陳序經先生說：「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那就是他也承認「全盤」一字可作活用，也可以稍有伸縮餘地了。但我

關於兒童問題的兩封來信

(一) 補充陳衡哲先生的一點意見(節錄)

王榮東

我是執過十多年教鞭的一個小學教師，偶然在獨立第一四五號看見了陳衡哲先生的『一個小小調查表的緣起』，於是參照她的調查的旨趣和平日的感覺，寫了一個信和一個表，向五下一級學生的母親徵求答案。……

然而調查結果，却又是課程不嫌多，不嫌深，功課又做得來，恰與陳先生之所見相反。這是怎樣說起的呢？事實是這樣的：

各科門類之多，分量之重，已如前述。加之文字的深晦，名詞的不易理解，教師勢必多寫參攷，以求明白，限期交練習簿以考核成績，處處逼迫。學生只得『以訛傳訛』，輾轉的『生吞活剝』的抄襲，敷衍塞責而已，那裏是做得來做不來的問題呢！

然又何以不妨礙他的健康呢？正因為兒童自己在上課時，腦筋猶幻想着一切遊戲，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所以

獨立評論 第一六〇號 關於兒童問題的兩封書信

功課無論如何繁重，教師無論如何嚴厲，恐怕也是不會阻止他的偷巧嬉玩的。兒童坐在課堂上，睜著眼東張西望，手裏玩筆弄墨，這是數見不鮮的一個情形。

這樣看來，陳衡哲先生爲了功課的繁重，擔心到『未來民族的健康』，雖然也是一個嚴重的情形；但我以為學生因功課繁重，因而對於作業養成虛憍，欺詐，作偽等等惡習慣，是不但能使兒童的康健日漸低落，而且還能使民族墮落。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這恐怕比陳衡哲先生所顧慮的還要重要一點。……

(二) 不忍想像的兒童人間地獄 王一天

這個年頭，大家對於兒童問題可以說是很注意了。陳衡哲女士在獨立評論及大公報上呼喊出注意兒童健康問題的呼聲，大公報接連着也有幾篇討論兒童問題的文章，政府也下令定今年爲兒童年，可見社會上對於兒童問題已不若從前的淡漠。但是促起注意這問題的諸位先生，曾否想到在這黑暗社會的另一角，還有一個最殘酷，最慘無人道

補充陳衡哲先生的一點意見 一七

，簡直令人不忍想象的兒童人間地獄呢？

在北平住過好些時候的人，大概都逛過天橋罷。就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見種種虐待兒童的玩意兒，虐待的主人翁是賣藝人，虐待的方法真令人觸目驚心。譬如叫一個年紀未滿十歲的小女孩爬上數丈高的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末端懸空掛了幾個用兩根繩繫住的小木棍。上去的女孩兒，把頭或腳擱在棍子上面，然後把懸在空中的身軀用力一扭，便像車輪一樣旋轉起來。天哪！那女孩子也是人，也知道恐懼，也愛惜生命啊！有一次，我看見一個賣藝人把一個十歲左右的兒童的手盡力的扭向後背去，再把兩足搭上來，手足鈎在一起，看去就好像圓圈一樣，然後把一根木棒在這圓圈裏面，背了起來向看客要錢。我親眼看見，當那孩子的手脚被曲成圓圈形的當兒，黃豆般大的眼淚從他的眼眶裏一直滴下來。人們說這是他假裝的，反正他的目的是騙錢。咳！這還需要去假裝嗎？我們的小弟妹無故的被人打了一下，就會嗚嗚咽咽的哭起來，難道這小孩受了這任何成人不能忍受的肉刑，他的眼淚還能假嗎？騙人銅板的是成人，是那賣藝人，兒童的那一顆純潔的心，知道騙人是什麼一回事？而且有誰願意受這極刑去騙人兩個銅板的？我向來對這殘酷的玩意兒是不喜歡看，也不

忍心看的，所以知道的并不多。這裏隨便舉兩個例子來說說，其他更殘酷更悲慘的例子當然還多得很。

試想像那些孩子們被訓練時的慘狀罷！經驗告訴我們，學會一種技藝，要費多大勁兒，才有相當成績。而這些十歲左右的孩子竟能做出種種令人不相信的玩意兒來，那騙策在他們背後的肉刑，是多麼極人世間之慘酷！古今來無數罪人所未受過的嚴刑峻法，都給這般純潔無疵的孩子受盡了，天下還有比這更慘的事嗎？

這些孩子必然不是那賣藝人自己的兒子，因為從來沒有人忍心把自己的孩子這樣虐待的。（即使是自己的孩子，也不能任意虐待，國家是有法令禁止的。）他們的來源，大概不出而途：（一）是用金錢到災區地方去騙買來的。（二）是到街市上或偏僻的地方去拐來的。他們把孩子弄到手之後，大概帶到深山空谷人跡罕到的村落中，加以殘酷的訓練。偶一不聽命，就施以鞭撻，炮烙，甚或處死。這些，我們從小孩的駭人技術上，憔悴的臉孔上，是可以推想出來的。我常常希望我們的政府總有一日會體察到這個人間地獄之不人道，把玩這些玩意的人——賣藝人——都拘去嚴加審訊，把被玩的孩子也帶去委曲詢問，這樣，一定能把其中的騙局及殘虐的經過一一供出。待證據確鑿以

後，這些殘忍的賣藝者都處以死刑；并由政府下一個命令，以後永遠不許把孩子當玩意兒；已被摧殘的兒童，也由政府分別供養，或教以謀生的技能。這比林肯的解放黑奴或者更爲功德無量些！固然，有人會說：「他們幹這勾當也爲着沒飯吃啊。」但是，沒有飯吃就什麼都許幹了嗎？我們不許窮人放火，搶劫，和吃人肉，難道就許這些賣藝者幹比吃人肉還要殘酷之勾當嗎？真的，吃人肉，被吃者不過短時痛苦而已，而這些孩子的痛苦，却是無窮無盡的。

但是奇怪得很，這種不令人道的怪劇，不特向來政府沒有注意到，即新聞記者和文藝作家也一向沒有注意過。難道這些下層階級的孩子們的生命，便不值得去拯救嗎？

自由的方法(書評)

Lippmann, Walter. *The Method of Freedo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xiv + 117 pages.

李伯蒙這本演講集，據他在序言裏說，是在一九三三的夏季開始預備的。一九三四年五月，才在哈佛大學公開講演。此書初版在一九三四年六月發行，到一九三五年二

獨立評論 第一六〇號 自由的方法

他們的痛苦，便不值得呼籲嗎？

說到下層階級生活的苦況，人們慣舉人力車夫做例子。人力車夫的生活，固然辛苦；但他們所受到的，還不過是過度的苦役而已，而這些孩子却是每天受着最慘無人道的肉刑。

最近因爲報紙上大吹特吹的萬能腳賺了不少錢，就有人仿效這辦法，把小孩的手脚硬生生的切斷，迫他去做種種動作。這種好玩意居然在大舞台上出現了，還博得不少熱烈的掌聲。這是我親眼看過的，那兩隻小手足顯然是故意把他切斷的，一看就看得出來。我預料以後還有無數的萬能腳出現呢，我們等着看罷！

四月十五日于清華園

吳景超

月，已經是六版了，可見此書在美國銷行之廣。

全書討論一個中心問題，就是繁榮與自由，如何可以并存在一個社會的裏面。

十九世紀的經濟自由主義，已經不能再得人民的信仰了。在以前，不景氣的現象，也時來光臨，經濟學者對於

一九

此種狀態的解釋，以爲是商人判斷的錯誤所致，經過相當的時期，自然會矯正過來，不必大驚小怪。大多數的人民，本無說話的權力，遇着這種不幸，也只能緘默的忍受。但是近來人民都有參政權了，在這種時候，他們的生活程度，如受着打擊，便沒有以前那樣好說話了。政權在他們手裏，他們一定要用政治的力量，來維持他們的生活程度。以前的政府，對於經濟界的變化，可以袖手旁觀，現在便不能不過問，不過問便有被人民推翻的危險。

但是政府應該用什麼方式，去矯正經濟界的缺點，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呢？據李伯蒙的觀察，現在可以代替舊秩序的办法，只有兩種。一種是計劃經濟，在歐洲大戰的時候，許多參戰的國家，都已實行計劃經濟，歐戰之後，在萊茵河以東的國家，有好些在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名目之下，還保存計劃經濟的办法。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裏，人民的自由是一定要被剝削的，因爲聚人民代表於一堂，想用討論的方式，創造一種經濟的計劃，是不可能的。假如人民有選擇的自由，有參加或反對的自由，那麼即使一種計劃已通過了，實行時也要感困難的。所以在俄意這些國家裏，經濟的計劃，并非經過大多數人民的同意而後施行的。人民只有服從，服從官吏所發出的命令。

所謂法律，便是統治者的意志。統治者不受任何勢力的干涉。他們自己的判斷，是約束他們行爲的惟一力量。在戰時，這種辦法所以能够施行，當然是靠武力及愛國心。在和平的時候，他們所以能够繼續這種計劃，是因爲他們取消了言論自由。新聞及輿論，完全受了統制。他們同時還要控制教育及文化，只讓人民得到官家的觀點，而聽不到反對的論調。還有，一切的經濟行爲，都要照着計劃去進行，不許個人有意志參雜其中。

這種爲着繁榮而犧牲自由的辦法，是李伯蒙所反對的。他反對計劃經濟，不但因爲他與自由不能并存，而且還因爲他不能在英美等經濟已經發達的國家中實行。在俄國實行經濟計劃所以不感覺困難，就是因爲那兒的人民太窮了，所有的進款，都要用以購買生存的必需品。這種必需品的生產，比較是可以計劃的。但如人民的生活，已超過貧窮線以上，進款有一部份，是花在奢侈品上面的，生產者便不易計劃了。所以實行經濟計劃的國家，給人民的收入，不能太多，讓他們只能以那點收入來買生活上的必需品，其餘的奢侈品，便由國家來供給，國家認爲人民應當享受什麼東西，便供給什麼東西。如此，人民的生活，便完全爲國家所規定，李伯蒙是不以爲然的。

在現在這種不景氣狀況之下，一方面要保存自由，一方面要恢復繁榮，應當怎麼辦才行呢？據李伯蒙的意見，英美等國，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已經走上一條新路。這條新路，不是共產主義，不是法西斯主義，也不是經濟自由主義，而是「自由集團主義」(Free Collectivism)這種主義，與過去的經濟自由主義不同的，就是政府對於社會的經濟現象，不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了，他要用政治的力量，來矯正私人自由經濟所造成的種種惡果，使其不致降低民衆的生活程度。他與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不同的，就是經濟事業，依舊在私人的手中，而不在國家的手中。國家依然是人民的僕役，而非人民的主人。這種主義，李伯蒙聲明並非他個人創造出來的，而是英美等國在過去數十年中，已往逐漸實行的，李伯蒙不過給他一個新的名詞而已。

用政治的力量，來矯正經濟的病態，可作的事頗多，李伯蒙特別注意的有兩點。一是由政府推廣社會事業，如教育，衛生，住宅，娛樂之類。這樣，許多人民，就可不必自己花錢，便可享受以上事業所給與的利益。這種辦法，對於維持大衆的生活程度，是很有用的。其次便是承認人民有工作權，正如現在文明的國家，都承認人民有言論

自由權，參預政治權，財產權等一樣。一個能够工作的人，政府須保障他，使他有工可做。爲實現這種目標起見，政府應於不景氣的時期內，舉辦公共事業，以吸收社會上失業的人。公共事業可以舉行的，現在很多，因而這些事業吸收工人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在不景氣的時期中，失業的問題如解決了，別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繁榮也就不難恢復了。

李伯蒙的立場，自己說得很顯明，他是替中等階級說話的。他以爲中等階級，是自由社會的基礎。他們的行動是很小心的，不易爲感情所動。太於新奇的東西，他們是不喜歡的。可是對於他們已經得到的一點自由，他們是守着不肯放鬆。他們不相信世上有任何一羣的人，比他特別聰明，可以來決定人類整個的命運。他們不喜歡富豪，可是也不恭維「普羅」。他們覺得中等階級是最可靠的，這個階級，最好能够擴大，把兩極端的人，都吸收進來。這樣的社會，便成爲一個中庸的社會。大家都有點財產，可是大家也都是平等的。這樣的社會，是自由可以生根的地方。

明瞭了李伯蒙的立場，那麼他的好惡所在，我們也就可以瞭然了。中等階級的生活，在不景氣的時代，并無饑

寒的危險，但自由却時時有受限制的可能。所以從這種階級的立場看去，計劃經濟是可反對的。同時國家如用抽稅等方法，來推廣社會事業，舉辦公共事業，只是資本階級要受點損失，對於他們是無防礙的。所以李伯蒙所提倡的

自由集團主義，不但美國的中等階級贊成，就是別國的中等階級也會贊成的。就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提出的辦法，在別的國中，也有人在那兒鼓吹的。

編輯後記

編者

我們很感謝潘光旦先生替本刊寫這一篇討論自信力的根據的文章。我們此處要注意的，吳先生所引據的是腦量及智力的一般比較，潘先生所引據的是適應新境遇智力的特殊測驗。潘先生所指出的，可以說即是吳先生所指出的問題的一部份。但這一部份的問題確極重要，不容我們忽視。

關於兒童教育和健康的討論，我們近來又收到了不少的文章，現在選出兩篇在此發表。我們對於王榮東先生所說『兒童因功課繁重，因而對於作業養成虛偽，欺詐，作偽等惡習慣』，認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嚴重教育問題。對於王一天先生所指出的兒童的人間地獄真相，更覺得慘痛慚愧，希望讀者能多給我們一些這一類的實際敘述，好給將來中國的『黑奴籲天錄』作者做材料！

鄭林莊先生在本刊一三七期發表的文章，題為『我們可走第三條路』，讀者可以參看。

☆ ☆ ☆ ☆ ☆ ☆ ☆ ☆ ☆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經濟、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藝文、各埠通訊、體育、學園、藝文、各欄，及副刊、學園、藝文、各欄，而分專電、載、以、便、閱、者、計、新、聞、體、育、界、刊、約、估、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分、類、刊、載、特、訊、實、為、北、平、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法、，、而、精、美、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二角
(國內)每月一元
(國外)每月一元五角
(香港)每月一元
(澳門)每月一元
(新加坡)每月一元
(檳榔嶼)每月一元
(仰光)每月一元
(倫敦)每月四元一角
(巴黎)每月四元一角
(紐約)每月四元一角

整頓內政的途徑

翁文灝

新近我寫了一篇「整頓內政的必要」，現在我想說得更具體一些，略舉如何進行的途徑。

整頓內政最先應承認二個基本原则：一是全國必須統一，二是新思想及新制度必須留心。

中國本是整個的國家，決不應分成數個。不幸外國人的中國地理知識都自得自明朝末年，我們的東三省他們稱爲滿洲，我們的綏遠察哈爾熱河他們稱爲內蒙古，甚至於我們的青海他們也往往歸入西藏。這種名詞如果作爲地理區域本來也有一部份理由，可惜地理名詞往往發生政治意義。在華盛頓會議已有人提議凡長城以外地方皆不在保存中國領土完整範圍以內。此議當時雖未通過，但事實上現已積極進行。再如華北華中華南的分別，更顯然是一種地理名詞。無論何國都可依地形及氣候的不同分爲數部，不幸在中國往往發生政治意義。不但外國人觀念如此，即中國人自己也不免有這種畛域之見。這個畛域之見，便是中國內部極大的危險根苗。一旦成爲事實，很快的便成全國瓜分。並不是數個外國來瓜分我們，而實由我們瓜分自己。

如果如此，則一切條約盡失意義，因爲世界上將沒有一個真中國，而變成了好幾個假中國。而且這幾個新國還要自相征伐，引動外國的勢力來殺戮本國的同胞。到此地步，全民族的悲苦墮落不言而喻。爲預防此悲境起見，全國上下必須痛切覺悟，拋棄一切小意見小分別，精誠團結，拚命做實在工作，來建設與鞏固整個的中華民國。

新舊思想的分別他人已有論述，茲所欲言者乃在研究及採取新思想的必要。近年來似乎有一部份人很想退回到舊時代去，言道德便謂今人不如古人，言教育反說清朝勝過民國，稍一考慮，便知此種言論絕對錯誤。其實人類進化一日千里，古人的嘉言懿行當然有許多可以取法，但近代的新思想及新制度我們更應特別留意。中國教育至今還叫「讀書」，所讀之書大多數還是舊籍，尤其是最近一年來各書店重印舊書，爭先恐後，甚至有人說是到了「古書年」，所以中國人所受舊書影響非常之深。反之，對於外國近代發展的思潮，以及他們刻苦創造的各種制度，中國人實還完全隔膜。偶有少數人曾經走馬看花，得了一知半解

一到應用便是捉襟見肘，做得驢頭不對馬嘴。所以總統，國會，委員會……一切辦法到了中國都弄得流弊百出。馬克斯資本論曾說：『德國的經濟學皆由英法兩國輸入，故現今德國講習經濟學的諸教授都還不過學生』。以此眼光返觀中國，足稱學生的能有幾人。因此之故，雖然有若干人甚怕青年思想太新，太喜歡研究新的制度，我却以為只怕青年思想不能真新，對於新的制度研究還不够程度。皮毛空談只能誤國，衷心知識始足救時。其實天下真理只有時地之宜，並無新舊之別。不過中國人與近代思想太隔閡了，所以更非努力猛進不可。

有了全國統一及向新時代努力猛進二個條件，我們可以討論整頓內政的實行方法。第一是地方治安問題。我以為我們必須嚴厲禁止武力擾亂。只要不作武力擾亂，無論何種意見皆可自由發表，一用武力擾亂，無論何項人物皆應明正典刑。這個原則定是把政治引上規道的唯一基礎。其實政府機關必須有一個固定而不需用武力擾亂的方法，可以使當局者及時引退或應時上臺，國內軍隊的用途只有剿平土匪與保守疆土，絕對不應用作奪取政權的工具。另一方面便要防止民間的擾亂，民間槍枝必須由政府確實登記嚴密管理，最好者收歸軍隊，次等的暫准自衛，並可規

定章程按期操練，在平時為守衛之具，有需要即成節制之師。兵器既有管理，則盜匪自不易橫行，偶有一二人作出規行動，政府一經發覺，便可指名制止，就不至釀成大亂。此種辦法看似粗淺，實極重要，若不從此入手，地方治安不易驟得。

第二要努力從事實際有益的工作，而避免徒託空言的事業，例如前幾年有好幾處水利機關糜費巨款專作測量。甚至同一地方測量二次乃至三次。而實際計畫反備極空虛，工程更毫無舉辦。其結果是鉅款雖已費去，一旦實行仍苦根據不足。其實應該先作草創計畫，就計畫中所必需的知識，再為選定地方積極觀測。然後再用觀測所得來校正計畫依次實行。又如各鐵路線的勘測，計畫雖多，曾經實地測勘者實甚不多觀，其由中國人自行測量者更為少見。中國工程師有此能力的頗有其人，但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精神似乎尚未充分發達，所以工作不免落後。更如水路航線更多借助外人。長江峽谷中用輪船通航，實由英國立脫耳首先實行，沿海各埠各島的輪船交通亦多由外國人開其先路。中國設學授徒已數十年，造就人才並非少數，但為此類事業新開途徑卓然自立者似乎尚少其人。反過來看，有許多政府機關近來似乎盛行調查統計，工作的方法，不

過是閉門造車，製就表格，分發填寫。實際上各個機關又復漫無系統，往往同一事件，數機關同時或先後調查，弄得填表的人們應付不暇，只好潦草塞責。所得結果，又往往無人研究隨便發表，所以黑龍江的荒地會比全省面積更大，廣東省的農夫說比該省人口還多，笑話連篇，世界少見。如此工作，中央及各省職員薪水及一切辦公費用總計每年支出當不下二百萬元，小民脂膏大半虛擲。此類事亟應澈底清理，製成一定系統，刪去重複工作，很短時間內可以使品質提高消耗減少。以上所言僅舉一例，類此之事其實尚多。不但虛糜錢財，而且養成自欺欺人的惡習，爲害更大。廢除或清理此類工作，全國支出每年節省五千萬元並非難事，用此款項可以修築鐵道，興辦水利，費一錢得一錢之結果，更可以從所成事業之中，增加政府收入，以供更爲擴充的用途。而且所辦事業成績昭然，政府之信用既得鞏固，人民之輸將必極爲踴躍。所以財政支出化虛爲實，確是整頓內政的一個重要關鍵。

第三是要有切實嚴正的管理。我新近有一個經驗，有某上級長官令行某機關轉令其所屬某局長辦理某事，某機關當即電復謂已電令遵辦，但其令某局長文內則說仰即妥擬辦法。如此做法，在公事上實爲很明顯的一種罪惡。只

此一例，可見各機關的管理方法大欠嚴密。又如銓叙局對於任用人員的資格一再審查，審計部對於收支極少的機關會計報告吹毛求疵，可謂極其能事，但試問政府機關不能合格的人員是否有加無已，支出甚多的機關是否毫無弊端。可見辦事成績尤在嚴整之精神，不專在鋪張之文件。其實政府機關有最近便的模範可以取法，那便是海關及郵局。固然他們不是沒有流弊，但他們的辦法實有許多可以取法。試就管見，略舉一二。(一)他們用人有一定程序，初用時須經審考，頭幾年薪水極低。但人人都有事做，只要工作沒有錯悞，定可循序漸進，決沒有運動鑽謀的必要。到後來經驗甚豐，可以得到很高薪俸，並且還有相當的退職俸金。在這種制度之下，大多數人自然安心工作，拿工作的成績開關他們進取的前途。許多其他機關每多不遵此道，所以五中三令盡成空文，游惰貪私變成風氣。(二)他們辦事有一定方法，定了章程完全實行，如有違背必須斥革。譬如有以上所說承上啓下自相矛盾的公文，一經發見，必不姑容。既有一定實行的規矩，自不至貪私枉法了。總而言之，上級機關故不可好高騫遠濫發命令，但命令既發必須切實施行。

第四要有整個的經濟建設方案及工作。中國各種計畫

並非不多，可惜各自主張，缺乏一個統一的總綱。經濟建設所收利益在既已成功之後，而工作進行則實爲民衆最爲痛苦之時。中國民窮財盡，更須鉅額必較，分別先後緩急，有一個統盤籌算。在這方面講，有下列數點應先注意。

(一)關稅高低須有一個經濟政策。試舉一例，對外貿易每年入超額在六萬萬元左右，或且還出其上。在此入超數中米麥進口又居其大宗。其結果是糧價日跌，穀賤傷農，連有名的產米區域都有洋米進口，豈望更能開墾荒地。民不聊生自然土匪蜂起，地方莽亂。此種情形實是中國最大危險。最迅速有效的方法唯有加重洋米及洋麥的進口稅，抬高糧價即是救濟農民，亦即是提倡農業。此爲中國立國大計，無論何種其他利益絕不能與此交換。(二)建築鐵路要有全盤計畫及繼續不斷的努力。在此計畫中有數原則須特注意。一須注意經濟中心的開發和聯絡。例如四川省內雖有舟楫之利，但船小量少運費仍貴。如能有一鐵路貫通成都重慶，復可通至資陽內江糖業區域，以及貢井自流井產鹽中心，則內地工業必更發達。又如四川與外省交通，崇山四塞極爲困難，宜昌至重慶雖通輪船，但每噸運費貴至四十元乃至一百元之多。如果由重慶對岸修建鐵路經過酉陽沅陵常德長沙以通武昌，則每噸運費不過二三十元

，鐵路儘可搶輪船的生意。二須由內地向外發展。從前許多外國人做的鐵路計畫，皆注重於由海岸通入內地，其結果是鐵路所到之地即爲洋貨暢銷之區。現在我們的辦法，却要先行建立內地的經濟中心，俟內地產業發達，然後再向外發展，使鐵路所到之地，即爲土貨推廣之場。從此眼光看來，當然先應將道清鐵路向東延長，方可考慮是否應將膠濟鐵路西引展。(三)生產事業要有互相關連的計畫及實行。試舉一例，許多人提倡造林，但很少人研究林木的用途。園林中或大路旁種幾顆樹固決非造林，但廣植毫無用途的洋槐，即使漫山遍野也並無經濟價值。另一方面，許多煤礦皆缺乏堅硬木料以作坑內支柱，修建鐵路所用的枕木，製造火柴的用的木柄，幾乎全須購用洋木。即如很應推廣的木炭汽車亦深苦木炭缺乏。凡造林的人都應知道以上的需要，選定供給地方，從速種植，過了相當年數，一面砍用，一面補種，使造林成有利事業而後林真可造。又如紡織，外國人因爲國籍不同，設立工廠偏於沿海租界，那是很自然的。但經濟條件並不如此簡單。棉花產在內地，發生動力的煤礦也在內地，棉布的最大銷路也在內地，如果工廠設在沿海，必須把內地的棉花及煤炭用許多錢運到海口，等到工廠內織成了布，又要從海口運入內地

，一來一往，運多價貴，營業自然困難。何不在內地有煤，有煤的地方，取精用宏努力一試呢。凡有動力發生之地，皆爲工業繁盛之區。例如因開灤煤礦的關係，而有齊新洋

灰廠，又有耀華玻璃廠，皆爲中國頭等工業。間接一些的又有塘沽等處許多工廠，皆與煤之供給有關。這是發展工業的極好先例，有許多地方皆可繼續起來。

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

張熙若

在國家生死關頭的今日，凡關心國事的人們，心中都感覺着無窮的痛苦，而且有些人很想將解除此種痛苦的意見說出來，希望對於國家的劫運能有萬一的挽回。不過在近日外交內政的緊迫空氣中，大家却又感覺着話不好說或說也無用。因有話不好說及說也無用的兩重感想，所以近來國事愈見危急，大家愈是沉默。這種沉默自然是有極深刻的意義的。

我在本文中，對於中日兩國的關係的現勢，不欲多所論列。我想暫時撇開現在，置身將來，完全拿歷史家的眼光，將這兩個民族的命運，這兩個國家的關係，平心靜氣的檢閱一下，看其中不幸的錯誤與其責任究竟都在那裏。

要置身將來批評現在，自然非有數種假定不可。我的第一個假定便是：日本爲實現其所謂「大陸政策」，將藉

此千載一時的機會，在最近的期間，併吞全中國。第二個假定是：日本併吞全中國的事實將使世界各國，尤其英美俄三國，發生極大的威脅與恐慌。要解除此種威脅，要消滅此種恐慌，只有訴諸戰爭，而戰爭的結果日本因限於物力與人力將爲戰敗者。第三個假定是：日本戰敗後，戰勝各國，因無更妥善的方法處置這樣大的一塊地方，將使中國恢復其自由，完全的或部分的。那時英美俄的命運暫且不管，東亞兩大主人翁的中日兩國自然是兩敗俱傷，有百害而無一利。中國固然可憐，日本也是可惜。

推測將來本是一種很危險的消遣，尤其是推測者懷有多少成見或爲心理學家所謂「願望」支配的時候。我不敢說我完全沒有成見或絕對不受「願望」支配；既然是人，誰敢如此自負。不過我自信我在作這些假定時是極力將成見與「願望」壓抑下去，使理智作唯一的判斷者。這些假

定都有極強的事實根據。這些事實不妨約略說說。

一，日本要併吞全中國而且將在最短期間完全實現：

這在今日已經沒有任何含糊，誰都看得明白的明顯事實。東北四省的版圖早已變了顏色，自然是不必說。所謂「河北問題」，「察哈爾問題」，已都在過去一個多月中完全依照日方的意旨先後解決。這幾天來，報紙上日日所看見的又是進一步的所謂「開發華北五省富源問題」。甚麼「興發祥公司」啦，「滿鐵擴大其使命」啦，「河北山東種棉」啦，「河北山西採礦」啦，「察哈爾緩遠改良羊毛」啦，「華北五省建設鐵路網及航空線」啦，教人聽了，好像這些地方早已不屬中國的樣子！

危險當然不限於所謂「華北」。「華南」的攫取也只是時間問題。這在推行所謂「大陸政策」的邏輯上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結論。不得高麗，不能保障日本本國；不得東三省，不能保障高麗；不得熱河，不能保障東三省；不得河北察哈爾，又不能保障東三省及熱河。這都是現在已經做到的事實。現在正在計劃推行的是如何拿「華北」去保障「滿蒙」，明天就要實現的是如何拿「華南」去保障「華北」。到了又要保障「華南」的時候，問題自然就更鬧大了。所謂「生命線」原來是沒有一定的地帶的；所謂

「緩衝區域」也是可以隨時移動的。

這並不是抽象的推論，事實本朝這個方向指點。當「河北問題」初告解決的時候，日本外務省，陸軍省及關東軍三方面早已有明顯的表示。六月十二日電通社東京電說外務省發言人謂「外務省方面，因鑒於此次問題，擬使排日取締徹底實行於全中國」。同日新聯社東京電載陸軍省所發表的談話中亦有「惟華北一處縱即剷滅排日份子，而中央政府如不根本的改變其態度，則全部之消滅實不可能，中日兩國之善隣關係之恢復亦不可能。……外務省應積極的進行全中國之排日剷滅工作」數語。六月十九日電通社長春電說得更為明白，它說「軍方當與外務省協力對國民政府之排日主義施以根本的糾正。若欲糾正其根本的態度，當在外務省與國府間訂立明確的政治協定」。嗣後還有許多更明顯的表示，更積極的步驟，我們或者尚未忘記。總之，自日本軍方看起來，「華北問題」已經解決，以後所應特別着力的就是剩餘的「中國問題」。

二，第二個假定包含兩個不同的事實：一是日本將因併吞中國引起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是日本將為這一個大戰的戰敗者。第一個事實，即大戰的發生，大概是一般人都承認的。只要日本併吞中國，只要日本併吞中國後

在經濟上及軍事上變成英美俄的可怕的敵人，大戰一定會發生。唯一的問題只是時間遲早問題。第二個事實，即日本將為戰敗者，自許多人看起來，還有相當的疑問。不過自我個人看，日本因限於物力，財力及人力，最後，與歐戰終結時的德國一樣，不能不作戰敗者。歷史一方面固然不一定重複自己，一方面却也不一定不重複。日本軍人當然不以我這話為然，我也沒有法子可以折服他們。不過，反而言之，他們也沒有法子可以折服我，也沒有法子證明他們必勝。

三，第三個假定——日本戰敗後中國將恢復自由——大概也無多大疑問。唯一的問題是恢復到甚麼程度？是不是又要恢復到九一八以前的次殖民地地位？這其中一大部分當然要看那時中國自己的實力及內部的情形如何而定。

假使這三個假定都不錯，那麼，有人或者要問，這一段歷史，除過要證明人類的天賦愚蠢外，豈非毫無意義嗎？誰說不是！

此刻讓我們拿後世歷史家的眼光研究這齣悲劇的原因究竟在那裏。此事當然有相當的複雜。不過我們若把次要的原因撇開，我們立刻會發現兩個主要的原因。這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日本人的征服慾，一是中國人的不爭氣。

這兩個原因中，日本人的征服慾自然比較重要些，雖然中國人的不爭氣也有獎勵這種征服慾的發達的效力。

自後世歷史家看起來，日本人最大的錯誤全在他們不容許中國與日本共同作東亞的主人，全在他們要獨霸東亞的野心。因為要獨霸東亞，所以便非壓服中國，使為日本之附庸，甚或削平中國，使為日本之郡縣不可。這種野心若是移前一百年或數十年或者不難達到，但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後却是大不容易。不容易的最大原因便是因為在東亞有利害關係的其它各國，如英，如美，如俄，決不能讓日本任意推翻東亞的均勢局面，因而威脅到全世界的安全。日本儘可暫時佔領全中國，到頭還非退出不可。這種挫折，這種犧牲，自後世歷史家看來，完全是自討的，完全是不必有的。

反之，若是日本人自始能大量一點，情願與中國共同維持東亞的和平，處處以近代文明先進國家的資格與態度輔助中國，提携中國，使中國也變成一個現代的國家，那就不但中國樂與為友，全世界的政治經濟趨勢亦將因這兩大民族的提携發生很大的影響。不幸日本人為偏狹的國家主義和無畏的帝國主義所迷惑，一心要走上征服的路程；結果，不但中國受蹂躪受磨折，日本自身也逃不了極大的

犧牲。爲歐美各國張目，使黃種人短氣，真是何必！

這是日本人的征服慾過分發達的結果。中國人的不爭氣的影響自然也是不小。假使中國能在鴉片戰爭以後，或甲午戰爭以後，甚至能在庚子拳亂以後，或日俄戰爭以後，或者再退一步說，能在辛亥革命以後，或華盛頓協約以後，急起直追，認真改革內政，培植國力，那就即有日本人從中作梗，也不至弄到現在這樣可憐的地步！

不過方才說過，演成這齣悲劇的兩個原因中，日本人的征服慾是要負大部分的責任的，因爲後進的中國，沒有現代化的中國，就是比較的爭氣點，恐怕也是不能抵抗日本的積極的，優越的侵略勢力的。

自信心的根據

吳景超

近來討論中西文化的文章裏，有幾篇曾具體的條舉中國文化的優點。胡適之先生說：我們的固有文化有三點是可以在世界上佔數一數二的地位的，第一是最簡易合理的文法，第二是平民化的社會構造，第三是薄弱的宗教心。梁實秋先生也提出三點：第一是中國的菜比外國好吃，第二是中國的長袍布鞋比外國的舒適，第三是中國的宮室園

這都是拿後世歷史家的眼光去判斷這一段不幸的歷史的話。至於說到現在，我以爲我們沒有方法可以使日本人取消他們併吞中國的計劃，我們無力挽救這個劫運，我們只能努力減少這個劫運中的慘酷成分。努力的唯一方向只有求之在我。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在無可奈何中還只有拼命掙扎，還只有努力爭氣。拼命掙扎的結果不但現在可以減少劫運中的慘酷成分，並且將來恢復自由的程度也就視我們自今以後掙扎的程度而定。坐以待斃也是不爭氣的表現，死中求活終爲唯一的出路。天下的大難惟有以大勇克之。

☆ ☆ ☆ ☆ ☆

林比外國的雅麗。張熙若先生在中國的文化中，看中了兩點，便是宮殿式的建築及寫意式的山水畫。此外對於這個問題發表意見的還有，但我還沒看到一篇文章，能條舉中國文化的優點到十項以上，尙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拿中西的文化互相比較，我們固有的文化，相形見絀，這大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了。

有些人考慮了這些事實之後，便喪失了自信心，以爲我們的文化既不如人，便是我們這個民族不如別人的證據。天演的公例，既然是優勝劣敗，所以中華民族的前途，是很黑暗的，是沒有希望的。

我們以爲這種推論，是錯誤的。自信心不應當建築在某一時期的文化成績之上，是凡有歷史觀點的人都承認的。假如在某一時期中，因爲自己的文化成績不如別人，便喪失了自信心，那麼在埃及的金字塔時代，希臘羅馬人的祖宗，應當沒有自信心了。同樣的，在希臘羅馬的黃金時代，英德人的祖宗，假如把自己的文化，來與他們對比一下，看見別人的偉大，回顧自己的鄙陋，豈不是更喪氣嗎？然而希臘人，羅馬人，以及英人德人，並不因爲一時的落伍，便喪失了急起直追的勇氣。他們都是有自信心的，所以都能產生一個更偉大的時代。

以上所說，只能消極的掃除疑慮，還不能積極的鼓起信心。我們如想增加大眾對於自己的信心，還要提出別種證據來，作他們自信的基礎。這種證據，並不難求。我們只要離開文化的領域，走入生物的領域，離開文化而談民族，離開後天的而談先天的，離開環境而看遺傳，就可發現我們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是有一個燦爛的將

來的。

第一，中華民族適應自然環境的力量，是任何民族所不及的。黑人在熱帶中很服水土，但到溫帶或寒帶中，死亡率便加增起來了。白人與黑人恰好相反，他們在熱帶中過日子是不大過得來的。印度的英人，南洋羣島的荷人，每隔幾年，便要回家休息一次，否則健康上便發生危險。我們中國人便不然，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成家立業。若千年前，伍廷芳公使曾向美國人說：中國人服水土的本領最大，自熊住的地方，中國人可以去；產生鱷魚的區域，中國人也可以去。這決不是誇大，只看中國僑民的分佈，便可知道這是合乎事實的。中國人既有這種力量，所以在生存競爭上，不但是不會被淘汰，而且向各處發展的潛勢力，也是很大的。

第二，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與任何民族比較都無愧色，這也有好些事實可以證明的。根據倫敦大學斬世保教授（Ginsberg）所引的統計，歐洲人頭顱的平均容量，男子爲一、四五〇立方厘米，（Cubic centimeter）女子爲一、三〇〇立方厘米。中國人頭顱的平均容量，爲一、四五六立方厘米。如與德國人比較，德人頭顱的平均容量，在一、二〇〇立方厘米以下的，佔百分之八，中國人只有百分

關於女子教育的幾句話

衡 哲

「女子教育與良好家庭是正比例還是反比例」

近年來社會上對於女子教育有一種很流行的論調，似

乎是說，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子，在結婚生子之後，大批是

不肯對於家庭與兒女盡責的；即使偶有盡責的，也是盡得

不對，不好。最初持這種論調的，大抵屬於知識低下的階

級，尤其是那帶有嫉妬性的無識婦女社會，故牠也就不會

引起我們的特別注意。但最近一年來，這種論調似乎已由

那一知半解的社會中，侵入了主持高等教育者和報館雜誌

的記者們的世界中去了。（數月前有一位教育家說，「近

來新式的太太，虛榮心似乎比舊式的婦人高得多！她們不

能幫助自己的丈夫……但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女子，是

要比什麼都知道的，能說的，能寫的，女子好得多。這可

以說是新教育的一種失敗。」數天前有一個日報的社論說

，「女子身受教育之後，即以哺兒治家爲羞，家以內事，

盡譏僕婢……類此情形，可謂全國身受教育之女子，十

居八九。」例子太多，不能徧引。）依我看來，這是一件

很不幸的誤解，牠對於女子教育前途的影響是很嚴重的；

故忍不住要來爲這女子問題中的一個小節目說幾句話，并且貢獻一點愚見。

對於女子教育的本身問題，我已經屢次在討論婦女問題時發表過意見，用不着在此處再說。不過有一句話却不能不說，那便是：我承認這數十年來，我國對於女子教育的方針與辦法，都不免有很大的錯誤；但這個錯誤却也不以女子教育的一方面爲限，牠不過是教育改變時期中不能避免的諸種錯誤的一種罷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女子教育的失敗，正如我們的不能因某種教育制度的失敗便斷定全體新教育的失敗一樣。

我個人是向來不喜歡說籠統話的，如說一切女子都是好的，或說一切受過教育的女子都是好的。我也不否認，在受過新教育的女子中，有一小部份是浮誇囂張，不肯担负那切身的責任，如持家與教育子女之類的。但一小部份又那能代表全體？從全體的立場來看，我的交友與觀察的結論却仍是，數十年來女子新教育的效果，至少是把家庭的程度提高了，把母職也多少的科學化了，即使我們能把

這個教育對於文化的直接貢獻一筆抹殺。(但在實際上，這一筆抹殺的事也是做不到的；因為人家有的是成績——在教育方面，在文藝方面，在社會工作方面，在救治人類痛苦的醫學方面……我們又那一處找不着近代女子教育的成績？不過這已不在本題範圍之內，故也就不必多說了。)我的經驗告訴我，一種普通的人文教育，初看上雖然與母職和家庭沒有什麼關係；但一個受過這類教育的女子，除非她們已經被舊社會所腐化，是沒有不懂得一點兒童的心理，營養的原則，環境與榜樣對於兒童人格的影響，以及母親責任的重大的。我的觀察又告訴我，在一百個以賭博吃喝爲正業的婦女中，在一百個以惡劣環境給予孩子的母親中，受過新式教育的女子至多不過二三十人，受過舊式教育的女子至多不滿十人，其餘的六七十人都是智識低下，趣味陋劣，人品庸俗，不會受過任何教育的女子。反過來說，爲了兒女而犧牲她們的才能，事業，娛樂，等等的女子，却差不多完全是在受過教育女子的一方面。因此，我覺得上面所引的一個論調，說受過教育的女子便不能或不肯持家育兒，實在難以成立。

在那些爲了家庭與兒女而犧牲一切的女子中間，自然不免有許多是要抱怨和失望的，但這不也是人情之常嗎？

并且抱怨只管抱怨，失望只管失望；結果她們差不多總還是『一夜思量千條計，明早起來仍舊』抱孩子，教廚子！對於這抱怨與失望的消除，乃是教育方針與社會改造的問題，我們此處可以不談。我所要說的，是，假使我的朋友允許我，我可以立刻舉出四五十個正在實行這種犧牲的人名來——其中至少有五分之一還是在國外受過高等教育的——證明我的這話並非出于杜撰。同時，我也可以立刻舉出三四十個環境不良的家庭，來證明這不良的情形與牠們主婦教育程度的關係，至少有十分之七八是屬於正比例的。

但是，這兩層我既因種種的困難而做不到，我就只有希望持『女子新教育與良好家庭不相容』的論調的先生們，在他們下這種斷語之前，先去做一點實地的調查。比方說吧：我們即在北平的智識階級中，（這當然是指男子的智識階級，每月拿百元到千元的薪水者，）調查兩百個家庭和牠們的主婦，一百位主婦須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一百位須是絕對不會受過教育的，我們看看結果是怎樣。我們且看看這二百家的環境與牠主婦所受的教育程度，是正比例呢，還是反比例？看看一個受過教育的母親，對於兒童的教育與以身作則的影響，比了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是好一點呢，還是壞一點？……靠了一點以耳爲目的

推測與論斷，或是拿一個例外來與另一個例外作比，是都不能使人心服的。但我們若拿一百個例子的百分數來與另外一百個例子的百分數相比，那就自然是一種不可磨滅的事實了。假如能由二百個例子擴大到二千個，二萬個，那就自然更好了。

爲要避免阿其所好，或彼此遮羞之類的危險起見，這類的調查最好是請幾位沒有太太而有公平眼光的社會領袖

關於大學合理化的討論

(一) 高等教育到底不合理到什麼程度？

張孟休

本刊一五八號有兩篇討論國立大學的改進問題的文章；一篇是叔永先生的『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另一篇是王伏雄先生的『合併國立大學芻議』。在這兩篇文章已經簡要的指出了現行大學教育的學校地點，組織情形與學科分配等方面的種種缺憾，力言國立大學的合併或合理化乃爲刻不容緩之急務。

年來大學教育備受社會人士責難，誠然有些地方未免是言過其實，不過我們處身在大學校裏的人，平心靜氣的

去担任。我自己因爲是一個女子，故一年以來，對於這一件含有挑戰意味的論調，只好用冷眼去看看社會，又默默的領會到這種論調的來因，却未便冒着嫌疑去作什麼公開的調查。但是，假如社會上有人或法團，以爲我的這個意見還不失爲一種公平的办法，而願意去實行牠，那我是一定願意盡力去給他們一點實際上的幫助的。

☆ ☆ ☆ ☆ ☆

想想，則覺得社會人士之責難亦未可厚非，因爲在大學校裏真有不少的矛盾的近乎滑稽的事情，很難令人索解。比方說，學校中一方面感覺優良的師資人才的缺乏，而同時自己却又在拚命的浪費師資；一方面處處都感覺教育經費的困難短少，同時在經濟方面的浪費情形却甚足令人驚異。——當然，此種浪費不見得都是有意爲之，然而事實方面的表現確是浪費，無法諱言。

關於高等教育的改進問題，自民國二十年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視察後，即有所建議，二十一年十一月教育部似對其建議有相當採納，在『整理教育之說明』（見中國第

一次教育年鑑)中，詳陳清議，實際方面對於平津高等教育曾一度加以整頓，惟因積習太深，情形複雜，結果收效甚微。近年教育部對於高教整頓之努力成就，我們固然不能一筆抹煞，只是大體而言，一切主要的浪費情形却是依然如故。

『浪費，浪費！』『不合理，不合理！』近來大家都這樣異口同聲的嚷，可是究竟浪費，不合理到了何種程度呢？對於這個問題，很少看見有人提及。倘若有人走出來說：『拿證據來！』那末我們這批空嚷『浪費』的朋友們都未免會張惶失措了。

不久以前，我花費了幾天的工夫，去搜集『證據』；根據事實從學系與學生人數，教員人數與學生人數及經費支配情形等方面加以分析。分析估計的結果，現在不防簡略的報告一下：

(一) 學系與學生人數：

A 用粗略的分析估計方法所得，現因各校學系互相重複，各系人數往往過少，已設之學系，實有五分之四屬於浪費，即僅有現有學系數目的五分之一即足容納現有之全部學生。

B 用比較精細的分析方法，作退讓一步的估計，現有

學系也有五分之三屬於浪費，僅留現有學系數之五分之一即足用。

上面用學系作為估計之單位，係因一學系之教員人數與功課時數在理論上不因學生多寡而有所增減，同時學系在經費支配上亦頗合作為估計的單位。

(二) 教員人數與學生人數

A 根據教育部的估計(見二十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現有教員有半數屬於浪費，現有教員七千零五十三人，若分配得當，則四千餘人已足敷用。

B 若教員人數與學系數目之增減為正比例，則依(一)A估計，現有教員人數有五分之四為浪費；依(一)B估計，則有五分之三為浪費。

C 波蘭每一教員教學生五十人，我國則每一教員教學生約六人，若我國亦照波蘭辦理，則現有教員人數有八分之七屬於浪費。

(三) 經費緊縮之估計

A 若按裁去現有學系數目的五分之四計：

I 教員俸給一項，每年可節省全部高等教育經費的百分之四十，大學之部約可節省一千萬元，高等教育全部可省一千三百餘萬元。

II 就全部開支論，（設備費及工餉不減縮）則每年可節省全部教育經費的百分之六十，大學之部可省一千四百萬元，高等教育全部可省二千萬元。

III 就學生每人歲估費言，若按現狀計，每生歲估費為七五三·〇四元，如學生人數增加至現有人數之五倍，則每歲需一七九，三四八，七五五元的教費，可是若充分利用現有學系設備，可增加學生人數至現有人數之五倍，而經費可敷，是則每年無形中可節省一四五，七九二，五一八元。

B 若按裁去現有學系數目的五分之三計，則應按上項所估計得之各種可節省的經費數目，一律都打一個對扣。

C 就設備而言，若把全國高等教育機關縮編為五個大規模的多科大學，在現有經濟狀況下，每歲一校可得設備費一，二七三，九五六元，此數比現有全國省立九大學之設備費總數多約十四萬元，比現有私立獨立學院三十四學院之設備費總數約多五十萬元，比私立十九大學之設備費總和少約二十萬，比國立十三大學之設備費總和約少一半。

本問題因內容複雜，搜集材料亦困難，上面所報告的分析估計的結果，當然不能認為是百分之百的準確，不過

我們有一種粗略的估計，當然比憑空的說『浪費』『不合理』要妥當些。讀者看見上面所估計的浪費的不合理情形不知作何感想？當著現在國困民貧之際，事事總宜以最低量之財力獲最大之效果為原則，教育當亦不能例外。尤其是在現狀下談改進教育，若望教費增加，必十分困難，如把現在已有的經費善為處理，亦未始不可以使教育有所改進。

最後附帶說一句話，關於高教改進問題在此處為篇幅所限，不能詳論。作者已將此問題分析結果撰成『我國高等教育改進之量的估計』一文，不日將在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上發表，讀者如對此問題有興趣，可以參閱。

七月十三日於北京大學。

（二）大學地點的分配和合併問題

宋懋炎

看過叔永先生的『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和王伏雄先生的『合併國立大學芻議』二文後，對於二君的熱忱很足令人高興。不過有幾點，很有討論餘地。今敢獻芻蕘。

（一）大學地點分配問題。鄙見不能說牠不合理，因為並非中國各地文化水準已皆齊一，需要又均相同，而硬生生的武斷的把大學分配在一隅之地的。大學應集在滬平京

粵等大都市，是由於客觀環境的需要。正如在西北西南（廣義的）一大片地區之內，沒有一個大學，同樣是環境的原因。憑空欲使所謂地點分配合理化，那是不可能的，馬上遷一座大學到新疆到甘肅甚至陝西或貴州，欲使學生程度保持與全國第一流大學相等而不低落，在當地你能招到幾個修資格的學生？在全國著名大學裏，新青甘寧等地籍貫的同學，由他原地中小學教育出身的，幾乎等於鳳毛麟角。這是事實，這樣要如所謂大學分配合理化，成嗎？

要使所謂大學地點分配合理，很顯明的，第一要使落後的處所，文化水準提高，那末首先須於小學中學致力。實際上欲使甘青寧等地的中學甚至小學與蘇滬等地的程度相若，能否辦到，大是問題，因為這已經牽連生活和經濟方式的問題了。在新疆在青海在西康等等，人們多半還把使小孩上學看做應差咧！許多文化水準較高的地方，上學有膏火資有津貼，上學的人仍是個不踴躍。不是都由于貧窮，大半士財主士會也同樣不願他們的小孩入學。然而在資本主義侵逼深入之地，像蘇浙粵冀等省，借貸賣地典質得款來上學的，却不在少數。

叔永先生說：『我國大學地理上分佈的不合宜，不但國立大學如是，即私立大學亦未嘗不如是』。這情形是無

足置怪的，這是必然的，因為這正是客觀的環境需要啊！西北陝甘察綏等地是天主教的世界，在這六七百萬方里地區以內，他們只多辦小學，連中學已少；而偏偏建個輔仁大學在北平，爲的是甚麼？

單有寮校舍沒有學生，那里辦得成大學？鄙見以爲現在大學地點分配不能說是不宜或者不當。我們如果不單單打開地圖一看就算數，爲稍研求事實，我們就可了了了。

歷史上的理由，我意也不能算數，實際當初首立之時，亦即選的些當時文化水準較高及較開明繁盛的處所，像平京漢粵成都等地，可以說在當時較爲需要，此後諸地情形未改，并且日漸『繁榮』，所以發揚光大罷了。假使環境變成不適，這些學校早應關門大吉。你看繁盛一時的樓蘭還有居民嗎？揚州仍有乾嘉之盛嗎？凡事物沒有不依環境而變遷的。

叔永先生也承認境境上及物質上是其一由，但他不認爲這是主動力，及目前『大學分配地點不當』，是自然形成，而認爲那的確是不合宜妥當，鄙見與其不同者在此。

(二)合併問題，王先生所言集中教學人才，擴充學備兩點，大致可以承認；但是否能如王先生所說：『他（學生）的成績，必定比現在要高出數倍。』及是否容易辦到

，大是問題。第三點可使學生生活團體化，我不能同意。在清華三十人的一班課，同上一年的同性同學未交過一語的；宿舍相鄰一二年，日日相見，不曾談過一句話的，不是希罕的情形。團體生活到底是甚麼呢？就使搬離城市，能生活團體化，那也不能算做合併之功吧？外此，合併的弊與困難亦不可忽略。鄙見所及，有：

(1)校風各校多少都有些不同。有些學校學生比較活潑好活動，有些學校學生則沉默不問外事；有些學校學生是守死紀律死服從，有些學校學生愛找理由反抗；有些學校學生比較講究而西方氣味厚，有的學校學生則馬虎隨便而古國風味濃，有的學校管理方法是專制式的，有的學校營理方式是採民主主義，比較自由；諸如此類，究竟誰比較好些適宜些？（若一校學生勤讀，一校則否，這類事自然是毫無過慮與討論之餘地是取前者的，）像上面所列的，就大成問題了。不會汰『滓』存『精』嗎？根本各人所謂『滓』『精』的看法與意見，就不會相同。從大多數？歷史與經驗告訴我們，大多數不定是對的是可靠的，要解決這問題，難了！真難了！折衷吧？拆衷便另是一個樣式，本來有兩個以上的樣式，由二以上變成一，伸縮範圍變狹，而重要性則增兩倍以上，如北平有四國立大學，使有一

家校風不合，其影響則僅及于一校，如四而合一，則影響于全體，發生好或壞影響的機會，在算學上雖是相同，然而危險性大了。我以為很有些像獨裁政治的情形。

(2)課程在各學校亦大有分別的，其注意點亦大有不同。就以北大清華而論，北大文科重自由念書，故結果程度大有出入，清華則穩重些，注意平均整齊，少山高，也少水低。北大重專攻，清華則重基本訓練重外國文。又如清華歷史系重西史，北大則否，這些又是誰適宜誰不適宜？其難於解決和合併後的危險性增大，還怕不是和(1)相同。然而這我們又安能忽略？

(3)就事實講，同是國立大學，各校學生程度懸殊很甚，也是不可不知和不必諱言的事實。比如A校投考者四千，B校三千，C校二千，D校一千，而所取人數相若。考試雖不十分可靠，然而大致尚可靠，A校學生程度與B校雖已相差，但不過遠，與C校以及D校相差，可就不能算小。因為考試之不能絕對可靠，故在目前，無論何校，程度已有不少差異。假使此三四校合併，那末，你看吧！教師教學的困難，顧上等者則中下遭殃；顧下者則中等的已不感興味，上者有時簡直可無須讀書；大致仍以顧中等者多，然而下者被拖得力竭神疲，但上者以無努力之必

要，多呈敷衍之象，兩均不能討好。這損失怎樣補償？

(4) 減少學生選校機會，比如目前我愛隨自己的意念書，我可以上北大；我如果不怕忙，我就可以上清華。A校你如嫌太呈死氣，你就可以入有活氣的B校。……合併後情形就不同了。如果北平四合爲一，你要選你得跑到南京或者上海。武昌廣州也說不定。總之，你的選校的機會減少就完了。

(5) 減少學校間競爭與比較的機會，事物的進步，競爭與借鑑，似乎是少不了的。無匹敵，就少競爭；獨自個兒，就少比較，少切磋，那末前進即難。固然，即使任何一地，只許有一國立大學，但私校仍存，然而競爭與比較總是減少了。並且有很多私校不足與國校頡頏的，若是，競爭與比較就難言了。即不如此，其機會減少，却仍舊是事實。

(6) 『三個中國人在一處，就生問題。』雖屬言之過甚，但組織愈大人愈多，糾紛乃愈多，是自然之理。說

今日每一大學，仍免不了暗鬥，似乎話嫌籠統，但可斷言

不是不帶相當真實性的。黨派門戶之見，能容易消弭於這個環境下中國人嗎？加之在今日思想紛歧之候，假使這一校是談中國本位，文章非文言不看；另一校則主西化，提倡白話，你能使這兩派人相合真的『河水不犯井水』嗎？甲校是講羅素，乙校則談馬克司，你又能使他們能和衷共濟？蔡元培先生曾經用過萬象包容主義，然而骨子裡仍免不了『西風壓倒東風。』但是今日情形更是大變了。這項似乎爲我的『過慮』，可是，却有叫人要過慮之處，我意對此問題也應與以相當珍視。復此，學生方面也有問題。末了，我意並非反對國立大學合併，雖則現在我也不贊成。我認爲這是一椿頗值得詳細討論而後始應得結論，假使得正的結論，亦應十二分審慎施行的一個問題，鄙意以爲此與『學年應否縮短問題』幾有同樣重視的價值。

一九三五，七，十二，於清華園。

☆ ☆ ☆ ☆ ☆

編輯後記

編者

我們很感謝翁文灝先生在百忙中替本刊寫這篇『整頓

內政的途徑』。他的首篇『整頓內政之必要』，載本刊第

一五八期，閱者可以參看。

張熙若先生的『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是一篇歷史家的預言。歷史家的預言，與他種預言不同的地方，歷史家是據既往以測將來，也就是執因以求果。所以在我們指出果的必然性時，也就是指示因的重要性。這一層希望讀者注意。

我們上一期發表了潘光旦先生的『論自信力的根據』一文，恐怕本刊的讀者還有不曾見到吳景超先生的原作的，故此期特轉載吳先生的『自信力的根據』以見問題的各方面。

記得從前有人懷疑女子教育，對范靜生先生說：『女

子總是要結婚的。結婚生子之後，她的教育還有甚麼用處』？范先生的答語最為明快。他說：『即使爲了家庭與兒童的緣故，女子也是應該受教育的。我們不看見美國的家庭，大多數是比中國的家庭整齊優美的嗎？』這一句話，無疑地是可應用於中國目下情形的。因讀衡哲女士關於女子教育的短文，想起了范先生的這一句名言，特附記於此以供國內討論女子教育者的參考。

關於大學合理化問題的討論，我們收到了兩篇各有見地的文章，現在都在本期內發表。張孟休先生是北大教育系的助教，朱懋炎先生在清華大學史學系肄業，附此紹介一下。

本前 號三 目要

第一五八號

國立大學的合理化問題

叔永

合併國立大學獨議

王伏雄

整頓內政之必要

翁文灝

中選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

君澤

用名同說話(通信)

張申府

介紹兩種青年的讀品

衡哲

編輯後記

第一五九號

復古與獨裁勢力下婦女的立場

陳衡哲

反躬自問

之邁

中選問題我們應有的態度(續)

君澤

新刑法二二九條之實施

紀清漪

『希臘擬曲』(書評)

羅念生

編輯後記

第一六〇號

國格與人格

叔永

論自信力的根據

潘光旦

論農村工業

鄭林莊

全盤西化的辯護

陳序經

答陳序經先生

胡適

關於兒童問題的兩封來信

王榮東

(一)補充陳衡哲先生的

王榮東

(二)不忍想象的兒童人

王一天

自由的方法(書評)

吳景超

編輯後記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等欄，而「電訊」、「實業」、「北平新聞」等欄，及「週刊」、「週報」等，均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每月一元
(國外)每月一元二角
(香港)每月一元
(澳門)每月一元
(新加坡)每月一元
(檳榔嶼)每月一元
(仰光)每月一元
(倫敦)每月一元
(巴黎)每月一元
(紐約)每月一元
(舊金山)每月一元
(芝加哥)每月一元
(聖路易)每月一元
(聖多明各)每月一元
(聖地牙哥)每月一元
(聖胡安)每月一元
(聖佩德羅)每月一元
(聖費利佩)每月一元
(聖費利克斯)每月一元
(聖費利佩)每月一元
(聖費利克斯)每月一元
(聖費利佩)每月一元
(聖費利克斯)每月一元

第二卷 食貨半月刊 第四期

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大綱與方法
中國上古各地物產
再論「一晦三圃歲代取」
宋代的職田
編輯的話
中國經濟社會史重要論文分類索引(一)

定價：零售每冊大洋一角 預定全年國內連郵二元國外連郵三元
發行：上海福州路新生命書局
分發行：南京 北平 武昌

農行月刊 第二卷 第七期 目錄

最近美國農業之調整
日本產業組合中央會概況(續)
農業經濟及合作
農村合作運動
農村合作實際問題
農村的合作問題

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期一元五角
預定處：鎮江中山路農民銀行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續)
凌雲漢閣筆記
林琴南先生論畫
冀豫會匪記

第一卷 正半要 風刊月目

氣節立國論
意大利所得稅之研究(續)
白銀問題及其對策與世界未來之大戰
計劃經濟與自由經濟中的投資問題(續)
十年來日本的工業及其貿易的進展
中國農村復興的途徑(續)
人口思想史(續)
孟子性善論的檢討
先秦楊朱學派(續)
明顧憲成師袁崇煥傳(續)

定價：每冊訂價二角五分
發行：漢口市商會內商業月刊社
分發行：國內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二卷 漢口商業月刊 第七期 目錄

市應全體育以隊水災
保險業法中華洋合資問題
四面楚歌中之漢口出口貿易
漢口錢莊業之今昔觀
湖北襄陽縣墾荒的始末
中國稻米供求的現狀(續完)
滙兌協定中實施滙兌清算的技術問題
廣告效力及其運用

定價：每冊訂價二角五分
發行：漢口市商會內商業月刊社
分發行：國內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景印四庫全書四種

- ▼ 皇祐新樂圖記 一冊 大六另裝
- ▼ 紹興州縣釋奠儀圖 一冊 加洋三元
- ▼ 家範 一冊 六角
- ▼ 欽定補繪通典從離離全圖三冊 元六角

圖書館利用法(圖書館學叢書)……三冊
N. Brown著 呂紹虞譯
現代心理學……高學敷著 八角五分

中國保甲制度

- 美國行政動向論(行政院行政叢書) L. D. White著 孫澄方譯 一元四角
- 美國之透視……江康黎著 二角
- 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蕭文哲著 六角
- 戰時統制經濟論(國立編譯館出版) 蔡武夫著 陸毅孫譯 三元三角
- 匯兌統制(經濟叢書)……B. B. 著 九角
- 中國近七十年教育記事(國立編譯館出版) 丁致道林編 二元二角 新聞紙一元三角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書叢學大~~~~~

|                                     |                                      |                                      |                         |                            |                           |
|-------------------------------------|--------------------------------------|--------------------------------------|-------------------------|----------------------------|---------------------------|
| 高等代數學通論 M. Bocher著 余介石譯 精裝二元八角 平裝二元 | 電子 R. A. Millikan著 鍾問譯 精裝一元八角 平裝一元二角 | 數理經濟學大綱 J. K. Mehta著 胡澤譯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一元 | 造園學概論 陳植著 精裝一元八角 平裝一元二角 | 最新實用製革學 李仙舟著 精裝二元四角 平裝一元七角 | 電熱煉鋼學 王懷琛編譯 精裝二元八角 平裝一元八角 |
|-------------------------------------|--------------------------------------|--------------------------------------|-------------------------|----------------------------|---------------------------|

- ▼ 百科小叢書
- 時間空間與運動 C. D. Broad著 秦仲實譯 四角
- 婚姻法……曾友豪著 一角五分
- 物理學小史……鄭太朴著 三角
- ▼ 國學基本叢書
-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清阮元撰 清俞樾著 一角五分
- 諸子平議……清俞樾著 九角
- 穀梁補註……清鍾文蒸著 二冊一元二角

- ▼ 工學小叢書
- 工業用水清潔法……許雲樵編譯 二角
- 酒精……陳勵聲著 一元二角
- 養鴿法……馮煥文編 二角五分
- ▼ 世界文學名著
- 三人……鍾石草譯 二冊一元八角
- 傲慢與偏見……楊繡譯 二冊一元
- J. Austen: Pride and Prejudice
- 帕利小姐……李葆貞譯 八角
- E. H. Forster: Pallyanna

- 工作學校要義(中德文化叢書) Kerschens' einser著 劉鈞譯 四角五分
- 中課外活動(師範叢書)……陳重寅等編 五角五分
- 學勞作叢書(工藝類)……虞哲光編 每種一角
- ▲ 小家庭模型
- ▲ 小交通模型
- ▲ 小兵隊模型
- ▲ 小動物模型
- 金文續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叢刊) 容庚編 二冊三元三角
- 石鼓釋文……強運開審釋 二冊一元六角
- 說文古籍三補……強運開輯 二冊二元
- 微分方程式……P. B. Co.著 余介石譯 三元二角
- 新推理解學解法 滋賀多喜雄著 岑維球譯 九角
- 中國鄉村衛生問題 李廷安著 八角
- 蚊蟲防治法 李鳳孫等著 一元三角
- 藝用人體解剖圖 張宗萬譯繪 二元二角
- 姚惜抱先生文稿……肥廬盧收藏 六角
- 五聲音階的鋼琴教本(國立音樂專科叢書) Tcherepnine編 一元二角
- 中國地方誌綜錄……朱士嘉編 三冊二元八角
- 卡本德阿拉斯加……余紹擘譯 八角
- 世界遊記 莫爾根等著 曾寶旆譯 八角
- 現代名人成功之分析……陳啓天著 二角五分
- 商鞅評傳(國學小叢書)……梁修慈譯 六角
- 伊藤博文傳……久米正雄著 六角
- 英文世界若安達克……K. R. Green編 四角
- 名人傳記 Famous Folk Series Joan of Arc
- 林白自傳(航空叢書)……潘樹藩譯 六角五分
- 徐孟飛譯



英語會話 English Convers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分五角五 編源錦張

### 政制改革的必要

陳之邁

### 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

錢端升

### 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

吳景超

### 平綏路旅行小記

胡適

### 編輯後記

適之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 | 知行書社 | 代 |
| 天津 | 大華書局 | 華北書局 | 代 |
| 上海 | 北平書局 | 北平書局 | 代 |
| 南京 | 新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代 |
| 蘇州 | 蘇州書局 | 蘇州書局 | 代 |
| 杭州 | 杭州書局 | 杭州書局 | 代 |
| 廣州 | 廣州書局 | 廣州書局 | 代 |
| 汕頭 | 汕頭書局 | 汕頭書局 | 代 |
| 廈門 | 廈門書局 | 廈門書局 | 代 |
| 福州 | 福州書局 | 福州書局 | 代 |
| 衡州 | 衡州書局 | 衡州書局 | 代 |
| 長沙 | 長沙書局 | 長沙書局 | 代 |
| 南昌 | 南昌書局 | 南昌書局 | 代 |
| 九江 | 九江書局 | 九江書局 | 代 |
| 漢口 | 漢口書局 | 漢口書局 | 代 |
| 武昌 | 武昌書局 | 武昌書局 | 代 |
| 武吉 | 武吉書局 | 武吉書局 | 代 |

#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二號

民國廿四年八月四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政制改革的必要

陳之邁

首都近日最令人痛心的現象是在這天災人禍交襲的時候中樞簡直沒有負責的人。自從汪院長抱恙以後，內政外交失去了一個重心，除因公不在京者外，別的人物也不肯積極負起他們肩上的重責，遊山的遊山，消夏的消夏，考察的考察，以致訓政時期主權所寄託的中央政治會議，都由次要的人物來敷衍維持，勉強支撐着殘局。我們看了這種情形，真是日暮途窮的情況。

近來很多人說留心政治的人不應該侈談政制，辯論民主獨裁，不如注全力於行政效率的提高，員吏制度的確立，來奠定現代國家的基本。持這種見解的人看了目前中央一蹶不振的可憐狀態，也許要稍稍改變一下他們的主張。在國家承平的時候，政府定下了幾個不易的政策，向前邁進，即使政局稍為不穩，政潮時時起伏，如果有一班循謹奉公的公務員是能把政府維持到相當滿意的程度的。法國便是一個最顯明的例證：它的內閣雖然五日京兆，議員雖然跋扈囂張，它有幾個牢不可破的內政外交財政傳統政策，無論內閣怎樣此仆彼繼，這些政策大家總是相信，總是

奉行；它有一個相當健全的員吏制度，裏面有許多老練的幹員，有許多湛深的專家，重要如總理部長也得唯唯聽命。然而我們目今既沒有傳統的或具體的政策可言——有則是絕對辦不到的夢想，又沒有健全的員吏制度，當政的所謂領袖們則連抱殘守闕的決心都沒有而紛紛散去，我們便不能不問問這究竟是什麼毛病。

我以為在種種原因之中，一項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根本有不妥當的地方。我們現在是一黨專政的時期，似乎是應該權力集中的，負責有人的。晚近外國攻擊議會政治，提倡獨裁的理論，正是鑒於在議會政治之下，政黨太多，內閣常是組合的，或一個機關的政黨色彩和別的機關不同而時相傾軋，事到臨頭組合內閣的份子意見不一，產生不出一貫的政針，或找不着功過之所在。所以主張獨裁的人便要一黨專政，而專政的黨內部應有全黨一致服從的領袖，不服從便得處死。我們現在號稱一黨專政，國民黨又是模倣蘇俄共產黨組織的，然而我們却仍然陷入散漫鬆懈，畏頭縮尾的局面，真令人起畫虎不成反類狗的感想。



依我個人看來，我們現在得打開窗戶說亮話，承認現在中國當政的國民黨，不能和別國獨裁的政黨同日而語，因為它的內部組織不健全，派別是很紛歧的，並且沒有一個集團有力量消滅其他的集團，不特在各省如此，在中央亦是如此。這是明顯的事實，只是沒人把它說破，並於說破之後設法使政治制度適合這個既成的事實。我們號稱一黨專政，為什麼黨裏還有人喊叫獨裁？如果黨的組織嚴密，有別國獨裁政黨的紀律，我們不必喊叫獨裁，獨裁已是事實。在一黨專政的國家裏還有人喊叫獨裁，那是專政的政黨內部不夠健全的表现。承認了這些事實，我們便得改變我們的制度來適應它們，我們不可掩飾無可掩飾的事實，更不可希冀事實變易來遷就我們的制度。

我的意思并不是說現在要開放政權，叫別的人組織別的黨在國民黨的臥榻之旁鼾睡。這是不可能的事實；在民主政治未曾確立以前沒有主權者來裁判那個政黨應當執政，那個政黨應當下台，現在去玩民選的把戲是不會比民初或民二十高明多少的；事實上我們目今也找不到一班人能組織一個政黨和那創造共和提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抗衡的，勉強開放黨禁只有重新開演民初黨派合縱連橫的怪劇。我只是說我們應該公開的承認目前國民黨內部分歧的狀態

，而令制度去適應這種狀態。這種光明磊落的態度未始不是國民黨自拔自救的一個良好的時機。我所提倡的不過是黨內的民主政治。

在訓政時期約法和國民政府組織法下，政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治權機關各自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國民政府主席則不負責任。這是家喻戶曉的。但是既云負責，究竟責任怎樣負則沒有明言。如果中執會開全體會議時對行政院不滿意，行政院既一切大政均取決於行政院會議，是否聯帶辭職？如果是聯帶辭職，新的行政院怎樣產生？這些問題，法律既沒有規定，習慣也沒有養成，我們都無從知道。但是這些問題沒有方法解答，是釀成目前半死不活的局面的根本因素，因為目前的局面正是一個政府沒有辦法的時候，新的政府產生不出來的局面；正是缺乏政府正式更替方法的局面。

醫治這種可怕病症的藥品是承認國民黨裏各種派別，讓它們組織起公開的集團，在孫中山先生遺教的大前提下，提出具體的應付內政外交的策略出來，大家公開的在中執會前面去競爭，由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中執會揀選一個集團來組織政府；政府組成之後，中執會或它的政治代表機關中央政治會議要嚴格地督率政府，勵行它標舉

出來的策略；它如果不切實奉行它的策略，或奉行而不收良好的效果，中執委會可以去掉它，另外推出標舉另外一種策略的集團來組織政府。

同時，現在中政會的組織也得改革，我們不能讓當政的人同時也是中政會唯一的或最中堅的分子。這樣便沒有責任可言——自己是不能對自己負責的。現在政府中人口口聲聲說他們向中政會負責，例如在顧孟餘氏彈劾案時汪精衛氏所發表的書面談話便徵引國府組織法來反覆申說負責。然而實際看來現在的政制是等於不負責任的，在大難臨頭的時候行政院和中政會都一齊跑掉，正是因為監督者和被監督者，負責者和負責的對象，都是同一班人。所以補救這種弊病的方法是把這兩個東西分開，中政會要放得大些，限於能在首都長川居住的人，至少要代表兩派以上的中執委，即國民黨裏兩個以上的集團，隨時隨地勵行監督政府，督率它履行標舉出來的策略，兌現它開的支票。如果它不履行，或履行而無效，即支票是空頭支票，或兌不出現來，中政會可以召集中執全會來作更替政府與否的決定。

這種改革後的政治制度是具有民主政制的真精神的，中執委會之是否代表民意，或離開民衆的遠近是另外一個

問題。民主政制的根本原則在有合法的方法——和平的方法——來更換政府，一個政府下了台有法子找別的政府，不致陷入無政府的狀態，而同時一個大家都不滿意的政府（所謂大家或指公民全體，或指一部分公民，或指中執委）有方法迫它下台，而這方法不是革命或暴力。我們不必迷信民主政治，也不能承認常常會使政府——尤其是國難嚴重期間的政府，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政治制度，是良好優美的。我們目前的態狀正是無政府的狀態，如果我們不是克魯泡特金的崇拜者，在這多事之秋，是忍無可忍的。我們不能讓一種法律和事實不符，行不可行的制度把我們的國家斷送掉。

除此以外，這種政制還有幾層好處：

第一，它是承認現實的，不是虛掩事實的；

第二，它貫徹現在根本法的真精神；

第三，它把現在黨裏的暗鬥改爲明爭，使政治成爲比較上光明一點的勾當；

第四，它產生有紀律有策略有組織的集團，公開競爭，使有過失時無從辭咎，有成效時無從爭功，造成真正責有攸歸的局面；

第五，它使政治趨向清廉，因爲刮地皮，用私人，賣

官鬻爵也是受監督的。

我們相信在目前的環境之下，第一要有強有力的，有策略的，肯負責的政府；我們也相信具有那樣光榮悠久歷史的中國國民黨也不是不出力的，不肯積極負責的。我以

爲這種在黨義黨治根本法律原則下的改革是國民黨當前一個足資參詳的改革。

二十四，七，二十六。

## 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

錢端升

團結——領袖——改制、

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本爲「九一八」的產物。沒有「九一八」，也不會有甯粵一爐共冶的四屆中執會。他的首先幾次的全體會議更無不與國難息息相關：

地，提出一些有實行性的建議；空洞地督責六中全會是沒用的，公正的，有力的，有實行性的建議纔是一百六十餘個中央委員們所需要的糧食。

第一次會議（二十年十二月）產生了所謂國難政府；第二次會議（二十一年三月）是淞滬之戰的善後會議；第三次會議（二十一年十二月）所採納的決議加速了熱河的被侵。只有第四次（二十三年一月）與第五次（二十三年十二月）的會議則爲應付西南的局勢而召集。

現在第六次全體會議又決定於九月下半月召集了。國難日深，西南的局勢亦迄未有明顯的改善，我們萬不能再讓六中全會蹈已往幾次全會的覆轍；我們必須扶助六中全會，使有成績；我們應趁此兩月期間，有勇氣地，不自私

我所要建議的可以分作三點來說：第一黨內各派應在同一的領袖之下團結起來；第二，這領袖不應是獨裁的領袖；第三中央應有一個有力量有效率的決議機關，決議一切國家大計，參加決議者不得兼爲執行者。中央的政制不能不改，不改則既不能團結，更不能禦侮。但制與人又有密切聯帶的關係，空談制度而不問人事，是無裨於實際的。惟有兼顧以上三點，才能有一個統一的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現，亦惟有有了一個統一的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談到解除國難。

☆ ☆ ☆ ☆ ☆ ☆ ☆ ☆

何以團結應以一個領袖爲中心呢？這理由甚多。第一，我們此時確實需要一個最高領袖。一個民族意識很高強，政治能力很發達的民族，遇到非常的事變，往往尙須賴一個最高領袖來領導解救國難；民族意識十分薄弱，人民政治力量十分幼稚，而國難又萬分嚴重的我國自更非有一個最高的領袖不可。這是很淺顯的道理，即使關心民主主義的人們也不能加以反對，因爲在國家垂亡之時，救國是急事要事，而民治則爲可緩之事。

我們現在所應問的，倒不是原則上應不應有一最高領袖的問題，而是實際上（一）黨內有沒有人配做這樣一個領袖及（二）黨的真正團結能不能容許他做領袖的問題。

誰都承認蔣介石先生是黨內最有實力的領袖。不過這還不够。要做此刻中國的最高的領袖，第一必須黨內各派一致的擁護；第二必須黨外比較開明的各派，一致的承認。換言之，最高領袖須爲全國人民所服從（背棄祖國，另有所圖者，自然除外）。但要得到黨內外一致的擁護承認，則又決不能單憑蔣先生現有的實力，而須兼具領袖的氣度和才能。黨內外向來不滿意蔣先生的人們容或不肯承認他有此氣度，有此才能，但他們至少也應公認他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五六年前他的武力統一的政策，他的急於

求功的設施，我個人也嘗引爲失着，但這幾年來的沉毅堅苦，和平寬厚，已使他成了另一個人，使他能擔負以前所不能擔負的大任。當然，他仍有許多缺點，但歷史上的偉大領袖，及民族英雄，在成功以前，又那一個不有缺點（我敢說蔣先生做領袖的資格不會比在意大利埃及做統將時的拿破崙，在紐吉賽邦做邦長時的威爾遜，以倒閣爲能事時的克利莫櫻爲下）。如果我們生長在太平之世，某人配不配做一最高領袖的問題，根本就不會發生。但我們今日既然急須有一個領袖，則我們又安能因蔣先生之未合理想標準，而有所遲疑，而使此多難的國家長陷於無領袖，無中心的狀態中呢？

至於黨的真正團結，能不能容許蔣先生做最高領袖，則是一個較難確定的問題。七八年來，黨的分裂，黨的不團結，幾無一不以反蔣，或不與蔣合作爲主因。但所謂反蔣或不與蔣合作者，並非反對蔣在黨中居領袖地位，而是反對蔣居最高領袖地位。胡展堂先生三年來的真實態度便是如此。如果蔣派能放棄擁蔣爲最高領袖的成見，則胡殆早已在京服務。如果不放棄這成見，則六中全會殆仍難於完成大團結的使命。但是最高領袖的需要既如上述，則我們也絕不能因求團結而有所犧牲。

我們也不必過於悲觀。我深信，如果蔣先生自己及擁他的黨員們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而輿論又能力促黨內非蔣各派放棄成見，以共赴國難的精神，擁他爲領袖，則非蔣各派將失去其反蔣或不擁蔣的理由及依據。關於蔣方自處之道，下面當另有論及。關於輿論努力之道，則我以為非黨員，不反蔣，而又多少能領導國民的人們，（即向日對政治多少守着獨立的智識份子及職業份子）應首先明瞭我國今日所處的危機，蔣先生的能力，以及野心國家利我無領袖且不統一的居心，而不羞怯地，并無所求地，主張國民黨全部以蔣先生爲中心而團結起來，主張六中全會完成這早應完成的團結。

☆ ☆ ☆

根據以上所說，就發生獨裁與不獨裁的問題。中國應實行獨裁制麼？蔣先生應爲獨裁者麼？我的答覆俱是反面的。

關於極權主義，民主政治，及獨裁政治的優劣異同，在此地我不願有所討論，因爲此中涉及許多在在可以發生爭論的定義。蔣先生在日後是否應做獨裁者，我現在也不討論，因爲那要看日後的變化。我現在所要說的僅是：蔣先生此時不宜亦不能爲獨裁者。配做且應做最高領袖的蔣

先生既不爲獨裁者，中國自然也不能有獨裁制。

蔣先生不應做獨裁者的理由甚多。第一，從上面我們可以推衍而得，蔣先生獨裁，則黨不能團結。第二，歷來獨裁者之所以能獲獨裁，不外兩種原因，不是驚人的成功，便是法律的賦予。拿破崙的獲得獨裁是由於赫赫的武功。威爾遜的獲得獨裁是由於憲法上所設大元帥的作戰權。就是希特勒的獨裁亦基於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選舉大勝利。法律的賦予在中國既說不到，驚人的成功，無論文治或武功，則尙有待於更大的努力。第三，國際的形勢亦不容我們此時有一名至實歸的元首。野心的國家固希望我們有一這樣的元首來簽訂喪權失地的條約，但他絕不會許這元首來復興國家。所以就對外而言，我們絕不能行獨裁制。

自去年二月以來，國內已發生多次鼓吹獨裁的運動，但身居其衝的蔣先生則不但未爲所動，且嘗明白否認其需要及適當。（見去年二三月蔣覆大公報電。）蓋國內外的形勢，他看得最是透澈，所以見解也最是正確。我以為真正愛護蔣先生者此時不應再炫於希特勒輩在國外所享的虛榮，而應積極的助他發展他的救國的實力，消極的使他少受國內外的責難，好意的指陳他的缺點。微特他自己此時不要獨裁，即使獨裁制度此時即能實現，亦僅足以增加各

種的糾紛而已。

既然中國此時不宜有獨裁，既然蔣先生亦不欲獨裁，則蔣先生在實力上，在聲望上，在民望上，在道義上，儘可是黨國最高的領袖，而在名義上此時絕不宜爲總理及總統。做中國今日的最高領袖務須做事比普通領袖多，責任比普通領袖重，而名義及享受則無別於別的領袖。必如此，黨才能團結；亦必如此，黨及國才有可資憑藉的中心。然則這不居名而有其實的最高領袖，將何以維持其地位呢？除了國內輿論務須推崇擁戴這最高領袖，而使普通的領袖不敢有損及他的權威的行動外，我們更建議將中央政制加以修改。

☆ ☆ ☆ ☆

中央現行的政制既不合政治學原理，又不適目前的國情，無怪其既無力量，又鮮效率。

歷史教訓我們，有實力的政府不外獨裁及民治兩種。我國此時既講不到民治，又不宜採用獨裁，則惟有另想一種變通的辦法。但中央現行的政制則絕不是一種辦法。

中央現行的政制，說完全的實話，是蔣先生與中央政治會議分治的政治。軍事及蔣先生所處理的其他事項，他有全權處理，中政會的決議僅是一種形式。此外的事項則

中政會有全權處理。（中政會中，除蔣先生不計外，汪精衛先生的勢力殆在任何人之上，但並不足以左右一切。）蔣先生所處理的事項，我們雖不能謂爲事事妥當，但如由別的機關處理，亦不見得能有較好的成績。不過此中有一極大弊病，即蔣先生所處理的事項，其一部分往往仍由別的機關繼續處理，以致法制與事權兩不統一，設置禁烟總監以前的禁烟事務即其一例。至於中政會所處理的事項則往往有責任不專，缺乏實力及效率的大病。

中政會的不健全有四大原因。第一，可以出席之人太多。除了全體中央執監委員外，尚有十餘特許列席的大員。在中政會議席上，出席的正式執監委員，列席的候補執監委員，以及特許列席的大員，實際上幾無分別。但人數一多，則實際參加會議者通常乃不逾三四十人。但此三四十人又不固定。本週出席的人與下週出席的人往往可以大異，於是中政會的討論乃不能有連續性可言。第二，出席者不能代表黨的力量。蔣先生以及許多任封疆大吏的委員大都均不出席。第三，參加討論及決議者即爲執行者，所以對於任何難事，缺乏勇氣，更缺乏超然的見解。例如今年四五月間所討論的減政案，雖則在原則上人人贊成，但因執行不易，中政會竟不敢通過任何澈底的案件。又如外

交案件，因為決議者就是執行者，所以稍為眼光遠大的見解便不能貫徹於中政會。第四，中政會委員在實際上太不平等，所以討論的價值大大減少。院長部長是委員，其直隸僚屬往往也是委員。小委員又何能與大委員抗庭辯論？

中政會議的弱點就是整個中央政府弱點。六中全會應加以改組而使之成爲一個十五人至二十人的會議（或取消中政會議名義而起一新名亦無不可）。這個會議的委員，多數應爲中央執監委員，而少數則不妨爲國內其他的領袖。整個的名單在實際上應由蔣先生會同黨中其他三四領袖預先擬定，但須由全會通過，以示黨治的繼續存在，非黨員的領袖，不妨由全會特予黨籍，以貫徹黨治的理論，且有張漢卿先生等入黨的前例可援。委員絕對不兼任任何官職，任何官員亦絕對不能參加任何決議。萬一中政會議與政府發生衝突，則由蔣先生會同兩方的一二領袖（如中政會主席及立法行政兩院長等）予以解決。

政府要員的產生一如中政會議的委員，和中政會議處

於平等的地位。但蔣先生的地位則較特殊。他一方爲中政會及政府的主要的產生人，但一方又爲政府的重員之一。他應繼續爲最高的軍事長官。其他的事項，得主管院及中政會的同意後，亦可劃歸軍事機關全權辦理；但爲保持行政系統起見，不應輕易支割。蔣先生應留意於大政方針的貫徹，及國民自衛力量的充實；但爲分工合作起見，應充分信賴其他人材來分司各部行政。二三年來南京各機關的缺乏推動能力是不足爲訓的。

根據以上的辦法，蔣先生的最高領袖的地位當會有所增進，但黨內其他的領袖當亦較多效力之處，所以黨的團結當亦較易。

我們的討論仍以黨治的出發點，因爲我們深信在此國難嚴重之中，維持黨政府的系統爲最方便的改良內政之道。充實黨的中樞，增加中樞應付外侮的能力，實爲當今的急務，而爲六中全會所可努力做到者。願國人羣以此來策勉六中全會！

## 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

吳景超

潘光旦先生，在「論自信力的根據」（見本刊一六〇期）

一文裏，把適應環境的能力，分爲三種：「第一種是積極

的，即對於環境能加以修正轉變，使比較永久的合乎人用的；第二是消極的，即僅僅能遷就環境，逆境之來，也能順受；第三是半消極半積極的，即用移殖的方法，來永久的躲避一個不良的環境，而另覓一個良好的環境。」中國人第二種適應環境的能力很大，潘先生是承認的。第三種適應環境的能力，潘先生在文中沒有討論，但看我們祖宗自黃河流域移殖長江及珠江流域的過程，及近代開闢東三省與南洋的經過，同時再看天涯海角，無處不有華僑，就是非洲東邊那個馬達加斯加島上，也能找得到兩三千我們的同胞，就可知道中國人第三種適應環境的能力，是無問題的。只有第一種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中國人是否可以站在上風，潘先生以為可以懷疑。我想國內與潘先生抱同樣態度的人，一定很多，所以願意對於此點，加以討論。

潘先生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可以把他分作三點來說：

第一，什麼是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

第二，這種能力是怎樣得來的？

第三，中國人是否富於這種能力？

關於第一點，潘先生已有註釋。所謂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便是「對於環境能加以修正轉變，使比較永久的合乎人用」。換句話說，便是「開拓，發明，建設，創造，與

一種利，革一種弊」的能力。在這些形容詞中，最可注意的，是「發明」兩字。我們能够修正環境，轉變環境，利用環境，控制環境，便是因為我們能够發明。發明的東西愈多，積極適應環境的力量也愈大。現在舉一個很淺的例來說。人類在數十萬或數萬年前，發明的東西很少，所以處處受環境的控制，而不能戰勝環境，當時的生活，一定是很危險，很痛苦的。其後弓箭發明了，人類利用環境的本領便加增了一點。再到後來，農業又發明了，利用環境的程度，更加深刻，同時生活也就更有保障。到了現在，發明的東西，與日俱增，所以人類利用環境，控制環境的能力，也愈加雄厚。由此看來，所謂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便是發明的能力。

既然弄清楚了這一點，我們便可進一步問：這種發明的能力，是怎樣來的？關於這一個問題，現在有兩種流行的見解，但都不很正確。第一種見解，以為需要是發明之母，我們在適應環境時，感覺到某種需要，就會產生某種發明來滿足他。這種見解，是不對的，因為從歷史上看來，感覺某種需要的時候，并不一定就有某種發明來滿足他。自從秦始皇以來，想要不死的人，不知道有若干，但誰能發明不死之藥？在古代行軍的時候，一定有許多人感到



交通不便的痛苦，但古代的人并不能發明輪船火車來滿足他。諸如此類的例，不勝枚舉。舉一兩個，便可證明此種說法的不能成立了。另外一種見解，以為發明是天才對於社會的貢獻。火車的發明，是由于斯蒂芬孫的天才；電報的發明，由于馬爾斯的天才；留音機的發明，由于愛笛生的天才。假如這一說可以成立，那麼那一國的發明最多，便是那一國的人民。富于天才的表現。但是這種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發明之多，乃是最近一二百年的事，但這一二百年內，我們無論從何方觀察，都不能證明人類在生理上有什麼特殊的變化，使天才忽然加增了數十倍或數百倍。反是，我們相信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其成份在過去數千年中，并無若何的變動。假如現代的社會中有天才，那麼在希臘羅馬的社會中，也一樣的有天才。但是古時的天才，發明的東西很少，而近代社會中，即非天才，也何以有發明呢？倭克朋教授，在他的名著「社會變遷」一書中，替我們解答了這一個謎。據他研究的結果，以為發明重要的原素，便是文化基礎。假如某國的文化基礎，已够產生某種發明，那麼發明將必然的出現，否則雖有天才，亦無用處。因為發明并非憑空造出一件簇新的東西，而是把舊的東西，給他一個新的安排。假如舊的東西，已經擺

在那兒，那麼給他一個新的安排，到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倭克朋對於他的學說最重要的證據，便是舉出了一百四十八種發明，證明每樣新東西或新理論，都不是一個人單獨去發明的，而是許多人在同年內，或前後數年間不約而同去發明的。由此可見時機成熟了，某種發明自然會脫穎而出。假如某甲不來發明，某乙也會來發明的。假如時機還沒有成熟，那麼就是十個天才，共同來想發明一樣東西，也是無濟于事。愛笛生能發明留音機，而希臘羅馬的人不能，并非希臘羅馬人缺乏天才，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基礎不够。

發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據于文化基礎，那麼中國發明的成績，所以不如別人，乃是因為文化基礎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麼欠缺，是很顯然了。我們現在正在吸收別國的文化，或者可以說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這一點能够做得圓滿，那麼我們自然也能够發明許多東西，與歐美諸國并駕齊驅。所以中國過去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太差，還是一個文化的問題，而非生物的問題。

也許有人要問，中國為什麼缺乏發明的文化基礎？這個問題如換一個問法，便是中國為什麼缺乏自然科學？回答這個問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願意提出幾個假設



# 平綏路旅行小記

胡適

從七月三日到七月七日，我們幾個朋友——金甸卿先生，金仲藩先生和他的兒子建午，任叔永先生和他的夫人陳衡哲女士，我和我的兒子思杜，共七人——走遍了平綏鐵路的全線，來回共計一千六百公里。我們去的時候，一路上沒有停留，一直到西頭的包頭站；在包頭停了半天，回來的路上在綏遠停了一天，大同停了大半天，張家口停了幾個鐘頭。這是很匆匆的旅行，談不到什麼深刻的觀察，只有一些初次的印象，寫出來留作後日重遊時印證的資料。（去年七月，燕京大學顧頡剛，鄭振鐸，吳文藻，謝冰心諸先生組織了一個平綏路沿線旅行團，他們先後共費了六星期，遊覽的地方比我們多。冰心女士有幾萬字的「平綏沿線旅行記」；鄭振鐸先生等有「西北勝蹟」，都是平綏路上遊人不可少的讀物。）

我們這一次同行的人都是康乃爾大學的舊同學，也可以說是一個康乃爾同學的旅行團。金甸卿先生（濤）是平綏路的總工程師，他是我們康乃爾同學中的前輩。現任的平綏路局長沈立孫先生（昌）也是康乃爾的後期同學。平

綏路上向來有不少的康乃爾同學擔任機務工務的事；這兩年來平綏路的大整頓更是沈金兩位努力的成績。我們這一次旅行的一個目的是要參觀這幾個同學在短時期中造成的奇蹟。

平綏路自從民國十二年以來，屢次遭兵禍，車輛橋梁損失最大。民國十七八年時，機車只剩七十二輛，貨車只剩五百八十三輛（抵民國十三年三分之一），客車只剩三十二輛（抵民國十五年的六分之一），貨運和客運都不能維持了。加上政治的紊亂，管理的無法，債務的累積，這條鐵路就成了全國最破壞最腐敗的鐵路。丁在君先生每回帶北大學生去口外作地質旅行回來，總對我們訴說平綏路的腐敗情形；他在他的蘇俄遊記裏，每次寫火車上的痛苦，也總提出平綏路來作比較。我在北平住了這麼多年，到去年才去遊長城，這雖然因為我懶於旅行，其實一半也因為我耳朵裏聽慣了這條路腐敗的可怕。

但我們這一次旅行平綏路全線，真使我們感覺一種奇蹟的變換。車輛（機車，貨車，客車）雖然還沒有完全恢

復此路全盛時的輛數，然而修理和購買的車輛已可以勉強應付全路的需要了。特別快車的整理，雲崗與長城的特別遊覽車的便利，是大家知道的。有一些重要而人多忽略的大改革，是值得記載的：（一）枕木的改換。全路枕木一百五十多萬根，年久了，多有朽壞；這兩年中，共換了新枕木六十萬根。（二）造橋。全路約有橋五百孔，兩年中改造的已有一百多孔；凡新造的橋，都用鋼梁，增加原有的載重量。（三）改線。平綏路有些地方，坡度太陡，彎線太緊，行車很困難，故有改路線的必要。最困難的是那有名的「關溝段」（自南口起至康莊止）。這兩年中，改線的路已成功的約有十一英里。

平綏路的最大整頓是債務的清理。這條路在二十多年中，借內外債總額為七千六百餘萬元，當金價最高時，約值一萬萬元。而全路的財產不過值六千萬元。所以人都說平綏是一條最沒有希望的路。沈立孫局長就職後，他決心要整理本路的債務。他的辦法是把債務分作兩種，本金在十萬元以上的債款為鉅額債戶，十萬元以下的為零星債戶。零星債款的償還有兩個辦法：一為按本金折半，一次付清，不計利息；一為按本金全數分六十期攤還，也不計利息。鉅額債款的償還辦法是照一本一利分八百期攤還。鉅

額債戶之中，有幾筆很大的外債，如美國的泰康洋行，如日本的三井洋行與東亞興業株式會社，都是大債主。大多數債戶對於平綏路，都是久已絕望的，現在平綏路有整理債務的方案出來，大家都喜出望外，所以都願意遷就路局的辦法。所以第一年整理的結果，就清理了六十二宗債款，原欠本利總數為六千一百八十五萬餘元，佔全路總債額約十分之八，清理之後，減折作三千六百三十萬餘元。所以一年整理的結果居然減少了二千五百五十餘萬元的債負，這真可說是一種奇蹟了。

我常愛對留學回來的朋友講一個故事。十九世紀中，英國有一個宗教運動，叫做「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其中有一個領袖就是後來投入天主教，成為主教的牛曼（Cardinal Newman）。牛曼和他的同志們做了不少的宗教詩歌，寫在一本小冊子上；在冊子的前面，牛曼題了一句荷馬的詩，他自己譯成英文：：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我會譯成中文，就是：「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我常說，個個留學生都應該把這句話刻在心上，做我們的口號。可惜許多留學回來的朋友都沒有這種氣魄敢接受這句口號。這一回我們看了我們的一位少年同學（沈局長

今年只有三十一歲）在最短時期中把一條最腐敗的鐵路變換成一條最有成績的鐵路，可見一二人的心力真可以使山河變色，牛曼的格言是不難做到的。

當然，平綏路的改革成績不全是一二人的功勞。最大的助力是中央政治的權力達到了全路的區域。這條路經過四省（河北，察，山西，綏），若如從前的割據局勢，各軍隊可以扣車，可以干涉路政，可以扣留路款，可以隨便作戰，那麼，雖有百十個沈昌，也不會有成績。現在政治統一的勢力能夠達到全路，所以全路的改革能逐漸實行。現在平綏路每月只担负北平軍分會的經費六十萬元，此外各省從不聞有干涉鐵路收入的事；察哈爾和綏遠兩個省政府各留一輛包車，此外也絕無扣車的事。現在各省的軍政領袖也頗能明白鐵路上的整頓有效就是直接間接的增加各省府的財政收入，所以他們也都贊助鐵路當局的改革工作。這都可見政治統一內政一切革新的基本條件。有了這個基本條件，加上個人的魄力與新式的知識訓練，肯做事的人斷乎不怕沒有好成績的。

☆ ☆ ☆ ☆ ☆

我們這回旅行的另一個目的是遊覽大同的雲崗石窟。我個人抱了遊雲崗的心願，至少有十年了，今年才得如願。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二號 平綏路旅行小記

，所以特別高興。我們到了雲崗，才知道這些大石窟不是幾個鐘頭看得完的，至少須要一個星期的詳細攀登賞玩，還要帶着很好的工具，才可以得着一些正確的印象。我們在雲崗勾留了不過兩個多鐘頭，當然不能作詳細的報告。

雲崗在大同的西面，在武州河的西岸，古名武州塞，又稱武州山。從大同到此，約三十里，有新修的汽車路，雖須兩次涉武州河，但道路很好，大雨中也不覺得困難。雲崗諸石窟，舊有十大寺，久已毀壞。順治八年總督佟養量重修其一小部份，稱為石佛古寺。這一部分現存兩座三層樓，氣象很狹小簡陋，決不是原來因山造寺的大規模。兩樓下各有大佛，高五丈餘，從三層樓上才望見佛頭。這一部分，清朝末年又重修過，大佛都被裝金，岩上石刻各像也都被裝修塗彩，把原來雕刻的原形都遮掩了。

道官續高僧傳卷一曇曜傳說：

曇曜……住恆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鑿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鑿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

以我們所見諸石窟，無有「可受三千許人」的龕，也無有能「恒供千人」的寺。大概當日石窟十寺的壯麗弘大，已非我們在今日所能想像了。大凡一個宗教的極盛時代，信士信女都充滿着瘋狂的心理，燒臂焚身都不顧恤，何況錢絹的布施？所以六朝至唐朝的佛寺的窮極侈麗，是我們在這佛教最衰微的時代不能想像的。北魏建都大同，魏書釋老志說，當太和初年（四七七），「京城內寺，新舊且百所，僧尼二千餘人。四方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太和十七年（四九三）遷都洛陽，楊銜之在洛陽伽藍記序中說：「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楊銜之在東魏武定五年（五四七）重到洛陽，他只看見

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牆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階，山鳥巢於庭樹；

游兒牧豎躑躅於九達，農夫耕稼菽黍於雙闕。

我們在一千五百年後來遊雲岡，只見見這一座很簡陋的破寺，寺外一道殘破的短牆，包圍着七八處大石窟；短牆之西，還有九個大窟，許多小窟，面前都有貧民的土屋茅蓬，豬糞狗糞滿路都是，石窟內也往往滿地是鴿翎與鴿糞，又往往可以看見乞丐住宿過的痕跡。大像身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圓孔，當初都是鑲嵌珠寶的，現在都挖空了；大像

的眼珠都是用一種黑石磋光了嵌進去的，現在只有絕少數還存在了。諸窟中的小像，凡是砍得下的頭顱，大概都被砍下偷賣掉了。佛力久已無靈，老百姓沒有飯吃，要借諸佛的頭顱和眼珠子賣幾塊錢來活命，還不是很正常的嗎？

日本人佐藤孝任曾在雲岡住了一個月，寫了一部「雲岡大石窟」（華北正報社出版），記載此地諸石窟的情形很詳細，附圖很多，有不能照相的，往往用筆速寫勾摹，所以是一部很有用的雲岡遊覽參考書。佐藤把雲岡分作三大區：

東方四大窟

中央十大窟（在圍牆內）

西方九大窟

西端諸小窟

東方諸窟散在武州河岸，我們都沒有去遊。西端諸窟，我們也不會去。我們看的是中央十窟和西方九窟。我們平日在地理書或遊覽書上最常見的露天大佛（高五丈多），即在西方的第九窟。我們看這露天大石佛和他的背座，可以想像此大像當日也曾有龕有寺，寺是毀了，龕是被風雨侵蝕過甚（此窟最當北風，故受侵蝕最大），也坍塌了。

依我的笨見看來，此間的大佛都不過是大的可驚異而

已，很少藝術的意味。最有藝術價值是壁上的浮雕，小龕的神像，技術是比較自由的，所以創作的成分往往多於模倣的成分。

中央諸窟，因為大部分曾經後人裝金塗彩，多不容易看出原來的雕刻藝術。西方諸窟多沒有重裝重塗，又往往受風雨的侵蝕，把原來的斧鑿痕都銷去了，所以往往格外圓潤老拙的可愛。此山的岩石是沙岩，最容易受風蝕；我們往往看見整塊的幾丈高崖上成千的小佛像都被磨蝕到僅僅存一些淺痕了。有許多浮雕連淺痕也沒有了，我們只能從他們傍邊雕刻的布置，推想當年的痕跡而已。

因此我們得兩種推論；第一，雲岡諸石窟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佛教美術的一個重要中心，從宗教史和藝術史的立場，都是應該保存的。一千五百年中，天然的風蝕，人工的毀壞，都已糟蹋了不少了。國家應該注意到這一個古雕刻的大結集，應該設法保護它，不但要防止人工的繼續偷毀，還要設法使它可以避免風雨沙日的侵蝕。

第二，我們還可以作一個歷史的推論。唐初的道宣在曇曜傳裏說到武州山的石窟寺，有「碑碣見存」的一句話。何以今日雲岡諸窟竟差不多沒有碑記可尋呢？何以古來記錄山西金石的书（如胡聘之的山右石刻叢編）都不曾收

有雲岡的碑誌呢？我們可以推想，當日的造象碑碣，刻在沙岩之上，凡露在風口侵蝕之下的，都被自然磨滅了。碑碣刻字都不很深，浮雕的佛像尙且被風蝕了，何況淺刻的碑字呢？

馬叔平先生說，雲岡現存三處古碑碣。我只見一處，鄭振鐸先生記載着「大茹茹」刻石，可辨認的約有二十字，此碑我未見。其餘一碑，似乎鄭先生也未見。我見的一碑在佐藤書中所謂「中央第七窟」的石壁很高處，此壁在裏層，不易被風蝕，故全碑約三百五十字，大致都還可讀。此碑首行有「邑師法宗」四字，似乎是撰文的人。文中說，

太和七年（四八三）歲在癸亥八月三十日邑口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遭值聖主，道教天下，紹隆三寶，……乃使長夜改昏，久寢斯悟。弟子等……意欲仰酬洪澤，……是以共相勸合，爲國興福，敬造石唐形像九十五區，及諸菩薩。……

造像碑文中說造形像九十五區，證以龍門造象碑記，「區」字後來多作「軀」字，此指九十五座小像，「及諸菩薩」乃是大像。此碑可見當日不但帝后王公出大財力造此大石窟，還有不少私家的努力；如此一大窟乃是五十四個私

人的功力，可以想見當日信力之強，發願之弘大了。

雲崗舊屬朔平府左雲縣。關於石窟的記載，山西通志（雍正間覺羅石麟修）與朔平府志都說：

石窟十寺，……後魏建，始神瑞（四一四—四一五），終正光（五二〇—五二四），歷百年而工始竣。其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孝文帝亟遊幸焉。內有元時石佛二十龕。（末句嘉慶一統志，作「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元載是唐時宰相。一統志似有所據，通志與府志似是妄改的。）

神瑞是在太武帝毀佛法之前，而正光遠在遷都洛陽之後。舊志所記，當有所本。大概在曇曜以前，早已有人依山岩鑿石龕刻佛像了。毀法之事（四四六——四五二）使一般佛教徒感覺到政治權力可以護法，也可以根本剷除佛法。曇曜大概從武州塞原有的石龕得着一個大暗示，他就發大願心，要在那堅固的沙岩之上，鑿出大石窟，雕出絕大的佛像，要使這些大石窟和大石像永永為政治勢力所不能摧毀。魏書釋老志記此事的年月不很清楚，大概他幹這件絕大工程常在他做「沙門統」的任內。釋老志記他代師賢為

「沙門統」，在和平初年（約四六〇），後文又記尙書令高肇引「故沙門統曇曜昔於承明元年（四七六）奏」，可知曇曜的「沙門統」至少做了十七八年。這是國家統轄佛教徒的最高官，他又能實行一種大規模的籌款政策（見釋老志），所以他能充分用國家和全國佛教徒的財力來「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一世。」我們可以說，雲崗的石窟雖起源在五世紀初期，但偉大的規模實創始於五世紀中葉以後曇曜作沙門統的時代。後來雖然遷都了，代都的石窟工程還繼續到六世紀的初期，而洛都的皇室與佛教徒又在新京的伊闕山「準代京靈巖寺石窟」開鑿更偉大的龍門石窟了。（龍門石窟開始於景明初，當西歷五百年，至隋唐尙未歇。）故曇曜不但是雲崗石窟的設計者，也可以說是伊闕石窟的間接設計者了。

曇曜鑿石作大佛像，要使佛教和岩石有同樣的堅久，永永不受政治勢力的毀壞。這個志願是很可欽敬的。只可惜人們的愚昧和狂熱都不能和岩石一樣的堅久！時勢變了，愚昧漸漸被理智風蝕了，狂熱也漸漸變冷靜了。岩石鑿的六丈大佛依然挺立在風沙裡，而佛教早已不用「三武一宗」的摧殘而自己毀滅了，銷散了。雲崗伊闕只够增加我



們弔古的感喟，使我們感歎古人之愚昧與狂熱真不可及而已！

二十四，七，二十八夜。

## 編輯後記

適之

△近來大家對於中央政府的散漫鬆懈的情形都感覺不滿意，這是無可諱言的。現在六中全會已定於九月下半月召集了，這是中央政治大整頓的一個好機會，所以關心國家政治的人都不免有許多期望。本期有陳之邁先生的「政治改革的必要」和錢端升先生的「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都是發表他們對於政制改革的主張的。

△陳之邁先生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但他並不主張開放政權，拋棄黨治。他只期望國民黨自己承認內部的派別，使他們變成幾個公開的，有政策的支黨，同時他期望有一個和平更換政權的方法，把中政會議變成一主持政治更替的中樞，政府對中政會議負責。

△錢端升先生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他的期望是對於黨的六中全會的期望。他有三個期望：（一）黨內各派應在蔣介石先生的領袖之下團結起來；（二）蔣先生不應該

做一個獨裁者；（三）中央應有一個有力量有效能的決議機關，——一個改良的中政會議。

△陳錢兩先生有一點很相同：他們都要把中政會議改成一个有力的中樞機關。但錢先生不期望黨內各派繼續發展成小政黨，而陳先生沒有提起一個强有力的領袖。我們很願意他們或別位政治學者把這兩種不同的前提綜合起來想想，再看中樞政制應該如何改革。

△錢先生的三點，第一點發揮的最詳細。他自己來信說他因為旅行，「末一段也無暇發揮了」。我們覺得他的第二點也沒有充分發揮。既要擁戴一個最高領袖，又不叫他獨裁，這好像需要一種最巧妙的政治方法。我們希望錢先生旅行回來時替大家想想這種方法。

△吳景超先生今回討論的問題，和上兩期登出的兩篇「自信力的根據」有關，讀者須參看。

☆ ☆ ☆ ☆

☆ ☆ ☆ ☆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藝圃」、「分類經濟界」、「教育界」計五欄。及「副刊」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電訊」、「實業」、「北平」之「不可殫述」。

###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一元  
 (租地)每月一元  
 (香港)每月一元  
 (澳門)每月一元  
 (新加坡)每月一元  
 (倫敦)每月一元  
 (上海)每月一元  
 (漢口)每月一元  
 (廣州)每月一元  
 (汕頭)每月一元  
 (廈門)每月一元  
 (福州)每月一元  
 (南京)每月一元  
 (北平)每月一元  
 (天津)每月一元  
 (濟南)每月一元  
 (青島)每月一元  
 (煙台)每月一元  
 (濰縣)每月一元  
 (張店)每月一元  
 (博山)每月一元  
 (周村)每月一元  
 (臨淄)每月一元  
 (高青)每月一元  
 (桓台)每月一元  
 (壽光)每月一元  
 (濰縣)每月一元  
 (昌樂)每月一元  
 (青州)每月一元  
 (益都)每月一元  
 (臨朐)每月一元  
 (沂水)每月一元  
 (莒縣)每月一元  
 (蒙陰)每月一元  
 (費縣)每月一元  
 (平邑)每月一元  
 (泗水)每月一元  
 (微山)每月一元  
 (魚台)每月一元  
 (滕縣)每月一元  
 (嶧縣)每月一元  
 (臨沂)每月一元  
 (郯城)每月一元  
 (費縣)每月一元  
 (平邑)每月一元  
 (泗水)每月一元  
 (微山)每月一元  
 (魚台)每月一元  
 (滕縣)每月一元  
 (嶧縣)每月一元  
 (臨沂)每月一元  
 (郯城)每月一元

## 第一卷 正風

第九期 要目

任事一九一四年以來各國不換紙幣之發行  
 最近世界經濟動向  
 物產證券之根本問題  
 晚近蘇聯航空之發展  
 半歐來航的政局  
 建設中國國民經濟的兩個捷徑  
 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以外尚有尚書  
 英德海軍協定與歐洲和平  
 河北事件的國際反響  
 實施農村教育的一個具體方案  
 七分政治與國防  
 夏夜  
 期待犧牲  
 閑居散記之二  
 歸越雜記之二

余天休 方銘竹 許興凱 何泰威 鄧大洲 荆玉珩 吳貫因 張國樞 李鴻固 孫希雨 趙樹荻 蕭樹荻 裴可翼 徐紀南 樹聲 朱學範 張學範 章淵若 慕僑

人口思想史(續)  
 先秦楊朱學派(續)  
 孟子性善論的檢討  
 明齋遼源寺沿革考(續)  
 北平法源寺沿革考(續)  
 冀豫會匪誌(續)  
 林琴南先生論畫  
 總發行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號路正風社

## 第四卷 晨光

第六期 要目

改善待遇問題  
 向外界人士進一言  
 日本對華政策的剖視  
 中國勞動者之使命  
 中國郵政之前途  
 自力主義與民族之培養  
 雲南邊地民俗之鳥瞰

敬告預備升學之青年  
 類慶的詩人  
 定價：零售每冊三分，特大號另加。  
 優凡在訂閱全年連郵一元五角。  
 待洋一元。由學校團體聯合訂閱五十份以上  
 記者：每份僅收洋伍角。郵票十足通用。  
 閱發行：杭州正中書局

最近山東之而觀  
 世界各國工會運動史  
 淄川礦工慘案特輯  
 重慶  
 怒濤  
 定價：每期一角全年一元  
 發行：全國郵務總工會

## 第一卷 中華

第四期 要目

金融恐慌的原因與救濟辦法提要  
 上海地產之今昔  
 商業承兌滙票之意義與實施  
 匯價與物價之統計的研究  
 我國地方財政之一個分析  
 農產物價跌落之各方面

谷春帆 章乃器 金國寶 姚慶三 賀慶人 李渡濤 穆祥淑

## 第二卷 社會經濟

第六期 要目

金融恐慌的原因與救濟辦法提要  
 上海地產之今昔  
 商業承兌滙票之意義與實施  
 匯價與物價之統計的研究  
 我國地方財政之一個分析  
 農產物價跌落之各方面

價目  
 零售每冊大洋三角預定全年  
 上海本埠三元外埠三元四角  
 發行所 上海南陽路四四號社會經濟調查所



# 政制改革的大路

胡適

獨立第一六二號有兩篇討論政制改革的文章。一篇是陳之邁先生的「政制改革的必要」，一篇是錢端升先生的「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他們兩位同有兩個大前提：

- (1) 今日的政制有改革的必要。
- (2) 今日不必開放政權，取消黨治。

談到具體主張，他們就不同了。陳之邁先生主張兩點：

- 1 承認國民黨裏各種派別，讓它們組織起公開的集團，各提出政綱來，由中執委揀選一個集團來組織政府。到了中執委不信任政府時，可以更換政府，另推別個集團來組織政府。

- 2 中政會的組織應改革：中政會是代表中執委監督政府的機關，政府須對它負責，故中政會裏須有代表兩個政團以上的中執委。政府不能履行它的政綱時，中政會得召集中執委全會來更換政府。

錢端升先生主張三點：

- 1 黨內各派應在一個最高領袖之下團結起來。——這個領袖，錢先生承認只有蔣介石先生最適宜。

- 2 蔣先生雖做最高領袖，但不宜做一個獨裁者，只可做一個「不居名而有其實的最高領袖」。

- 3 改革中政會議的組織，人數減至十五人至二十人，委員絕對不兼任何官職，任何官員亦絕對不參加決議。

在這六中全會將召集之時，中樞政制將有個改革的機會，我們當然歡迎政制改革的討論。現在這種討論已由錢陳兩位政治學者開始了，我們盼望關心國事的人都認真想想這些問題，都參加這種討論。我雖不是政治學者，讀了錢陳兩位先生的文章，也有一點門外漢的意見，現在寫出來，請他們兩位和別位政論家切實指教。

✻ ✻ ✻ ✻ ✻

先討論他們共同的大前提。

關於今日有改革政制的必要，我完全贊同。錢先生說：「中央現行的政制，既不合政治學原理，又不適目前的國情，無怪其既無力量，又無效率。」陳先生也說「現有的政治制度根本有不妥當的地方」。這都是我完全同意的。

但是錢陳二先生都不主張開放政權，解除黨治。這一個前提，我始終不很能了解。錢先生說：

我們的討論仍以黨治爲出發點，因爲我們深信在此國難嚴重之中，維持黨政府的系統爲最方便的改良內政之道。

陳先生說：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現在要開放政權，叫別的人組織別的黨在國民黨的臥榻之旁鼾睡。這是不可能的事實；在民主政治未曾確立以前沒有主權者來裁判那個政黨應當執政，那個政黨應當下台，現在去玩民選的把戲是不會比民初或民二十高明多少的；事實上我們目今也找不到一班人能組織一個政黨和那創造共和提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抗衡的，勉強開放黨禁只有重新開演民初黨派合縱連橫的怪劇。

這些理由，我看都不很充足。第一，維持黨政府的系統並不一定是「最方便的改良內政之道」。這個道理很容易說明：「黨的內部組織不健全，派別是紛歧的，并且沒有一個集團有力量消滅其他的集團，不特在各省如此，在中央亦是如此。」這是陳先生的話。這樣的狀態是不是最方便的改良內政之道？就拿錢先生主張的最高領袖制來說

罷，錢先生也說：「七八年來，黨的分裂，黨的不能團結，幾無不以反蔣，或不與蔣合作爲主因。」這樣的狀態是不是最方便的改革政制的條件？

第二，陳先生顧慮到「在民主政治未曾確立以前，沒有主權者來裁判那個政黨應當執政，那個政黨應當下台。」這也不成問題。在「憲法修正稿」裏，這個主權者是國民大會和國民委員會。在「憲法草案」裏，這個主權者是國民大會。在「憲草」的總統制之下，總統就可以任免行政院長。這都是主持政權更替的合法機關。

第三，陳先生又說：「事實上我們目今也找不到一班人能組織一個政黨和那創造共和提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抗衡的。」這正是不妨開放政權的絕好理由。在最近期間，國民黨的政權是很穩固，不怕新興的政黨起來奪取的。但因爲開放之後，政權有個可以被他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國民黨的政權也許可以比現在幹的更高明一點。今日黨治的腐敗，大半是由於沒有合法的政敵的監督。樹立一個或多個競爭的政黨正是改良國民黨自身的最好方法。

我們爲「那創造共和提倡三民主義的國民黨」設想，此時正是絕好的開放政權的時機了。在一個多月之前，中央會因華北問題取消了河北全省和平津兩市的黨部，黨內

無人抗議，黨外也無人抗議，政府也無法抗拒。其實在黨權高於一切的政體之下，取消一個大省的黨部，就等於英國取消國會一樣的嚴重。這樣嚴重的事件，應該可以使黨內賢明的領袖大覺悟了。這樣的政權是很難維持下去的。救濟的方法，只有拋棄黨治，公開政權的一條路子。

拋棄黨治，公開政權，這不是說國民黨立即下野。我的意思是說，國民黨將來的政權應該建立在一個新的又更鞏固的基礎之上。那個新基礎就是用憲法做基礎，在憲政之下，接受人民的命令，執掌政權。上文已說過，我們眼前決不會有第二個政黨可以同國民黨抗衡的。不過在那個新的政制之下，名義是正的，人心是順的，所以基礎就也更穩固了。

所以我主張，改革政制的基本前提是放棄黨治；而放棄黨治的正當方法是提早頒布憲法，實行憲政。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

✧ ✧ ✧ ✧

次談錢陳兩先生的具體主張。

陳先生不主張黨外有黨，却主張黨內有派，他要國民黨內各派都分化成公開的政團，公開的提出政綱來作政治的競爭。「黨內無派」的口號久已拋棄了，當日創此半句

口號的人也早已建立新派系了。還有那上半句「黨外無黨」，也沒有存在的理由。既許黨內有派，何以不許黨外有黨？如果有負責任的國民提出「具體的應付內政外交的策略」，何以不許在國民黨各派以外去組織政黨？

老實說，我是不贊成政黨政治的。我不信民主政治必須經過政黨政治的一個階段。此話說來太長，現在表過不提。我只要說，我不贊成政黨，我尤不贊成「黨權高於一切」的奇談。我的常識告訴我：人民的福利高於一切，國家的生命高於一切。如果此時可以自由組黨，我也不會加入任何黨去的。可是我的意思總覺得，為公道計，為收拾全國人心計，國民黨應該公開政權，容許全國人民自由組織政治團體。

陳錢兩先生都提到國民黨內部的團結問題。陳先生要用分化合作的方式來謀黨內的團結，錢先生要在一個最高領袖之下謀黨內的團結。我要指出一個重要觀點：今日需要團結的，是全國的人心，不是三五個不合作的老頭子，也不是三五組不合作的私人派系。陳錢兩先生的方案，都只顧到了那三五人，或三五小組，而都忽略了那更廣大的全國人心。司太林放逐了托洛茨基，何妨于他建國的大計？我們現在讀托洛茨基的自傳，最感覺不愉快的是他那悻

悍然刻畫私人黨爭的瑣細，把司太林，齊諾維夫諸人都罵的不值半個紙盧布。其實最要緊的是要問：抓住政權的人們是不是真能拚命做出一點建國的成績來，使絕大多數人的心理都公認他們抓住政權不是爲一二人或某一組的私利？

所以今日當前的問題，不是三五人的合作不合作，也不是三五個小組的團結不團結。今日的真問題是收拾全國的人心。當九一八事件之後，政府的領袖首先謀黨內的團結，開了許久的團結會議，結果還是至今沒有團結成功。然而這四年的國難却漸漸使得國家統一大進步了。今日政府力量之強，遠過四年前的狀況，這是有目共觀的事實。四年中政治統一的進步，並不是由於三五個人的團結；今日政府的弱點也並不是由於三五個人的不合作。

這四年的歷史的教訓是：統一全國容易，團結黨內很難。全國的人心是容易收拾的：當淞滬血戰的時期，全國的人真是「萬衆一心」的擁護十九路軍。但福建的「人民政府」起來時，十九路軍的鎗尖轉向內，就不能得到各地的響應了。這樣「捷如影響」的反應，難道我們不看見！黨內的私鬥就不同了。他們的爭點或是私怨，或是私利，又往往不敢公然承認，總要借幾個大名目大口號來作遮掩。

他們罵政府不抗敵，他們自己抗敵了嗎？他們罵政府貪污，他們自己不貪污了嗎？他們罵政府壓迫言論自由，他們自己真容許言論自由了嗎？在這種私鬥重於公誼的態度之下，黨內的團結是很難做到的。

所以我主張，政制改革的下手方法是要把眼光放大些，着眼要在全國人心的團結，而不在黨內三五人的團結。能團結全國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會永遠高蹈東海之濱的；若不能團結全國的人心，即使一兩個天下之大老拐杖來歸，也何補于政治的改革，何益于建國的大計？

而今日收拾全國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禦侮之外，莫如廢除黨治，公開政權，實行憲政。在憲政之下，黨內如有不能合作的領袖，他們儘可以自由分化，另組政黨。如此，則黨內派別的紛歧，首領的不合作，都不了而自了了。

這是政制改革的大路。

報 冷 水 火

其次，錢陳兩先生都主張改革中政會議。在我提出的憲政前提之下，中政會議本不成問題。錢陳二先生要的是一个和平更替政權的機關。我在上文已說過，在憲政之下，這個和平更替政權的機關是國民大會。憲法初稿和修正

稿都有「行政院設院長一人，由總統提經國民大會或國民委員會之同意，任免之」一條。去年立法院最後通過的憲法草案把這個國民委員會取消了。憲草在中政會議審查時是否還可以修正，現在我們不能預言。但無論如何，在憲法之下，我們不愁沒有一個合法的政權更替的機關。

中政會議的全名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在現在的黨治之下，黨內重要領袖都要管部管院；既管院部了，又都不願上頭有個最後決議的機關管住他們，所以他們又都要兼任中政會議的委員。結果當然成了陳先生說的「監督者和被監督者，負責者和負責的對象，同是一班人」的怪現象。錢陳兩位都主張把「這兩個東西分開」，但他們都不明白這個怪現象所以形成的事實。原來國民黨的黨政組織太繁重了，事實上一個部長只是一個第六級的小官，部長之上有院長，院長之上有五院合組的國民政府，政府之上有中政會議，中政會議之上有中執委會，最後還有全國代表大會。四中全會改革的國民政府組織法，把行政院升作政府，把國民政府主席改作蓋印畫諾的機關，於是這六層寶塔併作四級了。然而最重要的可以衝突的兩級——五院與中政會議——依然存在。既捨不得部院的實權，又不願得了實權而反受人管轄牽制，於是非兼職不可

了。事實上，政府的決議如果天天有被中政會議否決的危險，也不是行政效率上所應該有的事。所以這種辦法也自有它存在的理由。錢陳二位的建議，完全不能解決這個事實上的困難，我可以斷定這個辦法是不會被接受的。

當九一八事變之後，上海南京大談全國團結，當時就有人建議，把中政會議放大，請黨外名人加入十八人。吳稚暉先生就指出中政會議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加入的黨外委員必須有中委兩人的介紹，加入黨籍。可是那就又不成其為「開放政權」的表示了。於是一場議論終於沒辦法而散。現在錢端升先生又提議中政會議「少數不妨為國內其他的領袖」，「非黨員的領袖不妨由全會特予黨籍」。這個辦法正是四年前的老話。我想「國內其他的領袖」恐怕不十分熱心接受這種特予的榮譽罷。

所以中政會議是無法改革的。因為它是代表黨來監督政府的，現在黨的勢力實不能監督政府，而政府也實不願受黨的監督，於是只有自己監督自己了。

所以改革中政會議也不如實行憲政，讓人民的代表機關來監督政府。這是改革改制的大路。

✧ ✧ ✧ ✧

最後，我們可以談談錢先生要請蔣介石先生作最高領



袖但又不要他獨裁的主張。

第一，錢先生爲什麼一面要蔣先生做黨內的最高領袖，一面又要我們黨外人「一致的擁護承認」呢？蔣先生不是一個黨的最高領袖，那不過是一黨的私事，於我們何干？何必要我們「非黨員，不反蔣，而又多少能領導國民的人們」來擁護他，承認他？況且我們黨外人又如何能「力促黨內非蔣各派……擁他爲領袖」？例如錢先生說的胡展堂先生的態度，豈是我們黨外人能轉移的嗎？

我要用孟子的話對錢先生說：「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我們此時需要一個偉大的領袖來領導解救國難，但是這個領袖必須是一國的領袖，而不是一黨一派的領袖。他自己儘可以繼續站在黨內做一黨的領袖，正如他儘可以站在軍中做一軍的領袖一樣。但他的眼光必須遠超出黨的利益之外，必須看到整個國家的利益。不能如此的，決不該資格做一國的領袖。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確有做一國領袖的資格，這並不是因爲「他最有實力」，最有實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國的領袖。他的資格正是錢先生說的「他近幾年來所得到的進步」。他長進了；氣度變闊大了，態度變和平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不能滿人意的，但大家

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爲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在這幾年之中，全國人心目中漸漸感覺到他一個人總在那裏埋頭苦幹，挺起肩膀來挑担子，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能相當的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在這一個沒有領袖人才教育的國家裏，這樣一個能跟着經驗長進的人物，當然要逐漸得着國人的承認。

所以蔣先生之成爲全國公認的領袖，是個事實的問題，因爲全國沒有一個別人能和他競爭這個領袖的地位。

但是錢先生又說：「蔣先生不應做獨裁者。」這個主張出於主張極權主義的錢端升先生的筆下，是很可驚異，也很可佩服的。

只可惜錢先生沒有充分說明蔣先生應該如何做方才可以做最高領袖而又不獨裁。他只說：

(1)「在名義上，此時絕不宜爲總理及總統。」  
(2)「務須做事比普通領袖多，責任比普通領袖重，而名義及享受則無別於別的領袖。」

(3)「他應繼續爲最高的軍事長官。其他的事項，得主管院及中政會的同意後，亦可劃歸軍事機關全權辦理；但爲保持行政系統起見，不應輕易支劃。蔣先生應留意於大政方針的貫徹，及國民自衛力

量的充實；但爲分工合作起見，應充分信賴其他人材來分司各部行政。二三年來南京各機關的缺乏推動能力是不足爲訓的。」

這裏的三點，應該合看。他不宜做總理或總統，只應繼續做軍事最高領袖。他的責任應該劃分清楚，應該充分信賴各部主管長官，使他們積極負責，他不應越俎代謀。

錢先生提出的三點，前兩點是蔣先生能做的，後一點是他不容易做到的。蔣介石先生的最大缺點在於他不能把他自己的權限明白規定，在於他愛干涉到他的職權以外的事。軍事之外，內政，外交，財政，教育，實業，交通，烟禁，衛生，中央的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個人積極干預的痕跡。其實這不是獨裁，只是打雜；這不是總攬萬機，只是侵官。打雜是事實上決不會做的好的，因爲天下沒有萬知萬能的人，所以也沒有一個能兼百官之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負責做事。譬如一個校長時常干預教務長的事，則教務長的命令必不能被人看作最後的決定，而人人皆想僥倖，事事皆要越過教務長而請命於校長。如此則校長變成教務長，而教務長無事可辦了。結果是校長忙的要命，而教務的事也終於辦不好。所以古人說：

庖人雖不善庖，尸祝不越俎而代之矣。

又說：

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旒，弗爲也；弗能，無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

這兩段政治哲學，都是蔣先生應該考慮的。蔣先生的地位，和墨索里尼不同，和希忒拉也不同。他的特殊地位是雙重的，一面他是一個全國的領袖，一面他又是一個軍事最高長官。以前者的資格，他應該實行「處尊位者如尸」的哲學；以後者的資格，他却應該實行「守官者如祝宰」的哲學。軍事長官是「守官」之責，有他的專門職責；有專守的職責而干預其他部分的職責，就成了尸祝越俎而干預庖人，他的敵人就可以說他「軍人干政」了。最高領袖是「處高位」，他的任務是自居於無知，而以衆人之所知爲知；自處於無能，而以衆人之所能爲能；自安於無爲，而以衆人之所爲爲爲。凡察察以爲明，瑣瑣以爲能，都不是做最高領袖之道。

所以錢先生說的最高領袖而不獨裁，正是明白政治原理的學人的看法。可惜他沒有明白指出蔣先生的雙重地位，所以他說的方案還不能說的透澈。透澈的說法，好像應該是這樣的：蔣先生應該認清他的「官守」，明定他的權

限，不可用軍事最高長官的命令來干預他的「官守」以外的政事。同時，他的領袖地位使他當然與聞國家的大政方針，他在這一方面應該自處於備政府諮詢的地位，而不當取直接干預的方式。最淺近的比例是日本的西園寺公，西園寺無一兵一卒，而每次國家的政府首領都由他決定，決定之後他即退藏於密，不再干預。西園寺的地位完全是備政府諮詢顧問而已，而他越謙退，他的地位却越隆高，他的意見越有效力。何況今日一個掌握全國軍事大權的最高領袖呢？

這是我為錢先生的「最高領袖而不獨裁」的主張下的解釋。這三年多，蔣先生的聲望的增高，毀謗的減少，其間也很得力於他的讓出國民政府主席，讓出行政院，而用全力做他的軍事職責。蔣汪合作的大功效在此。因為他不當政府的正面，獨裁的形式減少了，所以他的領袖地位更

增高了。這也可以證明最高的領袖不必採取獨裁的方式。

倘使蔣先生能明白這段歷史的教訓，他應該用他的聲望與地位，毅然進一步作憲政的主張，毅然出來擁護憲法草案，促進憲政的實行，使國家政制有一個根本改革的機會，使政府各部分的權限都有一個憲法的規定，使全國的政權重新建立在憲法的基礎之上；而他自己則不做總統，不組政府，始終用全力為國家充實自衛的力量，用其餘力備政府的諮詢顧問，作一個有實力的西園寺公，作一個不做總統的興登堡，——倘使他能如此做，那才是真正做到了不獨裁的全國最高領袖。只有一個守法護憲的領袖是真正不獨裁而可以得全國擁戴的最高領袖。那是政制改革的大路。

二十四，八，五夜。

## 開明運動與文化

鄭 昕

開明決不是文化的敵人，像一班尊古的人所想像的。

開明與文化的關係，像是弟兄的關係：開明是大哥，文化是小弟弟，大哥已經做了一些小小的事業，而小弟弟正在

滋養發育，將來正有作為。也許他們的關係，是父子的關係，沒有開明的老子，不會有文化的兒子。中國自胡適之陳仲甫先生們提倡開明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的名

字，似乎不大妥當，文化沒有『新』『舊』，只有真假的區別——中國的思想，的確健全了許多。可惜提倡這個大運動的如蔡子民，錢玄同，周作人諸先生，究竟都還不離書生的面目，不忍捨棄和平的氣概。只有個吳稚暉先生，才明白的提倡機械主義，物質文明。適之先生當日在科學與人生觀的長序裏，極力讚佩吳先生的主張，將這位『壓陣老將』調作『急先鋒』。急先鋒現在忙黨務去了，只有適之先生單人獨馬的咒罵貧窮，貪污，倚賴，不遺餘力的頌揚汽車，洋樓，電燈，電話……的物質文明，提倡思想獨立，反對因襲。有眼觀察中國社會，體驗中國思想的人，應該只有稱頌適之先生的主張，還怕不力；因為，開明的工作愈加緊，愈澈底，則真文化的基礎愈鞏固，到真文化路上的荆棘，愈能掃除淨盡。受過開明洗禮的人，建立文化的力量也愈大，建立文化的意志也愈強。所以我們說，開明不但是文化的哥哥，而且是他的老子。

文化的解釋很多，我們姑且替它下個定義：文化是人類精神工作的總加；包含科學，道德，藝術，宗教的原則，的發展。有人將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對立，這是指它們方法的不同。其實自然科學的研究，的欣賞，與道德，藝術，宗教的研究，的欣賞，一樣在文化創製的圈子裏。

開明的意義，康德解說得最好：『開明是人類（自討的）不自立的解放。不自立：是離開了別人，便不會思想。這種不自立，是自討的，它的原因，不是因為理智的不够，而是因為沒有自立的勇氣；要有勇氣（*Supere aude!* Habe Mut）去運用你自己的頭腦，這是開明的口號。』（見『何謂開明』一文）康德是適之先生所不喜的，然我却相信康德這類的話，很合適之先生的口味。適之先生只要肯念他幾篇警策的文章——除這篇外，如『什麼叫作思維？』——便覺得康德是他的朋友，不是他的敵人。所以不同的，康德完成了開明，而又克服了開明，為理性的體系，立了個不拔的基礎；而適之先生則始終不肯越開明範圍一步，也許因為開明的基礎不穩固，不能在上面建立文化的緣故？前十年陳仲甫先生與適之先生都為『科學與人生觀』做序文，仲甫先生希望適之先生經過科學與人生觀論戰後，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意思是說，進步到唯物史觀；適之先生當日未能同意。匆匆十年過去了，在這十年狂潮怒放，『左右』『新舊』侵軋的局面裏，我們應該看出我們真正缺乏的是什麼，急待補救的是什麼。我們今日也希望適之先生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由熱烈的開明工作，再進到文化的路上來。

適之先生的開明運動，來源是西方。適之先生是服膺西學的人，我們希望他肯全般的領悟西方文化，也大膽的全般接受西方文化；不要只看重西洋文化的『用』，而進一步把握西洋物質文明所自由的『體』——文化本身。譬如再生運動，是西方文化主潮的一大關鍵。再生運動，是重新發現被中古埋沒的自我與自然。我們試問：人的發現與自然的發現的工作，我們做過沒有？自然的研究，自然的欣賞，幾乎與我們無緣。推開這層不論，只就『人的發現』來說，我們的社會，除了一堆互相依賴的關係的人外，很難找出獨立的，自由的，自主的人。自主(autonomy)二字，說出多麼容易，而在實際上履行，多麼難能。真正的自主的原則確立了，通行，則道德上，政治上，法律上一切的爭論，等於空話。一個完全自立的人，你將他擺進『新』社會也好，你將他擺進『舊』社會也好；你叫他在汎擊主義的德國意國也好，你叫他在共產主義的俄羅斯也好；你將他擺進君主立憲英國，日本，或民主政體的法國，美國都無不可，因為他配做一個真正的好公民，好黨員；因為他根據自主，自由的原則，利他而不自利，至少是利他勝於自利。自由決不是放縱，決不是任意。自由的遵守法律，而不是任意的不守法律，自由的尊重人己的道德

德人格，而不是任意毀壞人己的道德人格。所以一個平淡無奇的再生時期的『人的發現』的原則還不能履行，則一切的社會革命與文化事業都是空談。西洋的思想是一貫的，而其政體上的改變，只是外形。我們確確實實的相信，歐洲的國家，不管是什麼政體，都妨礙不了整個民族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進步。譬如德國不管是如現在歐戰的老元戎興登堡當國——這位可敬的戰士，死去已經一年了——或是極右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希特勒，或是共產黨的泰爾曼上台，我們相信他們人民愛公樂羣的觀念，決不因之減輕。儘管是激黨激派，而能各站在大學門前的一旁，雍容的各散各的傳單，在同一個街道上，各講各的政策，住在同一個院子裡，而能各做各的工，各盡各的職，而決不夾雜私人的仇恨與忌妒，這種公私分開，和平禮讓的氣象，那是我們自稱禮義之邦的中國社會裏所可想像的？

適之先生主張約法，人權，民治。西洋的約法，人權，民治，是有宗教——基督教——給他們做底子。然而，適之先生是歷史家，將宗教看作『神權』；神權屬於某個世紀，已經過時了，不適用了，『舊』了。適之先生顯然是唯物，唯用。唯物，唯用澈底的出路，只有唯物史觀，然而，適之先生又是個和平論者，只肯夾在愚昧與強梁陣裏

提倡人權，約法，民治。適之先生嗟嘆大眾的貧窮，而却不肯叫經濟一尊；適之先生怪中國到今天還沒有一部讚揚資本主義，描寫工藝發揚的小說，好像有了資本，有了物質，我們的社會便可不窮，我們的官吏便可不貪污，我們的軍人便可不割據。適之先生讚揚物質，而不取徹底的唯物主義，提倡民治，而不要精神（宗教，文化），不肯承認懶惰，倚賴，貪污的原因，是精神的不自由，不自主。這是適之先生的兩難。我們一般民衆，過的是初民的生活，如果有厭惡物質文明，不提倡物質文明的人，是喪心病狂，放着事實不看，而一味空喊精神，文化，是痴人說夢。

我們輾轉呻吟在貪污，欺詐，憎惡，怯懦的社會裏，而反說提倡精神生活，人格獨立，宗教，美術，文化等等是迂闊，復古，也一樣的偏執，不務根本。你們那裏見過西洋提倡文化，提倡精神生活的人，怪他們的社會事業過於發達，怪他們民衆思想過於獨立，過於不迷信？你們又那裏見西洋的唯物的，革命的，怪他們的同志過於忠實，思想

，行爲過於理性？

上面所提到的許多弱點，都是我們所專有的，而被『左右』『新舊』兩方面的人忽視，掩護，所以它們的惡勢力，有加無已。很少有人看出：物質與精神，開明與文化，不是違背，而是互助互長的，在一條道路，一個方向上的兩段行程。解放，開明，再多些解放，開明；——於是，理性，文化，再多些理性，文化！這點像哥倫布的雞蛋一樣平淡無奇的秘密，望思想界人們能明白的認識。我們的思想家似乎專歡喜發現事理的對立，有我便沒有你。譬如：美育可以代替宗教；哲學家的飯碗，可以被科學家搶去；看看別人的博物館，化學工廠紅眼，自家的線裝書便得進廁所！開明運動，任何進步一點的國家，都得經過，並且非常有益，像我們的開明的口號喊出去，便不見下文，却很能害事。我們要知道，有許多爭端，並不是爭端。我們應該領會海拉克里（Heracleius）相爭的和諧的道理。

一九三二，十一，四。

##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

丁文江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共產黨革命成功，同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蘇俄政府單獨向德奧布土四國提議休戰，明年的

三月三日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 (Brest-Litovsk) 條約簽字。這三個月可以說是共產政府最危險的時代。三年的殘酷戰爭把俄國兵士的戰鬥能力和勇氣都消滅罄盡了。托洛茨基從彼得堡到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的時候，親眼看見兵士紛紛的離開戰線，自動的回家。他回到彼得堡來，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事部的部長作一篇「愛國」的演說來援助在前線議和的代表。這位部長的回答是：『絕不可能！』

武裝的兵士態度如此，政治上的派別更是紛歧。十一月七日的革命雖然成功，在民衆選舉的憲政議會 (Constituent Assembly) 裏，共產黨却是絕對的少數。列寧原是反對立刻召集議會的。但是多數共產黨的首領覺得議會是多數人民多年的希望，不召集恐怕使得共產黨的地位搖動，而且共產黨是用不召集議會來攻擊臨時政府的，自己如何能食言呢？等到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用武力解散新舉出來的議會，共產黨政治上的勢力是比以前鞏固了，然而本黨的內部對於和議問題，却又是完全不能一致。共產黨的基本黨多是左派的分子；十一月的革命成功，這一班人的力量最大。而他們多數是反對無條件議和的——他們的口號是革命戰爭。右派的態度較為和緩，但是他們却與共

產黨的敵人——社會革命黨——比較的接近。假如列寧不顧左派的意見，無條件投降，共產黨內部就要發生分裂的危險。

地方和中央的關係也是萬分的困難，波蘭和波羅的海岸被德國佔領的一部分是不用提的了。其他各部又紛紛的與中央脫離關係。芬蘭早已宣告獨立。高加索和貝沙萊比亞也組織了獨立政府。尤其重要的烏克蘭的態度。俄國當日的工業完全在烏克蘭境內，而且糧食也仰給于南俄。烏克蘭却不承認共產黨的政府。牠的軍政部長不得到蘇俄的同意，下令使烏克蘭的軍隊退却。不等到和約簽字，先行供給德奧的糧食。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烏克蘭政府單獨派代表向四國議和！

共產黨惟一的希望是：(一) 德國軍事當局急于要把東戰線的兵移到西戰線去，不能不急于謀正式和約的成立；(二) 利用各國人民厭戰的心理，宣傳一致休戰以爲世界革命的第一步驟。所以共產黨的策略是絕對唱高調——不佔地，不賠款，民族自決等等變爲他們議和的「原則」。而且儘力延長議和的時間，使得國外的同志得以充分的預備。不幸這兩種希望都失敗了。德國軍事當局雖然急于求和約的成立，但是他們澈底了解俄國已經完全沒有抵抗

的能力和勇氣，不肯放棄戰爭所得的土地和權利。並且他們漸漸的認識共產黨的真相，極力的設法使得舊日的俄國分裂，所以與烏克蘭單獨另訂和約，強迫蘇俄承認。又出兵芬蘭援助地主撲滅芬蘭的暴動。經兩個月的宣傳，德奧的勞工沒有任何的同情表示。協約國的人民大多數以為共產黨是德國人的傀儡，是俄國的漢奸。所以經過了兩個月的延宕，德國人于二月十八日又開始進兵。第二天列寧就不得不無條件的屈服了。

凡此種種本來已經變為很陳舊的歷史了。我所以要「舊事重提」者是因為當日蘇俄首領態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們當局的殷鑑。

在共產黨方面和約的簽字幾乎完全是列寧一個人的力量。那時托洛茨基是外交部長，第一次出席和會的是越飛。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乃改為托洛茨基自己出席。這是列寧的意思。托洛茨基說：「和居爾曼子爵與賀夫曼將軍講和不是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件。」但是列寧說：「要使得和議延長，不可沒有人去做延長的工作。」他的意見與列寧並不是一致的。列寧是始終主張無條件簽字的。托洛茨基則以為一定等到德國人真正動兵，最好經過相當的抵抗，然後可以屈服。如此可以使得國內的人諒解政府出於萬不得已，

已，以減少內部分裂的危險；同時可以使得國外的人明瞭共產黨不是德國軍部的傀儡。他沒有出席以前向列寧陳說：「俄國是不能再戰的了。德國人能再戰嗎？德國的兵士是何心理？俄國革命在德國發生的影響如何？正月裏德國的罷工是工人與軍部破裂的表現……」列寧回答道：「這很動聽的。這種問題不是沒有關係的。不過這是危險的，很危險的！假如德國的軍國主義者還有力量來攻我們（而這是最可能的事），那又怎樣呢？我們不敢冒這種危險；因為我們的革命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托洛茨基到了和會以後又提議，「和而不簽約。」列寧叫他回來而談。「這是很動聽的。如果賀夫曼將軍不能進兵，這種辦法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這種希望是很少的。他一定把特別選擇的南德農夫所組成的軍團運了出來。那又怎樣呢？……當現在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比任何其他為重要。我們一定要使牠安全——不論出任何的代價。」

托洛茨基告訴他黨內或者要分裂。列寧答道：「不錯的。但是目前的問題是革命的運命。……我們一定要保存革命。與其等武力來推翻革命，不如聽黨內分裂。何況分裂是未必實現的——左派將來氣過了會回到黨裏來的。若是德國人征服了我們，我們沒有一個能夠回來的。」



最後托洛茨基表示他不過要使得國內外了解共產黨是萬不得已纔簽字的，並不贊成繼續「革命戰爭」。列寧纔勉強採用他的「和而不簽約」的政策。果然不出列寧所料，德國決定於二月十八日進兵。托洛茨基還要等到德國兵真正進攻後，方肯簽字。列寧不聽。因為列寧的主張中央委員會纔通過發電屈服。然而因為採用托洛茨基的政策，最後的和約比以前的苛刻——各種損失以外，又喪失了愛沙亞尼，拉底維亞，承認了烏克蘭的單獨和約，償付了相當的賠款！

當中央政治會議最後討論簽字問題的時候，有人問列寧，「假如德國人不管我們簽字不簽，仍然進攻莫斯科，那又怎樣？」我們向東走，到烏拉爾山，再向德國表示我們願意簽字。西比利亞的古士奈茨克（Kuznetsk）是一個很大的煤田。我們利用烏拉爾和從莫斯科，彼得堡帶去的工人，發展工業，建設烏拉爾——古士奈茨克共和國。有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越過烏拉爾山再向東走。只要我們

能一致團結，我們不妨去到堪察加。國際形勢會有幾十回變化的。我們可以把烏拉爾——古士奈茨克共和國的國境推廣，回到莫斯科彼得堡。若是我們目前繼續作革命的戰爭，把我們黨和勞工的精華喪失了，當然我們永久不能回來！」

托洛茨基沒有去簽字，並且辭去了外交部長。但是他仍舊加入政府，努力革命——並沒有告病假或是脫黨。他辭職的理由是要使得德國人，覺得蘇俄真正屈服，不再有的要求。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願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

（七月廿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頁及其教訓

胡適

前兩星期，丁文江先生作大公報的星期論文（七月二

十一日），題為「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他

記敘的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明年三月三日蘇俄和德國休戰議和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的主要事實是蘇俄革命政府爲了要完成革命工作，不惜委曲求全的和德國單獨講和；最初蘇俄希望一種光榮的和議，——所謂不割地，不賠款，「民主的和議」(Democratic Peace)，——但德國的軍閥不允許這種條件，結果是所謂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的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不但賠款至十五萬萬元美金之多，還割去了很大的地土。除烏克蘭(Ukraine)和芬蘭宣布爲獨立國之外，還割去了愛沙尼亞(Estonia)，里封尼亞(Livonia)，古爾蘭(Couland)，里杜安尼亞(Lithuania)，波蘭；在高加索山一帶，還割去了三省(Eriuan, Kars, Batum)。這回割去的土地約佔俄國全國的百分之三十。(此據 Scha-pidro 的現代歐洲史，頁七六六。)真可算是絕大的委曲求和了！

主持簽字議和最有力的是列寧。他說：「我們的革命比任何其他爲重要。我們一定要使牠安全，——不論出任何代價。」

丁文江指出這段故事的教訓是：

「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

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願我們大家準備到堪察加去。」

我們很希望丁文江先生繼續寫第二篇，把那個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和約以後的三年內的蘇俄故事也寫出來，讓大家看看那一次的絕大犧牲，絕大的委曲求全，是不是做到了列寧理想中的目的。因爲丁先生敘述的那個故事祇是一個故事的前一半。可惜丁先生不能每個星期爲大公報作文，所以我今天提議來講那個故事的後半段，那後半段也有一個教訓足供我們的借鏡。

☆ ☆ ☆

話說蘇俄革命政府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德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和約之後，國中就起了絕大的分裂。「社會革命」派就脫離了政府，公然攻擊波兒雪維克派的賣國。政府用了最嚴厲殘酷的手段，才勉強把這些內部反對份子剷除驅逐完了。而帝政黨的「白俄」又早已得着協約國的援助，四面八方的倡起武裝反革命來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歐戰停止了；四年的空前大戰爭終止了，然而革命的俄國却還要繼續作三年的苦戰，三年的內戰和間接的國

際戰爭。西南兩邊海岸上是協約國的艦隊；美國兵佔據了阿曲安吉爾（Archangel），東邊是日本和美國的軍隊佔據了海參威。白俄軍隊的新式武器全是協約國供給的。

一九一八年，在西伯利亞的掩克斯（Omsk）建立了柯爾察（Kolchak）將軍的政府。柯爾察的軍隊屢次打败了赤俄的軍隊，一直打向西去，幾乎得到了莫斯科的附近。這一支反革命直到一九一九年的年底才得結束。

柯爾察之亂還沒有平定，鄧尼鏗（Denikin）將軍又從俄國南部起兵打到北方來了。同時於德尼區（Judenitch）將軍也從西境上愛沙尼亞起兵，建立「西北政府」，大舉侵入蘇俄了。這兩股反革命都到一九二〇年的春初方才平定。

一九二〇年，波蘭出兵侵入蘇俄。同時南部白俄又捲土重來，擁戴藍格爾男爵（Wrangel）為領袖，大舉北伐。在這西南雙方夾攻之中，蘇俄政府決心和波蘭講和，喪失了不少的土地；然後用全力攻破藍格爾的白俄軍隊。藍格爾的亂事平定之後，武裝的反革命才算結束了。

托洛茨基的自傳裏，有三章（三十三，四，五）記載他作戰的經過。三十三章寫他如何解鄂山（Kazan）之圍，救了莫斯科；三十五章寫他如何解彼得格拉之圍。在最

危急的時候，蘇俄政府管轄的地方不過七省而已，往往國庫裏拿不出一塊金盧布來！在協約國的經濟封鎖之下，紅軍的軍械是很缺少的，他們往往須從白俄軍隊的手裏去搶軍械來用！紅軍的總司令是托洛茨基，他在一輛列車上整整住了兩年半的日子！

當革命政府最初決心委曲求全的時候，列寧的目的是要謀得一個喘氣的時期，來完成國內的革命工作。爲了這一個喘息時期，列寧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賠款到十五萬萬金圓，割地到全國的三分之一，然而和平終不可得。因爲蘇俄當日有兩大羣敵人：一羣是那將戰敗的中國國家，一羣是那將戰勝的協約國家。議和之後，不到幾個月，中歐國家解體了，無力再侵害蘇俄了。然而那另一羣大敵國，忘不了蘇俄中道講和的仇怨，更怕那新興的「世界革命」的口號，所以他們決心要援助蘇俄的姦人，封鎖蘇俄的四境，要推翻那個可怕的新政權。

蘇俄的和平不是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割地賠款的和約帶來的，是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蘇俄的統一政權也是那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

我們今日爲國家設計，當然要如丁文江先生說的：「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但

是我們也得進一步問：「如果萬分退讓的結果，還換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應該走什麼路？我們應該準備走什麼路？」

列寧曾說：萬不得已時，準備到堪察加去。然而一九一九年七月國防會議的命令却是：「死守彼得格拉，守到最後一滴血流乾的時候！不退出一尺地，準備在彼得格拉

的街上作巷戰！」  
所以，在退到堪察加之前，還有不少的工作要準備做！  
這是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另一頁的教訓。（二十四，八，三。）

（八月四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

少 幹

十教授對於他們提出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曾很鄭重地一再聲明：「本位文化不是固有文化，本位是此時此地的需要。」但如果有人問：「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是不是要全盤西化？」他們的答覆當然不是：「而是對於固有文化則存其所當存；對於西洋文化則取其所當取。」那麼，這個所謂「本位」的構成，自然一半是固有文化，一半是西洋文化了。所以任憑十教授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來否認本位文化不是固有文化，也只能否認一半，其他一半歸根還是固有文化。於是也就逃不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嫌疑了。

這是照他們的解釋推論，如果我們再推進一步，檢直

可以說，全盤西化也就是中國本位文化。怎麼說呢？既然本位的解釋，是此時此地的需要，那麼這個「本位」的確立，全要看評價人估出此時此地的需要是什麼而定。如果有人指出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要印度化，那麼印度化便是中國的本位文化。如果有人指出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要全盤西化，那麼全盤西化，也就是中國本位文化了。「本位文化」，「全盤西化」，根本就不能成立兩個對立的名詞。但這種名詞，最能够挑撥起一大堆感情的說話，感情的說話最足以障礙一切真理的發現。因為在民族的情感上，這兩個名詞顯然含有「敵」我的意義。如果我們不要這種挑撥感情的題目，而代以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

，或許我們會得到比較具體而有意義的結論。守舊的態度就不容易滲進去。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甚麼？不妨拿十教授的話來看——總括起來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1）充實國民的生活。（2）發展國民的生計。（3）爭取民族的生存。」

要完成這三項大計，如果我們仔細計算規劃起來，恐怕不容我們爭論，事實上便是全盤西化。

我們要完成這三項大計，所需要的是不是要行政效率的增加？交通網的完成？礦產水利的興發？科學的工業化？醫藥和公共衛生的改進？教育的普及？外交與國防的充實？……這些這些，一切一切，可憐都不是我們固有文化所能為力，所以「本位文化之建設」發為空論則甚容易而且堂皇，具體指陳則很難甚或竟不可能了。

文化兩個字的涵義很廣，概括起來，「一國或一民族對於環境的總適應就是文化」。所謂環境是（一）自然界，（二）物，（三）人，無論甚麼文化都是適應這三種環境的產兒。所以各國各民族的文化都沒有質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異。如果我們肯平心靜氣，將現在中國的文化，和現在西洋的文化仔細較量一下，自然發覺這個程度上的差異。

既然落後，便須趕上，即使我們一定要創造，也得先行趕上。比如日本的紡織業，他本來是個新興的國家，但他們現在的機器和出品都比老牌的英國還要好。只因他曾出過努力趕上的工作，才能够有今日出頭的地步。凡是接受一種文化，很自然的是先接受現成而較好的，斷沒有放着現成而較好的不要，而指定在某一個抽象的範圍內，發明創造一種文化出來，這於事理是不合的。其結果只能發明某種飛雷，某種汽車之類，和那些披粉紅色頭紗的新娘，戴白帽頂套黑袖紗的孝子而已。

文化既然沒有質的不同，只有程度的差異，深信各民族文化間的文化，經過長期間的溝通之後，終久會趨到平等相同的。科學的工業，是二十世紀西洋文化的結晶，難道因為他不是我們固有的，便不要工業化嗎？但凡能為我們用的文化就是我們的文化。何必要問他是東是西呢？例如曆數，當我們推行陽曆的時候，絕大多數人說：我們故有的陰曆怎樣好，怎樣精密，殊不知亦不問這也是由外國來的，可知被我們用了的東西，也就是我們的了。這其間絕無保留特徵的必要，也沒有榮辱的意念存乎共間。將來我們的子孫讀歷史，知道我們在閉關以前靠着二千餘年傳統的文化維持，海禁大開之後，便採納了西洋的文化，加入這

個世界的大潮流。這只足以証明我們識時務，善適應而已，有何恥辱可言！至於說一民族不能保留他的固有文化，便會趨於滅亡。這真是無稽之談，不值得識者一笑，此說已有許多人糾正，不用我多說了。

我們不妨再設個比喻，用工尺譜代表中國文化，五線譜代表西洋文化，自從五線譜跑了進來之後，因為他自身太過科學化了，工尺譜經不起他的摧陷，完全暴露了他的弱點出來。例如我們的二簧，西皮，孟姜女，都可以用五線譜很精密的寫出來，但他們極普通的進行曲，如果用工尺譜寫着，就表不出他的時間和音階。我們既然賞識五線譜，但又捨不得工尺譜，徘徊于兩者之間，希望調和工尺譜和五線譜，創出一種特別譜來，可乎不可？其實五線譜正是世界的樂譜，不論菲律賓，檀香山，印度，菲洲，都用他寫音樂。我們正不妨採用這個現成的樂譜，何必繞一個大灣子，費時生事呢！

又如醫藥，數十年來排拒的最厲害要算這個東西了。

但細看我國現時各都市裏，民間最普遍的產科，花柳科，齒科，我們的國醫到那裏去了？這裏有一個事實，是我們談文化的人，須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這數十年間對於西洋文化，無論持甚麼態度，提倡接受也可，主張折衷調和也可，主張閉關嚴拒也可，他總是像怒海裏的巨輪一樣，雖然逆風橫浪，他老是鼓輪前進！在排拒得最厲害的時候，就像風浪最大的時候，只能使他進行得慢一點，依然阻不着他的前進。結果是民族的浪費大一點，民族進步遲一點而已。

我們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以復古為標準的，復古復了二千餘年了。破關以後，持折衷調和之論者，也有數十年了。還是尋不得出路。我們這時正不妨開明主張接納這個代表世界文化的西洋文化！只要國家不亡，固有文化是亡不了的

廿四，六，十七，

※ ※ ※ ※ ※

## 編輯後記

適之

△一班朋友在這大熱天都懶得寫文字了，害我在這一

期裏趕寫一篇八千字的外行文章！我希望社內外的朋友趕

快輸送糧草來接濟米糧庫的大饑荒！

△鄧昕先生是北京大學哲學講師。他在這篇「開明運動」裏，很慈祥的鼓勵我，也很嚴厲的責備我。我謝謝他的好意。

△這一期轉載了大公報的兩篇星期論文，倒不是完全爲了充實篇幅。這兩篇論文是應該合起來參看的，不幸中間隔了十四天，所以我們把他們合攏來，讓大家可以看看這一個故事的兩個半段。

△區少幹先生是南方的一個獨立愛讀者，我們曾發表過他的幾篇稿子。

△我要謝謝金甸卿先生指出上期我的「平綏路旅行小

記」的三處錯誤：

(1) 十四頁上第六第七行「全路約有橋五百孔，……凡新造的橋都用鋼梁」，應改作「全路擬改造之橋總計凡五百五十七孔，……凡新造的橋都是採用最新式之鉄筋混凝土梁」。

(2) 同頁上第十第十一行「改線的路已成功的約有十一英里」，應改作「在平地泉綏遠之間，改線的路已成功的約有十一英里」。

(3) 十五頁上十行「每月只担負北平軍分會的經費六十萬元」，「每月」應改作「每年」，係我原稿上的筆誤。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體育」、「學園」、「藝圃」、「分類經濟界」及「教育界」計八欄，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爲北平新聞之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北平新聞之冠。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報目

(本市) 每月一元  
(國內) 每月一元二角  
(國外) 每月一元五角  
本報及租地(香港、澳門、上海、天津、漢口、廣州、汕頭、長沙、重慶、成都、昆明、西安、蘭州、西寧、銀川、海口、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基隆、新竹、嘉義、屏東、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 每月一元五角  
歐美) 每月四元一角

# 食貨

第二卷 第五期 (刊月半)

中國社會史專攻刊物

陶希聖主編

重商制度略說……………連士升  
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大綱與方法(下)……………王瑛  
春秋的奴隸……………陳憲璇  
戰國時代商人的動向……………河漢  
兩晉南北朝的宮闈……………劉廣惠  
編輯的話……………陶希聖

定價 零售 每冊大洋一角  
全年 預定價 每冊大洋二元  
國內郵費 每冊大洋二角  
國外郵費 每冊大洋三角

食貨 第一卷 合訂本 每本定價大洋一元  
出版 大角門市 二角八折  
書外埠加郵費五分  
上海福州路中街 新生命書局  
南京太平路 玻璃廠  
北平琉璃廠 武昌橫街

慶祝

# 兒童年

上海發行所廉價限期  
起日一月八  
止日一十三月十至

獨立評論 第一六三號

## 幼童文庫

全編  
新輯乙丙編  
發行本  
廉價八折  
發售特價

本文庫適合小學低年級兒童需要，全部以圖畫為主，輔以簡單文字的說明，彩色精印，紙張堅厚。現為慶祝兒童年，特將全編及新輯之乙丙兩編，發售特價，使每個兒童，便於購讀。計全編二百冊，定價二十五元，特價二十元；乙編一百冊，特價十元；丙編五十冊，特價五元。（乙丙二編另贈錦盒）

## 小學生文庫

全編增訂本  
新輯乙丙編  
發行本  
廉價八折  
發售預約

本文庫適合小學中高年級兒童程度，內容以人類全部知識的雛形為範圍。現將全編增訂發售預約外，並新輯乙丙兩編，雖冊數減少，而各科俱備，選擇益精，售價減低，購讀更易。計全編五百冊，定價七十元，現售預約五十元，十月底一次出書；乙編二百五十冊，特價二十五元；丙編一百冊，特價十元。（乙丙兩編另贈布套）

## 兒童讀物

包括幼稚讀物各種兒童叢書  
少年史地及自然科學叢書  
少年百科全書等數百種  
廉價七折

兒童世界 · 兒童畫報  
廉價八折

購書每滿洋五元贈兒童手冊一冊

兩文庫及兒童讀物另印目錄贈閱

三二





## 當前的三個問題

君 衡

自從六中全會定期開會的消息公佈後，留心國是的人士已開始注意於六中全會如何改革政制の問題。第一六二號獨立評論所載錢端升與陳之邁兩先生的論文，對於此重大問題曾提出幾點具體的建議。我對於兩先生的意見大體上極表同意，不過覺得其中尚有可以補充之處。現在簡單地把個人所見寫出，請錢陳兩先生及讀者指教。

當前的政治問題雖然甚多，然有三個問題似乎是其中的犖犖大者。第一，黨禁開放與否問題。第二，黨政間關係問題。第三，領袖問題。自嚴重的國難屢次襲擊中國以來國內一部分人士（似係極小部分）感覺以黨治國的成績不佳，頗主張開放黨禁以冀打開一集合全國力量的新局面。黨禁之不宜在目前情形之下開放，陳之邁先生已明白指出。我以為三民主義所揭發的政治目的無人加以否認。現在國人所考慮的不是政治目的而是政績之優劣和政策之利害。開放黨禁不特無需，亦且有害。但是黨禁雖不必開，言禁却不可不開。『防民之口』的危險及不當，已經為人所公認，不必在此贅述。何況封鎖言論的政策執行如不

得當，徒自增加沉悶的空氣，減少愛護政府的同情，絲毫無補於實際。近年來各報紙所受不合理檢察手續的苦痛，局中人類能道之。言論統制雖為黨治中應有之義，然與其施禁止發表的鉗口政策，不如與國人以發表意見，刊載消息的充分機會而使發言人擔負其言論之責任。一切言論凡不反對三民主義，一切新聞凡無關國防秘密者皆不加干涉。以上所述，本係『老生常談』。然一讀最近完成的出版法條文，便感覺此常談之仍有意義。

關於黨政的關係一問題，我以為二者之間應當劃清界限，方能改善目前許多的缺點。錢端升先生指出中政會健全的四大原因，而建議一個改善的方案。他以為中政會應當減少人數並且會中委員絕對不兼任何官職。錢先生的意見無疑地是十分正確。我以為不妨更進一步就原則上劃分黨政的範圍。孫中山先生區分政權與治權，前者屬於人民，後者掌諸政府。照理論上說，在訓政的時期，屬於人民的政權係由國民黨行使。中政會既為黨的直接機關，不應參預治權的行使。中政會議條例中雖有『不直接發布命

令及處理政務』的規定，但同時又規定中政會之決議交由國民政府執行。在形式上中政會固近乎太上政府，在事實上因組織之不善而成爲行政上之一種障礙。補救之道不妨取消此機關，或者改組爲中執會之一特殊委員會，與國民政府不發生直接隸屬的關係。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政權

由中執會直接行使，治權由國民政府全權運用。如此則黨政之間界限清楚。政府根據三民主義的精神，斟酌事實上的需要以劃定政策，執行政務。中執會於固定期間聽取政府之報告，判斷其功過而決定政府之繼任或改組。如此辦法不但與孫先生區分政權治權的原則相合，而且可以免去許多行政上的糾紛及障礙。（歷來國民黨員都集中注意於中央或地方政治。政治雖極重要，其實此外尚有許多重要的工作可做。例如連年水災，國人苦於缺乏有組織之救濟工作。各級黨部不妨利用其全國一致之組織以爲救濟的基本力量。聽說德國社黨人頗努力於失業工人之救濟，不但效力於國家，亦可博得民衆之同情，以鞏固黨的力量。）至於政府組織之本身，似乎沒有改變的必要。政府人選的決定，則有一個尙待考慮的問題。在黨治繼續存在的期間，政府人員自然應有黨籍。不過在黨的內部不統一之情形下，人選問題頗非易決。以往黨內重要分子因未得滿意

的地位而消極或不合作者，固已有人。同時當局因想調和黨內感情，遷就事實，以有可爲的位置，給與不必有爲的人員，亦時有其例。結果感情未必融洽，政府卻受人才不齊一的影響。此種局面似應設法補救。

錢先生主張以一個領袖爲中心而團結，陳先生主張『黨內的民主政治』，二者都可以認爲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前者的主張近乎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原則。後者的主張雖依舊堅持黨外無黨，却容許黨內有派。我以爲黨內有派的主張，似有從長考慮之必要。我們如要知道黨內是否可以有派，先要確認派的根據是什麼。現在黨內之『派』並非根據不同的政見，而係根據情感與人事。因此讓各派『提出具體的應付內政外交的策略出來，大家公開的在中執全會面前去競爭』的辦法或者不能解決目前的困難。競爭勝利者未必能執行所提出的策略，失敗者勢必照舊搗亂。精誠團結的夢想仍難實現。我以爲黨的病源不在缺乏民治而在缺乏紀律。祇需略一參考英美議會制中或意俄獨裁制度中政黨的經驗，便可瞭然此語不是毫無理由。整頓黨務的途徑，似應於逐漸實現嚴密的紀律，培養中樞之威信二事上求之。黨員中如有言行錯誤或不從命令者應嚴格懲戒，不可如以往之多所寬假。黨內的民主政治大體上可

於推舉代表，選任委員時表現。同時凡服從中央，擁護既定政策的黨員，無論已往的言行如何，都應當給予合作的機會。但合作的根據是政策而不是人情。犧牲黨的紀律和政治的效率以博得形式上的團結是極不合算的辦法。黨內有了紀律，產生政府自然不至於如目前之艱難。不死不活局面的養成，一半由於黨內各派的不易應付。陳先生的主張確已認清病源，但恐未必藥到病除。黨內有派的結果，也許在三民主義範圍以內重演民初的怪劇。

領袖的問題，係由錢先生提出。在黨治的大前提下，最高領袖（實際上能領袖羣倫的人物，形式上是否最高無關重要）的需要誠然無可否認，意德俄三國的情形可以證明此點。就議會國家中有組織的政黨亦莫不各有一有力的黨魁。不過領袖如何產生，却是問題。錢先生的意見偏重

於黨員及民衆的擁護。其實一個必需待人擁護纔成領袖的人，已經不够十足領袖的資格。一位真正的領袖祇需以人格，以魄力，以才智，以功績等實際的力量去領導人，久而久之，人衆自然誠服。換句話說，領袖產生的方式是領袖在先，擁護在後。蔣介石先生這幾年來的成績，除別有用心少數人以外，沒有不承認的。蔣先生是否成爲最高領袖，我以爲是事實問題，無待討論。

總括起來，我的意見如下：

- (一) 不必開黨禁，必須開言禁。
- (二) 黨政之間應劃清界限，中政會可以取消或改變地位。
- (三) 領導全國的領袖確爲當今的需要。領袖的人選祇能決於事實的演進，無貴乎形式上的推戴。

## 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

君 達

現在真是中國的生死關頭，全國的人都應努力奮鬥，做出幾件重要的事來，振起全世界的觀聽，從將死的途中保全生命。

這個責任當然中央政府的是第一重大。現在行政院長

兼外交部長汪先生辭職了，正應趁此機會將行政院澈底改組，任命熱心愛國能切實負責的人來共同組織。政府當局有時上台，有時下台，這本是各國通例，不足爲奇，但中國政府現確需要一番澈底整頓，這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所同

承認的，所以萬不可苟延殘喘，以傷國脈。不但是人的問題，尤其要研究如何用錢。中央支出總數全年在九萬萬元以上，爲數可謂極大，但在此數中用於建築鐵路開通公路創辦工廠等真正建設事業的究有幾何？其實一元錢都沒有，因爲偶有若干事業，所需款項還都是臨時籌措（例如發公債招商股之類），而並不是動用經常費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根本覺悟，無論如何，總要省出一筆錢來做以上舉例的真正建設工作。因爲有了此種工作，方能提高中國經濟程度，方能使人民生活優裕，方能使全國人相信政府做事真以民生樂利爲目的。所需要的數目當然須有一個具體計畫作爲根據，但最簡易的說法，我們可以支出總數作爲標準，在此數中抽出十分之一，即九千萬，總不稱太多，但如果實行，各種事業便可大受其益了。

這筆款的用途：例如以三千萬元造鐵路在平地上約可造一千里，以三千萬元做水利工程可以得到很大結果，而且每年可免數萬萬元的水災的損失，更以三千萬元分辦好幾個重要工廠也可得到許多製品的供給，而且養活許多做工的窮苦同胞。這種事都是中國可以自由進行，並無他種勢力（除了我們自己的惰性！）可以阻當我們的。

但是責任不但是在中央，同時也在各省。各省有何意見不妨向中央直說，但中央的命令各省必須服從。近來在國外似乎有一種討論，要知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還是聯省自治的一個假集合體。其實後面這個名詞還是他們特別客氣的說法。他們的證據豈不是在南方的某省與某省如何完全獨立，北方的某省與某省如何暗中獨立，因此便以爲最好是明目張膽的實行瓜分，倒是名符其實。在我們中國人當然決不應如此看法。我們有公共的文化，公共的歷史，公共的利益，我們這省與彼省之間決沒有絲毫分別。而且省的界線都是極不自然的，例如河南河北二省的界線紛紜錯雜絕沒有任何理由，廣西與貴州雲南的界線也是一樣的隨便畫分，諸如此類不可勝數，我們如何能以此爲界自分畛域呢？尤其在目前形勢之下，我們合則共存，分則滅亡，毫無疑問，我們更應該努力統一。在這個全國人民一致要求統一的呼聲之下，稍有破壞便是背國。因此廣東廣西二省政府應該速來一個明白宣言完全擁護中央毫無二意，所謂華北五省的當局人都應該切實宣示一切惟中央之命是從。即使目前在野而很有人想從中利用的要人例如吳佩孚孫傳芳諸位先生，愛國心長不下我輩，也何妨明白宣布擁護統一誓死無他。這幾句話，在他們都很容易說的，

但所得救國的力量便勝過發數萬名的大兵，他們又何所畏而不發呢？

再說多數人的責任，中國應否繼續黨治，這是許多人不敢說而又極想說的問題。我不是任何黨員，但我極不贊成現在取消黨治。我以為黨仍應存在，但黨務工作却必須大大的改良。第一須抬高辦黨務人員的程度，程度不足的人切勿使任要事。第二須指定幾種有益民生的工作使黨員去做。照我的意見指出數例：（一）黨可下令每一黨員每年至少須在山坡種若干棵樹，（二）每一黨員須熟悉本地的民生問題，例如在涇陽的須知涇惠渠是怎樣回事，（三）在相當地方的黨部須作幾件有益人民的事，例如在內地開醫院，為災民籌墾種等類。這樣做法方可使人民知黨的可愛，如此黨方有力量，亦可使政府增加力量。這件事外看

## 一夕雜感

現在中國的禍害又多又大，真個不得了到極度。外患之迫切，經濟之崩潰，匪共之熾，天災之大，仿佛老天有意要一舉而滅這個「文明古國」樣的。這樣情景，誠然不得了，然這些事還都是今日之處境，不是自內部組織出來的。

似小，其實是於中國存亡極有關係的。

當然責任也並不限於黨員，一切國民同樣有責的。為表示這箇責任心起見，我願提議，請全國拿政府款項作薪水的人自動聲明在全年薪水中捐出一個月來，大宗集合，供輔助建設事業的用途。假定全國薪水總數為六萬萬元（其寔還多），十二分之一即得五千萬元，這也是很可觀的一個數目。我們一年中省出十二分之一的支出不為甚難，但這個表示却是有聲有色，力足以使官吏不敢為非，使世界各國知中國尚有人心！

以上幾種方法都是並不甚難，但實行起來一定有很大効力，而且必須在很短時間內從速實行，方可使他們的効力格外擴大。有志者盍興乎來！

※ ※ ※ ※

傅孟真

毛病。設若政治力強固，人衆有向心力，還不失於有為。縱使奮鬥終歸無成，到底還可以奮鬥一下子。無奈危害愈大，而內部愈散，這真不像事了。

今天不談這些處境上的大患，只談內身的幾件大患。

第一件是政府機能之由散到更散，由弱到更弱。記得幾年前汪精衛先生初負行政責任時，實「奉命於危難之際」，一部分國人很熱心的期望他，他的初步設施也頗引起一部分無派別者，或不以派別爲見識者之同情。當時不算不是稍有朝氣的政府。雖淞滬退兵，和約簽定，國人很少責備他，很多諒解他，因爲那不是無步驟的總退却。前年春天再起之後，外交上的成績固已天下共見，而政府情形，似乎使人或者覺得敷衍到所以然。誠然，政府的領袖不是全能，而在複雜的中國，尤不可苛於責人。然而確有好事，似乎不在政府的能力之外者，姑舉幾例。其一曰失人。即以外交官一項論，近年來所進退，爲國人稱道者，有郭泰祺之使英，張乃燕之罷任兩件事。此外則我們看報與風聞，每有笑話，甚至自稱公使的領事，館員索新的妙聞，都不見有何處置。而駐德劉使之免任，聞其事者，每每廢然長思。聚積好些這一類的事，使人不免覺得：仕而不優，則大使公使，學而不優，則領事參事。此雖絕不能說是全部的公例，然而果無此等的實例嗎？試問如此情景，外交之效能，能得幾何？夫軍事已自墮長城，外交又將盡廢亭障乎？其二曰廢官。即就北平政務會委員長說，其職守，當北方內政外交之大任，偏偏此時北方如此緊急，

總不能算是閑曹罷？又該委員長黃郛氏，兼有內政部長之任，這一部也不能算是駢枝機關罷？然而他總是在山上以「養病」聞於世。設若政府承認他是真病，不能從公，應該立即免其本職兼職，另派人以重官守。設若覺得這些官職都可空懸，即當裁撤此項官職，以節國用。設若不承認他的病狀，應該促其即日就職。照目前的狀態，北平保持着一個會，南京推薦着一個部，雖晉朝清談時代，無如此之放逸！現在全世界，都無這個榜樣，這榜樣我不知道是能增加鄰國的敬重呢？或者發揚國人的志氣呢？此外如官職之不當冗濫，用錢之必生全分效力，有公心的政府，振作的政府，雖在危亂的時候，也能辦到的。只要不推諉責任，克服自我的觀點，門戶的立場，便可大有爲。政府不走上這一路，自然上上下下，一天比一天更無精打采的。國家局面已如此，勢不容許我們無精打采多時了。假如有一个評論者，說我們此時的政務情形，叫做百官具備，一事無功，我們能說他全不對嗎？凡此等等，振作改善，似乎頗多在政府權能之中，大可當仁不讓，汪院長之爲愛國者，之爲君子的政治家，世人皆知，想休養之後，必有一番大振作，一復數年前初任艱難時之朝氣，更擴而充之，一改變兩年來國事內外沒落之頹氣，以慰國民之不坐待亡

國者。事固有不由一人者，然非盡不由一人也。

第二件是無止境的退讓。四年中，外交上之退步，敵上三十年，而數倍之不止，這兩個月，又敵過最近四年。這樣的加速度進行，深恐國家無如許多土地與主權供退讓之用。前兩期大公報上的星期評論中，丁文江胡適之兩先生說完一段蘇俄教訓，我們借鑑於那一段故事，當知我們爲國家之不亡，總要有不可退讓的防線。這防線在中國，當然不是雲貴希馬拉耶山，也不能是長江，因爲就經濟及天然論，華北乃是我們的烏拉山裏海。況且列寧雖下那樣的大決心，還是無濟於事，蘇聯政權之延緒與安定，是靠後來四方面對各地僞政權，對波蘭，對協約國，戰鬥出來的。然則列寧此舉，與其謂爲可法，毋寧謂爲可鑑。這一段故事，乃鄭重的指示我們，雖滿心和平，行事極端退讓，終有逼到牆腳上的可能。到那時候，拱手送頭顱嗎？且中國之被侵略，以百年之習慣論，不僅割地而已，尤在不割地而奪主權。在這一點，與蘇俄創業時的情形大不同。我們總不能和平退讓到把中國變成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保護國！不幸得很，似乎我們的當國者，並沒有想好那些可讓，那些不可讓。一旦張皇起來，幾乎充分表顯對方看，我們是無不可讓的！且有些四邊跑跑的人，或者還

要走到頭裏，希意承旨，以致弄出節外文章！本來國家大事，靠見識勇敢與決斷，不是靠些通來通去的走徒。處置得宜，靠預先計算好，不能專用臨時窮對付方法。中國的情形，內外兼迫，本不堪不和平。對政府的不恕道責備，本不應該。然鬼混的生活，無可無不可的立場，是滅亡中國的捷徑。國民黨如不願失其四十年的革命立場，應該嚴定不可再讓的界線以對國家，而廓清一切不負責任的「消息靈通」者以對國民。

第三件我要說的大禍害是，走了幾十年革命的道路，忽然失却自信，以成敗論是非，乃慕東隣，以徘徊代努力，乃演復古。記得袁世凱將竊國時，一些御用議員及進步黨大衆，要把「憲法」中弄上個「中華民國以孔子之道爲立國修身大本」。當時國民黨對此事斷然排擊，以爲既不合民國之國體，又妨礙信教之自由。不意國民黨執政數年之後，忽然尊起孔來了。同時又聽說一種議論，以爲東隣既祀聖，中國不可不尊孔，這真荒謬絕倫之談！設若我們另有一個強隣。爲我們提倡迷信，推行毒品，難道我們政府也必須照樣炮製，以博愚民之同情，以取黑籍之贊助？行一事要靠自己的見識，決不靠模仿別人的。祀孔不祀孔，另是一回事，學人家却是最無聊的。三十年中，中國因



受自由主義的影響，乃有辛亥革命之成功，受社會主義的動蕩，乃有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建業，這一條路並未嘗走錯，且是歷來環境所促成唯一可走之路。今日之貧弱，乃是自己在自己路上不振作之故。若不努力前征，反而徘徊歧路，事情必至更糟而後已。若看到東鄰之一時富強，轉而有心的或無形的迴想到「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段文章上去，也是一種淺見。

歷史形勢之進展，本無所謂是非；只有可能與不可能之問題，適宜與不適宜之問題。中國與日本雖同居東亞，歷史上的地位完全不同，這是世人共知的。到百年前，歐美人叩關時，兩國雖在同一文化系中，即日本在中國之文化系中，內國的組織却完全不一樣。日本當時可以「倒藩尊王」，中國當時却坐着一個「客帝」。日本始自封建狀態中演化出來，易於組織，中國早以二千年之帝制而成「官國」。日本憑藉其島國之穩固，中國未嘗忘其爲文化之天朝，因此之故，其不能對歐洲文化同時作同樣的反應，本是當然的，即使作同樣的反應，也決不能出同樣的效果，又是必然的。清末，中國盛行一種「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談。以「客帝」之故，此體不能自固，以科舉之積習，此用不能自用，結果是：「以中華之無質，飾西土之虛文

」（用我一位朋友的話）。無論中學西學都變成科舉八股。思想之透闢者，見到中國之體非再造不可，不然，不能用西學之用，乃有累次的政治革命，一步跟一步的思想改革。這誠然增加一時的糾紛，或者坐失趕先的地步，然而算起長久賬來，只有如此才可以接受世界的共有人文，才可以洗刷清古世中世的劣跡，建造一個泱泱大國風，與全世界爲徒。況且今天我們吃虧，還不是由於鄰人能學來西洋文明之用，即工業與戰術，故我們招架不住。若果鄰人沒有這些，縱有接觸，還不是重演一回萬曆故事？「東亞文化大本」是不足以打倒我們的。如果東亞無文化則已，要有，也就是我們的。在這些地方，要分辨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何者爲必不能，何者爲應然。

若以一時的興旺爲合於大道，也是一種成敗論人的誤謬。所謂「東亞」者，常有頓起之雄風，每爲觀國者發見其民族的優點。秦之起，蒙古之起，風頭比今天所見者更大。孫卿子觀風於秦，稱其民而譽其政，以爲古之人，無末世朋黨比周，私而忘公之習。黑韃事略之序蒙古，稱其各種良樸之俗強國之政。六國人看秦，宋人看蒙古，強弱異形之處本來顯然。經幾陣上上下下，長存者還是我們這龐大的民族。在這一點上我們固不能從耶穌經上所說「只

有弱者才能承有這個世界」，却也不能作一定義，以爲惟有一時最強者能存在。因爲天然淘汰之結果，只是適者生存，適者固多不是弱者亦不必是強者。古往今來，大抵能寬容多彈性者長存。興之暴者，每每曇花一現而已。再

以西洋近事說，普魯士統一北德意志諸邦之後，其突進之形勢，國民勤勇之表現，科學之進步，真比現在崛起者還了不得，只緣他要「超於一切」，而不樂與世界上人共作

天民，使他的大帝國不在了。凡是一種力小謀大，想入非非之民族，未有不遭墮落者。

我說這些話，不是主張我們要照舊渾沌着過日子，我們本是應該知道別人的長處，並學人的長處的。我是主張，別人的一朝之功，不足以搖動我們四十年革命的自信心，不足以擔保將來之永遠成功，尤不足以使我們心悅誠服而投降。  
(八月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南遊雜憶

(四) (續第一四五號)

胡適

### (四)廣西的印象

這一年中，遊歷廣西的人發表的記載和言論都很多，都很贊美廣西的建設成績。例如美國傳教家艾迪博士(Sher wood Eddy)用英文發表短文說，「中國各省之中，只有廣西一省可以稱爲近乎模範省。凡愛國而具有國家的眼光的中國人，必然感覺廣西是他們的光榮。」這是很傾倒的贊語。艾迪是一個見聞頗廣的人，他雖是傳教家，頗能欣賞蘇俄的建設成績，可見他的公道。他說話也很不客氣，他在廣州作公開講演，就很明白的贊美廣西，而大罵廣東政治的貪污。所以他對於廣西的贊語是很誠心的。

我在廣西住了近兩星期，時間不算短了，只可惜廣西的朋友要我繳納特別加重的「買路錢」，——講演的時間太多，觀察的時間就少了，所以我的記載是簡單的，我的印象也是浮泛的。

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的，戀古的反動空氣。廣州城裏所見的讀經，祀孔，祀關岳，修寺，造塔，等等中世空氣，在廣西境內全沒有了。當西南政務會議的祀孔通令送到南寧時，白健生先生笑對他的同僚說：「我們的孔廟早已移作別用了，我們要祀孔，還得造個新孔廟！」

廣西全省的廟宇都移作別用了，神像大都打毀了。白健生先生有一天談起他在桂林（舊省會）打毀城隍廟的故事，值得記在這裏。桂林的城隍廟是最得人民崇信的。白健生先生毀廟的令下來之後，地方人民開會推舉了許多紳士去求白先生的老太太，請她勸阻她的兒子；他們說：「桂林城隍廟最有靈應，若被毀了，地方人民必蒙其禍殃。」白老太太對她兒子說了，白先生出來對各位紳士說：「你們不要怕，人民也不用害怕。我可以出一張告示貼在城隍廟牆上，聲明如有災殃完全由我自崇禱一人承當，與人民無干。你們可以放心了嗎？」紳士們滿意了。告示貼出去了，毀廟要執行了。奉令的營長派一個連長去執行，連長叫排長去執行，排長不敢再往下推了，只好到廟裏去燒香禱告，說明這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禱告已畢，才敢動手打毀神像！省城隍廟尚且不免打毀，其餘的廟宇更不能免了。

我們在廣西各地旅行，沒有看見什麼地方有人燒香拜神的。人民都忙于做工，教育也比較普遍，神權的迷信當然不佔重要地位了。廟宇裏既沒有神像，燒香的風氣當然不能發達了。

在這個破除神權迷信的風氣裏，只有一個人享受一點

特殊的優容。那個人就是總部參軍季雨農先生。季先生是合肥人，能打拳，爲人豪爽任俠；當民國十六年，張宗昌部下的兵攻合肥，他用鄉兵守禦縣城甚久。季德鄰先生帶兵去解了合肥之圍，他很賞識這個怪人，就要他跟他去革命。季先生是有田地的富人，感于義氣，就跟季德鄰先生走了。後來季德鄰白健生兩先生都很得他的力，所以他在廣西很受敬禮。這位季參軍頗敬禮神佛，他無事時愛遊山水，凡有好山水巖洞之處，若道路不方便，他每每出錢僱人修路造橋。武鳴附近的起鳳山亭屋就是他修復的。因爲他信神佛，他每每在這種舊有神祠的地方，叫人塑幾個小小的神佛像，大都不過一尺來高的土偶，粗劣的好笑。他我們去遊覽，每到一處有神像之處，他總立正鞠躬，同行的人笑着對我們說：「這都是季參軍的菩薩！」聽說柳州立魚山上的小佛像也是季參軍保護的菩薩。廣西的神權是打倒的了，只有這一位安徽人保護之下，還留下了幾十個小小的神像。

✻      ✻      ✻      ✻

廣西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儉樸的風氣。一進了廣西境內，到處都是所謂「灰布化」。學校的學生，教職員，校長；文武官吏，兵士，民團，都穿灰布的制服，戴灰布的

帽子，穿有紐扣的黑布鞋子。這種灰布是本省出的，每套制服連帽子不過四元多錢。一年四季多可以穿，天氣冷時，裏面可加襯衣；更冷時可以穿灰布綿大衣。上至省主席，總司令，下至中學生和普通兵士，一律都穿灰布制服，不同的只在軍人綁腿，而文人不綁腿。這種制服的推行，可以省去服裝上的絕大糜費。廣西人的鞋子，尤可供全國的效法。中國鞋子的最大缺點在於鞋身太淺，又無紐扣，所以鞋子稍舊了，就太寬了，後跟收不緊，就不起步了。廣西布鞋學女鞋的辦法，加一條扣帶，扣在一邊，所以鞋子無論新舊，都最便于跑路爬山。

廣西全省的對外貿易也有很大的入超。提倡儉樸，提倡土貨，都是挽救入超的最有效方法。在衣服方面，全省的灰布化可以抵制多少洋布與呢綢的輸入！在飲食嗜好方面，洋貨用的也很少。吸紙烟的人很少，吸的也都是低價的烟捲，最高貴的是美麗牌。喝酒的也似乎不多，喝的多是本省土酒。有一天晚上，邕寧各學術團體請我們吃西餐，——我在廣西十四天，只有此一次吃西餐，——我看見侍者把啤酒斟在小葡萄酒杯裏，席上三四十人，一瓶啤酒還倒不完，因為啤酒有汽，是斟不滿杯的。終席只有一大瓶啤酒就可斟兩三巡了。我心裏暗笑廣西人不懂怎樣

喝啤酒。後來我偶然問得上海啤酒在邕寧要賣一塊六角錢一瓶！我才明白這樣珍貴的酒當然應該用小酒杯斟的了。我們在廣西旅行，使我們更明白：提倡儉樸，提倡土貨，都是積極救國的大事，不是細小的消極行爲。

廣西是一個貧窮的省分；不容易担負新式的建設。所以主持建設的領袖更應該注意到人民的經濟負擔的能力。即如教育，豈不是好事？但辦教育的人和視學的人眼光一錯，動機一錯，注重之點若在堂皇的校舍，冬夏的操衣等等，那樣的教育在內地就都可以害人擾民了。我們在邕寧武鳴各地的鄉間看見小學堂的學生差不多全是穿着極破爛的衣袴，脚下多是赤脚，偶有穿鞋的，也是穿破爛的鞋子。固然廣西的冬天不大冷，所以無窗戶可遮風的破廟，也不妨用作校舍，赤脚更是平常的事。然而我們在邕寧的時候，稍有陰雨，也就使人覺得很寒冷。（此地有「四時常是夏，一雨便成秋」的古語。）鄉間小學生的襤褸赤脚，正可以表示廣西辦學的人的儉樸風氣。我在邕寧鄉間看的那個小學還是「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的一個附屬小學哩。廣西教育廳長雷沛鴻先生正在進行全省普及教育的計畫，請了幾位專家在這研究院裡研究實行的步驟和國民基礎教育的內容。他們的計畫大旨是要做到全省每村

至少有一個國民基礎學校，要使八歲到十二歲的兒童都能受兩年的基礎教育。我看了那些破衣赤腳的小學生，很相信廣西的普及教育是容易成功的。這樣的學堂是廣西人民負擔得起的，這樣的學生是能回到農村生活裏去的。

☆ ☆ ☆ ☆

廣西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治安。廣西全省現在只有十七團兵，連兵官共有二萬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無盜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我們作長途旅行，半夜後在最荒涼的江岸邊泊船，打起火把來遊巖洞，驚起茅蓬裏的貧民，但船家和客人都感覺一毫危險。汽車路上，有山坡之處，往往可見一個灰布少年，拿着鎗桿，站在山上守衛。這不是軍士，只是民團的團員在那兒担任守衛的義務。

廣西本來頗多匪禍，全省巖洞最多，最容易窩藏盜匪。有人對我說，廣西人從前種田的要背着鎗下田，牧牛的要背着鎗趕牛。近年盜匪肅清，大原因在於政治清明，縣長不敢不認真作事，民團的組織又能達到農村，保甲的制度可以實行，清鄉的工作就容易了。人民的比較優秀分子又往往受過軍事的訓練，政府把舊式鎗械發給民團，人民有了組織，又有武器，所以有自衛的能力。廣西諸領袖常

說他們的「三自政策」——自衛，自給，自治。現在至少可以說是已做到了人民自衛的一層。我們所見的廣西的治安，大部分是建築在人民的自衛力之上的。

冷 冷 冷 冷

在這裏，我可以連帶提到廣西給我的第四個印象，那就是武化的精神。我用「武化」一個名詞，不是譏諷廣西，實是頌揚廣西。我的朋友傅孟真先生曾說，「學西洋的文明不難，最難學的是西洋的野蠻。」他的意思是說，學西洋文化不難，學西洋的武化最難。我們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是够使我們學會西洋的文明。但我們的傳統的舊習慣，舊禮教，都使我們不能在短時期內學會西洋人的尚武風氣。西洋民族所到的地方，個個國家都認識他們的武力的優越，然而那無數國家之中，只有一個日本學會了西洋的武化，其餘的國家——從紅海到太平洋——沒有一個學會了這個最令人讚美而又最不易學的方面。然而學不會西洋武化的國家，也決沒有工夫來好好的學習西洋的文化，因為他們沒有自衛力，所以時時在救亡圖存的危機中，文化的努力是不容易生效力的。

中國想學人家的武化（強兵），如今已不止六十年了，始終沒有學到家。這是很容易解釋的。中國本是一個受

八股文人統治的國家，根本就賤視武化的風氣，所以當日倡辦武備學堂和軍官學校的大臣，決不肯把他們自己的子弟送進去學武備。日本所以容易學會西洋的武化，正因為武士在封建的日本原是地位最高的一個階級。在中國，儘管有歌頌綠林好漢的小說，當兵却是社會最賤視的職業，比做綠林強盜還低一級！在這種心理沒有轉變過來的時候，武化是學不會的。

在最近十年中，這種心理才有點轉變了。轉變的原因是頗複雜的：第一是新式教育漸漸收效了，「壯健」漸漸成為人們羨慕的對象了，運動場上的好漢也漸漸被社會崇拜了。第二是辛亥革命以來中央與各省的政權往往落在軍人手裏，軍人的地位抬高了。第三是民十四五年之間，革命軍隊有了主義的宣傳，多有青年學生的熱心參加，使青年人對於「革命軍人」發生信仰與崇羨。第四是最近四年的國難，尤其是淞滬之戰與長城之戰，使青年人都感覺武裝捍衛國家是一種最光榮的事業。——這裏最後的兩個原因，是上文所說的心理轉變的最重要原因。軍人的可羨慕，不在乎他們的地位之高或威權之大，而在乎他們的能為國家出死力，為主義出死力。這才是心理轉變的真正起點。

可惜這種心理轉變來的太緩，太晚，所以我們至今還

不會做到武化，還不會做到民族國家的自衛力量。但在全國各省之中，廣西一省似乎是個例外。我們在廣西旅行，不能不感覺到廣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確是比別省人民高的多，普遍的多。這不僅僅是全省灰布制服給我們的印象，也不僅僅是民團制度給我們的印象。我想這裏的原因，一部分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人為的。一是因為廣西民族中有苗，獠，獯，獯，獯，獯（今日官書均改寫「徭，童，同，令，果果」）諸原種，富有強悍的生活力，而受漢族柔弱文化的惡影響較少。（廣西沒有鄒魯校長和古直主任，所以我這句話是不會引起廣西朋友的誤會的。）一是因為太平天國軍的威風至今還存留在廣西人的傳說裏。一是因為廣西在近世史上頗有受民衆崇拜的武將，如劉永福，馮子材之流，而沒有特別出色的文人，所以民間還不會有重文輕武的風氣。一是因為在最近的革命戰史上，廣西的軍隊和他們的領袖曾立大功，得大名，這種榮譽至今還存在民間。一是因為最近十年中，全省雖然屢次經過大亂，收拾整頓的工作都是幾個很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心目中，他們是很受崇敬的。——因為這種原因，廣西的武化，似乎比別省特別容易收效。我到邕寧的時候，還在「新年」時期，白健生先生邀我到公共體育

場去看「舞獅子」的競賽，獅子有九隊，都是本地公務人員和商人組織的。舞獅子之外，還有各種武術比賽，參加的有不少的女學生，有打拳的，有舞刀的。利用「過年」來提倡尙武的精神，也是廣西武化的一種表示。至於民團訓練的成績是大家知道的。去年蕭克西竄，廣西派出剿禦

的軍隊只有六團是省軍，其餘都是民團，結果是把蕭克的主力差不多打完了。去冬朱毛西竄，廣西派出的省軍作戰的只有十一團，民團加入的有十五個聯隊，共約二萬人，

結果是朱毛大敗而逃，死的三千多，俘虜的七千多。廣西學校裏的軍事訓練，施行比別省早，成績也比別省好。在學校裏，不但學生要受軍訓，校長教職員也要受軍訓，所以學校裏的「大隊長」的地位與權力往往比校長高的多。

中央頒布的兵役法，至今未能實行，廣西却已在實行了；去冬剿共之後，軍隊需要補充，省府實行徵兵八千名，居然如期滿額。若在江南各省，能做到這樣的成績嗎？廣西徵兵之法是預先在各地宣傳國民服役的重要和光榮；由政府派定各區應抽出的壯丁的比例，例如某村有壯丁百人，應徵二十分之一，村長（即小學校長，即後備隊隊長）即召集這一百壯丁，問誰願應徵；若願去者滿五人，即已足額；若不足五人，即用抽籤法決定誰先去應徵。這次徵

來的新兵，我們在桂林遇見一些，都是很活潑高興的少年，有進過中學一兩年的，有高小畢業的。在那獨秀峯最高亭子上的晚照裏，我們看那些活潑可愛的灰布青年在那兒自由眺望，自由談論，我們真不勝感歎國家民族爭生存的

一線希望是在這一輩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廣西給我的印象，大致是很好的。但是廣西也有一些可以使我們代為焦慮的地方。

第一，財政的困難是很明顯的。廣西是個地瘠民貧的地方，擔負那種種急進的新建設，是很吃力的。據第一回廣西年鑑的報告，二十二年度的全省總收入五千萬元之中，百分之三十五有零是「禁煙罰金」，這是烟土過境的稅收。這種收入是不可靠的；將來貴州或不種烟了，或出境改道了，都可以大影響到廣西省庫的收入。同年度總支出五千二百萬元之中，百分之四十是軍務費，這在一個貧瘠的省分也是很可驚的數字。萬一收入驟減了，這樣鉅大的軍務費是不是能跟着大減呢？還是裁減建設經費呢？還是增加人民負擔呢？

第二，歷史的關係使廣西處於一個頗為難的政治局勢，成爲所謂「西南」的一部分。這個政治局勢，無論對內

對外都是很爲難的。我們深信李德鄰白健生諸先生的國家思想是很可以依賴的，他們也曾鄭重宣言他們絕無用武力向省外發展的思想。自先生曾對我說：「當我們打散蕭克軍隊之後，貴州人要求我們的軍隊駐扎貴州，我們還不肯留。我們決不會打別省的主意。」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

但我們總覺得兩廣現在所處的局勢，實在不能適應現時中國的國難局面。現在國人要求的是統一，而敵人所渴望的是我們的分裂。凡不能實心助成國家的統一的，總不免有爲敵人所快意的嫌疑。況且這個獨立的形勢，使兩廣時時感覺有對內自保的必要，因此軍備就不能減縮，而軍費就不能不擴張。這種事實，既非國家之福，又豈是兩廣自身之福嗎？

第三，我們深信，凡有爲的政治，——所謂建設——全靠得人與否。建設必須有專家的計畫，與專家的執行。計畫不得當，則傷財勞民而無所成。執行不得當，則雖有良法美意，終歸於失敗。廣西的幾位領袖的道德，操守，勤勞，都是我們絕對信任的。但我們觀察廣西的各種新建設，不能不感覺這裏還缺乏一個專家的「智囊團」做設計的參謀本部；更缺乏無數多方面的科學人才做實行計畫的工作人員。最有希望的事業似乎是獸醫事業，這是因爲

主持的美國羅鐸(Rodier)先生是一位在菲律賓創辦獸醫事業多年並且有大成效的專家。我們看他帶來的幾位菲律賓專家助手，或在試種畜牧的草料，或在試驗畜種，或在幫助訓練工作人員，我們應該可以明白一種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是需要大隊專家的合作的，是需要精密的設備的，是需要長時期的研究與試驗的，是需要訓練多數的工作人員的。然而聶寧人士的議論已頗嫌羅鐸的工作用錢太多了，費時太久了，用外國人太多了，太專斷不受商量了。「求治太急」的毛病，在政治上固然應該避免，在科學工藝的建設上格外應該避免。我在聶寧的公務人員的講演會上，曾講一次「元祐黨人碑」，指出王荊公的有爲未必全是，而司馬溫公諸人的主張無爲未必全非。有爲政治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物質的條件，如交通等等；一是人才的條件，所謂人才，不僅是廉潔有操守的正人而已，還須要有權威的專家，能設計能執行的專家。這種條件若不具備，有爲的政治是往往有錯誤或失敗的危險的。

※ ※ ※

### (五)尾聲

一月二十六日早晨，胡佛總統船開了。我在船上無事，讀了但怒剛先生送我的一冊粵謳。船上遇着何克之先生



，下午我到他房裏去閒談，見他正在做黃花岡憑弔的詩。我一時高興，就用我從粵謳裏學來的廣州話寫了一首詩。後來到了上海南京，我把這首詩寫出請幾位廣東朋友改正。改定本是這樣的：

黃花岡

黃花岡上自由神，

手揸火把照乜人？

咪話火把唔够亮，

睇佢嚇倒大將軍。

※ 冷 琴 ☆

我題桂林良豐的「相思巖」山歌，已記在前面了。後來我的朋友壽生先生看見了這首山歌，他說它不合山歌的音節，不適宜於歌唱。他替我修改成這個樣子：

相思江上相思巖，

相思豆兒靠巖栽，

（他）三年結子不嫌晚，

（我）一夜相思也難挨。

壽生先生生長貴州，能唱山歌，這一隻我也聽他唱過，確是哀婉好聽。我謝謝他的好意。

二十四，八，十二。

## 政制問題的討論

碩 人

我們認為在目前國家多難的當兒，只有在黨治的局面下能尋求着較妥善的出路。近來討論政制的人們（無論是黨員或非黨員），大體上都有這一個共同的出發點。但是我以為我們很難在黨治的局面下去培植或設置各種帶有民治色彩的制度，這非但是理論上的矛盾，事實上也無異是想在黨治之外求出路——積極地把問題愈加擴大，消極地使改革無從下手。陳之邁先生的「政制改革的必要」一文

（獨立一六二號），便具有這種矛盾的嫌疑。目前的黨治的精神是以中國國民黨來負全責治理國家，再明顯地說，中國現在是一個西洋人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陳先生以為「我們應該公開的承認目前國民黨內部紛歧的狀態」，要「令制度去適應這種狀態」，他便提出如下的政制改革方案：

承認國民黨裏的各種派別，讓它們組織起公開的集

團，在孫中山先生遺教的大前提下，提出具體的應付內政外交的策略出來，大家公開的在中執全會前面去競爭，由代表人民行使政權的中執委會揀選一個集團來組織政府。……

我認爲陳先生既主張「在黨義黨治根本法律原則下的改革」，在邏輯上他不應該再提出這麼一個與黨義精神背道而馳的方案來。在一黨專政的國家裏，我們不容許有其他政黨的存在，同時也不讓黨內有派別紛歧的狀態，既承認一黨專政，而又主張分成派別來更換政府，其爲矛盾，殊難否認。陳先生很看重民主政治下的各種制度，但又知道中國尙未具備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於是便想把民主政治與一黨專政共冶於一爐，加以合理化，結果就是他所提出的畸形的政治制度。

負責的政府 (Responsible government) 原是民主政治下的一種政府形式，我們普通稱它爲責任內閣制。我們現在是以中國國民黨來治國的，雖然我們「政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治權機關各自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然而這只是黨內的組織系統問題，絕對不能與西洋「負責的政府」相混。陳先生素來以爲中國的政制是很像責任內閣制的，這樣的比較危險殊大。廣義地說，一切合法的政府都是負

責的，即便是一黨專政的政府，它一定也向良心及道理負責。我們沒有一個狹義的或傳統所謂負責的政府，因爲我們老百姓大部份都默認沒有政治的能力，所以便完全信託國民黨，讓它來治理國家；所謂治權機關各自對中執會負責，這僅是黨內的組織系統問題而已。固然，國民黨內現今是派別紛歧，但我們如果相信黨治下求出路是較妥善的途徑，那末我們至多只能認爲那種現象是國民黨的病態；陳先生主張「承認國民黨裏各種派別，讓它們組織起公開的集團」，這無異是破壞黨治；以幾個公開的集團來替代一個國民黨，結果一定是「重新開演民初黨派合縱連橫的怪劇」，我覺得中國目前的政制是很特殊的，硬把它與西洋的制度相比，非但無益，且有極大的危險的。況且我們的前提既是黨治，則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鞏固黨的組織與紀律，陳先生的分化國民黨的辦法，是與他的前提矛盾的，是因噎廢食，是想在黨治以外求出路。

我很贊同陳先生的出發點，因爲他重視事實，思以制度去適應事實——這是我們從戰後新憲法的失敗結果所獲得來的教訓。可是錢端升先生在「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一文裏（見獨立一六二號），對於目前事實的觀察，比陳先生更爲透澈；錢先生除看清國民黨組織不健全的一點外

，又「承認蔣介石先生是黨內最有實力的領袖」，於是錢先生的結論便與陳先生的大相逕庭，錢先生的主張很有商量的餘地，但我不願在此地有所討論。我深信制度與人，特別在目前的中國，有密切聯帶的關係。陳先生雖重視事實，却沒有把政府中的最高領袖加以注意；我們如果假定陳先生的分化國民黨的辦法一旦實現了，試問有這麼一

## 編輯後記

適之

位擁有實力的最高領袖在，陳先生的理想究竟能達到幾分呢？

我們的大前提是在黨治的局面下去尋求較妥善的出路，我們不能否認，在此刻的中國，政制的討論應以人為中心，否則還免不了是紙上談兵。

二四，八，六。清華園，

△「君衡」和「君達」都是獨立的讀者常見的筆名，不用介紹了。

△我的「南遊雜憶」，間斷了四個月，今回才得續完，懶惰之罪，是要請讀者寬恕的。

△「碩人」是清華大學一位學政治的學生。

✧ ✧ ✧ ✧ ✧

| 本前           |     | 要          |     |
|--------------|-----|------------|-----|
| 刊號           | 三   | 目          |     |
| <b>第一六一號</b> |     |            |     |
| 整頓內政的途徑      | 翁文灝 | 東亞大局未來的推測  | 張熙若 |
| 自信力的根據       | 吳景超 | 關於女子教育的幾句話 | 衡哲  |
| 關於大學合理化的討論   |     |            |     |
| (一)高等教育到底不   | 張孟休 | 合理到什麼程度？   | 張孟休 |
| (二)大學地點的分配   | 朱懋炎 | 和合併問題      | 朱懋炎 |
| 編輯後記         | 編者  |            |     |
| <b>第一六二號</b> |     |            |     |
| 政制改革的必要      | 陳之邁 | 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  | 錢端升 |
| 論積極適應環境的能力   | 吳景超 | 平綏路旅行小記    | 胡適  |
| 編輯後記         | 適之  |            |     |
| <b>第一六三號</b> |     |            |     |
| 政制改革的大路      | 胡適  | 開明運動與文化    | 鄭昕  |
|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   | 鄭昕  | 及其教訓       | 丁文江 |
|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   | 丁文江 | 頁及其教訓      | 胡適  |
| 我們此時此地的需要是   | 胡適  | 甚麼？        | 少幹  |
| 編輯後記         | 適之  |            |     |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藝文」、「體育」、「學園」、「兒童」、「副刊」等，佔全報百分之六十。新編法，而分專電及通訊，實為北平不可殫述之報紙。每七十五種，並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報目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每月一元二角  
 (朝鮮) 每月一元五角  
 (香港) 每月一元五角  
 (澳門) 每月一元五角  
 (南洋) 每月一元五角  
 (歐美) 每月一元五角

## 第一卷 正風月半要

### 第十六期 刊目

職業之趣味  
 中國通貨膨脹問題  
 中國的政治  
 一九四一年以來各國不換紙幣之發行(完)  
 近年來列強撕毀盟約與締結盟約的總檢討  
 蘇俄在遠東作戰之準備  
 人口思想史(續)  
 朱子論心  
 先秦楊朱學派(續)

吳貫因  
 李應兆  
 余天竹  
 方銘珩  
 荆玉珩  
 余天珩  
 吳希庸  
 高名凱  
 孫道昇  
 持平  
 白木  
 吳微  
 芳農  
 柏心  
 彭清  
 董乃正  
 戴介民  
 朱司晨  
 金顯時  
 徐紀南  
 趙樹翼  
 金樹翼

## 第一卷 半月評論

### 第十三期 刊目

先要整理內部的感想  
 兒童年開募的感想  
 民治黨治與法治  
 一年來之審計  
 識字運動與基本漢字  
 捷克的希脫拉

延平  
 陳時俊  
 江蘇省鑑(書評)  
 戰事與和平  
 總發行 南京 門東水佐營康樂里一號  
 定價 每冊大洋四分半年大洋四角八分全年九角六分

## 第四卷 晨光

### 第八期 刊目

英國內閣改組及其遠東政策  
 岳飛的思想  
 上海各報地方通訊之存廢問題  
 我要怎樣訓練自己?  
 青年應養成良好的職業觀念  
 失業  
 遲業

定價 零售每冊三分，特大號另加。訂閱全年連郵一元五角。凡本年八月三十日以前訂閱全年者，僅收刊費洋一元。由學校團體聯合訂閱五十份以上者，每份僅收洋伍角。郵票十足通用  
 發行：正中書局

## 第二卷 經濟評論

### 第七號 刊目

本年上半年之貿易狀況及其前途  
 漢口最近之金融恐慌及其對策  
 漢口之金融恐慌及其歸趨  
 中國之災荒問題  
 由歷年中國之災荒說到今年湖北的水災  
 湖北之棉業之新動向及其出路  
 中國棉織業之新動向及其出路

王承志  
 幼志遠  
 鮑幼申  
 周春崖  
 梁之軍  
 余醒民  
 中國鑄的生產  
 鄉村建設研究院鄒平實驗縣金融之調查(續完)  
 最近國內外重要經濟統計表(九十餘種)  
 總發行：漢口金城里中國經濟評論社  
 向金聲譯  
 曹鍾瑜  
 編輯部



## 矛盾的歐洲（上）

蔣廷黻

我們若以歐洲民衆的意態爲判斷標準，歐洲是最愛和平的。開汽車的，剪髮的，飯店的伙計，小商人——凡是旅客在日常生活中所遇見的人沒有不祈求和平的維持，懼怕戰爭的臨到。東自蘇俄，西到法郎西，我沒有遇着小百姓們不是這樣的。連失業的工人都不以投軍爲解決失業問題的正当辦法。一般的歐洲人，如同一般的中國人，忙着過日子，沒有閒時餘力來管國家或民族的前途或所謂百年大計。倘他們偶兒談到國家的生命線，他們絕不以搶奪爲應該的。他們的思想是爲傳統的道德所範圍的。上次大戰時期所受的殺戮痛苦及戰後因戰爭的破壞而引起的經濟痛苦至今在歐洲的民間尙有不小的潛魔力。

去冬十一月中我初到柏林的時候，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我到他家裏吃便飯。當他出去接電話的時候，我就拿薩爾問題作爲與他的太太談天的資料。她對我說：「你新從外國來，必定知道外國的情形。你看薩爾問題會引起戰爭嗎？」我回答說：「這正是我所要知道的。不過各國報紙的言論都是很高調的，很緊張的。似乎在薩爾居民投票以前

，偶有不慎，小衝突便會起來，並且小事很能容易的變爲大事。」我話尙未說完，她已經流淚了。教授回來的時候，連說：「你可放心，必無事變。」這樣的安慰了她，他同我作眼，意思說：「戰爭的事，請你千萬不同我太太談。」

歐洲人民雖對戰爭是這樣的畏懼，統治階級所給我的印象就不同了。我們如只聽統治階級的言論，那我們只聽見磨刀的聲音。讀了一天的報紙以後，我常這樣的對自已說：

這個歐洲好像一個小村。這裏的國家就是村裏的住戶。這些住戶，自清早以至深夜，所幹的就是磨刀。有些磨刀者好像在那裏說：「我這刀已磨的頂快了，比別人的都快。我應該出去砍殺。那斯張三這次逃不脫了。」有些說：「我這刀已磨快了，我可以等着他們來。他們不來則已，來則要送命。」有些說：「幸而那班傻子不知道我的刀沒有磨快。我尙有些許時間。努力！努力！」有些拿着磨好的刀子

，跑到街頭上，當着大眾說：「你們不要想這刀不快！」

英國倫敦經濟及政治學院的國際關係研究教授陶恩培（Toynbee）先生可說是位「先天下之憂而憂者」。我看見歐洲各國努力於殺器的發明和改良不免心悸。遇着了牠，我問說：「據你看來，在下次的大戰之中，各國會不會不顧公法與人道，充分的利用各種科學所產生的殺戮工具？」他毫不躊躇的回答：「戰爭不過十天，所有的軍器都會用到。」

歐洲人的傳統政治一貫的以軍備與外交相輔而行。「戰爭就是政策的貫徹」：這是歐人最崇拜的軍事學家的名言。現在各國既然有積極的軍備，他們自然也有積極的外交。因為整個歐洲的文化和生活有內在的矛盾，歐洲的外交也有表裏，絕非簡單的事情。

先從東歐講起。蘇聯近年外交最大的轉變是把中心從遠東移到歐洲。一兩年以前，蘇聯雖已與日本開始談判中東路的出讓，但骨子裏蘇聯政府仍以保存他的遠東利益為其根本大政。近年因為德國的恢復及全盤德國外交的趨勢，蘇俄不得已把遠東降為次要，把歐洲疆界升為最要。這是很自然的轉變，因為歐洲的俄羅斯究比亞洲的俄羅斯要

緊。有此轉變，於是蘇聯加入國聯，並恢復帝俄時代的法俄聯盟。國聯在蘇聯的眼光裏素來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把戲。可是現在蘇聯擁護國聯之力不在英法之下。看起來，國聯的盟約好像是專為蘇聯目前的難關所定的。在此東西均有受侵略可能的時候，盟約對於會員國領土的担保雖是道德的，正應合蘇聯道德的須要。至於實力的担保，蘇聯有他的軍備和他的外交。蘇聯是有備無懼的。遠東雖已變為次要，就是在遠東，蘇聯亦斷不至不戰而退。蘇聯渴望和平因為和平與他有益，但蘇聯相信戰爭之害加於別國者勝過於蘇聯者。他自以為他的社會是最健全的。戰爭的結果只有資本主義的國家可以變為共產主義，他自己不會從共產主義回到資本主義。蘇聯現在並不在任何外國宣傳共產主義。這不是因為蘇聯放棄世界革命的希望，不過他以為世界革命的臨到與否不在乎宣傳，而在乎各國政治經濟的自然趨勢。戰爭又是這趨勢的自然促進力。因此以前防共者以為不與蘇俄往來是防共最好的方法；現在防共者，波蘭除外，以為惟一的方法在於自己社會經濟的健全化；與蘇俄外交往來與防共是可並行不悖的。在蘇俄方面，雖在內政上仍保持他的主義，在外交上則與一般資本主義的國家毫無分別了。他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

方法來對付資本主義的國家。法俄聯盟的成立由於俄國督促者多，由於法國督促者少。最後兩國訂條文的時候，蘇聯力求其強硬化，而法國反求其輕弱化。這與上次大戰以前的法俄聯盟正相反。

波蘭的外交最難了解。他一面不放棄與法國的聯盟，一面又確與德國很親密。波德的接近與法俄的接近是互為因果的。波德的合作當然是對俄的。究竟兩國之間訂有什麼密約，似無人知道。外面謠言很多。一說波德擬瓜分蘇聯西境，以烏克蘭歸波，沿波羅的海的土地歸德。此說頗難講解，因為波蘭建國不久，內部問題甚多，所須要者不是擴土而是休息與培養。並且波德倘聯軍以攻俄，波蘭人對德軍進境亦不無戒懼。所怕的是德軍的有進而無退。同時波蘭人也知道蘇聯絕無侵略波蘭領土野心。實際波蘭所謂防俄不是防俄國軍事的侵略。波蘭所謂防俄就是防共。那末，波蘭怎樣怕共產主義到如此田地呢？他並不是工業的國家，國內近代式的勞工很少。似乎共產主義的宣傳在波蘭找不着用武之地。波蘭防共的心理來自他的土地制度。歐戰的前後，全歐洲普遍的趨勢是平均地權，實現孫中山先生所謂耕者有其地。尤其在戰後，經各國的革命，均田的運動更加利害。惟獨波蘭的統治階級死守着大地主

的制度，致政權不穩固。這個階級的人以為如蘇聯要與他們搗亂，只要用耕者有其地這一個標語，那末，他們的政權和階級利益均將化為烏有。所以波蘭的聯德政策——德國現在以世界反共的領袖自居——與其說由於外交的不得已，不如說出於內政之逼迫。

波蘭人對其政府的外交政策亦不一致的擁護。反對者似乎有他們的理由。他們說：統治階級所怕的既然是俄國將來或者會利用波蘭農民的不安，正當的對付方法在於解決農民問題，不在於聯德。聯德並不能消滅農民的不安或農村經濟的不健全。反面來說，倘波蘭解決農民問題，實行耕者有其地，那就等於打預防針。預防針打好了，共產主義的病菌就不能入了。農民所要的是土地，不是共產主義。農民得了土地以後會變為防共的衝鋒隊。波蘭反對聯德的人更進一步的說：

在現在這個世界立國，國防是不可一日忽略的。所謂國防不僅限於軍備。社會的健全是各國戰鬥力的主要成分。而社會的各階級，從戰爭上看起來，最要緊的是農民。當十八世紀末年及十九世紀初年，法國革命軍之所以能抵抗全歐，幾致征服全歐，是因為法國革命政府行了革命的土地政策，以後拿破



命又維持了這政策，法國的兵士知道戰爭的成敗與他們田產的保存與否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兵士已萬分厭棄戰爭，但以後列寧又能利用這些毫無紀律，厭惡戰爭的兵士來與白黨及列強作死戰而終得勝。這個緣故在那裏呢？在乎列寧乾脆的宣佈土地是農民的。白黨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乎他們始終想維持地主的權利。在戰爭上，農民的熱心與否往往是決勝負的主要因素。

我聽了或讀了這種言論，免不了要想起近四五年江西的共區。中國的共產軍，佔了少數的偏僻縣，外無軍器的

## 耕者何時有其田？

吳景超

接濟，內無工業和其他特殊富源，竟能與中央軍抵抗這多年。這不是值得我們研究嗎？紅軍戰鬥力的發動機究竟在那裏呢？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難解答，實則不然。據紅軍自己的宣傳及中央軍的觀察，紅軍作戰的能力來自「農民樂為所用」一句話。那末，共區的農民從共黨得着什麼好處呢？只有一種好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國防與土地問題的密切關係。

（未完）

✻ ✻ ✻ ✻ ✻

中央農業實驗所，在農情報告的三卷四期裏，根據二十二省，八百九十一縣的報告，作了一個中國各省的農佃分佈表。從這個表裏，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的農民，仍以自耕農為最多，佔百分之四十六；佃農次之，佔百分之二十九；半自耕農又次之，佔百分之二十五。這個估計，與我前年在「中國佃戶問題的焦點」一文裏（旁觀第十期），及去年在「從佃戶到自耕農」一文裏（清華學報九卷四

期）的估計，相差無幾。由此可見中國沒有田的農民以及雖有田而不够的農民，仍佔全民二分之一以上，這個問題誠是人民生活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民生主義裡，最重要的一部份，便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發的，可是國民政府已經成立了若干年，對於如何實行孫中山先生遺教的這一份，竟絲毫沒有表現，未免令人感覺失望了。最可笑的，就是共產黨以前在江西實行的土地政策，某院長在公開談

話中，竟說他們是從三民主義中偷去的。我們覺得主義與財富不同，是不怕別人來偷的，同時也不可學守財奴的辦法，把他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而不拿來使用。現在農村中最容易受共產黨煽惑的，就是無產的佃農。爲安定社會秩序起見，爲組織民衆，使其一致擁護政府，作對外的鬭爭起見，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有立即施行的必要。

我在「從佃戶到自耕農」一文裏，曾有一個具體的建議，即是：

丹麥以政府的力量，幫助農民購地，結果使國內佃戶的百分數，從百分之四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十，此舉中國頗可效法。

中國實行丹麥的政策，有三點仍須注意。第一，政府應效法愛爾蘭減租的方法，使地主肯將土地出售。第二，應以東歐各國的成例爲鑒，由政府以公平的方法，規定土地的價格，俾地主不致居奇。第三，購買土地所需之款，應由政府全部借給農民。至於此種款項之來源，或由政府舉債，或發給地主以土地債券均可。政府借給佃戶購地之款，利息應低，可由佃戶將本息於若干年內攤還，其數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戶負擔爲原則。

這篇文章，曾引起土地委員會裏一位負責者的注意，他寫信給我，與我討論兩個問題。第一，他覺得將佃農變成自耕農，農民問題，並未解決。這一點我完全同意，因爲農民問題，是多方面的，解決了一個方面，並不能說整個問題已得到解決。可是同時我們也不能顧到別的方面，而把佃農問題置之高閣。第二，他提到財政問題，認爲中國的情形，並不如丹麥等國的單純，所以規定應略具伸縮性，以免將來滯礙難行之弊。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願意在此再討論一下。

在我上面的建議裏，並未抄襲任何國家解決佃農問題的辦法，因爲中國的情形，不與任何國家完全相似，這是我們研究社會問題的人所清晰地認識的。但歐洲的農業國家，每一個國家的解決佃農問題辦法，都有一兩點可供我們參攷，所以我一方面顧到本國的情形，一方面博採他國的經驗，才提出上面所提到的那個辦法，在我認爲是很可行的。這個辦法的長處有三點，第一，不加增政府財政上的負擔，因爲政府無論舉債，或發給地主以土地債券，都是以佃戶每年攤還的本利作担保，政府並不要從國庫裏拿出一筆錢來，送給地主或佃戶。不過辦理這一件事，在行政費上，也許要多支出一點，但這是於人民有益的事，多

開支一點行政費，只有得到人民贊助，不會引起批評的。

第二，這個辦法，並不剝奪地主的既得利益，只是對於他的私產，施以統制就是了。地主對於這種辦法，如要反抗，無異播布革命的種子，爲自己的幸福掘墳墓。第三，這個辦法，並不加重佃戶的負擔，可是在若干年後，佃戶便可成爲地主，與現在的佃戶，永遠不能改變其身分，反將佃戶的身分，傳給子孫的，自然不可同言而語。

關於最後這一點，有詳細說明之必要，因爲一方面佃戶的負擔既不加增，另一方面，這個佃戶，於若干年後，便變成地主了，許多人以爲這種說法，近於神話，幾乎是不可能的。其實我所說的辦法，是很淺近的，凡略爲懂得一點農業經濟的人，都很明瞭的。現在我再來說一遍。

關於佃戶的負擔，據張心一先生等調查句容的結果，得到下列的結論：

以錢租論，價值百元的田地，地主所收的租錢如下

表：

|      |      |
|------|------|
| 上等水田 | 六·六元 |
| 中等水田 | 七·一元 |
| 下等水田 | 七·九元 |
| 上等旱地 | 六·八元 |

|      |      |
|------|------|
| 中等旱地 | 七·二元 |
| 下等旱地 | 七·四元 |

地主投資買地所得的利息，每年自百分的六·六，到百分的七·九。買下等田地，比買上等田地的利益大。

由此可見佃戶每年所交的租，其價值約等於田地價值的百分之六·六到七·九。我們所謂不加重佃戶的負擔，是想一方面幫助佃戶購入所耕的田地，一方面要使佃戶每年所攤還的本息，不要超過他平時所交的租的價值。

其辦法可舉例如左：

今有地主甲，有地值一百元，租與佃戶乙耕種，每年收租平均爲七元。政府可令地主甲將土地讓與佃戶乙，給甲以值洋一百元的土地債券，而令乙分期將此一百元的本利還清。爲欲使佃戶的負擔不加重，利息可以定爲每年六厘，這與現在地主所收的租值相比，似乎低了一點，但與減租後的租值，相差無幾。佃戶乙平日交租時，係一年兩次，現在還本息的辦法，也是每年兩次，每次三元五角，共爲七元，與平日所交的租相等。但三十三年之後，一百元的本利便完全付清，土地便完全歸乙所有了。今列表如下，以示分期攤還本息，三十三年還清的方法。



|    |      |      |      |       |    |            |           |        |       |
|----|------|------|------|-------|----|------------|-----------|--------|-------|
| 三九 | 三·五〇 | 一·九六 | 一·五四 | 六三·八六 | 五八 | 三·五〇       | ·八〇       | 二·七〇   | 二四·〇六 |
| 四〇 | 三·五〇 | 一·九二 | 一·五八 | 六二·二八 | 五九 | 三·五〇       | ·七二       | 二·七八   | 二一·二八 |
| 四一 | 三·五〇 | 一·八七 | 一·六三 | 六〇·六五 | 六〇 | 三·五〇       | ·六四       | 二·八六   | 一八·四二 |
| 四二 | 三·五〇 | 一·八二 | 一·六八 | 五八·九七 | 六一 | 三·五〇       | ·五五       | 二·九五   | 一五·四七 |
| 四三 | 三·五〇 | 一·七七 | 一·七三 | 五七·二四 | 六二 | 三·五〇       | ·四六       | 三·〇四   | 一二·四三 |
| 四四 | 三·五〇 | 一·七二 | 一·七八 | 五五·四六 | 六三 | 三·五〇       | ·三七       | 三·一三   | 九·三〇  |
| 四五 | 三·五〇 | 一·六六 | 一·八四 | 五三·六二 | 六四 | 三·五〇       | ·二八       | 三·二二   | 六·〇八  |
| 四六 | 三·五〇 | 一·六一 | 一·八九 | 五一·七三 | 六五 | 三·五〇       | ·一八       | 三·三二   | 二·七六  |
| 四七 | 三·五〇 | 一·五五 | 一·九五 | 四九·七八 | 六六 | 二·八四       | ·〇八       | 二·七六   |       |
| 四八 | 三·五〇 | 一·四九 | 二·〇一 | 四七·七七 | 總數 | 二三〇·三四(本利) | 一三〇·三四(利) | 一〇〇(本) |       |
| 四九 | 三·五〇 | 一·四三 | 二·〇七 | 四五·七〇 |    |            |           |        |       |
| 五〇 | 三·五〇 | 一·三七 | 二·一三 | 四三·五七 |    |            |           |        |       |
| 五一 | 三·五〇 | 一·三一 | 二·一九 | 四一·三八 |    |            |           |        |       |
| 五二 | 三·五〇 | 一·二四 | 二·二六 | 三九·一二 |    |            |           |        |       |
| 五三 | 三·五〇 | 一·一七 | 二·三三 | 三六·七九 |    |            |           |        |       |
| 五四 | 三·五〇 | 一·一〇 | 二·四〇 | 三四·三九 |    |            |           |        |       |
| 五五 | 三·五〇 | 一·〇三 | 二·四七 | 三一·九二 |    |            |           |        |       |
| 五六 | 三·五〇 | ·九六  | 二·五四 | 二九·三八 |    |            |           |        |       |
| 五七 | 三·五〇 | ·八八  | 二·六二 | 二六·七六 |    |            |           |        |       |

由上表，可見在三十三年之內，佃戶乙共付地主甲本一百元，利一三〇·三四元。這三十三年內所付的本利，等於三十三年內應交地租之數。可是照現在交租的方法，付完了二三〇·三四元的租以後，地還是甲的；而照我所提出三十三年之內攤還本利的方法，付完了二三〇·三四元之後，地便是乙所有了。這種簡便易行的方法，我們希望民生主義的信徒，鄭重的考慮一下。

二四，八，十六。

☆

☆

☆

☆

☆

## 大學生的訓育問題

周先庚

中國目前的教育，在大學裏是教而不育，在中學裏是育而無訓。大學行政只「辦學」而不「興學」；大學教授祇「講學」而不「督學」。中學的訓育，更是虛有其名。現代的教育除供給正確智識而外，還要對於學生的行爲，道德，品性，人格負相當的責任。現代的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在灌輸現代智識——一切文藝科學與技術；另一方面，對於一個人處世作事所最需要的健全的性格與人格，萬萬不能忽略。

最近辦教育的人們，似乎已經在那裏開始感覺訓育智育并重的要。現代的學校應當有一個組織或委員會，專負學生訓育方面的指導。我們不必引証甚麼教育原理，或介紹多少歐美大學，在這方面精密的設施與進行的實況，來證明中國現代教育的落伍。我們現在暫且先報告關於學生情感生活的一個調查結果，以促大家注意，然後再積極提出一個輕而易舉的補救辦法，以供注意這個問題的人們考慮。

中國目前的教育對於一般學生的訓育實在是太疏忽了

譬如：在家庭和小學裏，我們的兒童沒有適當的性教育；到中學時代，正逢青春發育時期，我們的教育設施對於兩性的接觸，更無相當的指導，對於男女同學亦無相當的準備；無怪乎學生不能適應每階段卒變的環境，不單損壞一己前途，而且釀成許多風潮。所有的學潮，差不多都是少數情感生活適應不良的學生鬧出來的。這些情感生活適應不良的學生，辦學的人早就應當隨時隨地去發現他們，輔導他們，糾正他們。教而不育，育而無訓的教育，在二十世紀是根本不能發生多大效用的。

二十世紀的事業，一切都應當以心理事實爲基礎。在歐美不單在學校中有專司調查與改良學生情感生活的組織與專員，即在大商店，大公司，或大工廠裏，也都有這類組織與專門負責的人。歐美人士早已澈底覺悟，一切團體的不和諧，一切學潮，工潮，或社會革命運動的產生，都是心理的問題，都是少數情感生活不健全的人所鼓動起來的。我們儘管用理智來管束，來統制，來預防，那是中用的。人們的理智是爲情感所主使的。無論是個人的糾

紛也好，團體的衝突也好，階級的爭鬪也好，國際的戰爭也好，理智祇是表面的好的理由，情感才是隱藏的真的動機。我們若想要有一個健全的個人，團體，階級或國家，我們先得有一個健全的情感生活。二十世紀教育的目標，自然有理由特別注重文藝科學與技術方面智識的獲得，但是同時如果完全疏忽學生性格人格方面的陶養，那是不行的。我們不能還把教育看作狹義的，祇在灌輸智識，而不教學生如何利用智識，聰敏的利用智識，適宜的利用智識，並且成功的利用智識；我們不能還把處世之道，待人接物之方，以及到社會，入團體，進機關辦事的一切個人美德與特性，如努力的勇氣，服從的良性，合作的精神等，一概委諸學生自己去領會，推敲捉摸，智識經驗是要打成一片的，教育不僅在傳佈智識而已，最大的目標，還是在作學問求智識的時候，使學生知道如何適應環境，如何控制意識行爲；不僅在學識理智方面要一天一天的增加，在情感生活方面，也要一天一天的健全，一天一天的成熟，然後方可以避免與社會隔離太遠的毛病。

現在我們看中國目前的教育設施如何？對於學生的訓育究竟疏忽到什麼一種程度呢？作者在民國二十一年間與米景沅先生曾經用美國一位著名心理學家叟斯登氏「煩惱

調查單」，在北平三個大學與一個高中，調查了四一九人的情感生活狀況，在濟南與太原又調查了二組各約八五人。這七組人每組平均起來有七〇到九八條煩惱病徵。這個結果表示：中國大學生比較美國大學生，在情感生活方面不健全的多了。（參看拙著「學生煩惱與心理衛生」，見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廿三年冬季號，頁七一〇及七一一）。

根據美國四位心理學家調查四組美國大學生共二二一七人的結果，總平均每人煩惱病徵是四四條。另有二位心理學家調查了一三八個女罪犯與八二個精神病患者，平均也祇有六五條。中國八五五人的平均煩惱程度不但比美國一二一七常態人的平均程度高，而且比美國一三八位女罪犯和八二位精神病患者還高得多。我們知道美國常態組所有的煩惱病徵最多到一四〇條，分配曲線是向分數少的一端凸的；罪犯精神病患者組的分配曲線的上端與常態組的一致，但是曲線全體看不出向那邊凸起，可以說是常態分配曲線。但是中國的全體學生煩惱病徵最多到一九〇條，而且分配曲線完全是常態的，與美國罪犯精神病者的曲線相似。中國學生的煩惱病徵分配曲線完全是一個常態曲線，與美國罪犯與精神病者的相似。這個奇怪的事實，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在中國社會上並無神經病學家，更無神經病

療養院，來把已經得神經病的人從學校裏隔離出去。一個  
人得了神經病或有神經病傾向，社會并無保護他的人與設  
備，唯一退避之處，即是回家，但是得病的人非萬不得已  
是決不回家的。反之，在歐美神經病學很發達，療養  
院也很多，凡是得了神經病或有神經病傾向的人，立刻就  
有醫生治療，有療養院收容，他們不必留在學校裏頭。因  
為這個原故，所以美國調查的結果，發現煩惱病徵少的人  
極多，煩惱病徵多的人極少。而中國調查的結果，一切適  
合團體常態分配現象的定律。（至于中美學生煩惱程度的  
數量差異，中國正常學生比美國正常學生多三四條，不成  
問題是可靠的；中國正常學生比美國罪犯與精神病者多一  
四條，亦甚可靠；美國罪犯與精神病者的結果比正常人的  
結果多二五條，亦不成問題是可靠的。）

叟氏把煩惱程度分爲五級：得十四條以下的是甲類，  
「情感生活適應最良」；得十五到四四條的是乙類，「情感  
生活適應得宜」；得四五到六四條的是丙類，「情感生活常  
態」；得六五到八四條的是丁類，「情感生活適應不良」；  
得八五到一三九條的是戊類，「情感生活適應最不良，應  
請神經病學家診治」。叟氏調查的六九四人中，有六九人  
(九·九%)「適應最良」，三七二人(五三·六%)「適應

得宜」，一六〇人(二三·〇%)「適應最不良，應請神經  
病學家診治」。但是美國罪犯與精神病者的結果，祇有二  
·八%「適應最良」，而有一九·二%「應請神經病學家  
診治」。祇有二人已經過了叟氏最高的結果，祇能當作已  
類已經有精神病看待。反之，中國的結果就顯然的差  
多了。照叟氏的標準，中國全體的結果，還沒有百分之一  
的人是「情感生活適應最良」的，但是「應請神經病學家  
診治」的有百分之三七·五，并且竟有百分之二·二有一  
四〇至一八九條煩惱。設若「戊類」人在美國「應請神經  
病學家診治」，「己類」自然早就應當到神經病療養院去  
了。這個確是事實，因為美國最近有一位報告了兩個「己  
類」的人，一個得一四〇到一四四條，另一個得一八〇條  
。我們所調查的七組人中，每組都有「己類」的人，最少  
有百分之一·二，最多有百分之八·二，但是這些人仍然  
還在學校中，似乎安全而實最煩惱的生存着。中國「戊類  
」「適應最不良，應請神經病學家診治」的人數比起美國  
真正神經病的人還多。

我們無法調查中國醫院裏精神病者的煩惱程度是否傾  
向「丁類」，「戊類」。但是協和醫院神經病學系主任蘭  
門大夫，曾經請白端，徐思明二君，用叟氏一煩惱調查單



「測驗了數百真正精神病患者，結果煩惱程度還沒有我們所調查的那麼高。不過他們調查的方法是念問題給病人回答，與我們叫人自己填答，情形不同，這是一層；二來他們調查的病者都是洋車夫之類中下等階級的人，而我們所調查的都是智識階級的學生。我們知道煩惱程度與智識程度是略有正相關的，所以協和的結果與我們的結果不能直接比較，而這個「煩惱調查單」究竟適用於真正的病者與否，還得等待將來詳細調查。

作者近年來感覺學校中，因情感生活適應不良，流為神經病而自殺的青年，實在太多了，實在太丟現代教育的臉了。西洋有所謂「心理衛生運動」，已有二十五年的歷史，他的影響傳佈到了全世界，而中國人尚不知道有那麼一回事。西洋各國學校中除課程有「心理衛生」一選科外，還有職員，心理學家，或神經病學家，專負學生心理衛生指導的責任；規模大的學校有獨立部處，規模小的，有特設委員會，最低限度亦有簡單的學生輔導制度。

我國學生平時神經病傾向既然如此的高而嚴重，而他的影響又如此的重大，我想至少學校當局也該考慮，定一個補救的辦法。這種補救的辦法，並不是要我們獨創什麼制度，好在人家早有成規可以仿行：

(一) 最低限度，學校中應有學生輔導制度。這種指導，教職員人人可以担任，隨時隨地可以注意學生的特殊問題；即無專門智識，常識的談話指導亦聊勝于無。但須確實規定一種輔導制度，務使有一個有興趣的專人負責。

(二) 學校課程方面應有關於心理衛生的課程，作為三四年級的選修科，此外還須常有公開演講，使學生能得這方面的應用智識。

(三) 更進一步，如有可能，當設學生輔導科或人事部，專司學生輔導責任；能有神經病學家或實驗應用心理學家，担任調查指導更好，不然，德高望重而有經驗的長者，在一個學心理的學生助理之下，亦可以盡盡義務。

(四) 最理想的辦法是設立一個「心理衛生部」，由一位神經病學家主持，此外可有一位診斷心理學家，或實驗應用心理學家，與一位職業指導員幫忙；這是目前的中國所辦不到的。

(五) 所以最後的辦法，還是設一個委員會，由教務長，秘書長，校醫，德高望重而有興趣的教授與實驗，應用心理學教授等人組織，而以最後一位專負其責。無論採用以上那種方法，具體辦法不外：增加心理衛生課程為選科；添設公開演講，題目或為心理衛生本身，或為與他有

關係的問題，如「心理分析」，內分泌生理與性格的關係，現代名人傳記等；介紹關於心理衛生方面的讀物；多使學生與教職員有更密切的接觸；學生每人都要有極詳細個人記錄保存着，以備查考。

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

✧ ✧ ✧ ✧

## 論「不通」

了 一

一般人往往說中國文沒有文法，但又往往說某人的文章不通，這兩種說法顯然是矛盾的。不通就是違反了一個民族的作文習慣，而一個民族的作文習慣就是那族語的文法。

不過，直至現在，中國還沒有一部標準文法；已出版的一些文法書，都偏重於分析字句，而不大說到通不通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不會指出怎樣才適合或違反中國文的習慣。

這種標準文法很難寫定，因為中國人對於文章，所謂通不通似乎是可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文言文通不通的標準容易定些，就因為大家守着數千年的作文習慣；一個人如果自己會寫通順的文言文，看見了別人的文章的時候，看來不順眼讀來不順口，就批評它不通，也不至於錯誤。語體文通不通的標準難定些，這並非因為民衆口裏的白話

沒有一定的習慣，却因為大家喜歡加上些歐化或日化的成分，化得妥當時仍合中國的語法，化得不妥當時就成了四不像的語言。這種四不像的語言應否提倡是另一問題，但它的文法總難確定，因為這裏頭還沒有一個民族的長時期的作文習慣。

在我們看起來，文章寫得最通的，要算中文很有根柢而又深通西文的人了。他們並非有意模仿西文，然而受了西洋文法的潛移默化，會把中西文法的共同點融合為一。他們的文法既未違反西人的邏輯，同時又不十分違反中國人作文的習慣。中國人看來仍舊順眼，讀來仍舊順口。換句話說，就是拿數千年相沿的文法去範圍它，仍舊不會覺得它不通。此外還有兩種人的文章也是通的。第一種是純用古文，第二種是純用白話。

能純用文言的人，現在是太少了。在這一方面說，文

章最通的，要算前清遺下的翰林舉人等；只要他們在前清真的會「通」過來，而入民國以後又絕對不肯接受新智識及白話文體，他們的文法就算很通，因為他們能守着數千年的作文習慣。有些人喜歡把新名詞放在「原道」式的古文裏，雖然看來不順眼，但還不能說是不通，因為文法上還沒有變更。最可笑而又最普遍的現象却是在十句當中有一兩句參用現代的文法，這好像觀音菩薩露出狐狸尾巴，令人看去格外覺得不舒服。這種文章就可以說是不很通，因為它裏面雜糅着古今的文法。

能純用白話的人，比較地多些。現在中學生所做的文章當中，最可愛的就是這一類。每逢中學生向我問作文的方法的時候，我首先就勸他把文章做好了再唸給一個同學聽，不許加以解釋。如果那同學不看見他的稿子而能完全聽得懂他的文章，就是很通順很可喜的一篇白話文。中學生最普遍的毛病是在白話文裏參用古文的成語或歐化的辭彙，稍不妥當就弄到不通。非但中學生如此，連大學生也有許多是犯這毛病的。

近年來有一個很令人驚奇的現象：作文最通的是許多政論家與科學家；而大學裏的國文教授有時候倒反不通起來。法理工學院的學生的文章比較地通順，而中國文學系

的學生作起文來却往往一竅不通。其實這並不足驚奇，因為現代中國的政論家與科學家往往是中西文都有根柢的，而國文教授有時候却犯上述的毛病，把現代語法參入古文裏，或把古文法參入白話文裏。法理工學院的學生作文只求把意思表達出來，恰像說話一般；而中國文學系的學生或因要運用典故，或因要學古文氣息，再新一點的又因要努力堆砌歐化的文學上的描寫語或自己所不很懂的新辭彙，以致弄巧反拙，非但文章寫不好，就連「通」字也够不上。

現在回頭說到通不通的標準。第一，我們寫下來一句話，如果不能把它的文法類推而造成千百句，那麼，這一句話在原則上可以說是不通。例如我看見人家宴客的請帖的左邊寫着「恕速」二字，表示「請恕我不來速駕」的意思，這就是不通的句子，因為依中國的文法，句中的否定副詞省去之後就不能再表示否定的意思。我們不能仿照這句子的文法而說「恕送」以表示「恕不相送」，也不能說「恕迎」以表示「恕不相迎」。這種簡略至於不通的句子，等於說「我本江吳百」以表示「我本是江蘇吳縣的百姓」。但在上古的文章及現代的口語裏，有些與此類似的句子却可以認為「通」的，例如莊子逍遙游「請致天下」是「

請許我致天下於君」的意思，現在我們不能仿這文法而說「請送禮物」以表示「請您許我送禮物給您」；此外如「請辭」「請死」之類，都不合現代文法；但我們只能認爲已死的文法，不能說古人不通。又如現在北平人往往說：「非得在五點鐘回去」，表示「非在五點鐘回去不可」，聽來似乎不通，其實說話的人的心裏並沒有感覺到「非」字是否定詞，只把「非」字當做肯定的副詞，這只可認爲「非」字的原有意義在北平的民衆的心中已不復存在，而另生一種新意義。一個地域通用的口語沒有一句是不通的；甚至在邏輯上不通的話，若經社會普遍的採用，也就算「通」。因爲文字是代表語言的，文字可以不通，語言却不會不通。至於士大夫口裏的話有時反而不通，就因爲他們不能完全用活語言的緣故。

第二，割裂過甚的典故，也往往弄到不通。例如說「于飛之樂」以表示「夫婦和諧之樂」，實在不通；因爲依中國文法，「鳳凰于飛」不能省爲「于飛」。至於以「鼓盆之戚」表示「喪妻之痛」，文法上是通了，只嫌意義上不大說得過去，而且是一種頗笨拙的描寫語。桐城派的文

章，唯一的好處就在乎努力避免這種不通的寫法。

第三，辭彙的誤用，也是不通。例如某甲向某乙說：「對不住，我把您的書弄髒了」，某乙說：「沒關係」，這「沒關係」不是說某兩件事物相互間沒有關係，而是說「不要緊」。又如說：「他不贊成我」，意思却是說「他不喜歡我」。又如說「他否認考試」意思却是說「他反對考試」。這些話，漸漸有人用入文章裏，這是我在今年清華的入學考卷裏注意到的。此外如「抽象」，「意識」等詞，往往被學生們亂用。自從提倡白話文以來，中學生的文章本該很易通順，只因他們喜歡堆砌新名詞或流行的文藝上的描寫語，就弄到令人厭。

末了，我覺得此後我們非但該把文章寫得通，並且應該把中國原有的文法加以洗鍊。凡是合於邏輯的文法，應極力提倡。至於不合邏輯的句子，縱使古人曾有此習慣，我們也不妨改革。我深覺中國應該有一部標準文法。至於文法應如何制定，如何推行，總不能不靠政府的力量。這且留待下次討論了。

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

# 民主政治的根本（書評）

之 邁

R. Bassett, *The Essential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MacMillan Co., London, 1935

民主與獨裁問題近一年多在國內曾引起激烈的辯爭，本刊便發表了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文字。在外國這個問題也同樣地成爲很時髦的辯爭題目，不特雜誌論文時有，書籍亦如雨後春筍一般。

這本書是個中翹楚。作者是英國人，他討論的範圍只限於他的祖國，但是他自己說，英國是「國會之母」，它的問題是一切民主政治的問題，它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舉世所注目甚至於刻意模倣的，故討論英國民主政治便是討論世界的民主政治，這種討論的結論是值得全世界參攷的，我們不問他專門討論英國的部分也覺得這本書價值之崇高。

作者首先簡明暢達地描寫英國的政制，尤其注意於政黨的歷史背景，証明在歷史上英國政黨并不是只有兩個，第三黨是時出時沒的。這個歷史事實並不是作者發現的，但是從這件事實他証明英國式的政治制度并不一定需要兩

黨制才能運用靈敏，兩個以上政黨的情形并不是內閣制致命之傷。英國目前政黨的變化并不葬送民主政治的前途。

這本書最優美的一段在討論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作者先提醒他的讀者說民主政治這個名辭是常被人亂用的：擁護獨裁政治的人也常常宣稱他們所擁護的才是純粹真正民主政治，現在所謂民主政治都是些「遮掩着的獨裁」。列寧，墨索里尼，希特拉都曾借用民主政治這個名辭來號召標榜。作者認爲這種紛亂有絕對澄清的必要，而他所貢獻的不是給民主政治下一個界說——界說已經太多了——而是只從政治方面着眼說明「民主政治是一種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不同的地方在這解決政治問題方法之不同：前者的方法是討論，折衷，調和，它的真諦是政治上的和平；後者的方法是專斷，壓迫，箝制，它的真諦是以武力來解決政治及其它一切問題。這個方法問題是政治社會裏最重要的元素，社會的性質完全以此爲依歸。舉凡一切政治問題發生的時候，一定有兩種以上不同的意見；它們的意見怎樣不同不要緊，要緊的是它們

意見的衝突有什麼方法來解決。它們所採取的方法規定了它們政治社會的性質：訴之於和平的方法便是民主政治，訴諸武力便是獨裁。

自從有了民主政治便有了它的批評者，作者在說明了它的真諦之後便進而答覆批評者的理由。在諸種替民主政治辯護的書籍中，我以為本書的第五，六章是最能自圓其說并且令人悅服的。他說歷史的教訓是：內戰永遠不能把引起內戰的問題根本解決，它只能把整個社會弄到體無完膚，英美兩國的內戰亦非例外。我們中國人對於這個歷史的觀察應無異議。因為受了這種教訓，英國人才發明了代替內戰來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因此代表一個歷史上苦痛的教訓，并不如批評它的人所說，是沒有志氣，沒有主張，不能把握着主義而奮鬥到底等等的弱者所發明來遮羞掩醜的勾當。作者更進一步說，民主政治所代表的是中庸之道，不走極端，不冀求達不到的理想。用公開承認意見衝突的方法，民主政治維持着社會的完整。

民主政治的成功只需要一個條件：無論什麼問題都取決於和平的方法而不取決於武力暴行。只要這個條件具備，無論什麼樣的社會都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但是民主政治

不應走得太遠而容納以推翻民主政治為目的的集團利用民主政治下的自由來達到它們的目的。希冀用武力暴行來打倒自由的人不配享受自由。民主的英國政府可以箝制共產黨或法西斯黨。你不壓制它們，它們便把你打死了。這樣的箝制不違反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只能普及於相信它們的人們。

我以為作者在這裏犯了一個很大的毛病：他對於討論，折衷，調和的重視使得他沒有看到歐戰以來民主政治一個大發展。他仍然相信民主政治下的領袖人才只應是最高明的調和者，而不是勇敢有為的人物。十九世紀的人往往如此想，因為那時理想的政治是無為的政治，那時理想的國家是放任的最懶的國家。即在那時候這種看法也是不對的。英國十九世紀的政治家都是積極的，有主義的，果敢有為的。在二十世紀後，因為國家為社會服務的觀念勃興，政治家更應該積極。歐戰以還的所謂「危機政府」，把權力集中於領袖身上，匪特不是反民主政治的，并且是民主政治一個極大的收穫。獨裁者可以做的事民主政治的領袖無不能做，但方法仍然是和平的，民主政治的真諦仍然能够維持。作者沒有看透歷史而隨聲附和一般人的迷信，實為此書最大的缺憾。他替民主政治辯護却反而替他的敵

入張目。我們須知這不是民主政治的弱點而只是作者的弱點。

中國人讀這本書會覺得它富有意義。內戰了二十多年並沒有把我們的問題解決一絲一毫，除了替我們的敵人造成了在我們國內實行以夷制夷的機會，除了使我們的政治

## 編輯後記

△蔣廷黻先生新從歐洲回來，根據他親身的考察，寫了這篇「矛盾的歐洲」，不但留心外交的人，應當讀這篇文章，就是注意中國內政的人，從這篇文章裏，也可得到許多的指示。

△蔣廷黻先生說，「現在防共者，波蘭除外，以爲惟一的方法，在於自己社會經濟的健全化。」又說：「解決農民問題，實行耕者有其田，那就等于打預防針。預防針打好了，共產主義的病菌就不能入了。」六中全會快開了，我們希望袁袞諸公，對於打預防針這個問題，不要輕輕放過。

△「耕者何時有其田」一文，提出了一個打預防針的方法，廷黻先生也許認爲這個辦法有點緩不濟急。我們希

紛亂，經濟消沉。即此一端便足以使我們反省。前些時我曾爲文討論民主與獨裁，而申說如果我們要貫徹汪蔣兩先生「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的原則，我們只有放棄模倣意俄德等國的野心。這本書的根本觀點是我的說法大致相同的。

編者

望他寫完「矛盾的歐洲」一文後，對於這個大問題，也發表一點高見。

△大學生的訓育問題的作者周先庚先生，以前在「獨立」曾發表了許多講心理學的文章。在本文裏，周先生指出近代大學教育中一個急待矯正的缺點。

△凡是認爲自己文章已通的人，都應細讀了一先生的「論不通」。

△「民主政治的根本」一書的根本觀點，是與之邁先生的根本觀點，大致相同的。之邁先生不久有一篇兩三萬字的大文，討論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在清華大學的學術刊物中發表。

# 求解作文兩用 英漢模範字典

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NEW & REVISED EDITION



獨立評論 第一六五號

編著者：張世鑿 平海瀾 厲志雲 陸學煥

## 本書之特色

1. 本書之編纂，供教員學生及一般研習英語者求解字義作文翻譯時檢查之用，故取材標準，以實用字句為限。

2. 本書編制獨創一格，單字注音釋義之後，除臚列含有本字之複詞與成語外，並附普通應用例句，以示用法。

3. 增訂本包含單字四萬餘，複詞例句在十二萬條以上，日常遇到之字語，幾已包羅殆盡。新字均用\*號標出，略舉數字如下：ace of aces, autogiro, baffle painting, bakelite, chain store, chaser, electron tube, enplane, Nep, noble gases, radiovision, rayon, stratosphere, white plague, zoom 等等。

4. 增訂本中英美拼法互異之單字，一律前後並列，例如 color, colour; defense, defence; theater, theatre 等等。

5. 單字用法有須詳細解釋者，均另加附註，例如 airplane 一字下附加：〔註〕美國海陸軍已正式採用 airplane 一字；英國著作家通常仍用 aeroplane 一字。cost 一字下附加：〔註〕cost 作及物動字時無受事格，如 "This cost you a dollar," 此句不能改為 "A dollar was cost you by this," 又不能改為 "You were cost a dollar by this."

6. 本書單字，逐一注音，均以韋白斯特大辭典為根據，符號簡明，讀音最易。

7. 本書原有「同義字反義字對照表」「他國單字及成語」「前置字用法表」及「重讀與大寫」附錄四種。增訂本增加「注音人名地名表」及「略語表」兩種，更合於參考之用。綜計附錄包含之單字在一萬以上。

8. 增訂本增加字句，重行排印，篇幅比原書加多百分之二十以上，定價照舊不加。

本書初版發行於民國十八年，內容編制，頗多創例，於具備普通字典之一切功用外，兼有作文、修辭、會話及商用字典之長。先後重版多次，風行一時。惟年來事物演進，日新月異，新興詞義，有待補充，而各方重視本書，有期其兼備大字典之功能者；因由編者據最新西籍多種，加以增訂。其中尤以 Winston 字典所有一切特長及新字，本書無不儘量採納。計單字由三萬五千而增至四萬以上，複詞與例句由十一萬條而增至十二萬條以上，頁數由一千四百而增至一千七百，並於原有四種附錄外，增加注音人名地名表及略語表二種，綜計附錄凡一萬餘條；至定價則照舊不加，期於英語學上為更進一步之貢獻。

增收單字  
補充詞句  
篇幅增多  
定價照舊

字典紙印  
硬布面精裝  
一千七百餘頁  
版式長十七公分  
寬十公分  
定價二元五角  
**特價  
二元**  
九月三十日  
截止  
郵費及掛號費  
一角五分半

商務印書館出版

二〇





## 再論政制改革

陳之邁

自黨察事件發生以後，國人便感覺到中樞機關「補苴應付，如堵罅隙，緊急搪塞，但求苟免」的政策，不但不但能救亡圖存，即應付當前問題，亦感不足，而推源溯本是在政制之不良，大公報記者在本年七月十六日「汪院長轉地療養」的社評裏便提出改革政制的必要，蓋鑑於汪院長在應付當前的問題，曾受到中政會中常會一部分人的刺激，故萌引退之志。自六中全會開幕有期，留心政治的人更感覺到中樞機關的改革應為該會主要任務之一，因為與其讓它去對當前問題通過許多空洞不着邊際，冠冕堂皇的議案，不如讓它切切實實謀一種政制的改革，鞏固政府的基本與威信，來策應內政外交。獨立第一六二號發表錢端升先生和我兩篇論文，便是針對這種現象而發的。繼此又有許多討論的文字，我所見的有胡適之先生「政制改革的大路」（獨立第一六三期），北平晨報「舉國人心與政制改革」（八月十七日），「君衡」先生「當前的三個問題」和「碩人」先生「政制問題的討論」（均載獨立第一六四號），及大公報「汪院長打銷辭意」社評（八月二十三日）

這些文字的作者都不是想借着政制改革來達到什麼特殊目的的。胡先生並且聲言「如果此時可以自由組黨，我也不會加入任何黨去的」，而是鑒於「中央現行的政制，既不合政治學原理，又不適目前的國情」（用錢端升先生語）。由這種討論可知政制的改革是大家都認為迫切的，所不同的只是改革的方式或具體的建議。概括地分析起來，改革的方式約有下列三種：

（一）主張在國民黨專政的原則下謀政制的改革。錢端升先生，「君衡」先生和我都如是主張。但是講到具體的方案則頗有異趣：錢先生希望國民黨內部在蔣介石先生領袖之下團結起來，在政制裏替蔣先生謀設勢力發展的機構，而這種機構不應是坦率的獨裁或有實力的總統，而應是中央以治會議的改組；「君衡」先生承認「開放黨禁不特無需，亦且有害」，而提倡把「黨政二者之間應當劃清界限」，不妨取消中政會議，「或者改組為中執會之一特殊委員會，與國民政府不發生直接隸屬之關係。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政權由中執會直接行使，治權由國民政府全權

運用」；我則主張讓黨內現有的派別公開地分化成有政策的集團，由中執會或中政會選擇來主政，實行「黨內的民主政治」，貫徹到底國府組織法的精神，造成真正負責的政府。大公報的記者則在先從平津黨察黨部的撤消及「新生」事件所引起黨部的搖動提議「改絃更張」，後來却轉而建議中央政制就黨治的輪廓加以改革，並且標出改革的五項原則來。

(二)主張「拋棄黨治，公開政權」，用憲法來做政權的基礎，用人民而不用國民黨來監督政府，以期團結全國的人心，因為「今日收拾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禦侮之外，莫如廢黨治，公開政權，實行憲政」。這是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北晨的記者很同情於胡先生的意見，他說：

今日識者所最爲憂慮者，即全國人心之散漫，無法使其團結，努力圖存。此種人心趨向，即爲亡國朕兆。究其病根，則人人皆深刻感覺國事與彼無干。縱有才智，亦無所用。自暴自棄，勢所必至。故欲振作人心，鼓勵勇氣，必須使每個國民對於國事皆可參與，皆能負責，然後在賢明領袖指導之下，羣趨一的，力求發展，國家前途，方有曙光。……今日不獨對內應謀政制徹底改造，即對外爲表示國民萬衆一心計，亦

當對於現行政制，有所改革。……憲政雖非萬能膏藥，然出路畢竟較多，不至始終僵持。

(三)主張改組國民黨使其內部真正團結，使其紀律森嚴，只准有黨，不准有派。「君衡」先生「以爲黨的病源不在缺乏民治而在缺乏紀律。……整頓黨務的途徑，似應於逐漸實現嚴密的紀律，培養中樞之威信二事上求之」。「碩人」先生也說「在一黨專政的國家裏，我們不容許有其他政黨的存在，同時也不讓黨內有派別紛歧的狀態」，所以他說我的主張「矛盾」「畸形」「因噎廢食」，而認爲「我們唯一的出路只有鞏固黨的組織與紀律。」

這諸種意見我們實有詳細討論的必要。我不一定要強辭奪理來堅持我個人的愚見，但經過縝密思慮之後，可得而言的約有下列三端：

第一，我仍然不主張現在開放黨禁，雖則我很明白胡先生和北晨記者所說的，「實行憲政之後，國民黨仍可掌握政權，蔣先生仍可爲全國領袖。」這裏的原因有二：

(一)開放政權並不能收拾人心，遑論挽救危亡。許多時候以前，統一問題甚囂塵上；那時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胡適之先生那時便主張用政治制度來謀統一，現在他和北晨記者所說的正是這個舊話重提。愚見以爲歷史教訓

我們這種希望是最「烏托邦」不過的。中國人心之散漫是眼前的事實，但現代經濟制度之驚人落後可惜也是事實。沒有現代經濟制度所造成的交通便利，貨物交換，優美普及的教育，參加政治的閒暇，而希求吃草根樹皮觀音土的芸芸衆生侈談內政，關切外交，監督政府，是人之常情所不容許的，無論你頒布如何優美完備的憲法。中國人沒有民族的意識，因為中國人大多數沒有閒心去過問什麼叫做民族的意識。中國沒有强有力的輿論來做憲法的制裁，因為中國人大多數不識字。中國以往的憲法一敗塗地，因為中國人大多數不知憲法爲何物，也沒有工夫去調查訪問一下憲法爲何物。散漫的人心應當收拾，族國意識應當養成，誰都不能否認。但收拾與養成的方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更不是一紙根本法所能達到。胡先生和北晨記者都診斷出了中國的根病，他們的藥方子可惜太不對症，服了他們的藥石並不能使我們的國家起死回生。

(二) 憲政不特是胡先生的理想，并且是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希望遲早總有一天惠然降臨，但是審察目前中國政治的形勢，即不問現在人民配不配做他們國家的主人翁，便開放政權，實行憲政，其勢必然勾引起許多紛繁複雜的問題，無法解決。其中的原故很簡單：一個國家裏一定

要有一種中心思想，共同信仰，在其中各種集團可以自由爭論，在其外則唯有根本撲滅。有政府的國家決不能容無政府主義者的存在；在美國懷疑美國憲法便得入牢坐監；無論怎樣講自由，自由總得有個限制；無論怎樣寬宏大量也不能讓公開以打倒自己爲目的及手段的主義和自己共存共榮。德國從前叫兩個巡警伴着一個共產黨在大街上遊行是曲解了自由，是走到了極端。中國目前的中心思想是民主主義，服膺它的，即或對主義不同，或標舉政策互異，都應讓他們存在；不服膺它的，以打倒它爲職志的，只有遭受剷除撲滅。如果中國實行憲政，第一個問題是三民主義外讓不讓別的主義存在？如果不讓別的主義存在，則實行憲政的結果等同我的「黨內民主政治」。所不同的只是憲法之是否頒布。中國現在有根本法以三民主義爲立場，所規定的政制不良儘可修改，何需更換？況且胡適之先生所主張的憲法，也不過是立法院草擬的憲法草案，同是種政權，不服膺三民主義的集團仍然不能存在，和目前有多大的區別？反之，如果除了服膺三民主義者外，別的集團也可以存在，那是放棄了國家的中心思想，結果一定陷入混亂的狀態，共產黨便是解決不了的問題。總之，有了

以三民主義爲根本精神的憲法而不保證揭發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一定當政，世間寧有此理？別的政黨既不信三民主義，又非國民黨，能够甘心盤居於那部憲法之下而不想去推翻它嗎？這種種的困難使我覺得在目前狀態之下，開放政權，實行憲治，是不可能亦可不必要的改革。我們想喚起全國人心真正的團結，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情況之下是辦不到的，徒托空言來喊嚷沒有用，族國意識不能一朝一夕養成。如果我們想暫時得到一些人心團結，與其造許多飯碗給自命不凡的憂國之士去享用，如北晨記者所提倡的，還遠不如舉義德去實行獨裁，呼籲「狂信主義」，或再來一次淞滬長城之戰，因爲誠如胡先生所言，「當淞滬血戰的時期，全國的人真是『萬衆一心』的擁護十九路軍」。這是第一點。

第二，一切改革的基礎是眼前的事實，而不是空洞的理想，或屢試不驗的東西忽然成功。國民黨從歷史來看，從目前的現象來看，內部都是紛歧的：這件事實非黨員看得見，黨員也不必裝着看不見。這種派別分歧的原因，誠如「右衡」先生的看法，「并非根據不同的政見，而根據情感與人事」。但中外古今的政黨政派那個完全根據於政見之不同？那個完全能够撇開情感與人事？但不問根據如何

，我們也總得承認在空前國難關頭都不能團結的國民黨是沒有希望團結的：用喊口號唱高調的方式來謀團結固然不可，用高壓的手段來壓制三民主義下的派別也只有迫着他們索興拋棄了三民主義而反抗，用些不倫不類的主義來號召。國變可爲一個顯例。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不是再繼續地去抖空口號而是讓它們分成有責任有團結的小集團，公開地競爭政權的把握。這是承認事實的改革。

錢先生提出的具體建議裏很着重於蔣介石先生的地位。這是最能够認清事實的看法。但是「碩人」先生便難我：蔣先生在黨內的民主政治下作什麼地位呢？我同錢先生一樣，尊香祝禱一位民國以來絕無僅有的好領袖能够效勞國家。但是不死背十九世紀書本的人都曉得領袖人才和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則（這裏所謂根本原則的意義請參閱本刊第一六五號拙作書評）是完全不相衝突的，雖則所謂領袖和十八世紀的米爾頓，二十世紀的墨索里尼和希特拉之所謂領袖——上帝爲人類手擇的，或自命不凡的——完全不同。軍權國防現在是一個專門事業，那裏需要最嚴格的紀律，蔣先生治軍既有優越的成績，自然「他應繼續爲最高的軍事長官」。但在政治方面，蔣先生當然也是很有勢力的一個領袖，他對於政治也有具體的政策主張。在「黨內

民主政治」實行下自然成爲一個最有勢力的集團，最能孚衆望的集團，它當然可以把握政權，實現他的主張。其實我們既然擁護他做「最高領袖」，我們便是服膺他的政策，在中執委會前他被擁戴爲政權把握者自不成問題。倘若我們不服膺他的政策，在「黨內民主政治」下可以不擁戴他，在現在也更無擁戴他的理由。所以蔣先生在改革後的政制下也是能够充分爲國效用的。

蔣先生的地位不成問題，在有些人心目中成問題的到是軍權和政權混淆的問題，即是章擬憲草的張知本先生的杞憂。軍政混淆在民國史上有慘痛的記錄，當是舉世所知的，但在這裏也毋庸過慮。「中央現行的政制……是蔣先生與中央政治會議分治的政治」。這是錢先生最透澈明快的觀察。蔣先生同時又是軍事最高領袖。這裏軍政兩權顯然已經混淆，改制後最多也是一模一樣。蔣先生是一位具有現代智識的軍人，不能和曹錕張作霖輩同日而語，憑藉着軍權來統馭政權是他所不取的。

總而言之，我誠懇希望黨內外的人現在不要再做那「精誠團結」的美夢，因爲那是永無實現之目的。胡先生說我希望「一兩個天下之大老扶杖來歸」，「君衡」先生說我也夢想精誠團結，都看錯了我的原意。我所希望的只是

借着「黨內民主政治」使得現在消極的，不合作的，發不負責的言論的，都有把握政權的機會，以期他們不敢繼續地玩他們的雜技。在民治國家裏反對黨之所以異於我們的不合作主義者正是因爲他們即在野時也得作負責批評而不得胡說八道。這是那種政制下必然產生的風氣與操守。如果這種制度不存而強人以那種風氣與操守是絕對辦不到的。自己抓住政權，不給人家機會來爭取，偏偏又要人家來和你團結，世界上沒有這樣便宜的好事。胡先生說：「這四年的教訓是：統一全國容易，團結黨內很難」。我完全承認這句話的後半。這是第二點。

第三，在現在討論中國政制萬萬不可拏外國的東西來強相比較。政治學和地質學一樣是帶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我們不能搬外國的東西來用，外國也不能搬我們的東西去用。曠觀一中華民國憲法史這種嘗試是屢試屢敗的。現在正是我們覺悟的重要關節。「碩人」先生批評我說：「我覺得中國目前的政制是很特殊的，硬把它與西洋的制度相比，非但無益，且有極大的危險的」。這是至理。可惜說出這個至理的人前面却講起邏輯來，而覺得黨內有派是「矛盾」的，「畸形」的，顯然表現他自己未能跳出那民國初年的圈子。在前一篇文章裏我曾明白地說出中國現在的

國民黨不能和在義德俄等國專政的政黨同日而語，此中國目前政制之所以「特殊」，外國的邏輯到這裏來用不上，因為鮑羅廷的改革現在只有虛殼存在，實質完全消失，故而談不到矛盾畸形與否。硬用外國黨治的邏輯來評量中國的情況才是「因噎廢食」。因此我以為「碩人」先生的至理大家應當承認。我們可以不一問一種改革方案是否合乎外國的邏輯，其結果是否矛盾或畸形，而只問這種改革方案合不合乎事實，能否辦到，辦到之後的結果能不能產生一種有政策，有主張，肯負責，能有所作爲的政府，來代替現在半死不活，又死又活的現象，來代替只顧理想高超，不顧事實適應的諸種改革方案。這是第三點。

本着上述三點，我仍然覺得在目前的狀況下，爲即速改革救濟現在的政制來適應內外交迫的難關，腳踏實地，不務高遠，「黨內的民主政治」，「黨外無黨，黨內有派」的方案是最合時宜的。至於具體的改革方面，我們聽到了許多建議，都有重要的意義。「君衡」先生和大公報記者都贊成厲行中山先生以權和治權嚴格的分開，是中肯的。他們主張取消現在的中央政治會議，代之以純粹的黨的機關，前者認爲應是中執委會，後者認爲應是「以極少數不兼任院部長官之黨中領袖主持」的中常會。錢先生同我

則主張改組現在的中政會，錢先生主張把它縮少，我則主張放大，但兩人都主張這裏面的人不許同時兼任官職。胡先生則認爲：

中政會議是無法改革的。因爲它是代表黨來監督政府的，現在黨的勢力實不能監督政府，而政府也實不願受黨的監督，於是只有自己監督自己了。

胡先生的說法，雖然苛諍，却是代表事實的：汪精衛氏近日堅決請辭，據傳是因爲「中政會中常會爲某項外交問題，迭經討論，發言盈庭，其內容頗予當軸以刺激」，便是明證。但這種事實，與其歸罪於黨政諸公的頑固，毋寧說是制度之「重重牽掣，徒貽精神之痛苦，妨害行政之效率」。我們看現在而司監督政府的機關，專就大政方針而言，便有中常會，中政會，和專以打死老虎爲己任的監察院。這種架床疊屋的機關，個個伺機而動，怎能讓當政者安心？如果我們改革制度，使得黨政機構眉目清醒，權責分明，這種困難亦自然冰消瓦解。簡略言之，如果（一）監督者限於中政會議（我不一定要叫它這個名義，換個稱呼亦可），（二）被監督者限於負責的當局而不及其員司（監察院彈劾低級官吏往往予當局爲難），（三）最高當局由清一色的派別組成，而不是內部紛歧彼此明爭暗鬥的

混合體，我們便可以得到實際負責任的政府。

六中全會現在已到提案起草的時期，改制改革我希望他們仔細的考慮。汪院長的引退和改制之不良有關，這次他毅然以病軀而重荷重任，我們希望他貫徹他改革改制的

主張，不特國民黨的威信可以藉此提高，中國的存亡盛衰，實利賴之。

二十四，八，二十三。

☆ ☆ ☆ ☆ ☆

## 矛盾的歐洲 (下)

蔣廷黻

整個的歐洲是矛盾的，方方面面都是矛盾的，其中以德國爲最。一個旅客倘只注意德國人的日常生活，必感覺這個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敬而又最可愛的。他們——德國人——有禮貌，好和平，老實而又勤儉，作事絲毫不苟且，喜歡音樂，尊重學術及學者。他們對生活並無奢望：衣食而外，能喝啤酒，聽音樂，就心滿意足。假使他們的人生觀能貫徹到內政外交，太平的景象就臨到了。

但國社黨故意的製造極緊張的空氣，要德國人不知足，鞭打他們往前進。進到那裏呢？國社黨領袖心目中的目的地是個快樂園嗎？這不但是德國前途的問題，而且是全人類文化前途的問題。

第一，國社黨要建設一個單純的雅里安人的德意志。

國內的非雅里安人——猶太人——要排斥於德國之外，

或不給他們國民的權利。同時德意志人寄居於德國主權之外者要收復到祖國的懷抱中。猶太人一小部份已逃命國外，大部份留在德國者已喪失民權且時受欺壓。德國反猶太運動不能說是完全無故無理，但排斥的方法不僅不合乎人道，而且反乎德人的常性，免不了使我疑惑歐洲人究竟是文明人還是野蠻人。

國社黨的工作在排斥異族方面雖幾已完成，在收復國外的同胞方面則過着非常的困難。薩爾的德人在今年的春天已回祖國，不過此外尚有奧大利，捷克，及但恩西格 (Danzig)，綿漫爾 (Meusel) 諸地的德人。就民族主義的立場而論，奧德既係同族，應該可以合併。假使奧人有自由投票的機會，他們大多數無疑的會投票主張與德合併。他們認德人是他們的血親。不合併，他們過的是無聲無



色，半生半死的日子；倘合併，他們可望光榮的重臨。但是德奧的合併就是德國的膨漲，且牽連到歐洲東南的霸權問題。維爾塞條約禁止此舉，法意捷蘇等國亦反對此舉。這是公理與強權的衝突。德奧合併的問題就是歐洲問題的象徵。

此外捷克，但恩西格，綿漫爾諸地德人的收復均遇着同等的困難。列強在維爾塞條約中把這些德人所佔領的區域分給德國四週的鄰邦就是要減殺德國的力量。非經過大戰，德國絕不能達到目的。

第二，國社黨要為雅里安人的德意志找條出路。德國既喪失了殖民地，各國又把關稅提到天高，無論德人在國內怎樣努力，德國的經濟是不能自足的。她必須從外國輸入原料，向外國輸出商品。不然，他必須擴張土地。這種趨勢是戰前已有的。不過現在國社黨的理想出路比戰前的不同。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一書中曾具體的說明他的辦法。他說上次德國之敗一則由於與英國爭海權，致英國偏袒法俄，二則由於德國無以安法國之心，致法國矢志倒德。他要聯英。他想反俄反共就是聯英的好法子；同時與英訂海軍協定，承認德國海軍不超過英國海軍百分之三十五。希特勒這種努力已得相當效果；近半年來，英國對德

的輿論確已好轉。對法國，希特勒亦想求相安之道。綠迦洛條約他始終聲明遵守。薩爾問題解決以後，他就宣佈此後法德之間沒有土地問題了。這等于說，他不想收復亞羅二州。希特勒以為德國的出路在向歐東發展。他以反共的領袖自居；他告訴西歐人他的反共不但是求救德國，簡直是救西歐文化；德國是西歐文化的前防。那末，西歐豈不應該與德國表同情？何況他不想向西歐打主意？但是向東歐發展也不是容易的事。蘇俄的力量是不可輕視的。法國根本反對德國發展，無論此發展是向那一方。英國目前雖與德國較接近，但英國亦不願德國稱霸歐陸。

德國既以反俄反共為其大政方針，她的自然聯盟國是日本。下次大戰的戰線之長，牽動之多，可想而知。歐洲的報紙屢次登載日德聯盟的密約。究竟這兩國有無正式的密約或非正式的了解，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在反俄反共的立場上，日德兩國的利害是相同的。此外德國人很想與中國作朋友。中國很能供給德國所須的原料及商場。德國在遠東沒有政治的野心，亦不能有政治的野心。從此方面看起來，中德的合作是互有利益的。

德國的野心和其困難，與現代的整個國際關係是互為因果的。有了維爾塞條約給德國的種種不堪的限制，及當

代的各國的鎖國政策（或經濟的集團政策），德國於是乎不能不高調的提倡族國主義，軍國主義。德國這樣一來，別國又不能不加倍的防止她。德國要找出路，別國要消滅德國的危害，戰爭而外，只有整個的國際關係的改組。後者的希望很少，所以前途是很黑暗的。

歐洲各國之中，社會最安定，政治最保常態的要算英國。英國的外交是他國所不及，她的內政也是他國所不及。英國的統治階級並不明顯的干涉平民的生活，然而平民始終不越出統治階級的範圍之外。每逢星期日，各黨派的宣傳員好在公園中利用言論的自由向民衆宣傳他們的黨義。保守黨的代表所得的聽衆並不比勞工黨的或共產黨的少。有時我與失業的工人或在公園裏，或在街上談天。我初以爲他們必痛恨保守黨，熱烈的擁護勞工黨或共產黨，其實不然。有一個工人這樣說：「關於政治經濟諸複雜問題，究竟上等社會的人比我們懂得多。」知識階級之中有少數的人極左傾，但勞工左到勞工黨已經了不得了。在英國，極左的共產黨與極右的法西斯黨均無希望。此中原故極多。一則英國的經濟狀況，雖沒有恢復到恐慌以前的富裕，究有了不少的恢復。二則保守黨的黨員深知社會經濟的重要，在可能的範圍內，努力改革事業。三則英國的稅制

確把重担放在有錢的階級身上。我以先以爲大英帝國的末日將到了。現在我看英國不但是歐洲的砥柱，簡直是全世界的砥柱。

最使我有這樣的信心是英國有不少的人實實在在的「先天下之憂而憂。」他們看清楚了文化與戰爭是勢不兩立的。國聯的主旨與精神在英國有極忠實的信徒。勞工黨擁護國聯最徹底，但別黨的人也擁護國聯。現在英國的政客沒有人敢說他不擁護國聯。鮑爾溫（Baldwin）改組內閣的時候至爲國聯事物設一特別閣席。我看國聯在英國不但得了超黨的地位，且是一種使各黨合作的原動力。問題是：擁護國聯到什麼程度？關於有些問題是英國力所能達，且是與英國有利害關係的，英國可以擁護到極度。倘英國無能爲力，英國的政治家就不大好說空話。倘問題與英國無利害關係——這樣的問題很少——英國亦不得特別出力。

擁護國聯以外，英國外交最大的趨勢是與美國合作。美國人最怕替英國作馮婦，英國人最怕美國憲法的分權制。此外兩國人的性情是大同而又小異，這點小異引起許多的誤會。不過英國人除少數外認英美的對敵是英國的大不幸，無論如何必須避免。還有許多的英國人相信惟獨英美

的合作能救世界的文化。

關於歐洲，英國努力的目的，是大局的安定。她願意與大陸各國都作朋友，連蘇聯在內。凡是想反俄就能得英國的歡心者，不免打錯了算盤。英國對安定歐洲並無通盤的籌畫。她過一個難關算一個。對於遠東，英國已從消極轉到積極的探試。「滿洲國」她可認爲「既往不咎」，只要別的條件合適。牠不想排斥日本，也不會許日本排斥她。本此宗旨，她想作到那裏算那裏。無論如何，西門長外部的時代已成過去。英國政界要人之爲人所厭棄，莫過於西門。就是他的少數同黨亦無人願爲他辯護。我同英人談及他，他們免不了要替他道歉。

別國的經濟不景氣日日減輕，法國的則日日加重。她的素不健全的國會制能否渡此難關頗有問題。今春的地方選舉是左邊各黨的勝利。時局是非常的，而國會不願給以

府非常權利。巴黎街上常有共產黨與火十字團的衝突。現政府努力緊縮。目前當然不受人民的迎歡。久之能否得人民的諒解尙是問題。

法國的外交集中於一個目的——防德。她認德國在大陸上的擴張，無論向那一方面，均不利於她。她擁護國聯，因爲他想利用國聯來維持現狀。她新近又聯俄以對德，而盟約明定蘇聯不得援引以對日。在此條件之下，蘇聯尙願簽字，因爲蘇俄相信和平是整個的，一處的和平不能保，他處的亦不能保。如有戰爭發生，總是聯軍對聯軍，沒有甲乙兩國對打，而別國守中立。

總之，在歐洲摧殘文化的勢力遠勝於保存文化的勢力。除非整個的國際關係改造，我看不見出路。歸罪於那一國全是打筆墨官司。

✧ ✧ ✧ ✧ ✧

## 留學與求學

葉公超

出國留學，在國家與個人，原都是不得已的辦法。因爲我們的學術落後，所以想要深造學生不得不送他們出國去求學於人。這當然不能說是我們的恥辱，但亦未必是國

家或個人的光榮。學術先進的國家彼此交換學者，或互派留學生原是極平常的事，就是學術稍落後的國家派人到先進的國家去留學也是不希奇的事，譬如，歐戰前美國研究

歷史，哲學，或文字學的人多半是到德國去留學的，而至今英美學生到意大利或法蘭西去學習音樂，美術的還不少在數；但是，世界上沒有第二國家在最高教育方面是像中國這樣幾乎全盤求之於人的。稍有國家觀念的人都應當覺悟，這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更不是我們教育制度的一部分。現在我們只希望能夠漸漸地提高自己大學的程度，同時也可以減少我們留學的需要，縮短我們留學的時期。

近幾年來留學似乎已成爲一種普遍的風氣。在許多人的思想習慣上，國內大學似乎就爲預備出洋而存在的。大學畢業生，只要有法子籌得一筆旅費和一年半載的最低生活費，是必要榮行的。至於入那個學校，從什麼人讀書，甚而至於究竟要研究什麼，似乎都還是次要的問題。要緊的是出國，先做上一個留學生。這種學生當以自費的爲數較多，但官費生中也有不少這樣的人。所以，出洋的人雖然日見增加，但實際求學者却似乎日益減少了。有人說，自有留學生，情形就如此。也許；不過，單就歐洲大陸與英國兩方面的情形而論，我覺得現在『留而不學』以及『留而不能學』者的成分似乎比前十幾年的增加多了。無論現在與過去的比較如何，現在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巴黎，柏林，倫敦，東京，紐約等大城市裏我們可以常遇着許

多根本不讀書，或因種種原因不能讀書的中國留學生。

根本不讀書的人不必談了。不能讀書的人可以分爲兩種：一，因爲在國內時文字的根底太差，到了外國既不能隨班聽講，又不能自己看書，所以就變成不能讀書的人了。這種人有的到了外國之後感覺自己的文字程度太低，遂着手補習，等到有了相當的程度，已經到回國的期限了。還有的，根本就不求文字通順，只要能對付着生活，就此鬼混下去。這種情形以巴黎與柏林兩處爲最甚。這種學生假使留在國內也許還能多讀幾部書，多得着一點知識，對於社會或許有點用處，但是像這樣的下去，我們就不容易知道他們有什麼用了。因經濟的關係以致不能正當讀書者似乎以英法爲數較多。我去年任在巴黎的時候曾聽說有十幾位學生先後轉到柏林去，因爲柏林的生活程度比較便宜，而且還可以用『登記馬克』，至於他們的德文呢，多半是只有幾個月程度，而以他們所研究的東西而論似乎也無需到柏林去。後來我到倫敦，又聽說有學生轉到德國去，也是爲了同樣的經濟理由。我知道在英國有一位學生因爲倫敦的生活程度太高跑到愛丁堡去，不幸到了那裏才知道沒有自己要讀的課目，於是又轉到麗佛普爾，在那裏住了一季之後，覺得並不比倫敦便宜多少，結果還是回到倫敦

去。因為要省錢而犧牲了求學，未免太可憐了。

在國外每遇見這種迷離徬徨的青年同胞不免連想到國內一般社會對於所謂『鍍金』招牌的仰重心理。雖然近幾年來教育界對於自己所培植的人材已較前略為重視，但在一般社會的眼裏留學生的招牌似乎還很有點威勢，尤其是在政界與商界裏。這是我們對於自己已失却自信心的表現。假使國內大學或研究院畢業生的身價能等於同級的留學生的，我相信留學生的人數自然就會減少了。

上面說過，我們現在要漸漸地提高我們自己大學的程度。這個問題當然不在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之內，不過這裏我們不妨先提出關係本報的一個辦法：就是，我們應當多聘請外國的著名教授到中國來教書，如今年北京大學的 Osgood 教授，清華大學的 Wiener 教授等一流的人物。在實際上，請一位大師來遠勝過我們派十個學生出去留學，尤其是當我們有相當完備的儀器與設備。其實我們之所以必須留學者不外乎由於國內缺乏一等的教授與完備的儀器，但這兩點都不是不能逐漸補救的。當然，外國的大師是不容易請到的，不過遇着可能的機會，我們不應當輕易地放它過去，並且我們希望教育的當局能以這種辦法來調劑派送留學生的政策。

還有，政府派送留學生似乎應當根據兩種原則：一，

我們目前所急需的知識；二，基本的學術工具。關於第一，近幾年來公費留學所指定的課目大致都還有相當的切要，雖然間或也夾有類乎奢侈品的東西。本來中國目前所最需要的知識是什麼，根本就不容易說，尤其是以各門專家的觀點來看，況且國家的高等教育方針又並沒有固定的重心。站在學術的立場上，各種課目都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在任何大學裏各系的功課是應當平均發展的；但在今日中國情形之下，我們派送留學生實在是出於不得已中的不得已，因此對於留學課目的選定應當更加檢點，更加切近我們的需要。譬如，與其派人去學戲劇技術，莫如多送一個人去研究害蟲或土壤的分析；與其派人去學政治學，不如多派一個人去研究鍊鋼的問題；與其派人到英國去研究英國文學，不如派人到英國去學紡織，或造紙。這當然不是說戲劇，政治，文學根本是次要的課目，不過從實際上着眼，這裏似乎有緩急輕重的差別。關於基本學術工具的課目，近來也有文化機關注意到這點，但在能力範圍之內似乎仍有可補充的地方。譬如，留學的課目裏就沒有梵文一門，所以我們編起佛學大辭典來非全盤抄襲日本書籍不可；又如，我們真正研究上古語言學的人實在還是太少，

以致於我們古代的歷史似乎還要靠外國的學者來闡荒。這不過是兩個眼前的例子而已。總之，我們留學的政策應當

是一方面去採花，一方面還要去採子回來培植。

## 讀 禁 書

知 堂

禁書目的刻板大約始於咫進齋叢書，其後有國粹學報

善本外的禁書大抵都不免，我也是豫先承認的。近時上海

的排印本，最近有杭州影印本與上海改編索引式本。這代

禁書事件發生，大家談起來都知道，可是閒話皇帝一文誰

表三個時期，各有作用，一是講掌故，學術的，二是排滿

也沒有見過，以前不注意，以後禁絕了。聽說從前有閒話

，政治的，三是查考，乃商業的了。在現今第三時期中，

揚州一文激怒了揚州人，鬧了一個小問題，那篇閒話我也

我們想買幾本舊書看的人於是大喫其虧，有好些明末清初

還不會見到，這篇閒話因為事情更大了，所以設法去借了

的著作因為是禁書的緣故價格飛漲，往往一冊書平均要賣

一個抄本來，從頭至尾用心讀了一遍，覺得文章還寫得漂

十元以上，無論心裏怎麼想要也終於沒有法子可以「獲得

亮，此外還是大失望。這是我最近讀禁書的一個經驗。

」。果真是好書善本倒也罷了，事實却並不這樣，只要是

不過天下事都有例外。我近日看到明末的一冊文集，

榜上有名的，在舊書目的頂上便標明禁書字樣，價錢便特

十足有可禁的程度，然而不是禁書。這書叫作拜環堂文集

別地貴，如尹會一王錫侯的著述實在都是無聊的東西，不

，會稽陶崇道著，即陶石簣石梁的姪子，我所有的只是殘

值得去看，何況更花了大錢。話雖如此，好奇心到底都有

本，第五六兩卷，內容都是尺牘。從前我翻閱姚刻禁書目

的，說到禁書誰都想看一看，雖然那藍胡子的故事可為鑑

，仿佛覺得晚明文章除七子外皆在禁中，何況這陶路甫的

戒，但也可以知道禁的効力一半還是等於勸。假如不很貴

文中有許多奴虜字樣，其宜全燬明矣，然而重複檢查索引

，王錫侯的字貫我倒也想買一部，否則想借看一下如是大

式的禁書總錄，却終未發見他的名字，這真真是大運氣吧

貴而別人有這部書。至於看了不免多少要失望，則除好書

。雖然他的文集至今也一樣地湮沒，但在發現的時候頭上

可以不至於加上標識，定價也不至過高，我們或者還有得到的機會，那麼這又可以算是我們讀者的運氣了。

文集卷四復楊修翎總督云：

「古人以犬羊比夷虜，良有深意。觸我鬻我則屠之，弭耳乞憐則撫而馴之。」又與張雨蒼都掌科云：

「此間從虜中逃歸者言，虜張甚，日則分掠，暮則飽歸，爲大頭目者二，胡妓滿帳中，醉後鼓吹爲樂。此雖賊奴常態，然非大創勢不即去，奈何。」看這兩節就該禁了。此外這類文字尙多，直叙當時的情形，很足供今日的參考。最妙的如答毛帥（案即毛文龍）云：

「當奴之初起也，彼密我疎，彼狡我拙，彼合我離，彼捷我鈍，種種皆非敵手，及開鉄一陷，不言守而言戰，不言戰而且言剿。正如衰敗大戶，仍先世餘休，久駕人上，鄰居小民見室中虛實，故來挑構，一不勝而怒目張牙，詫爲怪事，必欲盡力懲治之，一舉不勝，墻垣戶牖盡爲摧毀，然後緊閉門扇，而面相覷，各各相讎。此時從頹垣破壁中一人躍起，招搖僮僕，將還擊鄰居，於是群然色喜，望影納拜，稱爲大勇，豈知終是一人之力。」形容盡致，真可絕倒，不過我們再讀一遍之後，覺得有點不好單笑明

朝人了，仿佛這裏還有別的意義，是中國在某一時期的象徵，而現今似乎又頗相像了。集中也有別的文章，如復朱金嶽尙書云：

「凡人作文字，無首無尾，始不知何以開，後不知何以闔，此村郎文字也。有首有尾，未曾下筆，便可告人或用某事作開，或用某事作闔，如觀舊戲，鑼鼓未響，關目先知，此學究文字也。蘇文忠曰，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而布，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夫所謂萬斛者，文忠得而主之者也，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文忠不得而主之者也。識此可以談文，可以談兵矣。」作者原意在談兵，因爲朱金嶽本來就是兵家，但是這當作談文看，也說得很有意思。謝章铤賭棋山莊筆記云：

「竊謂文之未成體者冗剽蕪雜，其氣不清，桐城誠爲對症之藥，然桐城言近而境狹，其美亦殆盡矣，而迤邐陵遲，其勢將合於時文。」這所說的正是村郎文字與學究文字，那與兵法合的乃是文學之文耳。陶路甫畢竟是石簣石梁的猶子，是懂得文章的，若其談兵如何，則我是外行，亦不能知其如何也。

☆ ☆ ☆ ☆

☆ ☆ ☆ ☆

# 談黃河

張仲伊

黃河自二十二年八月決口，已連決三年了。三年來公私的財產損失雖無確切的統計，但總在幾千萬元以上。只就二十二年的決口，據黃河水利委員會的估計，受淹面積約六千三百六十平方公里，災民約三百九十萬，財產損失約二萬七千萬元。今年魯西的水災，最近據許世英先生的估計，損失約六百萬元。這些數目字，對於國家的元氣，怎不發生重大損傷！近幾年來，國民政府對於水利事業似乎較以往注重些，如前年黃河發生大水後，就成立了黃河水利委員會；今年又將所有水利機關，統歸全國經濟委員會節制。但近二三年來的水災，比以往確為嚴重。自今夏魯西決口後，常聽到人談起：「你看黃河一年比一年糟，簡直是無法可治；」「黃河是否無救？為甚麼這樣的難治？」等類的話。作者也把自己老實的見地，關於這類問題，略述一二，聊供讀者的參考。

提起黃河，誰都認為不是一件「地方」問題。牠從青海巴顏喀拉山東麓發源，向東北流，經過甘肅，到寧夏綏遠交界處，轉向東流；到綏遠歸綏的西南，折向南流，成陝

山兩省的分界。過潼關後，又折向東流，到河南蘭封附近，又轉向東北，經過河北的南部，和山東的西北兩部，從利津附近入渤海。幹線長約四千五百公里，流域面積約百萬平方公里，沿途吸收大小支流，不下百數十道。我們把牠流域的地勢來論，可暫分為上中下三游。上游從發源地起，到寧夏與綏遠交界處止；由此向下，到潼關以西河南閿鄉附近為中游；再向下到海口為下游。上游，大部分水流急，多淺灘，所以很少航運或灌溉的利益。但是因為流量較小，却也很少鬧水災。從上游的蘭州起，到中游的包頭以東，中間經過三個高平原，因而河道較寬，水流較緩，可以引水灌田，通行吃水不滿六公寸的船隻，此段就是全國聞名的「河套」了。河流經過陝山峽谷中，河牀的高度，差變很大，流速很急，又不能通航。及出潼關，坡度降低，水流頓緩。因為從潼關到孟津一段，兩岸地勢尚高，還不至氾濫。孟津以西，入華北大平原上，全靠兩岸的大土堤，把河流攔住。但是所謂「偶一不慎」，便「一瀉千里」。這樣的災患，幾千年來，不斷的演繹下去！



從傳說的大禹治水，到現在約四千二百多年，黃河的重大變遷已經六次。決口或氾濫的次數，據沈怡先生按史書的記載，統計約六百六十八次；平均每四年便有一次水災。河道的變遷，北曾到天津，南曾到江蘇淮陰，奪淮河入海。但維持北道的時間，較南道長久的多。又這六次大改道中，有四次決口地點在河南境內，這是很可注意的。自從咸豐三年（西曆一八五三年）河決銅瓦廂，奪山東大清河故道入海以來，已八十幾年，決口又不下二十幾次。在近幾年中，決口的地點漸漸向上游推展，所以很有人疑慮，又要發生重大的變遷。雖然黃河今年在山東決口，但是上述危險，仍很可能。

黃河決口情形，普通不外兩種，一種是由於洪水量過大，水位超越堤頂，叫做「漫決」，如二十二年河北省北岸的決口。一種是由於河道忽起變化，水溜太猛，把堤身冲破，叫做「潰決」。黃河「漫決」的次數較「潰決」少的多。固然像這樣的大川，自因地勢的關係，和氣象的轉變，要發生大水的。但就陝州歷年所記載的洪水量計算，平均不過每秒六千立方公尺；前年的非常洪水，流量總在每秒兩萬立方公尺左右。這等數量，按百萬平方公里的流域來說，並不算怎樣的高。即如揚子江的流域，比黃河大

兩倍半，但是牠的洪水量通常要比黃河大五六倍；所以只從流量上看來，黃河並不算條「壞河」。但是黃河的含沙量（每一公斤河水所含泥沙的重與水重的比例），却比世界那條大河為高。據張含英先生的估計，黃河每年流過陝州的泥沙約七萬八千公噸，其中約百分之六十停積在海口，其餘的淤積在河牀上；這種淤積，自很可觀。李儀祉先生在他的「黃河之根本治法商榷」文中曾說：「言河之弊，莫不知由於善淤善決善徙，而徒由於決，決由於淤，是其病源一而已」，很可解釋「潰決」的原因。

既然黃河主要為害原因，由於泥沙，那末欲減除泥沙，須知泥的來源。以前大家以為泥沙來自上游，經近年來測勘，才知道大部分的泥沙是從陝山一帶的支流，所輸入的黃壤土（俗稱黃土）。據翁文灝先生的估計，黃河流域的黃壤土，約佔十萬八千平方公里，當流域面積百分之十九。黃河每年到洪水時期，陝西的渭洛諸河，山西的汾水，河南的洛水，含沙量都很高。所以我們只要能把陝山一帶支流所攜的泥沙減除下去，那末下游的治理，一定容易的多。以前治理黃河，全注重在下游，這點是為前人所忽略的。

現在治河應取的方針，最好引李賦都先生「黃河問題」

文內一節「……故治導黃河之根本方法，在中上游則爲阻止泥沙之沖洗減除河水之含沙量，在下游則爲防止泥沙之淤積，使河槽深入地內，使河水所帶之泥沙盡量輸之入海，使河身有充分的深且固定之槽線，及堅固而線形適宜之堤防而已。」很足以代表多數專家的意見。

至於施行治理黃河各種辦法，討論起來可就長了。

這些都是專門問題，我們自可從略。現在不妨提出一二，以表示各個方法有牠的困難去處。先從減除中上游泥沙說起，譬如在支河上建造蓄水庫，不但可減除泥沙，且可調節洪水量；但是如何免除蓄水庫本身的淤積，却是件工程上不易解決的問題。又如實行溝洫制度，自然可以防止黃土的沖刷，但是非有普遍的實行不能收效。再如造林，也可以防止沖刷，但造林需要時間，何若用他種植物代替，比較或者經濟些；至於如何把樹栽住？究竟那種樹最適宜？都要等實地去解決的。談到下游，辦法更難擇取。還是「東溜攻沙」呢？還是「分水放淤」呢？最近德國恩格斯教授主張「固定中水河槽」，很引起一班專家的重視。他的理論，雖已經用水工模型實驗得相當證實，但施行起來疑點仍然很多。再有部分人主張先疏濬海口，有人却說不必，這也不易決定。但是無論如何，這樣大規模的治河工程

，同時一齊興工，是辦不到的，那末先治好這一段，對於附近一段，會發生些甚麼影響？究竟先從那裏着手，最爲適宜呢？這些問題，只靠理論和經驗來決定，是不大可靠，還得用水工模型實驗，幫助着解決。所以大規模的水工模型實驗場，是必須要造的。過去歐美各國有許多治河工程，因用此項實驗節省不少財力，我們無須再懷疑了。

再看我國治河的歷史，可給我們不少的指示。按以往治河方針，不出後漢哀帝時賈讓的治河三策。賈氏所說的上策，主「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北海」，就是要順河的自然趨勢，向下流去。這種辦法在今日人煙稠密的華北，自然是談不到的。不過最初據說大禹就採用這種方略，把河治好。經過一千餘年，到周定王時候，才鬧水災。中策主「多穿漕渠，溉冀州田，以分殺水怒」，就是現在所謂「分水放淤」的辦法。後漢王景曾採用這法，把河治好，一直到唐朝，才常關決口。但宋朝又用這法治河，却未見成功。下策爲「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就是現代以堤防爲主的河防政策。在這種政策下，明朝的潘季訓，清朝的靳輔，因運用得當，也曾收效於一時。可惜人亡政亡，未能持久。總上可見以往治河雖爲時久暫不同，但成功已經數次。我們如不甘落伍，那末把河治好的決心，至少要有

。反過來說，現在黃河的不治，是由於我們不盡責罷了。

現在我們應做的，不是如何把河治好，是如何用最經濟的方法把河治好。換句話說，我們要如何利用黃河自然的水性，去花最少的財力，得最大的實惠。我們治河的主要目的，自然是防止水災，但是其他利益如航運灌溉等也得同時顧及，不可一概抹殺。要產生良好的治河計劃，須先把流域裏的地勢情形，及氣候的變遷，流量的大小，泥沙淤積的狀況等等，有精確的測驗與記載，方才可以作為治河的張本。這些材料，自然不是倉猝間便可得到的，是需要一個專門機關，負責辦理。所以政府成立黃河水利委員會，政策是很對的。不過既有此會，却不把現行河防的職權交牠辦理，並且對於現在省自為政的河防制度，也不去改良，這就令人有「為善不終」之感了。有的人說，黃河水利委員會成立以來，對於測量及水文等工作，確已有不少的貢獻，如果最初政府就把河防的職務交給牠，恐怕未必有如此的成績。政府這種「苦心」，我們局外人難以明瞭；不過現在的河防機關，應速歸總一，確是件不容緩

辦的事！

總之，我們要想免除黃災，只有從速實行根本治河方法，此外別無取巧的路可走。不過完善的大計劃，至少有三五年的工夫，才能擬妥。但是我們在這過渡時期，還得防災，就是要施行所謂治標辦法了。目前主要的河防工程，是把南北兩岸大堤加高培厚，修補整齊。最經濟的辦法，是用兵工修築，交統一的機關辦理。至於每年防汛，也很可利用兵工，今夏漢口的搶險，很可以引以為例。

至於有了根本大計，無錢也辦不下去。記得前些日子，大公報載李儀祉先生談話，大意是說政府只要每年肯拿出五百萬元辦理河防，若這年不出險，就把餘款存起，作為治河經費；不出幾年，治黃定有辦法。李先生的要求，我們看來，並不算苛，很值得同情，不過政府當局，大約又是聽聽而已。個人覺得這事並不難辦，就把連期發行的航空公路獎券建設費，挪一部分來治黃河，有甚麼不當？不知政府諸公能否認真的考慮這一條建議？





# 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

君 達

獨立評論第一六四號「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文內，我曾說：

我願提議，請全國拿政府款項作薪水的人自動聲明，在全年薪水中捐出一個月來，大家集合，供輔助建設事業的用途。假定全國薪水總數為六萬萬元（其實還多），十二分之一即得五千萬，這也是很可觀的一個數目。我們一年中省出十二分之一的支出不為甚難，但這個表示却是有聲有色，力足以使官吏不敢為非，使世界各國知中國尚有人心。此文發表後，我收到好幾封來信表示贊成。其中有二信，所言較詳，節錄於下。從青島來的一封信內說：

尊論極為贊成。……我以為更應注意下列二點。（一）必須表示全國統一的意思。所有捐款的目的應推舉品學兼優的幾位先生綜司其成，捐款人可表示希望用於何事的意見，但如何決定全任上述幾位先生所組織的委員會全權裁奪。他們決定的標準應以全國大局為前提，不加一省一鄉之偏見。（二）對於政

府機關應有適宜之聯絡與合作，且應儘可能範圍，信任政府機關之輔助與執行。（三）捐款的目的不應太為紛繁。……我以為最好集中於鐵路建築，重要水利工程以及少數幾種重工業，……庶可成績較著。其他的建設例如公路之類不妨仍用其他款項繼續進行。……

張家口的來信內說：

宏謀正論，實符素願。但宜詳實計畫，不宜徒託空言。鄙見如下：（一）應請國內學優品粹聲望素著者為發起人，組織全國公務員捐薪建設保管委員會。（二）請求中央及地方政府協助進行。（三）規定捐薪之詳細辦法。（四）捐款數目隨時公布並妥為保存。盡數協助政府，作建築鐵路，開通公路，創辦工廠等建設費用。

我對於來信諸君甚為感謝。我以為這都是大家誠意愛國的表示，也從此可見現在已有許多人深切覺悟從事實上努力救國的必要。只此表示，便是一種很大力量，其價值

不在所捐款項之下。這種捐款的意義，不專在得錢，而同時並要見心，要藉此使全國同胞以及世界各國都知道我們真誠護國，萬衆一心。當然，錢之用處也決不小，借外債或惹紛糾，加捐稅反苦小民，惟有從薪水內捐出幾千萬元來，不擾經濟的秩序，而大有助於建設的進行。

這個原則，既已有若干人贊成，我想應該提議幾條實行的方法，做一個推行的草案：

一，全國公務員（中央及地方機關職員及學校之校長教員皆在內）自動捐助每年薪水之一個月，以五年爲期。第一年至二十四年十二月底以前交足。以後四年於每年之六月及十二月內各交半個月薪水。

二，所有捐款，皆由捐款人開具姓名職務及捐款數目送交或匯寄全國經濟委員會收取。並由該會將款存入可靠銀行妥爲保管。

三，全國經濟委員會對於此項捐款之用途，應徵集捐款人之意見作爲參攷，由會聘請對於建設事業學驗兼優之人員九人，組織評議會，共同評論決定。此評議會對於建設事業進行之方法及款項之用途，皆有隨時監察及提議糾正之權。每一年應由經濟委員會將捐款用途以及所辦事業

之狀況撰具報告，送交評議會審核後，公布周知。

四，約合流布最廣之報紙刊布義務廣告勸募捐款，並公布捐款收入數目。

五，此項捐款全出自由，不得由發薪機關扣除或勒捐。

以上提議的意義甚爲明白。全國經濟委員會辦事比較實在而公開，並且不受行政院長之類的行政官吏之進退而多所變更，把建設責任委託他們，可以節省非必要的管理耗費，且另有一個評議會負監督糾正之責，更爲有劬而少弊端。捐款全憑自由而不用強迫，因爲這個辦法，正是一個良心測驗，而並不要引起騷擾行爲，也正惟如此，方可以充分表顯此事的心理力量。

如果有人贊成這個提議，請即寫信見示，由獨立評論社轉交，如果在最短期內，能收到一百封贊成此議且願意實行的信，這個提議可算成功，我們便可著手實行。

這件事最好由大家自動的熱心進行，不用說是爲姓名誰的任何人所發起。這正如我們的愛國心一樣，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決用不著有人發起的。

☆ ☆ ☆ ☆ ☆

## 中國地理的鳥瞰

張其昀

自從中國分省新圖在中報館出版以後，一般國民方能認識我國版圖的真面目，因這冊地圖首先用水平曲線與各種顏色來表示全國地勢的高低，使讀者可以看到我國立體版圖。而地理學家即可根據這新式地圖冊來指示我國地形種類的大概，

(一)平原 海平面至五百公尺

(二)邱陵 五百至一千公尺

(三)高原 一千至三千公尺

(四)高山 三千至五千公尺

五千公尺以上，大都終年積雪不適居住。以高度做地形分類的標準，大體是很真確的，雖然不是沒有例外。譬如寧夏平原有塞北江南之稱，其高度已達一千公尺，戈壁沙漠是蒙古高原最低部分，其高度尚不到一千公尺，邱陵地的高峯，自然也有超過一千公尺的，（如浙江天目山海拔一千五百公尺）而高山間的嶺路，也有低到二千多公尺的。（如秦嶺棧道是）但這些例外究竟有相當限制，上列簡表不但便於記憶，大致可以適用於全國的。

地勢與地形兩個名詞，意義稍有不同，在縮尺甚小比較簡單的全國地圖，僅能表示海拔高低的，可稱為地勢圖，在縮尺較大頗為詳盡的分省或分區地圖，兼能表示水道分佈河谷形狀的，可稱為地形圖。原來地形分類的標準，第一是海拔高低，第二是川流與河谷，古人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便是指地形而言。譬如邱陵與高山同屬山鄉，一則低邱淺谷，傾斜緩慢，一則崇山峻嶺，峽谷幽深，景象顯然不同。高原形勢大都比較平坦，如在蒙古高原旅行，時見一片廣野，極目無際，或如海波起伏，有類邱陵，然因河流稀少，茫茫大陸，與平原之為水鄉澤國，邱陵之為山鄉兼水鄉者，迥乎不同。高原亦有河流刻畫而變成破碎支離者，如貴州高原有「地無三里平」之語，其河道雖較多，而水勢湍急，有「如泣如訴」之語，尤以高原邊沿，地勢陡落，幾成削壁，交通至感困難，與平原邱陵之舟楫暢通者，固是不同。以高原與高山比較，前者可墾之田多，而可溉之水少，後者可溉之水多，而可墾之田少，此種差別在陝北高原與陝南山地，相形之



下，尤爲顯著。

中國版圖因上述四種地形交錯分佈，於是造成許多地理區域，像陝西省素有山川原之別，南部爲秦嶺山地，中部爲渭河平原，北部爲黃土高原，各有其地理個性。而在同種類的地形，又因氣候的影響，天時地利交相作用，如南方高原與北方高原，寒暑燥濕，大有不同，遂使地理個性更加顯著。中國地理第一綱領是地形，第二綱領便是氣候。簡單的講，中國氣候有四個條件。(一)中國溫度隨緯度而遞減，緯度愈高，溫度愈低，據氣候學家說，「溫州以南無冬，濱江以北無夏」，意謂溫州以南之地，每月平均溫度無在攝氏十度(華氏五十度)以下者，哈爾濱以北之地，每月平均溫度無在攝氏二十二度(華氏七十二度)以上者。(二)中國雨量視距海岸遠近而遞減，離海愈遠，雨量愈稀，例如東省鴨綠江流域全年雨量約一千耗(四十吋)，可與長江流域相比，至遼河流域逐漸減少至五百耗(二十吋)左右，至內蒙古雨量更少，僅有二三百耗，成爲乾燥之草地，再往西則終年無雨，成爲不毛之沙漠。草原與沙漠，河流大都滲於鹽湖，不能流入海洋，是謂內流區域，此類內流區域均佔全國面積五分之二。(三)冬夏溫度變遷之差，稱曰較差，距海愈遠，較差愈大，即大陸性愈顯著。

所謂「北風一起八月飛雪，春風一夜千樹梨花」，極言其冬夏寒暑變遷之速。新疆省天山南麓之吐魯番，夏季炎熱爲全國最，最高溫度達攝氏四十五度，有火州之別名。黑龍江上之瑛琿爲中國最冷之地，最低溫度達攝氏零下四十五度，可稱雙絕。(四)溫度雨量又隨高度而變異，即海拔漸高，溫度逐漸降低，而高處雨量反有上升之勢，是謂地形雨。大概每上升一百八十公尺溫度降低攝氏一度(或上升三百英尺降低華氏一度)，是謂垂直差。如雲南西部高山區域，山麓見熱帶及副熱帶植物，其上見溫帶及寒溫帶植物，山巔則終年戴雪，寒溫熱三帶同在一山中，氣候最稱複雜。又在內流區域山麓終年無雨，高山雨澤頗多，冰雪深積，大概五千公尺以上即爲終年積雪之地，至夏季高山雪融，匯爲河渠，可資灌溉，爲內流區域人民養命之源。

從上面簡單的分析，我們可以對於邊疆地理略加說明。近年來通俗的論文，常常提到東北西北東南等名詞，東北範圍較爲確定，包括遼吉黑三省，即所謂東三省，熱河省是後來勉強加入的。西北二字很容易引起誤會，世人對於陝甘青海寧夏等省亦多稱爲西北，其實甘肅涼州爲我國疆域上真正中心點，陝甘等省乃是中國的中部，嘉峪關外如新疆外蒙古方可稱爲真正的西北，至青海地位則偏於中

國西南部。西藏西康雲南等地組成我國西南邊疆，而青海與熱河二省其實均為內地。照這樣的分區，則東北邊疆為對日的，西北為對俄的，西南為對英的，在政治地理上確有相當重要。

中國邊疆地理上主要之點，即東北地形為近海之平原與邱陵地帶，西北與西南為內陸之高原與高山地帶，中國民族為農業民族，平原為其活動中心，邱陵地次之，大都為文物集中之地，亦幾盡在平原邱陵二帶。東三省雖開發較遲，論其環境實可與國內媲美。若高原與高山地帶，大都無利於耕種，居民多營畜牧業，如蒙藏苗蠻等族，因生計關係難於進步，至今尚未同化。至於森林礦產水力等項，雖為高地之利源，復因限於交通，不能多事發展。西北農業當然也有相當重要，例如新疆天山南路，大部分雖係沙漠，雨量極為稀少，但在沙漠邊緣高山之麓，有極肥美的水草田，利用高山雪水，涓涓下注，引渠灌溉，農產如大米小麥棉花葡萄均能豐收。又如雲南省西部山地，在大理騰越等地附近，亦有肥美水田，滇人稱為壩子，不過範圍均甚狹窄，遠不及東三省松花江遼河流域的大平原。如上所云，東北雨澤頗富，足供農業需要，而其邱陵地曠產森林之富，海陸運輸之便，在國內亦稱首屈一指，故就

發展農業與國內移民而論，東北實為中國邊疆惟一的寶庫。純然從學理上觀察，東北問題應該尚有和平解決的希望，日本物質上的需要，我們當然要予以諒解，並寄以同情。東北經濟的前途是無限量的，正像老子所說，「既以與人已愈有」，中日兩國真正的共存共榮，也只有東北問題和平解決條件之下，方能達到。

但是西北和西南邊疆，經濟上雖較落後，而在國防上關係極為重要，因其位於大陸中心，如得國際諒解，可超然於太平洋問題之外。即便東南有事，沿海封鎖，尚可於大陸上打開出路。我國與英俄二國在邊疆上究無極嚴重的利害衝突，我國祇求保障歷史關係，不難用外交手腕，解決懸案，以謀合作。依照光緒二十年中英續議滇緬條約第十二款，緬甸的伊洛瓦底江（即大金沙江）我國本有自由通航之權，「英國待中國之船與待英國之船一律」，從這點看來，中國也是一個印度洋岸的國家。如能建鐵路，由四川經雲南以接緬甸，（此條鐵路三十年前曾經英人測量，自緬甸崑崙崙波直達四川叙州，全長一千英里，）則中國可與印度波斯直接交通，同時亦為中歐海道交通開一捷徑，豈非一大快事。今後四川省的重要性，當然愈見增加。西北本是中亞歷史上的交通孔道，從蘭州經甘涼至敦煌

二千里間，長廊形之肥田，向爲古來屯戍重鎮，即爲有事於西域的根據地。近年曾有計畫，要想恢復中亞古道，並另開空中大道，使中俄德三國在空中一以貫之。目前由西伯利亞鐵道赴德國需十五天，由中國南海到德國北海需四

十五天，將來歐亞航空路開通，預計五天之內，可自南京直達柏林。西北的空路與西南的海路，是亞洲地理的新觀點，也是中國人談亞細亞問題的新希望。

☆ ☆ ☆ ☆

## 國家應該頒布一部文法

中國古代沒有文法書；一篇文章的通不通，只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自馬氏文通出版以後，總算有過幾部關於文法的書籍，但這些書都偏於研究的性質，而不會定下了許多通不通的標準。我們讀了馬氏交通等書之後，只知道某字屬於某種詞性，而不甚知道某字應該怎樣運用才能免於錯誤。

因此，大家只把這些書當作文法學上的專著看待，並不把它們當做人人必讀的書，結果弄到普通的學生一輩子不會讀過中國的文法。其實，這些書也是不值得給普通人讀的，因爲讀了之後只知道了詞的分類，而不知道文章的作法。這恰像把一個機器拆開了給學生看，告訴了他們各機件的名字，然而不告訴他們怎樣把機器裝起來。這是多麼可笑的事！

我們由此可見中國應該有一部實用的文法，書中該把通不通的標準規定出來。但是，私人所著的一部標準文法縱使十分完善，也很難得全國一致採用；所以這一種書該是官書，藉政府的力量以期推行於全國。

現在我們先說出國家頒布文法的可能與必要，然後談到怎樣頒布。

中國文實是在是有文法的；只因它沒有屈折作用（Flexion），大家寫起文章來不必顧慮到字的本形的變化，所以其餘的一切文法也被人們忽略了。剩下來的只是一些潛在的習慣，違反了這習慣的就叫做不通。例如學生在作文簿上寫了一句不通的句子，教員就給他改上一句通的。假使學生問爲什麼這一句算通而那一句不算通，教員就只好說習慣如此。這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學習法，當然

增加了學習中國文的難關。外國人學中國文不容易，也就因為中國沒有一部可為標準的文法。

譬如一個外國人來問我們：「嗎」字與「呢」字常疑問詞用的時候，在文法上有什麼分別？我想大多數的中國人只能回說是依習慣而定，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其實我們只要說：「凡是靠「怎麼」，「什麼」，「怎」，「誰」

，「哪裏」等疑問詞發問的句子可用「呢」字，例如「怎麼辦呢？」又如選言的 (Disjunctive) 句子也可用「呢」字，例如「他來不來呢？」其餘的句子都用「嗎」字，他們就容易懂了。我們又可以說得更簡括些：「凡本身不能表示疑問或只表示反詰的句子就用「嗎」字，凡本身已能表示疑問的句子就用「呢」字。例如「他怎麼辦嗎？」該

用「嗎」字，因為「他怎麼辦」四字本身不表示疑問；至於「他怎麼辦呢？」却該用「呢」字，因為「他怎麼辦」四字本身已經含有疑問的意思了。外國人如果不懂這個道理，就可以說成「他怎麼辦呢？」或「他怎麼辦嗎？」說穿了却是一個很簡單的規律。我們該怪中國的語言文字太難學呢，還是該怪中國沒有一部應用的標準文法呢？

又如一個學生來問我們：在文言文的疑問詞裏，「乎」字與「哉」字有什麼分別？一般的國文教員也不能答覆這

個問題。其實「乎」「哉」二字有一個相異點，一個相似點。「乎」字如在非反詰句裏，表示真的疑問；「哉」字如在非反詰句裏則不成為疑問，故「傷人乎」不能改為「傷人哉」。這是相異點。若在反詰句裏，「乎」「哉」的用法便相差甚微，例如「豈余所欲哉」亦可寫作「豈余所欲乎」。這是相似點。

上面僅僅舉出幾個「助詞」為例，已經可以知道中國的文法並非像人們意料中那樣毫無條理，更不是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我們如果細心研究下去，一定可以找出許多法則，而這些法則就可以合成一部標準文法。

這是說頒布文法的可能。

也許有些人說，中國人寫中國話，只要順其自然，就沒有不合文法的了。縱使這話是真的，我們在原則上也該有一部文法：一個數千年的古國的文字竟沒有文法可言，使外國人要研究中文的不得其門而入，已經是一件可惜的事。然而更可惜的乃是中國人因為無文法書可遵，以至各行其是，結果將使這本來有文法的中國文漸漸的變為沒有文法！從前的人喜歡用古人的熟語，不合傳統的習慣的就叫做不通，所以中國文法就在冥冥中受了保護。現在呢，大家趨向解放與自由，於是中國文法也像中國人的道德一

般地傍徨歧路，有破壞而無建設。國人們或採過度的歐化文字，或以自己不大了解的文言文裏的字句加入白話文中，或模仿文言而不合古人的文法，甚至於隨意亂寫，然而大家都不敢再說他們不通。國聞週報十二卷十七期時人彙誌有云：「金兆揆：所作戲曲，爲程硯秋所編（意思是說金兆揆爲程硯秋而編之戲曲），春閨夢，荒山淚，最名於時。」文化建設一卷七期載某名人的一篇文字有云：「因爲經濟的能力是不能讀書的。」某君文學概論自序有云：「……隨時將我編述這一本小書的一點意見，也不妨寫他出來，就當作小序，也未始不可罷。」像這一類的句子，如果我們隨時記錄下來，總不在少數。寫這些句子的幾位先生也許是一時的疎忽，但我們在這裏並不是尋找某一個人的短處，而是要顯露現代中國文的病態。

近年來，大學生的文字不通，已成最普遍的現象。各學院的教授們往往看不過眼，就請學校注意，學校又轉請國文系設法提高大學的國文程度。一個大學生不能正確地應用本國的文字，在西洋是很少見的事。固然，教授們所謂不通，往往是指滿紙別字而言，在我們看來，別字倒是比較地可以原諒的；但是我相信有許多大學生除了寫別字之外，還往往不會遣詞。我們知道，在言語學上，文法

比書法重要得多，房特利耶斯先生(Vandryes)的「言語論」(Le Langage)就把書法列在最後一章，認爲附錄。所以我們寧願原諒滿紙的別字，不能原諒一兩個不合文法的句子。要挽救這種毛病，當然該從中小學做起。如果有一部完善的而且易懂的文法，教員們也像教英文文法一般地把中國文法教給學生，換句話說就是把它插入國文課裏，當做必修科。我不敢說中國沒有人如此辦，但是就有也不過少數，而且沒有一部全國遵守的文法，教者也只好隨意教教而已。

這是說頒布文法的必要。

在頒布以前，當然須先制定一部完善的文法。現在要說的是應該怎樣制定，歸誰負責，和制定的期限。

談到怎樣制定文法，我們似乎遇着一個很大的難關。中國的文法學還是一片荒蕪的園地，有待於多數人的長期的開墾。自馬眉叔以來，編中國文法的人都是拿歐洲的文法做模型，結果難免削足適履的毛病。我們知道，中國語屬於藏緬語系，與印歐語系對立，研究中國語的人該先從藏緬系中各族語下手，做一番比較的工夫。這決不是在三五年內所能做到的事。但是，求真與致用，二者有時不至相妨。我們現在所希望的標準文法，只是在族語的習慣中

找出許多定律來；至於這些定律該叫什麼名字，該如何分類，都不關重要。名字叫錯了，種類分錯了，留待數十年後的大學者去訂正；現在我們所急要知道的乃是怎樣遣詞才可以不違反中國文的習慣。例如上面所說，在非反詰句裏，「乎」字表示真的疑問，「哉」字則否，這就是一個定律；至「反詰句」一名是否妥當，「乎」「哉」該不該歸入「助詞」，都可以暫時不管。由此看來，也就沒有什麼難關了。

制定文法的時候，還有三個該注意的地方。第一，已死的文法不能列入，例如孟子有云：「國之所存者幸也，我們該認這「所」字的用法已成過去，現在的人除引用原文外，不得仿照這句話而說「國之所不亡者幸也。」第二，縱使是中國習慣所容許的句法，如果十分不合邏輯，也不妨摒棄。例如朱子語類卷八頁廿七有云：「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不如說：「如童子與孟賁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又如我看見某生的試卷有云：「不得不看的參考書，才到圖書館去」，該改爲「爲了不得不看的參考書，才到圖書館去」。第三，該特別注重消極的戒條。例如規定「所」字的用法的時候，固然應該指出在什麼情形之下可以用它，但最重要的乃是指出在什麼情形之下不能

用它。事前應該在報紙書籍及學生的卷子裏搜集不通的句子，然後爲每一種不通的句子立一個戒條。例如我們既認「國之所存者幸也」爲不合現代文法，就該立一個戒條說：「「所」字不能用於自動詞之前」，由此戒條類推，「冀北之士，馬之所生」，也該認爲不合現代文法，而該改爲「冀北之士，馬之所由生」。意義仍未妥，但文法是通了。

總之，制定的文法應帶幾分創造性。所謂創造，並不是說把外國文法硬加進中國文法裏，而是努力使中文邏輯化。譬如一個意思在中國有兩種說法，一種合於邏輯，另一種不合邏輯，我們就該採取前者而摒棄後者。這是對於中國文法加上一番洗刷的工夫，並不是澈底的改革。文法上澈底的改革非但不可能，而且不是必要的。

現在說到這一部文法該歸誰負責制定。我以爲有兩個辦法。第一，由政府命令中央研究院制定。中央研究院爲中國最高學術機關，裏面有歷史語言研究所，若由這個研究所悉心研究成書，然後由政府頒布，自然名正言順。法國的法蘭西學院在一九三二年曾公佈了一部文法，使全國遵守，我國儘可以仿效法國。（那文法編得不完善，但這是一問題。）第二由政府聘請若干人，組織一個中國文法編制委員會，也是可行的。

至於編制的期限，我以為該限定五年制成草案公佈，徵求全國學者的意見；再三年，經過精細的修訂之後，才由教育部正式頒布。八年之後，我們將有一部文法。雖不

敢希望十分完善，至少比沒有文法好多了。

廿四年八月二十日

☆ ☆ ☆ ☆

## 論 災

董時進

中國真是一個多災的國家，無一年沒有災，現在各地又在鬧災了。爲何災這樣多？我們固然不能歸罪於天時，因爲雨水的分配無論在地球何部總不是年年均勻的，一定是有時多，有時少。所以水旱是各國都有的，不過外國遇水旱，算不了甚麼事情，中國一遇水旱便要鬧災，災却是中國的特產。這究竟是甚麼緣故？大家都說是因爲中國不講求水利。其實像中國利用灌溉的普遍精細，在世界上除掉極少數地方外，恐怕沒有趕得上的。像中國沿江沿湖到處築圩開墾，無論在何國也是極罕見的。誠然，假使我們能將圩隄築得像北京城牆般的堅固，洪水也是不怕，假使我們能用水管將江河的水引到沙漠或山頂，大旱也不足慮。這些事體在工程上並非不可能，但是在經濟上得不償失，所以不能辦。

中國多災的緣故，不惟不是因爲不講水利，倒可以說

是因爲水利講得過度。雨量缺乏，十分難灌溉的土地，硬要耕種，地勢低下，十分怕水的土地，硬要開墾。江河中間的沙洲，湖澤旁邊的淤泥，本是江湖的地盤，都圍起堤，住了人，把江湖愈逼愈緊。這些是何等危險的地方。難怪雨水稍少一點，便要鬧旱災，稍多一點，便要鬧水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便是中國人口太密，貧民太多。他們平時衣食尙感不足，再遇着雨水過多或過少，以致收獲稍有損失，那就非成爲災民不可。假如每人所有的土地多些，那末即使收成不豐，只須稍事節省，總可過活，不致流離餓斃。歐美各國並非沒有水旱，但很少有餓死人的，這便是因爲他們富的緣故。他們的生活有相當寬的空地，有退步的餘地。我們的生活靠邊界太緊，毫無退步的餘地，所以一有變故，便不能生活了。

現在的救災辦法，都忽略了這兩個基本原因，所以結

果只將災變爲慢性的，永久的，而不能根本斷絕。要根本救災必須從下列兩方面努力。

一、遷移危險地帶之人民。凡極容易受水旱地方之人民設法遷徙其一部或全部至他處耕種。若農業上無處可以悉數容納，當可使之從事工程建設，或多開工廠鑛場以消納之。對於原來的地皮，或擴大每家面積，採用粗放農法，或改作畜牧遺種之用，或完全放棄之。須知中國土地廣大，少數不可靠之地方的荒廢，並不足惜。若不問形勢優劣，必須與天然角鬥，與江湖爭地，就要準備着犧牲。要辦移民的事情固非鉅款不可，但此乃一勞永逸之計，國家每年花費之賑款不少，即以此款充用，必能漸見效果。此外我們對於開發西北及圍墾江湖淤地等事必須小心進行。要看到底而不值得開發，不值得開發的，當可讓他荒棄，否則花了許多錢，結果不過造成一些未來的災民。我們要知道，科學及工程雖然講究克服自然，但也要看地方，看情形，明知勢在必敗而要蠻幹，就太傻了。

二、實行限制人口。此事本屬老生常談，但在國內迄未見諸實施，亟應由內政部衛生署等機關定出適宜有效之政策，極力推行，以期減少人口的數量，增進各個的體質，消滅災難的慘酷。假使中國人口總數能夠減少到一萬萬

至兩萬萬之間，國家一切事業都會容易辦些，文化國力一定都可以增進。士大夫口頭筆下喜歡讚美的貧苦民衆，並非國家所必不可少的。他們的貧苦我們十二分的同情，但是他們對於國家並不能有很大價值的供獻，他們所作的工多半可以用機器來代替。中國有限制生育之必要，已爲多數識者所公認，但尙有少數人懷疑。他們還愛說改良農業振興水利可以維持更多數人口的大話。不知即使生產可以增加，也決不能再使人口增加，只能利用來提高生活程度。他們看見外國還有在獎勵生育的，遂以爲中國也應採同一政策。不知國家的強弱決不在乎人口的多少，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是世界人口次多的國家，而這兩國的國際地位是如何，能與人口祇及其十分之一的國家比嗎？中國所患的毛病是人口太多，弄得大家不能生活。就像一顆樹，結果太密，擠得太緊，養分不足，個個都發育不良，許多都長虫或霉爛了。園藝家對於這種果實要特爲摘掉一些，好使餘下來的發育健全。我們對於人口也應採同一的辦法。

固然災的原因和治法不只在上述兩種，如開渠築堤疎河造林等事均屬重要，不能否認。但是這些事情儘管做，而以上兩層仍然不可少，若不度德量力，專好說工程科學最



進步的國家所不敢說的大話，恐將徒增政治上及社會上的

紛亂，到了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後，仍舊非年年鬧災不可。

## 管束

壽生

這幾日一種無理的力量，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一點自己「想想」的閒空都沒有。今天算是有「一會兒閒空了」，

一早起來就躺在椅子上，望着一個爬在天花板上的蝸螺虎子「出神」。好一早上了；未得我的許可，門突然開開了，走進兩個人來，「恭喜恭喜，你老哥清福滿福。」我定睛一看，嚇了一跳，想「怎麼，書匠來了！」一時竟呆了。

「啥子，認不得了嗎？我是姜慶亭。」認不得你？把你燒成灰了，只要抓一把起來一聞，就知道是你姜畫匠，你少在我面前作「耗」點。」我的話說出口了，才想到彼此都是大人了，怎麼還像「小時候」呢，一見面就這樣不規矩。趕忙換口調招呼他。同他一塊來看我的是他的老表羅君。羅君說姜是才跟着人出來的，明後天想設法叫他各自回去。怎麼叫「跟着人」呢？怎麼又要「回去」呢？我看他們的舉動有些不正常，只好陰在心裏不便問得。姜慶亭一進屋那雙手和那張嘴就沒有片刻停，一面在我書棹上亂翻，一面問我些叫我只有紅臉無法回答的話。太亂亂得

不像樣了，羅君扯他一下，遞一個眼色叫他不要亂翻，他毛才恨恨的把羅君的手一甩，說：「日媽哪哪哪？有毛病不是，喇吓房子豎。你跟老子兩個辦嘍嘍！你個雜，還裝瘋兒痛。老子把你的好的抬出來。」罵得羅君滿臉酡紅。他這一派四川的下流話，使我又忘記是「大人」了，「唉，你的川腔撇得很好，是什麼時候學會的？」我逗他。「今回子出山來，在川河耍了兩三個月，個雜種陰都學會啣的。」我把不住笑了。他對我還不敢放肆，這大概是小時侯的種種他還未忘記吧。羅君託詞要小便，我就引他去，在途中他說：「他現在已經真正的半瘋狂了。我實在無法安置他，只好叫他回去……」正講到這里，姜慶亭跟出來了，說：「我也要打不·牛西。」我問羅：「他說什麼？」羅笑道：「他說的是W.C.。」這一「打不」把多少往事「打」得一包堆兜上我的心來了。我看着他，可憐他的心情都不敢有，只覺得他是我們的一個可敬可哀的「替死鬼」。

他們一會就走了，而姜畫匠的影子老纏着我一點不放鬆。我見過的瘋子是太多了，但都只看見他們瘋後受的虐待，未瘋時的情形是不曉得的。姜慶亭是我兒時的同伴，他的一切我都知道，我把往事一件一件的理清後，我明白了，他的瘋是一種必然的結果！我們不過那時受的摧殘比他少點，瘋的成分也就輕一點罷了。我們的社會本是一個瘋人製造廠！近兩年正是這大工廠趕工最緊的時候。「外國」的生物學家証明了生物有遺傳性，那麼「瘋子」生瘋兒子，是不足奇的了。「瘋子」愛瘋兒子，憎惡那清醒的異己的易於學好的兒童，也不是爲奇吧。

濡城人口不多，真是「開門見山」，「河頭洗脚」。小孩們城市氣淺鄉村氣重，多活潑健壯；一天在家裏街上的時候少，在山上樹林裏的時候多，養成種可愛的「野性」：真誠，不屈服。說不對頭就打一架，打不贏支着挨一頓，決不認輸，決不討饒，下次碰頭時要打再打，說得好又一同玩。「麻雀雖小，肝胆俱全」，在濡城自然也有「書香人戶」與「買賣人家」與「富戶」與「貧民」等階級，但這是說大人們的話，小孩們是不懂那一套的，他們只知道某一次打果子時誰爬樹爬得快些，上山時跑得狠些，浮水時浮得好些，他們就佩服他一下。山花怪洞，奇禽水草，他們享受無窮；個

個又都有副好喉嚨，能唱悅耳的山歌。在這樣一個兒童的天國裏，姜慶亭生在一個「善於教養」的「書香人戶」了。

我快十歲的那年我原來的老師楊昌琪先生下鄉去了，我就被送到「姜家學堂」來。姜家學堂數十個小學生都不是我舊時的學伴，「怯生」是不免的，不過他們也都是些「野性」的孩子看去是順眼的，唯有先生的兒子姜慶亭，我有点心怪——爲什麼走路那麼慢而又悵蕩悵蕩的呢？那來那樣一個黃泡黃泡嫩朽朽的臉嘴呢？」小孩入一個新環境，好似一隻雄雞生撞撞的走入一羣雞中去樣，總要和原來的雄雞些較量較量一下身手的。我到姜家學堂不到三天，和各個同學都罵過打過了，熟了友愛了；我最後才去拉先生的兒子一把，不想他竟隨着我的手打了幾個「撈川」，衆人笑了，我莫明其妙慌去扶着他，他喘着氣說「告你去，告你去」，到底得一個有力量的同學半勸半嚇的止住了他。

他們告訴我，姜慶亭綽號叫「畫匠」，因爲他一天老愛拿些紙紙畫人人馬馬。又叫「屁秋孃」，簡直是個紙人人，絆着就倒了。大人些說這野「斯文」。從此我就不叫他姜慶亭而叫姜畫匠了。畫匠不是我們先生教養出來的，是我們師母教養的。他到了四歲她才放心讓他下坐椅來試步，用一根帕子拴着他牽起走到了五歲。一直長到十歲沒讓

他一人出過朝門（院子的前門），沒有讓他大胆走過兩丈路，跑更不用說。因此走路脚桿打閃閃。要同學些慫恿他叫他跑，三步外就迎不住要摔下。他每聽到我們講「校」外的事，我們在山上的玩藝，他驚奇快樂得叫。他見到我們行動如飛，自由自在的，有時也想隨和隨和，但每當課後他和我們跳鬧玩啦，他媽的怪聲氣就起了，「呔吧，

挨刀鬼崽，姜老三，你要急殺我啲！你要走那里去——你要走那里去！還不快進來我要咬你兩口吔！」或「你要學野嘍，啐！叫你檢狗屎去。讀書嚟要做個先生的樣子，跳！跑！還不快來幫我坐着」。先生娘眼又近，脚又細，要撐着「竹竿」才能走路，她罵她老三時團身都顫動了，那尖銳而抖長的聲音，在小孩聽來是多可怕嘍！我們羨慕他的是每天早上背書的時候，他若背不得或不高興背，就乾脆懶讀得，伏在棹上裝着睡覺，先生催「老三拿書來背」，他頭也不抬「哄」一聲，他爹催幾次，聲音嚴厲一點兒，「老三老三，背書」，他媽就出來了！單就慈愛說，我現在在每一想到她庇護她愛子的情景，猶感動非常，「么么，怎麼？不大舒服嗎？啐？啐？——體子太弱了！額頭有點發燒。么么我進去躺躺，散散悶。」他們爹，讓他請今早上的假。」微笑着，滿臉擔憂的神氣，輕言細語的，輕手細脚的撫慰

着就把他帶進去了。實際他不是病是一時發懶。這樣就習慣了，他一不高興就來這一套，所以正在人人讀得起勁的時候，正該讀書的時候，他一人去毫無玩法的賴玩，在人入玩的時候他母親又不讓他去放心樂意的玩，於是他時時在玩時時也沒有玩，弄得一天糊塗到曉。

一天我們正玩得要飛上天去了，他母親喊：「老三不學好的！抽空進來讀幾句書吧。」他進去了，讀了。我因為想要疊個紙鷹玩，進去書棹上疊紙鷹，我們二人是隣座的，我聽得他在細啣細啣的讀「王二麻子，實在可惡；你來賣糶，不除送我。狗東西子，狗東西子。西東狗子，東西狗子。……」這是在讀「龍文鞭影」，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的笑起來了。驚動得帥母動怒了，「你玩你的，他要讀書你進來笑什麼！」我正在要回話不回話的時候，畫匠也吼我一聲，「笑什麼笑，岔人家。」他嘴在說身子車轉來望着我笑，兩手拱着不住的作揖，我只好自認我錯，擎着紙鷹出去了。

在姜家學堂一年，楊先生進城來了，我就沒再到姜家學堂了。

從民十一年起，濡城就一年不如一年的混亂下去了。這股匪進，那股匪出。空着三十幾年的「西寨」陡然興旺

起來了。「西寨」是在濡城西門的一個山頭上，方圍不過二十來丈，城裏數十家有衣穿飯吃的人家都避在上面來了。這樣一點小地方住這樣多人戶，又都是東西多人口衆的人家，每家一間窄房，擁擠不堪了。在舊匪去新匪還未來的縫隙裏，也只敢日大人下城去販點貨，兒童是不得「放野」的，只有寨門口一塊小土坪上可以玩玩。把東南西北門的頑皮孩子緊緊在這一塊，他們鬧的亂子自然不會少，而爲他們取笑嘲弄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姜慶亭！我們分別幾年，大家都長大了，他的「古怪」不啻也更顯然了此。

一羣健康的小孩子被塞在一個小地方，不能在大自然懷裏打天翻地的玩耍，他們就只好在本身找樂趣了——互相嘲笑、揶揄。若大家勢均力敵，那麼就是誰說錯了一句話，行動失當了時大家逗他一下，人人都有被逗逗人的份。若遇有個有缺陷而又頑皮不起的孩子，那就成了人人的玩弄物，一羣小孩的「不幸」都要他負担了。畫匠就是我們那時的「救主」。像我正被他們揶揄得開交不得的時候，畫匠一參人來，我只要喊一聲「唉畫匠這兩天生意好？」就把我的窘境賣給他了。但現在想來，這些功過，孩子些是不負責的，「是他母親的賜與」！

十四五歲的孩子在穿著上是漸知選擇了，男女的分別也漸了解了。那時濡城時新的衣式長衫要短下脚要折寸多長的寬邊袖子也是短短的，而畫匠穿的衣服還是幾年前的式樣，長長的，下脚小邊，袖子籠齊指頭。幾十個孩子人都是短衣短袖雄糾糾的，只有畫匠長衣長袖文鞞鞞的像個「請水道士」。我們上下坎子隨隨便便的，要取東西伸出手去就是，畫匠上下坎子要提衣做事要挽袖。我們編排他說：「畫匠，我們想請你家媽教我們的算盤。」「唔，我媽那裏打得成算盤。」「算盤打得好，你看帮你衣裳變得這樣長，不是到你接婦人的時也還能穿嗎？這算盤打得多好。」哈哈，哈哈的鬧做一團了；在這一團擾亂過後，已有人趁亂用一根草草把他的長衣的後幅綁成三四寸長的一個尾巴了；首先發現的個把嘴向着他背後一歪，眼瞞幾下衆人看見後又鬧起來了；待他知道了，伏身去解時還要推他一脚。不特「同班」的孩子欺負他他不能抵抗，比他小得多的他也怕，這，一層是他力氣太小手脚不靈，一層是他被人欺慣了反抗的胆量喪失盡了。到他被侮辱得不能立腳時，只好忍氣吞聲的進他那堆滿了貨物與「大人」的「家」去。

那時小孩們都喜歡瓜皮帽，唯有畫匠包一條四季不下的藍布帕，於是我們說那是他媽扯裏腳磨下的，你去他

頭上拍一掌來聞一聞，說「臭」，我去他頭上拍一掌，說「臭」！光說點臭倒是小事，總要打他痛得抱起腦袋跟踉蹌蹌的跑。如若是要捨點什麼東西，就在他頭上搶下帕子來，不管捨的東西醜陋不，他只能抱着頭笑着要求「饒了這次，饒了這次」，若稍一反抗就要挨打，帕子弄髒了回家又要被罵，怪他不愛乾淨，那里知道他在外受的苦。

不管怎樣軟弱的小孩總還有點好勝心不甘受人凌辱，畫匠要他媽給他縫衣裁短點要寬邊，要想戴帽子，他媽說：「吔！吔！你也要學那些『戰翎子』假哥囉，瓜皮帽薄的兩層，把腦涼看了呢！衣裳穿得短擡擡的做那樣？倒男不女的。袖子短，又不是打匠。寬邊，費布呀！」「縫寬邊裁短點不就是了。」——「放屁！」「那麼！」「吔吔你要唧吔，老子崽！」請求無效。她不想「請水道士」的衣服五年前正是「戰翎子」假哥在穿呢！我記得我在姜家學堂時畫匠正穿倒男不女的衣裳。

我們穿的褲子很短，因為那時興穿洋襪子要現出點襪子來。畫匠的褲子極長，他就死勁往上提，褲襠只差沒撕破，洋襪子是戰翎子穿的他自然無份，但褲子提高了布襪子的口口又大，張起多難看，他就偷着扯了一兩丈寸多寬的腳帶來把他一轉一轉的纏着，每天起床時要花個把鐘頭

鞋，與穿軟面的，鞋面要壓過鞋底點，穿起實實貼貼的很好看。他媽說：「那軟面鞋，鞋底沒有鞋面寬不耐穿

，尤其鞋尖愛踢破，是戰翎子穿的，小孩家愛蹣，該穿堅實的。」他的鞋雙雙都是鞋底比鞋面寬的硬面鞋，鞋尖上還要用線拉上些線路，穿起活像一個鏟鏟，「難看死嘍」我們呼牠為「老家公」鞋。畫匠既不敢請求他媽媽「改良」，又怕同伴些笑弄，就想出了一個妙法：每穿上一雙新鞋，就走背人處去用鞋尖向石頭上踢，踢！期圖把鞋底踢退點往後去；每次總要腳指痛得不可支了才無可奈何的停腳，滿心惴惴的到人前。這一來，完全與他母親的意思不合了，他穿了兩雙堅實鞋，我們才穿一雙軟面鞋。但他媽反覺得她這「鞋的政策」高妙，說：「這樣結實的鞋還這樣不耐穿，要穿軟面鞋那還了得。」她也常問別的母親：「你家老二穿鞋費不？」「費嘍！」她只滿意的聽取了這一個光赤赤的「費」字，而覺得自己真會安排孩子呢。

我們都是十幾歲的小孩，愛穿又有什麼好的來穿呢，不過入時一點罷了。她有一好的好安排真使得我們奇怪得心癢，畫匠傷心得眼綠；她給他縫一件青緞子綿襖，「青

緞子」在小孩心目中是多貴重，穿起是多光耀，然而她不特不準他光穿緞襖，還用幾十文錢一尺的壞印江粗布來縫兩個籠籠把襖子前後兩幅擺以下都籠着，才加上藍布罩袍。說：「這樣纏躡些，經磨些。」畫匠雖穿的是緞襖，別人還笑他穿爛印江布襖子。

小孩愛吃小嘴，是很平常的，在那有零錢買的地方也是難得禁住的。我們的大人些只不準我們亂吃，吃多，告我們些利害就是了。她，不然，絕對不準他吃，然而他吃。我們那裏有種米豆腐用醋泡起吃，吃得合度還助消化，吃多了愛拉肚子。我們要吃就可以明公正道的吃，因此一天吃碗把就完了，也不怎樣想多吃。她不準他吃，他想吃，三天五天的才能偷空吃一頓，一吃就要死命脹四五碗。米豆腐是街上一個婦人一天抬上寨來賣一次，他每乘隙把錢給她了走過一邊去，候她四五碗齊打好了，他才閃過去灌牛似的連着幾碗就灌下去了。有次他正在灌，有人喊「來嘍，來嘍！」他要想走又舍不得，要吃又吃不贏，一急，氣一反，一口醋噴出來鼻血「搶」得長流，那有他母親的影子。他不常吃，吃就這樣多這樣急，每吃必拉了。他母親說：「這樣體弱三天兩天的痛，要不管得緊由他亂玩亂吃還不知怎樣呢。」別的小孩反生龍活虎的一年難得病

一次。她說人有貴賤之分，說：「有個狀元，冬天自己磨一次墨就被涼着病了。」這叫「貴」。

畫匠家媽是不給他零錢花的，但睜隻眼閉隻眼的讓他偷。她說：「小孩家，他若向你要錢你就給他，他就不知艱難了，豈不要養成亂用錢的習氣，讓他自己陰着拿，心裏有怕懼，知道錢得來不易就不會亂用了。」她曾把她這「政策」向一個只準小孩明要錢不準小孩學摩偷偷的母親「宣傳」過，那母親不知高深說「這豈不是誨盜！」「你才是！那小孩知道什麼！誨盜誨盜。要算你們真愛慣乎小孩。」畫匠一天老是受人侮辱，受人「錯愛」，一點同情得不到，心性又不太蠢，一天一天的就走上「神經」的路了。

他尤其痛苦的，是愧對他的未婚妻陳玉璧。陳玉璧是一個最人時的小姑娘，尤其愛在穿着上講究，在她的同伴中是個叫得最響的，對他不免有所不滿。從前在城裏大家不常見着倒也罷了，現在擠在一塊，雖「男女有別」，而實際有意無意的常常看見。他很想她，又怕她看不起他，想把自己弄成她看得起的模樣又「心有餘而力不足」，母親的意見是撥不翻的，健康也拉不回來了。他這點癢處可憐也被他的同伴些抓着，常常逗他，說他不愛他，瞧不

起他。每當他找機會偷看她，他們總愛給他戳破，使他私下千分難堪萬分怨憤。他見人人都說她瞧不起他，他雖明知是有笑弄的意味，但他自己拿陳玉璧來與他一比，覺得「瞧不起」實在近情得很，心一虛，別人逗他的話就漸漸的信了，他頭上的愁雲更加厚了一層。

有一個六月滿城較爲安靜些，我們男孩子些不用說是耍下城去玩玩，小姑娘們在觀音會的天也三五成羣的到離城十幾里的艾溪渡去燒香玩。陳玉璧同幾個同伴天刷白就去了。在這前不久，畫匠聽人說她如遇着他要吐他的口水，正氣得沒奈何，這天打聽得陳玉璧到艾溪渡去了，就走半路上小轉灣的橋上去等她。自己對自己說是要問她爲什麼要吐口水，實際在靈魂深處是借此看着她。他被愛與氣弄得神魂迷惘了，他餓着肚子等到要黑了她才轉來，他當下着魔似的跑上前去釘着她問「你爲什麼要吐我口水？」把對手嚇了一跳，當着那些同伴羞得要哭了，平時又是個叫雀，在這窮得無可如何裏，爲不肯在同伴面前示弱，一時想不到好辦法就真個向地上啐了一口。這一來畫匠把一切謠言都信真了。其實她並未說過吐口水的話。陳玉璧回去哭了幾天。畫匠自己對自己說是氣，實際隔近釘了個飽，靈魂深處滿足極了，回家一夜睡不着。不想陳玉璧有個嘴

快的同伴把這事拿回去和家裏人些說被她的一个小弟弟聽得了，拿出來一講我們第二天都知道了。畫匠一來，就大家一對一對的表演起來：「你爲什麼要吐我口水？」「啐」。起頭倒是表演「啐」的問問他的啐，後來問的問，啐的大家把畫匠包圍起來向他一拋一拋的口水吐！他明白機關洩漏了，只圖跑，他那能跑脫，早被扯着了，還要他自己表演一次。這回他太難堪了，氣發了，罵起來了，掙扎了。小孩們從來未見過他這強樣，大家不約而同一閃就散了，等他一人在那裏臉紅筋脹的。這次的特別情形我現在想來猶不理解。但我想大家這一走，輕視他的程度當比打他爲利害。

畫匠與一般小孩一樣須要同伴，但他與他們太異樣了，他們容納不下他，這事後他只能去與兩個剛從鄉下來的老頭玩，亂畫人人馬馬，而大號牌香烟匣上的英文字尤當從他筆下寫出，「上海四馬路」常從他嘴裏說出。這是喜好奇好遠的心性的表現呢，還是四處無門心靈悶不住走的歧途呢？我現在也不知道，所以我聽他說「打不·牛西」心頭大受震動。學四川話不學普通的專學些下流話，這恐怕也不毫無解釋吧。

同鄉下老頭說四馬路的次數多了對方是會乏味的，小

孩到底是難與老頭玩上勁的，畫匠終歸還是同小孩隊裏來勉力担那千鈞重担。

民國十六年他岳母「宣言」不讓他「接人」，更受刺戟，服過好幾次鴉片烟，幸好都被發覺得早，沒有送命。這幾年我也被匪軍逼迫跑上貴陽了，畫匠的情形就不知道了。那時他不過有點「神經」，然而這「神經」也不是他「自發」的，從來他的同伴們就只知逗他，沒同他說過一句正

話——不是開玩笑的話；家里的大人又抱定「小孩他知道什麼」，他安得不「神經」？現在他竟真正的半瘋狂了！不曉受的是些什麼壓迫呢，可怕。

「問後天想設法叫他各自回家去」——幾千里的長途，不知要涉多少河登多少山，他這樣一個神恍惚的人能望到達嗎？

廿四，八，廿七日。

## 編輯後記

編者

△君達先生在本刊一六四號裏，已有全國捐新建設的提議。在本期的文章裏，他進一步提出幾條具體的辦法，希望各界有熱烈的響應。

△張其昀先生，在本刊一五〇號，曾發表「國難與統一」一文。「中國地理的鳥瞰」，也是國難期內我們應有的一點地理知識。本文的後半篇，提到西北空路與西南海路，尤堪注意。

△了一先生談文法的文章，是本刊一六五號「論不通」的續篇。

△董時進先生論災，從人口方面着眼，與本刊以前好些文章的見解是相同的。我們願意大家注意這被忽略但是重要的一方面。董先生現在江西主持農業院。

△壽生先生的方言小說，好久沒有與讀者見面了。這一期所載的「管束」，做父母的人，都應細讀一遍。





# 商務印書館 最新出版

中國銀價物價問題(英文本)……二元八角  
實業部銀價物價討論委員會編  
Silver and Prices in China

中國教育財政之改進(英文本)……陳友松著  
The Handbook of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中國生產教育問題……八角  
中國教育學會生產教育委員會編

小學教育指導書……廣東省教育廳頒行 三角  
中等學校訓育實施綱要……青島頒行 一角

世界童話一百曲……李重者編 三角

繼承法要義……范揚著 精裝一元八角  
平裝一元一角

漢譯世界名著  
初民社會……呂叔湘譯 一元五角  
R. H. Lowie著

社會進化與政治學說  
L. E. Johansson著 七角

租稅各論……二冊五元  
E. R. A. Veinmann著

世界礦產與國際政策  
C. K. Leitch著 六角

化學原理……W. Ostwald著  
湯元吉 柳大維譯 二元

慈山大師自書六詠詩真蹟 五角五分  
肥遜廬收藏

攝影術概論……杜就田編 二角五分

國學常識問答……張一鏞著  
近代英文散文選  
第一冊 方重編 二元三角  
The First Book of Modern English Prose for College Students

鄉村求愛(世界文)……黃嘉德譯  
Bernard Shaw: A Village Wedding

文丐(世界文)……繆一凡譯  
Lyton Sackler: The Pot Boiler

百科小叢書  
康德哲學……二角  
A. D. Lindsay著  
彭慧相譯

蘇聯母性與兒童之保護  
林啓明譯 三角

英美文官制度……陳樂橋著  
二角五分

教唆犯論……耿文田著  
一角五分

電力事業概論……C. P. Steinmetz著  
陳章譯 一角

電視學淺說……五角五分  
R. W. Hutchinson著  
陳嶽生譯

話劇演員的基本知識  
孔包時著 一角五分  
顏元與李塔……金絮如編 二角

警察叢書

- 中國警察行政……內政部編 九角
- 中國都市交通警察……劉在池編 一元
- 中國消防警察……包明芳編 九角
- 中國外事警察……趙煥坤編 一元一角

國學叢書

- 鄧析子校正……王愷校 一角
- 明清戲曲史……盧前著 二角五分
- 古書辨偽四種明宋濂等撰 二角五分
- 四書章句集註宋朱熹註 六角五分
- 清學案小識……清唐鑑撰輯 七角
- 西漢會要……宋徐天麟撰 一元
- 宋史紀事本末明馮琦編 二冊一元
- 疇人傳……清阮元撰 一元三角

動物學(小叢書)……朱晉鈞著 三角五分  
數理叢談(小叢書)……朱晉鈞著 三角五分  
農業推廣法 孫希復編 八角  
性醫學……錢拙青著 一元八角  
化學工業用機械……九角  
友田宜孝著 吳堅譯  
嘉氏提花機及綜線穿吊法 王芸軒編 六角

鄭和下西洋考……六角五分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P. Pollock著 馮承鈞譯  
德國史綱(中德文)……一元三角  
Johannes Müller著 魏以新譯  
俄國史(史地)……一角  
D. S. Misley著 張炳心譯

中國田制叢考……陳伯瀛著 九角  
中國田制史略(學藝叢刊)……徐式著 二角五分  
政治哲學……五來欣著 四角  
國際貿易……張伯儀譯 三角五分  
實用成本會計……梁孝通著 三角





## 美國白銀政策之回顧與前瞻

守 愚

沒有申述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大膽的先下一個結論，就是說，一九三四年的世界銀市場，唯一有力需求白銀的國家是美國，所以白銀價格的劇鉅升漲，直接間接由於美國的購銀政策。將來美國如推翻羅斯福政策，停止國外購銀，或國產生銀亦同時停止收買，有一實行，則世界銀價之跌落及跌落的速度，必遠過於去年一年間的上漲程度。就是白銀政策表面而不推翻，而執行顯有遲疑，則銀價亦必步趨低降，但低降速度，或可較為平穩。我們國內朝野，對於銀價的劇鉅上下，久已談虎色變。銀價對於吾國經濟的影響，報章雜誌，討論早成巨帙，那麼對於影響銀價力量最大的美國，他的生銀政策的過程，和將來的趨勢，或可供懲前毖後的參攷。

「歷史決不重演」，是一句人所習知的成語。但是美國之白銀政策，却有許多地方前後演映，極相類似的。如一八七八年的勃蘭德阿里孫案 (Bland-Allison Act)，目的在強迫政府購國內產銀，使一八七二年的經濟恐慌和物價繼續慘落，得從增加貨幣而資矯正。而該案本身，又係一

種折衷辦法。在衆議院中，原案為確定金銀本位，恢復銀元之無限止鑄造，並規定金銀元兌率為十六與一之比。到了參議院，為防止議會外攻擊，及調和議會內紛歧意見，使議案得迅速通過，成為法令，故將十六對一的金銀兌率一條取消，而僅強迫政府每月購買二百萬至四百萬金元所值的生銀，鑄成銀幣。但其結果因銀行方面，從中作梗，並且銀元因銀價連續跌落，實有貶價，故迄一八九〇年止，鑄造數僅有三萬七千八百萬元，而流通市面的，僅有此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百分之六十五，悉由商人存入國庫換取金洋，一時國庫幾將藏金完全換出，而存入的僅見銀元。一八九〇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休孟案，(Sherman Act) 強迫政府每月收買四百五十萬純盎斯的生銀，此案執行三年，政府收買生銀共一萬六千九百萬純盎斯，值一萬五千六百萬元。因一八九三年的經濟恐慌，政府收入，又未能如勃蘭德阿里孫案時代的富裕，以致為購買生銀而發出的國庫券，不能兌換黃金，一時風潮驟起，國會不得已撤回休孟案。但兩案雖先後撤回，而相信膨脹貨幣可以恢復

繁榮的觀念，却深入人民心目中，尤以農民爲甚。兩案的成立，固然特產銀省在國會的政治力量，而最大力量的來源，還是由於農民的擁護，和一大部人民對於貨幣萬能的信心。一八九六和一九〇〇兩次的總統競選，民主黨政策，綱要，首列金銀複本位制，還是西部農民的力量。一九〇〇年確定金本位後，美國遭遇空前的工商業發展和繁榮，直到一九一八年歐戰停止，繼續不斷的百業安樂。就是戰後，雖在一九二〇年稍有阻遏，但是在美國變動和緩，商業迅速恢復。一般農民和產銀省，對政府無可訾議。到了一九二九以後，全世界經濟一過於戰後整理未能澈底，再過於國家經濟主義氣焰日張，貿易金融悉受操縱，而三十年不斷的繁榮，好似人間天堂的美國，亦因證券市場的崩潰，而捲入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漩渦中。

農民利益和白銀問題，在美國歷史上既有不可分解的因緣，所以這次世界經濟衰落，美國商業不振期中，首次對於白銀的條文，即包括於一九三三年農民救濟法內，（Farm Relief Bill）共有兩條。一條授權美總統，按照一與九成色，規定新銀元重量，及與金元之確定比率，並可按照此項比率，無限止的鑄造金元銀元。此條要是實行，美國便立刻成爲金銀複本位制。但如以前的勃蘭德阿里孫案

金銀比率的條文取消，而此案則比率條文雖成立，但執行權付諸總統，祇有許可而無強迫，總統當然不願干冒不韙，強制執行。其他一條，則對美的債務國，可於本法案通過後六個月內，以白銀償付債務本息。但是這些債務國，根本不產白銀，國庫存銀，除印度外，爲數無幾。所以這兩次條文對於救濟銀價，實無甚力量。（美國在一九三二年放棄金本位，故銀價如從黃金計算，計一九二九年每純盎斯值五角三分，一九三〇年值三角八分，一九三一年值二角八分，一九三二年值二角八分，一九三三年值二角八分，如從美金票計算，則一九三三年值三角五分，餘數仍舊，可見實際上增加無幾。）

一九三三的倫敦白銀協定，美政府承認年購國產銀二千四百餘萬盎斯。所以在該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由總統發佈鑄銀文告，（Coinage of Silver Proclamation）一面批准白銀協定，一面由財部規定價格，收買國產白銀。此項收買的結果，使美國白銀與世界白銀脫離關係，與國內舊銀，亦斷絕源緣。世界銀價應因美政府的收買而抬高，但白銀協定人皆知美國一手承辦。收買白銀的義務，美國最重但最願意，所以銀價不待美政府正式批准協定而先有漲升。以此十二月廿一日的文告的影響，在四週內僅抬高世

界銀價百分之四。銀協定的力量，僅在防止印度政府的大批庫銀拋售市場。收買白銀的數量，亦僅限於印度承諾每年出賣的數量。所以銀的價格至多僅望其平穩，初無抬高猛漲的奢望。所以自美國首先批准銀協定後，倫敦銀價迄至一九三四六月止，悉盤旋於每盎斯合二十辨士的範圍內，合紐約銀價四角五分。

第三次美國白銀政策的轉變，其重要性却與以前大不相同。美國曾經銀省議員的督促，中西部農民通貨膨脹的信仰，於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通過並由總統批准購銀法案 (Silver purchase act) 主要條文即購買國內外白銀，使銀準備合全國金銀準備的四分之一的價值。銀準備以每盎斯值一元二角九分計算。由前段推算，美政府尚須收買十六萬萬「標準」盎斯的白銀。此數約等於最近數年全世界每年銀產量的十倍，或目前全世界新舊累積存銀總額的兩倍。其範圍，其重要性，其對於銀市場的影響，可想而知。從後段推算，依照舊美金元的合金重量計算，銀價可抬高至每純盎斯一元二角九分，如依一九三四年新美金元合金重量及十六對一的金銀比率計算，每純盎斯白銀可抬高到二元一角二分。就一九三四年六月的紐約銀價四角五分為根據，如最高價定為一元二角九分，則銀價尚須抬高兩倍弱。

如為二元一角二分，則須再抬高四倍強。這樣鉅大的購銀程序，自然的(一)將已往需銀國家如中國印度等，一變而為供銀國家，大量藏銀源源輸出。(二)購買數量既然合數年的世界新產及舊藏白銀，則銀市場的計算，決不能限於短期買賣，而將眼光放遠，為長期的生銀投機。但投機是無有利，或白銀在市場中貯積待售的數量多少，還須看美政府每期購買生銀的多寡和速度。如購買甚多，且積極收買，則價格暴漲，而銀市場貯積反多。如收買不多，且手續遲緩，則市場拋售必大，而價格上升尚較為平穩，或偶有跌落。去年購銀法案批准後，美政府收售頗為積極，年終計在國外市場收買約一萬八千萬，國內新產銀二千一百萬盎斯之譜。倫敦銀價迅速自二十辨士升至三十五辨士。今年首二個月收買數量不多，且手續遲慢，故銀價停頓於二十五辨士中。到了銀市場拋售數量將盡，又逢美國銀省議員的督促，故銀價自三月後又見猛漲。倫敦大條五月中漲至三十四辨士，紐約漲至七角五分，所以收買國產銀的價格，原來規定為六角四分五，亦於四月末提高到七角八分。美財長並且聲明，祇要白銀公開市價不越一元二角九分，政府將繼續收買。所以五月一個月銀市場的投機活動最為劇鉅。六月稍有反應，又逢復興法令為美最高法院否

決，認爲違背憲法，銀價頗受影響。此項否決的政治原因和影響，有本刊陳之邁君一文，其經濟的反響，即在提高物價端賴人民購買力的增加，欲達到此目的，自須調整勞資關係，規定最低工資。復興法令，以調劑工資爲最要，今被否決取消，則物價雖藉通貨膨脹而提高，但無購買力

殿其後，則漲勢難以繼續，或竟反而下跌。雖經政府與廠家約定，仍維持復興法令精神，而影響將來，實所難免。

故此數月來美國物價已見下跌，白銀爲貨物之一，雖與復興法令無關係，而提高銀價的熱忱，似因而稍冷淡。故七月銀價與五月相比，倫敦大條跌三辨士餘，紐約跌五分，截至本日止（九月四日）倫敦銀價爲二十九辨士，紐約銀價爲六角四分，與五月間最高價相比，跌落無慮百分之十八。

六月之購銀法令後，美政府的自銀政策尙有第四次的變動，即收買國內藏銀變爲國有。除外國政府及中央銀行在美保存之生銀，銀器，銀幣，及工商業的原料銀外，掃數以每盎斯五角〇一厘價由政府收買。計自八月自去年年底止，共購得國內藏銀一萬一千萬盎斯，此數雖鉅，但與原定之準備數約十六萬萬盎斯相較，尙覺微細。況國外購銀的程序，又與此無關，故對世界銀市場的影響，在此

種特殊情形下，僅在由世界藏銀中的美國一部份，迅速集中，使世界銀供給量減小些許，（按世界藏銀最多國家爲印度，次或爲中國，）而銀價上升，趨勢稍爲延緩。但此種力量，以全世界供給量相比，究形薄弱，故無關銀價後數月的繼續上升。

美國白銀政策的將來怎樣？嚴格說來，無人敢爲預言。一八九〇年休孟購買銀法的取消，是因爲庫存黃金，爲購銀用的庫券掉換而出，致銀行企業，大起恐慌，深怕大家都在採取金本位，保持黃金，而美國獨使大批黃金流出，行將淪於人所共棄的銀本位，或復本位，或竟變爲紙本位。故國會政府雙方迫於當時形勢，而毅然取消購銀法令。今日則不然。購銀雖仍用庫券，但庫券不能兌現黃金，所有金元券與銀元券統爲無限法償，行使時不准拒絕。故無黃金因此流出幣制基礎空虛之虞。自購銀法令通過以來，銀行企業雙方噴有煩言，國內學者亦多數認爲妄舉。但是政府收購日銀總數，雖未宣佈，當瀕於四萬萬盎斯之譜，一旦購買法令更改，銀價狂跌，政府將大吃虧。以前臘丁貨幣同盟中，法國極力維持白銀用途，雖有政治作用，但大批白銀不易脫手，脫手必吃大虧，亦是一大原因。故美政府爲防存銀貶值，一時決不敢變更政策。目下物價正

在跌落，農民經濟仍在掙扎中，失業人數雖稍有減少，但數目依然龐大，故擴充通貨繁榮工商之說，仍縈繞於一般人腦中，白銀既作通貨準備，就此等人心目中觀之，通貨膨脹藉此可易於措施。故除產銀省人民及其議會代表外，仍有多數中西部農民之擁護，雖政府感覺復興程序，障礙重重，累受打擊，對於白銀政策，亦不似以前之積極，而完全反向，改變政策，實為環境所不許。一八七八年的勃蘭德阿里孫購銀案，執行十二年，到了一八九〇年休孟購銀案起而代之，又執行了三年，雖於一八九三年取消，但是一直到一九〇〇年，銀問題纔解決。中經長期的繁榮，使農工商礦各方，均享贏利安樂，而後銀的問題，纔在

政治上經濟上自然消滅。現在美國的白銀政策，雖大家感覺不安，但一時決不致廢棄。欲求問題真正的解決，確實的銷頭，自必一如前例，有待於繁榮的恢復，和農工的安寧。在此期內倘購銀程序因國內外貨幣價格的安定而稍形冷淡，則銀價必回跌。一九三六年的總統競選，倘民主黨仍勝利，則銀價仍將上升或平穩。如共和黨得勢，則無論購銀法是否即須取消，銀價必狂跌。購銀法而實行取消，則銀價的跌落必甚於一九三一年，而跌落的速度，必尤較前益甚。但購銀法的實行取消，即使共和黨當國，仍須視工商恢復的程度，和物價的平穩而定。知己知彼，我們中國又將何以應付銀價值直下驟下的變動呢？

## 大學應分設語言文字與文學兩系的建議

葉公超

現在各大學對於外國語文與文學的課目有歸之於一系者，有分之為英法德等系或組者，有以英文課目為主體而附以法德文課目者，有歸之於一系而另以教授一人主持所有一年級或一二年級之英文課目者。各校組織的形式雖然略有不同，但在原則與事實上則皆偏重文學方面之課目，而置語言與文字於附屬地位。

這種情形很容易產生四種流弊：一，能而只能教語言與文字的人往往不甘願擔任這方面的課程，因為從一般的印象中他就感覺他的地位似乎不如教文學的人來得高雅，來得體面，不過這還不至於令他決意改造自己。最令他難堪的乃是他的待遇往往也不如一般教文學者。處於這種被壓迫的環境之下，他漸漸地對於自己的課目，自己的所長



也就輕視起來。於是他一面放下文法，修辭和語言學的書本，一面向文學的大道上開拔。這是指只能教語言或文字的人（老實說，這樣的人中國並不多），至於能兼教語文與文學的人，不必說，多半是不願意教語言或文字的，理由也無需我來重說了。二，富於文學智識而且能教文學的人未必就能教授語言或文字的課目，但在現在的組織之下，他往往也得湊上幾點鐘的一二年級英文或別的文字。在他，這幾點湊數目的鐘點只是一齣『墊戲』的勾當，學生也知道這不是他的正戲，往往還格外地體諒他。他對於改作文，講文法，解字，發音等等也許根本就欠缺相當的知識與經驗，即使他曾受過相當的訓練，在這種組織與環境之下他又何苦枉費氣力呢。按理說，能教那國文學的人應當至少也可以教那國的通行文字（古文字與歷史的文法除外），因為要了解文學作品所需要的文字程度本來就不低，焉有能教授某國文學而不精通某國文字的呢？理論雖是如此，但不幸今日的事實還沒有達到這樣合理的程度，而且了解與教授又不必然是接連着的。總之，現在的情形是有許多教文學的人實在不宜于兼教語言或文字的功課，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這方面的人才。偶爾他們也承認語言與文字是重要的，是要嚴格整頓才好，無奈他們的知識與習

氣往往不能證實他們的決心。即使他們有這種決心和辦法，他們也未必能得着當局的贊同，因為這樣便要一方面收縮，一方面擴充才成，而在當局這自然是麻煩的事。假使我們能在一系之內平均地發展這兩方面的課程，那當然是最省事的辦法，不過事實上我們能否辦到這步，似乎很成問題。三，把語言文字與文學歸在一系，像現在這樣，非但無形中降低了語言與文字在學術上的地位，而且很容易使系中一般教授以為語文方面的課程是專為研究文學而設立的。也許他們自己並沒有這種觀念，但事實上教材的選擇以及教授的方法已經足以證明他們那種不自覺的，潛隱的心理狀態，尤其是當多數的教授是偏向於文學方面的。所以在許多大學裏，一二年級的英文教材常為他系教授所批評。這種情形並不限于中國，美國的大學裏也時有同樣的糾葛（參閱 Wilkins: *The College and Society*, pp. 110-112 便知）。這當然不足為奇，因為我們的大學制度原是抄襲他們的。在研究文學者的眼光中，最好的文字便是最敏銳，最深刻，最有澎漲力的文字，但一般人所要求的只是應用的文字而已。至於那種文字才算是應用文字呢，他們也未必能說得具體，不過他們總感覺研究文學的人所編選的課本大致是不合於實用的，至少不是他們的『應用文

字」。這問題我留在下面再討論，這裏我只想說明牠的存在。四，以上所論三種流弊皆由於偏重文學課目而輕視語文課目而產生的。這是說，文學占了上風的形勢。假設，在現在的組織之下，語文占了上風，我想文學知識的教育也必然與現在語文教育一樣地受摧殘。這可以證之以十年前東南大學的英文語言文學系的例子。我們現在的問題顯然地不是應當側重那一方面的課程，乃是如何可以使文學的課程與語文的課程平均地，獨立地發展。

近十年來大學英文系或外國語文學系畢業的學生，除了少數出洋留學與從事繙譯者之外，大致到中學去教書者居多。當他們站在學生的面前，他們的外國語程度大致是怎樣的，我們從每年投考新生的英文卷子裏也就可以看出七八分來。我相信，英文系的畢業生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寫不通，說不清的。至於教英文所需要的特殊知識，如英語發音方法，英文文法，修辭等等，他們在大學的時候就沒有受過相當的訓練，也許根本就沒有把這些東西看在眼里，所以更談不到了。即使我們的目的不在爲中學造就師資，而專在造就研究文學的人才，現在的辦法也決不會使我們有所成就的，因爲我們並不授與學生相當的文字訓練，所以他們畢業之後既不能直接用英文寫作，又不能作出

相當可靠繙譯。老實說，除了在家裏自修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關於文學的工作呢！這樣的畢業生我們年年送到中學裏去教書，當局者究竟是麻木，還是容忍？

語言與文字在學術上本有獨立的地位。在一個完備的大學裏牠們應當是自成一系的，根據以上所說的話看來，我感覺中國大學裏正需要這樣一個獨立的語言文字學系。這系的功用不但可以供給其它各系所需要的基本語文課目，而且同時可以爲中學造就師資，也可以爲少數專門研究語言學或文字學的人設計，系內可依語言的系統分爲若干組，每組設主席教授一人。中國語言文字當然也可以歸入這系。這樣組織起來，教授任何語言或文字的人自然非是專家不可，他的地位與待遇也自然與別的教授的同等了，從此他那種『自卑的隱機』也不再侵襲他的意識了。在這種組織之下，教授文學的成績或許會漸漸地進步，預備畢業後教書的人也可以得着相當的師範教育，專習語言文字的人將來也有出路。有了專家來教文字，我們一二年級的英文教材或許不至於再引起現在這種糾葛，至少教的人可以多注意在文字的功用方面。我們要知道，實際上教授的方法比教材的選擇來得重要，譬如，同樣的一篇文章，用文學的眼光和文字的眼光來講就可以有很大的出入，所以

最重要的是先認定語文課程的性質，然後請能了解這種性質的意義的人來根據這意義的範圍來教授這類課程。性質既已確定，則教材的選擇自然不會離譜太遠的。

當然，一個規模這樣大的語言文字學系的經常費必然是要比任何系都多的，不過這筆錢是值得花的。至少我們應當有一個國立大學這樣去做，假使辦得好，也許這一處就夠了。其實，經費的問題還不如教授的問題困難，因為現在國內實在欠缺能教文字的人才：別的文字姑且不說，就是英法德三種文字的教授，國內就找不出多少位來；日文，俄文，蒙古文，西藏文，梵文等等更難得人。所以，在這十年內我們只怕還要到國外去延聘合格的教授，不過我們希望將來，也許在很遠的將來，研究近東和遠東語文

的中心點能從巴黎被移到中國來，至少我們要抱着這樣的目標。

語言文字學系成立之後，文學系的範圍當然可以相當地收縮，數餘的錢可以移作語言文字學系的經費的一部分。現在許多國立大學的文學課程都不免有過事鋪張的毛病，甚至於課目之多遠過於英美一般大學所有的（這是某英國大學文學教授遊華後所得印象之一）。事實上，一校的文學系要想包括各時期，各名家的研究是不容易辦好的事。我感覺最好是像英國的辦法，每個大學依其所有教授興趣的趨向偏重於一二時代或幾個作家的研究。這樣似乎還比較容易收效，而且師生都可以避免汎濫歧涉的毛病。

☆ ☆ ☆ ☆

## 楊天驥案與國民黨

陳之邁

監察委員楊天驥。監察院參事高潮，以鉅款向江寧地

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孫紹康，請託平反交通銀行支行經理江

祖岱侵欺買賣公債一案，經孫氏舉發，監察院副院長丁惟

汾氏引咎請辭後，轟動震驚全國的人士。這樁公案的事實

現在還未到水落石出的時期，局外人不容評論其是非曲直

。但是我們却可以喚起全國人注意這件案子對於監察院，國民黨，和國家風紀的嚴重性。

監察制度是融會貫通中西制度而來的。雖則所謂監察權究竟應該有什麼範圍，因為首叛這種制度的孫中山先生未曾明言，現行的法規，學人的見解，都是最紛紜不過的

。然而研究監察院二十年二月二日成立至今四年多的歷史，我們總得發現它是偏向於寬泛的解釋，認為監察院的職權，雖不能和從前的都察御史一樣地無所不管，至少也應在「摘發奸邪，懲戒貪污」以外，含有「杜漸防微之至意」（用監察院語）。但不問監察權的範圍若何，一個職司監察的堂堂機關，總應該是一個最清高，最廉潔的機關。現在它本身的委員和參事，公然借着他們的權勢地位，干涉司法，賄賂有司，自然構成它本身最大的危機。如果它應付這個危機的手段不能盡洽人意，匪特我們不想看見它的職權擴大，整個監察制度我們都應呼籲取消。

在監察院成立不久，監察院會因立法委員史尙寬私函安徽高等法院請託平反葉芬被處徒刑一案，向國府提出嚴重的彈劾，并曾兩次上呈催促國府辦理該案。史案所關的只是私函請託，并沒有用金錢誘買，案情遠較楊案為輕，監察院尚且如此的賣力氣，卒使當事者受到申誡的處分。這次監察院本身的重員鬧出這樣的醜事，監察委員們自然十二分的憤懣，應當竭盡力之所及來給當事者以適當的處罰。現在丁氏因此事而引咎辭職，監察委員也立刻提出彈章，除了經過審查移付懲戒及催促當局趕辦外，可說是盡了監察院應盡的責任。監察委員有四十餘位之多，更有許

多員司如參事秘書之類，其中自然不免有害群之馬，我們不應因一二人的舉動而把其它潔身自好之士一併輕視懷疑。我們應注目於該院處置此事努力的程度及其所表現的精神。從以往的經驗看來，不偏心的人都應承認監察院所作所為，只有過而無不及，同時他們也不抱「家醜不可外揚」的態度而袒護自己的人員：二十二年二月監察委員高魯便因為受行政院委令去監運古物，觸犯了國府組織法第五十一條「監察委員不能兼任其他公職」的規定，便遭監院的彈劾。照報章記載看來，關於楊案該院也是努力向解決的路途邁進。這種努力我們只有贊成和欽佩。

可惜目前的制度不容許監院將此案一直辦理到底。監院的職務只在彈劾的提出，彈章既上，一切聽懲戒機關去辦理，除實詢催辦外，監院完全無可如何。在以往監院曾經提議過改制，把隸屬於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議決懲戒權，隸屬於國府的政務官懲戒委員會，隸屬於司法院的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和地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隸屬於軍事委員會的軍事長官懲戒委員會，一併納入監院之中，但結果未能如意。在以往監院也曾對於這些不屬它管的懲戒機關屢次實詢催辦，發過不少的牢騷。然而目前的狀況依

舊是懲戒機關不屬監院範圍，它只能提出彈劾，移付懲戒，懲戒機關辦理得快慢，處分得當否，它只能催促批評，不能直接過問。

監察委員的懲戒機關現在是中央監察委員會。本來依孫中山先生的本意，這個懲戒監委的機關是國民大會（憲法草案便如此規定）；現在既然沒有組成國民大會，監院又已成立，不得不有過渡的辦法。按監察委員保障法第七條，有監察委員懲戒委員會的規定。但是這個委員會始終沒有組成（我們也想不出這樣一個機關怎樣組成），因此在二十年三月六日國府訓令便規定「現今尚在訓政時期，所有政權，均由本黨代表人民行使，則此項職權，似以屬於中央監察委員會為宜。」這種過渡辦法是合乎訓政時期政制的精神因而可以目為適當的。上述高魯一案監院便是移付那裏去懲戒的。

然而誰都曉得中央監察委員會不是一個很活潑的機關，裏面的分子非常複雜，各有各的職務，也不常川在京。同時我們也知道這個機關平常也沒有什麼要事可辦。然而

楊案解決的責任却落到它的身上，因此我們為這案件對中監委會便發生許多期望；我們希望它能徹底了解楊案的絕對嚴重性，了解整個監察制度的成敗利鈍，繫於此案完滿的解決；我們希望它明白，監院彈劾案之提出固然重要，懲戒處分之當否則尤重要百倍；我們最希望它知道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威望與地位，與楊案亦息息相關，因為國人曉得解決此案的是黨的機關，而不是政府機關。國民黨處置此事而不盡洽人意，國人只有減失對黨的信仰和期望。中監委會平日很少要事可做（這也泰半由於它不肯做）：現在有了擺在眼前，我們希望它能克盡厥職，

至於怎樣解決才稱得起完滿，我們不便說；在「刑亂用重典」的先秦法家思想尚普遍於大地之今日，國人的意見也是言人人殊的。但我們願奉告國人，罪名刑罰之輕重是小問題，重要的是精神與態度，監院已經盡了它本分的責任，精神亦極堪嘉許，現在只看中監委會能否貫徹監院未竟的事業。

二十四，九，五。

☆

☆

☆

☆

☆

☆

## 關於佃戶的負擔答客問

吳景超

我在本刊一六五號裏，有一篇「耕者何時有其田」，提倡在不加重佃戶負擔等原則之下，定出一種法規，使地主將土地出售與佃戶，由佃戶分期攤還本息。依照我所提出的辦法，佃戶每年所攤還的本息，與平日所交的租相等，但三十三年之後，本利便可完全付清，土地也便全歸佃戶所有了。

這篇文章，得到很多的反響。一位徐先生寫信給我說：先生主張政府幫助佃戶購入所耕的田地，分期攤還本息，在三十三年後土地便完全歸耕者所有了。

這辦法是好的。但這土地的賦稅歸誰負擔呢？田主既和土地脫離了干係，當然不再為這土地納稅，佃戶每年繳了和前所繳的租金相等的本息七元外，自無力再交這苛重的糧賦，而這又是地方政府行政費的惟一歲入，當然不能豁免，那麼去向誰徵收呢？又有一位尙先生，也與徐先生提出相似的疑問，他說

先生主張係將土地所有權，從地主移到佃農，即由佃農逐年攤還本息，以不加重佃戶負擔為原則，依先生所舉的例，自係妥當。但所有權移轉後，納稅的責任自亦移轉，在目前賦稅繁重的時候，此一重負是否亦應計算于攤還而不增負擔的原則內？換一句話，所謂不增加負擔，是否不計及納稅一項，這實在是一個小問題，但既有所疑，不敢不問耳。

我很感謝徐尙二先生，提出納稅這個問題來，使我對於這個問題，有申述意見的機會。我的意見是很簡單的。假如田賦要佃戶出，那麼他的負擔，便比平日加重了，與我提出的原則相背，所以在土地的所有權，還未完全移轉給佃戶的時候，田賦還是依舊由原來的地主擔負。在這種情形之下，地主的擔負并未加增，因為他平日收租納賦，現在所收的錢，雖然改變了名目，但其數量，與平日所收的租相等，那麼從這些錢裏面，提出一部份去納賦，過的日子，還是與平日一樣的。不過這種日子，三十三年之後，便要停止了，那時他對於佃戶無權利，對於國家，也可

不負納賦的責任。

假如有人覺得這種辦法，未免對於地主苛刻一點，那麼我們可以告訴他，別個國家中所行的方法，還有比這個還苛刻的。俄國不必說了，就是不行共產制度的愛沙尼亞，在徵收地主土地的時候，并不付給代價，於是實際便等于沒收。沒收的方法，有許多人是贊成的，但我覺得中國的所謂地主，與東歐的大地主，性質并不相同。中國的地主，有一大部份，其所有的土地并不很多，平日雖靠收租度日，但並沒有多少盈餘。而且地主之中，也還有不少的孤兒寡婦。假如一旦把他們的土地都沒收了，這些地主，便要成爲社會上一個嚴重的問題。現在用「收買」代替「沒收」，便是要給這些地主一些時間，使他們另謀出路，使他們知道不勞而食的日子，不久便要過完了，應當早點作些別的打算。這不是劇烈的革命，而是和緩的改革，可以避免許多痛苦。

在不加重佃戶負擔，不完全剝奪地主既得利益，不增加政府財政的負擔等原則之下，使耕者有其田，方法是很多的，并不只我所提出的一條。假如有人主張田賦應由地主出讓土地所有權之日起，歸佃戶負擔，不要等到土地已

完全歸佃戶所有時，再將納賦的責任，移轉到佃戶身上，那麼我所提出的辦法，便要修改一下。

第一種修改的方法，便是地價分期攤還，但不計息。譬如值洋一百元的土地，分作三十三年將地價還清，每年只交地價洋三元三角三分。在這種情形之下，原來的佃戶，可以負起納賦的責任。

第二種修改的方法，便是計算地價時，採取東歐各國的成例，不以目前的市價爲標準，而以歐戰以前的市價爲標準。在中國，我們可以前清末年的地價爲標準。如照那種地價攤還本息，佃戶也可負起納賦的責任。譬如現在值洋一百元的土地，在前清末年，也許只值五十元。以六厘起息，每年只要付息三元。實際農民現在租這樣一塊地，須交租七元。採用新的辦法之後，對於這一塊地，每年除攤還本息三元半之外，還有三元半，可以作納賦之用而有餘。

方法雖多，目標只有一個。我們只要贊成這個目標，那麼方法是很可以邀集一些專家來商量的。

九月，七日。

## 社會升降與政治治亂

李樹青

健全的社會組織應和健全的身體相同。身體內有組成作用，有破壞作用，有血液循環，這些是一時一刻不能停止的。社會也應有組成作用和破壞作用，也應有相當於血液循環的社會升降，同樣是不能停止的。

社會上統治階級的形成，可以分出幾種：第一，由武力形成的，便是由掌握絕對優勢的武力的政治野心家統治一切。歷史上的實例，如拿破倫的征服歐陸和秦始皇的統一中國。這種統治是統治形式中的最脆弱時。倘不能改進，隨時有覆亡的危險。因被統治的人「非心服也，力不如也」，一有機會，便揭竿而起，釀成革命。第二，由文化形成的，社會上具有優秀文化的人統治文化較低的人。也許能得一個時期的安定。直到下層民衆能以吸收統治者的文化來改進自己時，這個社會便要騷亂了。第三，由經濟形成的，社會上富人統治貧人。藉着富人金錢上的勢力，僱傭貧人來捍禦自己的統治。這雖比較更安定些，但却有兩種危機；便是因政治的腐敗或經濟的困厄，促成貧人的團結，和被僱傭的人的背叛。俄國的一九一七年革命，部

份的証實這種情形。第四，是人才的統治，由社會上最有才幹的人統治沒有或才幹較低的人。這是一種最鞏固的政權。磐石苞桑怕也不足用來比擬。原因不僅在政治的開明，而在社會上即沒有可以攘亂之人。歷史上雖不易明確指出人才統治的形式，讓我們來武斷的說一句，歷史上任何一個比較長期的安定時期，都是或多或少的近於這種統治的。

以上還是分別來說明，倘如合起來看，人才統治實是其它統治形式的樞紐。統治者是人才而又能援引人才，任憑是那種統治，武力的或是經濟的，都可使社會安定下去；反之，革命的危機是時刻不會停息的。秦始皇和漢高祖的政權都是由武力取得的。秦始皇的政策在迷信武力便是一切，於是焚詩書，坑儒生，用無才幹的人幫同統治，以爲「吏不必才，取守吾法而已」。把一些比較有本領有志氣的人都壓到下層社會去。正如蘇東坡的話，這些人將「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輟耕歎息以俟時」呢？終於嘆息大丈夫當如是者有人，欲取而代之的有人，破家散財



請始皇一嘗鐵椎風味的也有人，祖龍一死而天下遂分了。漢高祖雖以馬上得天下，但未以馬上治之，能重用三傑（劉邦嘗自謂吾有三傑，能重用之，所以勝；項羽僅有一范增，而不能，所以敗），援引儒生，制定禮儀，漢祚以永。史例甚多，不勝枚舉。其它統治亦莫不如是。由此觀之，我們可以知道人才對於統治的重要了。

這裏或許有人懷疑，既得政權，便是人才，不然為什麼能形成社會上的統治階級呢？問題不在觀察某一個短時的個人而應是長期的社會。我們並沒有說漢高祖是人才，秦始皇不是人才，短時的政權的獲得無一不由於比較出類拔萃的人物造成的。須知人才的產生並不限於統治階級，一時的比較優秀常為更優秀的可畏的後生所壓倒。所以，健全的社會纔需要破壞作用，組成作用，和社會升降。

原來，社會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只爭一個人才的比例數。前者多於後者，社會自然安定；反之，遲早必會釀成革命。這理由至為簡單。有才幹的人所組成的政權，必然是開明的有效率的，合乎時代潮流的，無才幹只有悅服。無才幹的盲人瞎馬式政治，所謂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自為在野的人才志士所反對，終至推翻而後已。故聰明濬哲的統治者的眼睛，常在注視社會的下層。雖居高位，

安不忘危。使下層的優秀份子，不時升入上層階級，造成所謂組成作用；而破壞作用也行於統治者間，把才幹已然比較落伍的人淘汰下去。這樣，社會下層的人才隨時有升入上層的機會，而上層的不肖份子也隨時可以降落，入海在不斷地浮沉，社會在繼續地升降，量才使用，俊傑在位，這社會將是最理想最安定的了。

這種政治哲學，在中國歷史上是頗為發達的。每一個被認為賢明的君主，殆無一不鼓勵社會的升降。據說堯舜置進諫之旌，登聞之鼓，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這都是後世儒家最推崇理想中的人物。兩漢時，有徵辟，有舉孝廉，有舉賢良方正等；魏晉則用九品中正法官人；隋唐以後則有科舉制度。雖其內容性質不必盡同，其為統治者所設的社會升降的途徑則一。中國最古的格言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又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這是很值得重新提出注意的兩句話。

現在中國社會的並不安定，這是不容諱言的。年來曾經引起了政體上的獨裁與民主的討論。但構成政治制度的人才問題，還很少有人注意。事實上英美的民主政治和德意的獨裁政治，一樣都能使社會躋於安定。而我們，在政體上，對於專制，民主甚至於一黨專政都試驗過，却一樣

沒有表現出較好的成績來。也許還是一句老話「有治人，無治法」的原故罷？

身體上一時的不健康，我們都知道就醫檢視脈搏；但

對於社會組織的不健全，我們該不會只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忘記了血液循環的基本現象。

二十四年九月一日。

## 蘇俄旅行記 (十七)

丁文江

### 巴庫

#### 油田的參觀

我是九月十四日上午七時到巴庫的。那天的早上就同布拉哥佛林同到阿志巴蔣邦石油總管理局 (Azerbaijan National Trust) 縮寫為 Azneft。局長巴先生 Barinoff 介紹我們到地質課去。這是管理局的一部分，不屬於地質礦產調查局。課長倪克亭 (Nikotin) 副課長梅利哥夫 (Melikoff) 很誠懇的歡迎我們；拿了茶，黑麵包，和餅乾款待客人。他們本來是要到巴庫西南的 Nefte Tikani 去調查的。於是倪先生先去，留梅利哥夫招待我。

他們都不會說外國話。布拉哥佛林以外，石油總管理局又派了一位會說法國話的中年婦人來當翻譯。但是梅利哥夫是一位極有經驗的教授。他指着牆上所掛的新地質圖

，不到一小時，把高加索石油鑽的地質，提綱挈領給我講的清清楚楚，上次所寫的油田的大概，就是我當日聽講的記錄。

他講完了以後，我對他說道，「我是學地質的。很希望能到田野去，看看地層和構造。」梅利哥夫很高興的說道，「那麼，請你吃了午飯來，我陪你同去。」

吃了午飯我們一同坐汽車向巴庫西南的一座長嶺上去。到了嶺上，梅利哥夫指給我看道，「我們現在站在所謂 Apshron 層的上部石灰岩上。在這裏地層走向南北，傾斜緩緩的向西，成功一個背斜層的 (anticline) 西支 (limb)。你看見東面的許多油井，正開在這背斜層的頂上。這是 Fibi Gibat，新名爲 Stalinsky 區，是全油田第二個重要的區域。北距巴庫市不過四公里，西面緊靠着我們所在的嶺上，東與南都在裏海 (Caspian) 的邊上。一部分的

新井是把海邊的淺灘填起來，再開下去的。這裏有五百座井，每天出產在一萬噸以上！向西下嶺，傾斜轉了向東，成一個向斜層 (Syncline)。這個向斜層的西支就是另一個背斜層的東支。這叫做 Shobany 背斜層。背斜層的頂成功 Shobany 嶺，就是我們西面的一道高嶺。高嶺東面的深谷是鑿在背斜層的東支裏面的。從巴庫到地夫利司 (Tiflis) 的鐵路順着這條谷向南，因為我們所在的嶺東北連上巴庫市北的裏海層岩石所成功的一條嶺，鐵路不容易通過，所以從巴庫到地夫利司去，先要回頭向北，再向西向南繞到這條谷裏來。谷的西北是 Shobany 油田，是在背斜層的北頭。在這裏岩石傾斜很陡。Apsaron 層以下的岩石逐次露了出來。這叫做露頂背斜層 (Exposed anticline)。普通巴庫油田的背斜層傾斜都不很陡。Shobany 是例外。因為背斜層的頂與東支之間有一斷層，把含油的地層斷了向下，所以所含的油不但都保存住了，而且集中在一處，壓力很高。開井的時候，成功油泉 Gusher。Shobany 油田開發很早，現在已經將近開完；每天產油不過一百噸。我們現在從嶺上走下去，逐次觀察我所講的各點。」

於是我們令汽車開到 Shobany 嶺下等我們，離開了大路，下坡一直向谷底走去。沿路上梅利哥夫逐一指示我

，「這是 Apsaron 層的中部棕色土」，「那是 Apsaron 層的下部藍色土」。「那邊是土人開的水井，正開在向斜層中間。油是輕的，所以聚在背斜層的頂上，水是重的，所以沉到向斜層的底下。工人不懂得地質，但是開井的地點與地質暗暗相合」。將走到谷底的時候，梅利哥夫又說道，「我們看見這條谷是鑿在 Shobany 背斜層東支裏的。但是開鑿的時代很早——是在裏海最後一次泛濫以前的。你看這裏所謂裏海層的沙平平的，不整合的 (Unconformably)。蓋在 Apsaron 層的下部藍土之上！你看見那邊藍土裏的螺殼嗎？這是所謂 Dreissensia，是藍土層的標準化石。丁先生！你帶兩個回去，做爲紀念。」

谷底的岩石露頭不好，所以藍土下部的地層（所謂 Akchagaul 黑土層）沒有看見。一過鐵路向西，就透着含油的地層。初時傾斜很陡的向東。順着鐵路向北走，越走越傾斜越陡；到了谷的北頭，傾斜翻了 (Overturned) 向西。同時 Akchagaul 黑土也露在地面。梅利哥夫笑道，「我今天可以看見的地層都看見了。暫時休息一下罷！」於是我們坐在石頭上，喝水吸煙。巴庫的天氣本來很熱。雖然是下坡，大家都是渾身汗濕。然而梅利哥夫不但地層很熟，講解很清楚，而且他萬分的熱心。我固然心領神會

，連不學地質，不長走路，穿了長管皮靴的布拉哥佛林也樂而忘倦，一面翻譯，一面點頭會意。我於是纔了解科學與趣入人之深！

梅利哥夫對於地層之熟我們不久又得一個證據。他告訴我道，「含油地層裏面大的化石很少。偶然有的是蚌屬的 *Unio*，但是不容易遇着。」走不幾步，他忽然離開大路，爬上坡去十幾步，指着一塊石頭道，「這裏就是一個！」我一看果然是一個 *Unio*。我要拿鎚去打下來做紀念。梅利哥夫連忙的攔住道，「我還要留着牠教別的學生呢！」他又回過頭來指着兩邊山上隱約的有一條筆直的小路道，「這是三十年前我的先生 G. 教授把全部地層逐一擊取一套完備樣本的遺痕，從此以後這裏就變爲學油田地質者的標準實習地。」我笑道，「梅先生！謝謝你也把我當做你的一個學生。」「做我的學生不是容易的。丁先生，你先把今天看見的地層和構造，復講給我聽聽看。」於是如學生背書一樣，把所聽見，看見的逐一的背誦一遍。他哼了一聲道，「你的記性不錯。不要忙，我還要致實習呢！」於是坐上汽車，順着鐵路向南走，遇見新的地層，他就下來問我，「丁先生！這是甚麼地層？」如是四五次，我答覆得不錯。他纔呵呵大笑起來，「丁先生！你實

習也及格了，我收你做學生罷！」

順着鐵路走向南約八公里，再向西。岩石的走向從南北變成東西。經過一個向斜層以後，鐵路改向西南。鐵路的左右一邊一個背斜層。每一個背斜層成功一個油田；在路東面的是 *Lock Batan*；在路西面的是 *Putu*。兩個油田之間有一個「泥火山」。這是巴庫的奇景。牠是一個圓錐形的土山。所有的土都是由地底下噴出來的，正如火山的流岩一樣。原因是地底下有瓦斯。牠的壓力很大能把地下的土噴了出來。

*Lock Batan* 是一個「破頂背斜層」( *Piercing or exposed anticline* )。北面的傾斜很大，正如 *Shobany* 油田一樣，在這裏也發見油泉。一九三三年的夏天一個油泉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噴出了一萬六千噸油，十九日以內噴出了二十萬噸！這完全是一個新油田，一九三二年纔正式開辦的。我在那裏時候已經有十七個產油井，十個探油井，四十個讚眼。每天產量在一千噸以上。預算到一九三四年每日可以增加到六千噸。我將出蘇俄的時候聽說又發見一個油泉。

*Putu* 油田是一九二八年開發的。每日產量比 *Lock Batan* 要多一倍。油田以內除了辦公室以外建築有工人的

住房 (Ick Iatan 的工人是每日用汽車從巴庫運送的)。  
這種建築也很簡陋，比市內的新式工人住宅差得很多。

兩處參觀完了，天色已經不早。梅利哥夫提議回到巴庫東面五公里的 *Zikh Hidirpark* 海水公園去。於是回頭先到巴庫市，穿市直過，經「黑市」(Black town)、「白市」(White Town)，到海水公園。所謂「黑市」，「白市」原來是提煉石油的地方。當日為清潔起見，所以煉油廠都設在市的西面，因為烟多，所以呼為「黑市」。以後煉廠加多，從「黑市」向西推廣一個新市。無以名之，就反稱牠為「白市」。實際上「白市」的黑烟不少于「黑市」。巴庫的油不全在這兩個地方提煉的。一部分的粗油，與燈油用兩條八寸的鐵管從裏海運到黑海邊的巴通 (Batum) 市去。

海水公園設在一個小海角上。有游泳場，運動場，音樂台，花園，草地。我們到那裏的時候天已昏黑，却沒有一個人。梅布二位要洗海水浴。我說，「浴衣或許不要的。沒有浴布怎樣辦？」他們笑道，「浴衣或許不要的，就是各人的一條褲褲！」

洗完了浴回到巴庫，已經八點過了。梅利哥夫告訴我明天他要到南油田 *Netie Tikala* 去，不能再見面了。我對

他說道，「我很感謝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先生！」他答道，「我也很謝謝你：你是我生平最好的學生！」

九月十五日地質課派了一位許瓦保維區先生 (Shvabovich) 來陪我參觀巴庫市以東的油田。我們先坐汽車到巴庫市東約八公里的 *Surahany* 油田。這是所謂 *Grjoni-Kidze* 區，目前產量最多——七百個井，一共每日產油二萬一千多噸。油田裏有石油管理局所設的地質分所，專研究打鑽的地層。看他們的報告知道含油地層分為四層：(一)從地面到地下五百七十公尺為 *Surahany* 層，在二百三十多公尺含有輕油；(二)從五百七十一公尺到八百七十五公尺為 *Sabutchinsky* 層，含有重油；(三)從八百七十六公尺到一千三百五十公尺為 *Palakansky* 層，含油九層，是為主要含油層；(四)從一千三百五十一公尺到一千九百公尺為下含油層，只有油一層，在一千四百九十至一千五百公尺之間。可惜露頭不好，地面上看不出甚麼來，不過知道本區也是在一個背斜層的頂上。

從 *Surahany* 一直向東約十公里就到了大陸上最東的 *Kala* 油田 (裏海內還有 *Artem* 島一區，在 *Kal* 之東)。這是新開發一區，只有八個油井，但是每日出八千噸。含油層距地面約四百公尺。背斜層四周露在地面上的是所

謂 Apshon 層的上部石灰岩。背斜層的中心在同層的中

部泥岩裏面。背斜層軸的走向是西北至東南，長約一公里

。所有的油井不在背斜層的中心，却在中心的西北。這是

近年來用地球物理學探礦所得到的重要結果。探礦的方法

，地磁，電位差，地心吸力三種並用。據說尤以地磁測量

最為可信。凡是油層都表示地磁變態的正號（magnetic

anomaly）。凡是表示副號變態的地層都沒有油。當歐戰以

前，外國人經營巴庫油礦的時代，在 Kala 背斜層頂上打鑽

，只打到瓦斯而不見石油。最近經蘇俄地質家利用地球物

理學測量推想到地下含油層的構造，與地面所露出的構造

不完全相合。地下含油層也是一個背斜層，但是牠的中心

偏向西北，然後由地面背斜層向西北鑽探，果然得到了大

量的石油。不過到如今為止，油都是從 Balatchinsky 層來

的。以上的兩層只有瓦斯。

從 Kala 回鑽 Surahany，向南參觀 Karatchkhoff

油田。沿途經過一個回教的禮拜寺，飛機場和幾處葡萄園

。油田每日產油四千噸，比較是新開發的。參觀完了，天

色已經不早。于是匆匆向北到所謂 Leninsky 區一走。這

是巴庫油田中最老的一區。包含舊日的三個鑽區：在西面

的是 Balakhany，在東面的是 Ramany，在中間的是 Sab-

untely。實際上三個鑽是同在一个背斜層上。全區內新舊

有三千個油井，但是每日產油不過一萬噸。

從 Leninsky 區向西回巴庫的時候，遠遠的望見 Bina-

sady。這也是比較的老鑽，每日產油不過一千多噸。因為

時間來不及，就沒有再去參觀。（未完）

☆ ☆ ☆ ☆ ☆

## 編輯後記

編者

△趙守愚先生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的教授，兩年前他替「獨立」寫了許多關於經濟問題的文章。

△大學一年級英文的課程，在許多大學裏都成爲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葉公超先生的建議，是值得教育當局詳細考慮的。

△我們很少有人把監察院的公報一本一本都詳細的讀

過，但陳之邁先生却做過這種工夫。他有一篇長文，論「監察院與監察權」，在清華的「社會科學」上發表，（十月一日出版）對於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都應取來一讀。

△李樹青先生是清華大學本年度社會學系的畢業生。他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把握着社會治亂一個重要的關鍵。

向計畫黃河治本辦法者進一言 旭生

論吾國幣制之改革 守愚

社會之梯 李樹青

進步的四川 陳銓

蘇俄旅行記(十七)(續) 丁文江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北平   | 天津   | 上海   | 南京   | 蘇州   | 鎮江   | 無錫   | 常州   | 南通   | 漢口   | 武昌   |
| 西華書局 | 北華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華中書局 | 華南書局 | 華北書局 | 華東書局 | 華西書局 |
| 廣州   | 汕頭   | 廈門   | 福州   | 寧波   | 杭州   | 貴陽   | 雲南   | 重慶   | 成都   | 萬縣   |
| 廣南書局 | 汕頭書局 | 廈門書局 | 福州書局 | 寧波書局 | 杭州書局 | 貴陽書局 | 雲南書局 | 重慶書局 | 成都書局 | 萬縣書局 |
| 衡州   | 長沙   | 開明   | 金州   | 衡州   | 長沙   | 開明   | 金州   | 衡州   | 長沙   | 開明   |
| 衡州書局 | 長沙書局 | 開明書局 | 金州書局 | 衡州書局 | 長沙書局 | 開明書局 | 金州書局 | 衡州書局 | 長沙書局 | 開明書局 |

第一六九號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廿二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向計畫黃河治本辦法者進一言

旭 生

中國近幾年來，天災人禍，可以說已經達到自有歷史三四千年來不多見的危機了：農村枯槁，工商業凋敝；內亂未已，強鄰得步進步；二十年的大水災過去還沒有幾天，本年的又已經來到！人心惶惶，幾乎有「是天亡我」的感想！實在，大化流行，無所愛于堯，亦無所惡于桀。我們

表示不能再運用長江了。若循此下去，老還是築隄搶險，……恐怕在不久的將來，便會再有一個長江爲害中國之新信念，深印在我們不長進的中國人之腦裏！」（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一期水利與水害）如果那樣，我們炎黃的貴胄，受天然的淘汰，真是天道當然！真是活該！

現在的人禍，固然是人應該負的責任，就是天災，從深處講，那一件不仍是人禍？不仍是人應該負的責任？士大夫玩愒度日，對於自然界的知識，貧乏到可憐的地位！水利不修，水患不防！因循延誤數千百年！森林止有斬伐而無增植！山洪毫無阻當，泥沙壅下！江河照著牠們自然的軌律，尋找比較方便入海的通道，而行尸走肉的民衆士大夫，乃張皇失措，驚駭于未常有的天災！懶惰了千百年，受禍于一朝：這也是天行的自然，又有什麼奇怪！如果我們視顏稱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還是那樣偷活苟安，不自振作，那真像錢賓四先生所說「中唐天寶之後，……中國人的智慧力量已是不能再運用黃河了，而才說黃河爲中國之害。依照最近事況，……中國人的智慧力量又漸漸地

在這樣緊急萬分的時期，我們除了靠準我們自己的理性，踏定我們自己的脚跟，看清楚水自身的軌律，順著牠的命令以求征服牠，沒有其他的方法。在救急的時候，固然不得不治標，而常能微宰堵口，稍緩過一口氣的時候，却千萬不要忘了必須積極的，漸進的，不求近效的，絕無間斷的治本；水患才能有逐漸變成水利的希望，居住和發展于黃河及揚子江的中華民族，才能有得振救的希望。

我並不是水利專家，對於水利的知識也很缺乏，但是對於黃河的救治，稍有所見，敢爲今日當局計畫治本辦法者進一言：

本月初四日，報載財長孔祥熙擬具江河水患標本兼治辦法，已通過行政會議。其關於黃河治本條內言：



「現擬于黃河上游至鄭州爲止之沿河，植樹造林，兼種苜蓿，佐兩岸泥沙固結。鄭州以下兩岸築隄以至於海，嚴密規定坡度。沿隄以內，亦一律植樹造林，使河牀固定，節制洪水量。并從事上下游全局測量；于必要地點，引水開渠，分段治導，採取放淤辦法，以期宜其壅積，增大容量。……」

他這樣計畫，大體尙屬平實。雖說仍是不完不備，——比方說：黃河水利委員會用模型試驗的研究，即屬一件極重要的事情，而這裏並未提及，——可是在現在國庫奇絀的時候，第一步所能辨到的，大體也不出這一類的事情。如果能腳踏實地的做去，一定有若干的裨益。屬于黃河下游一部分的辦法，大約是工程範圍的事情。我對於這一部分，完全外行，不敢亂說；至屬于上游一部分的辦法，我却看出來這種提議，有一個極大的漏洞。我現在所要說的，就是這個漏洞，和其補救的辦法。

關於黃河上游的辦法，可分三事：（一）植樹造林，兼種苜蓿；（二）測量；（三）于必要地點，引水開渠，分段治導。測量爲將來計畫大整理的必要預備工作，可是如果測量後未能計畫或雖計畫而無力實行，則此等測量工作，除了純學術的價值以外，對於實用方面，毫無價值。

于必要地點，引水開渠，分段治導的辦法，對於黃河上游，恐怕沒有大用處。因爲這一部分，除了崖岸太高，無法開渠的地方，其他像寧夏及河套各處，已經有很多的溝渠。即使竭力推廣，增益大約無多。然則比較切實一點，只騰了植樹造林，兼種苜蓿一事。這一事果然不算錯誤。但是這樣一點，就可以使黃河上游的水歸入正軌麼？黃河的水量，並不很多，牠的爲患，全是因爲泥沙：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治河無論用何法，而頂要緊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對於泥沙有辦法：這也是一定不可易的道理。想對於泥沙有辦法，不惟須在下游冲刷，上游的預防，減少，其重要絕不會亞于下遊的施工：這大約也是無可疑議的辦法。在上游設法預防和減少泥沙，有如是的重要，區區的植樹造林兼種苜蓿，就可以辦到：這未免有點太神奇了吧。並且，這些泥沙的來源，僅僅是黃河上游的麼？如果陝西的涇渭北洛，山西的汾，山西河南的沁，河南的伊洛所挾來的泥沙停止入黃，恐怕黃河的泥沙，要減去一大半吧。這些河流，全經行于我國的黃土地帶，挾來泥沙甚多，灌注到黃河裏面；黃河的水力，不能完全推動泥沙；泥沙淤滯，遂成大患。現在想減少黃河的泥沙，而僅注意到河流的本身，忘了水量和泥沙大部分來源的諸河，其所挾者至薄

，其所欲者至奢，將來失敗，蓋可斷言。

黃河自綏遠以上，經流人烟稀少的地帶，林木斬伐，聽說尚不甚殘酷。如果現在林木不多，總有不小一部分的地方，因為地脈高寒，生殖不易。至于甘陝晉豫諸水全經行于人煙稠密的地帶。我國人自來對於林木，毫無計畫與政令之可言。「且且而伐之」，林木區域，逐漸減少。又加以近年交通較便，只計私利，毫無遠圖的紳商，作一種有計畫的，大規模的斬伐，林木減少的速度，又急激的增加。我聽說山西寧武縣汾水上游一帶，林木叢密，因為附近的煤炭價賤，從前無人砍伐。到民國以後，閻錫山附近的要人，看出來這一宗發財之道，就組織了伐木公司，斬伐售賣。不幾年，山木伐盡，民國廿一年，汾水大漲，太原全城，幾完全陷沒！大家全驚駭于天災的空前奇重，却不知道寧武山的童禿，實為牠主要的原因。自此以後，汾水幾乎年年成災！——汾流暴發無阻，而且不影響于黃流，誰其信之？

至于渭水南北岸的情形，為我個人所親見：北岸原野，已經盡闢為耕田。原邊無草木，侵蝕頗速。南岸近處原田，也同北岸一樣。稍遠山間，林木尚多，可是近數十里人民的燃料，全靠的是牠。林木區域，一天一天的退縮。

我們在寶靈縣渭水北岸工作的時候，晚餐後，到門前散步，常常看見對岸南山坡上的燒山：火光蜿蜒，美麗異常！以後進山考查，才看見焚燒的痕跡。他們所燒掉的，不過是樹下的深草，至于木材，還都存在，不過全已枯死，生機絕無。他們的企圖，大約也不只一種：有些人是貪圖樵採的方便。這樣他們燒過去的一片，木根全枯，近數年中，難有幼條的發出。對於木材，有極大的不經濟。有些人是想去掉林木，利用斜度不太大的小塊，種點老玉米和番薯。實在這些地方，高度已經在海拔千公尺以上，絕不適于農田。其坡度仍不小，一變耕田，土質鋤鬆；一經猛雨，泥土全下；不出數年而山骨畢見，遂成棄地。渭水中的泥沙，總有不小一部分是這樣來的！我當時曾建議于邵力子主席，請他通飭鄰山各縣，諄諭嚴禁，他也曾採納通飭。但是這件事體，與近山數十里居民的燃料，均有極大的關係，對於這些，無精細的調查及嚴密的計畫，一紙公文，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汾渭二水如此，其他各水大約可以類推，現在對於這一組黃河水等的源頭概置不理，眼光止局促于黃河的自身，即此就想減少黃河中泥沙的淤積，多見其不知量也。

不特此也。我聽見翁詠寬先生說：中國北部的黃土層

，土質異常肥美。但鬆浮易解，侵蝕力極大。他曾用嚴密的科學方法，計算黃土每年的損失量，所得結果為萬年以後，今日膏腴的黃土層將無留遺，盡變石田。如果原邊植樹，即可減少每年大部分的損失量云云。像這一類的話，

是很難的一件事情吧！

讓我們今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的民衆士大夫聽說，一定覺得是杞人的憂天際。但是，我們總要想到：我們今日民族危機萬分的嚴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從數千百年來，我國士大夫的眼光短促，毫無遠慮。現在我們如果仍是打不破這樣懶惰偷安的心理，就不要希望能勝過這樣

現在我們的提議頗為簡單：就是凡關於黃河上游的一切辦法，全要擴充于黃河一切的支流。分析言之，約有三端：

萬分嚴重的危機！就是卑之勿高論，而這每年侵蝕的結果，泥沙直接的或間接的全要流入黃河裏面去。流域裏面的黃土多一分的侵蝕，下游的泥沙就要多一部分的困難。

我的朋友夏修五先生曾在陝北調查植物，據他所說：陝北

(一)，我們中國人作事情的大毛病，也就是治河的人的大毛病，就是素常不去求知，臨事冒昧去作。治河講了幾千年，而水文站的設置，還是很近年的事情。現在黃河本身的重要地點雖然已經設立，而支流諸河尚被人所忽視。今宜在涇，渭，北洛，無定，延，南洛，伊，汾，沁，以及其他稍有重要之入黃河各水附近，速籌設水文站，測驗水量。如能對於內中所含之泥沙量亦測驗登錄則更佳。至雨期泥澗自不能設水文站，却也應該設法調查，計算，綜合研究，以備將來的設計。

的丘陵地，現在林木差不多已經斬伐淨盡。稍窪下對付能耕的地方，闢為耕地者甚多。侵蝕作用異常劇烈。就靠河的清澗縣說：其所謂「清澗者」，在平常無雨的時候，簡直就是「乾澗」，大雨一來，就便成了「泥澗」！這裏的泥要比我們所喝的粥還要稠！可是牠全要不厭什麼的流到黃河裏面！一澗如此，陝北靠黃河一切的澗全可類推。這樣的情形，如果沒有改善，想要下游的泥沙有辦法，恐怕

(二)，關於造林一事，除了沿各河岸植樹造林以外，還有數事應該作到：(甲)頂主要的，就是保護舊有的林木。可是這件事情，說著容易，作起來就異常的困難。預備的工作就要先有大規模的調查。除了林木自身的調查，還要調查依靠林木作燃料的有若干人，依靠樵採作生活的有若干人，然後才能作出一種平實可通行的計畫。調查的事業須委之于專家，但能不另設機關就不要另設機關。比方

說：在陝西，大可委托于西北農林專科學校的林業系。經費可由經委會和省政府酌量補助。保護方面，頂緊要的並且可立時實行的，就是禁止林木已經斬伐却尚有不少幼木

，均令其種苜蓿，改爲牧地。此等地帶造林雖比較困難，也要設法逐漸進行。

地帶的樵採。這樣的地帶，據我個人所見的，總在十數里的寬窄。嚴厲禁止樵採，對於樵採的人並無妨害，十年裏面仍可以養成很美的林木。(乙)對於西北各省原邊的臺階地，定爲禁令：如每階的寬度不能過兩丈以外者不得闢爲

(三)，這些支流倒不同黃河本身的上游。引水開渠的事情總還很有擴充的餘地。陝西的涇惠渠已經成功，洛惠渭惠也正竭力的進行。沁水在河南的一部分原來也有些溝渠之利。這些河流所經過的地帶，比較平衍。努力疏導，黃河支流多一分水利，牠的下游就少一分水患了。

耕田。此地帶由官家設法植樹。地有原主者，種植時，樹苗和指導的責任由官家負擔。工役可徵發本地主來作。保護仍責成地主。官家幫助禁止樵採。木材仍爲地主所有，但禁止不時砍伐。砍伐後補新樹的責任則全由地主負擔。

要之救治黃河，必須不急近利，不惑浮言，信用科學，築隄搶險以外總還要作很多的事體，那黃河的患害並不容易平。並且那時候，北方的問題要有不少也連帶的解決，不止河患問題而已也。

(丙) 陝北丘陵地離河邊或澗邊近者，無論未開墾已開墾

## 論吾國幣制之改革

守 愚

這兩年來國內經濟的一般衰落，爲人所共知共見的事實，沿江海的商埠，因爲消息靈通，宣傳有力，所以不景氣的聲浪，特別震人耳膜。可是內地工商業的退落情形，又何常不嚴重。但是經濟衰落的原因，商埠與內地，顯有不同，而內地各省衰落的程度，又不相等。譬如上海，他

的經濟活動，向恃國際貿易。因爲物價跌落，國內銷售固難獲利，即國外亦因價格懸殊，及各國阻碍貿易政策，如提高關稅，定額進口，匯兌控制的制度，和名爲取締，實在防阻的輸入品衛生檢查及輸入允可證等，使中國輸出極爲困難。外國輸入，則以內地購買力的薄弱，除必需品而

國內不能生產，或生產不足，或雖生產而難以轉運者，如米麥棉花布疋煤油糖等，輸入數量減縮不多外，其餘大都跌落甚厲。國際貿易不振，故短期借貸，週轉不靈，加以地價高漲，房屋增建，超過需要，藉地產爲短期抵押的款項，日形縮小，所以在去年底結帳時，各業幾呈整個崩潰的危境。經過一番爬梳，所有營業向不入軌的銀行錢莊，和管理窳敗靠債度日的工商行業，大多數宣告倒閉或停業清理以後，形勢稍爲緩和，但危險時期仍未過去。至於內地，既無地產債券標金的投機，又與國際商業金融關係較爲間接遼遠，他的不景氣原因，最重要的還是一天時不正」和「人謀不臧」，如水旱兵匪及繁重捐稅吏豪剝削等，使農民不能安業，或收穫不敷支出。故政治清明，水旱調和的省份，人民生活雖因穀賤傷農，而仍可安樂。反之即使該省天賦獨厚，而兵匪酷吏，詐奪橫行，則經濟狀況自必由繁榮而入衰落。

經濟衰落的原因，固然蕪雜，衰落程度，亦各地不同，但是救濟的方策，除農業方面有熱烈的討論外，似乎都趨重擴充通貨，尤以上海一帶言之最烈，認爲通貨膨脹，則物價抬高，營業藉此週轉活動。但擴充通貨的可能程度，須視何種幣貨本位。如爲真正的銀本位，則市面上流通

的無論是銀元或他的代表如鈔票，擴充程度，要以國內生銀存底的大小爲依歸。而鈔票可以代表實質銀元的程度，又須視國人對於貨幣的習慣，和貨幣性質的認識。如爲紙幣本位，則除人民有信任鈔票的普通習慣外，還得有相當方法，管理他的發行，使發鈔數量及發行時期，與商業需要適合而免跌價。中國存銀數量，據「中國貨幣論」的作者耿愛德的估計，有二十萬萬元。據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劉大鈞氏估計，不逾八萬萬元。兩項估計當然都沒有確實根據，但就吾人觀察數年來白銀的迅速由內地集中都市銀行，和西北諸省同河南貴州湘鄂西部遊歷過的人們，對於內地現銀極度空虛的影象，又鑑於年來沿海省份生銀偷運之夥，當以劉氏的估計，較爲合理。國人對於貨幣習慣和貨幣性質的認識，劃然分爲兩說。一說謂國人對於貨幣的信仰，完全建立於幣材即白銀，假使貨幣而脫離白銀，鈔票不能兌現，則貨幣信仰，迅速消滅，鈔價一落千丈，將釀成藏銀熱狂，使金融混亂，而發生銀物價和紙物價兩種物價制度的危險。此說國內經濟學者頗多擁護，但以資產家及銀行界主張最力。另一說則謂國民對於鈔票行使已有相當經驗，中國人爲甚講求實在的民族，祇要鈔票能購買事物，彼此收用，則發鈔的政府或銀行，在其庫中，是否

藏有相當數目的生銀以備兌現，決不過問。此說係承認國人對於貨幣視作交易的支付工具，與貨幣本體無涉。這種特殊性質的認識，顯為國人經濟知識的大進步，凡主張澈底改良中國幣制，採用新的貨幣本位，並借此可大增通貨數量者悉主之。平心而論，兩說均有所偏，銀行和資產家的擁護實貨貨幣，其原因甚易明瞭，債務支付工具，要以最易於使人接受，而歷時更地不易跌價的東西為媒介最便。白銀因為歷史的原因，不但國內人人一見而知其有價值，即在國際金融貿易市場中，亦任何時地，都易於脫手。所以銀行資產家為力求自身債務收支穩健靈活起見，自必主張實幣。再則從各個觀察，白銀收藏數量最多者，莫如銀行資產家。幣制而不依從實幣，則藏銀隨一般通貨的擴充而跌價，藏銀者豈不吃虧？謂中國鈔票的行使，已有相當經驗，亦有事實證明。沿江海商埠，固流通無阻，即內地因交通改進及軍事政治的推演，而鈔票行使亦較前增加，損失絕少。如近日之貴州四川甘陝等省，中央銀行且另立發行分局，以便各地領用，蓋以前軍用鈔票省銀行鈔票商會鈔票甚至雜貨舖所發之鈔票，市面充斥已久，而實質銀元，則兵燹之餘，早已絕跡，故國人不憚使用鈔票，而怕鈔價上落過鉅，甚至不能脫手。但謂鈔票行使的進步，

即國人對於通貨性質有新穎的認識，則又不然。如西北一帶，自商埠運往銀元，不數月便無影無踪，掃數不見，上海某銀行蓋試之而懊悔無及。故內地鈔票的流通，尚有一「聊勝於無」的成分在內，而籌碼缺乏異常，急需一種公認的「標準」鈔票如中央中國交通三行鈔幣，實為內地鈔票流通的主因。

中國雖號稱銀本位，但就全國的大小交易數量和人民生活計觀察，當以銅元交易為最廣最要，政府和銀行界雖然極力的擁護銀本位，但就歐戰前金本位施行原則，應用到中國的幣制，我們可以說中國從來沒有實行過真正的銀本位。因為本位觀念不清，所以討論的人們，很易犯籠統的毛病。根據國外經驗，銀本位幣制的實行，必須（一）規定貨幣單位所包含銀的重量和成色，非另經極慎重的考慮和新的法令，鑄造銀幣時，必須絕對遵守。（二）銀幣的鑄造和鎔毀，以及銀幣銀條的輸出入，人民都有自由權，這條用意在於將銀幣和生銀打成一片，彼此可按一定價格，互相換兌，所以銀子一物，在他國或為貨物，而在銀本位國家中，却是無論已鑄未鑄新銀舊銀，掃數均為貨幣。（三）為補充上條力量並替代鎔鑄計，政府或中央銀行，有固定的法定價格，收買或出售生銀，收買生銀等於鑄造，因

爲一方收進生銀，他方必須交出貨幣。出售生銀等於鎔化，因爲一方出賣生銀，他方必然收進貨幣。(四)如國內流通的貨幣，包括銀本位幣銀輔幣和其他金屬的輔幣如銅元等，這許多種的貨幣交換率，必須固定準確，不得更改，並且隨時隨地，或異時異地，都可按照一定的比率去兌換。(五)如實質貨幣而外，尚有鈔票和支票的流通，則此種通貨應隨時隨地均可換成本位銀幣。四五兩條合稱吾人所謂貨幣系統，至於本位幣必須爲完全法償，無論何時何地的債務，一經用法償貨幣償還本利後，則債權人和債務人間的關係，從此消失。又如輔幣爲便於管理和交易起見，法償權稍有限制等，當不待言。如果按照上項標準而言，除了民廿二年三月銀本位幣鑄造條例實行後，勉能符合上述第一二兩條，但於去年八月後因銀出口稅匯兌平準稅和銀出入許可證制，而該項條例事實上停止執行外，其餘各條向來成爲「中國之謎」，撲朔迷離，變幻莫測，幣制混亂，舉世無與倫比的。

銀本位幣制在中國固未嘗實行，但仍有人連跳三級，而贊同世界貨幣學者主張的理想貨幣制度。諸如「補償貨幣」(Compensated dollar)管理本位 (Managed standard) 各種紙幣政策等，雖其內容有完全用紙幣和紙銀雜用的

大別，但是藉操縱紙幣，以調整金融商業的關係，此種手段，則絕對一致。但是操縱通貨，談何容易，行之不善，便成十八九世紀的法美鈔幣，或如歐戰後的德俄鈔票，或我們元代通鈔同近時奉票，票值迅速跌落以至於零。人民拒絕行使，退歸物物直接交換時代，或用外國貨幣，作收付工具。有目的的通貨管理，係假定(一)穩健有力的中央銀行，賦有調整金融的能力和責任。(二)嚴密健全的商業銀行制度，和國內工商業的金融需要，息息相關。

(三)動作便利，呼應靈敏的輔助金融組織，如證券交易所，票據交換所，私家放款公司，儲蓄銀行，保險公司等。使投資無論爲期長短，均有一定可靠，便利買賣的供需市場。有了上項機構，還需適當方法去運用他，使動作彼此呼應，有了機構和運用方法，還須政策的實施，能於預定期間，發生效力。管理通貨最有效驗的，是最近三年來的英國，使英鎊的國內價值，如物價的一般變動，和貨幣的國外價值如外匯，兩項均極安定，上下總在百分之三以內。其他各國，連美國在內，通貨的管理，却成效甚小，變動難以限制，試問以我們這支離破碎，呆滯不靈的金融制度，加上國際間政治經濟的參雜，和國內治外法權的存在，管理通貨，將從何處着手？旁的事情，可以拿意氣自

豪，勇往直前，不顧一切。唯獨金融問題，他的解決都有冷酷的事實，爲其限制。我們政府對於各項經濟和其他行政，法令如毛，朝頒夕改，獨對於幣制改革，却極爲審慎，大概亦因改革的影響深廣不獨包括全體人民，並及於將來，不像其他法令可以一改再改的。

管理通貨既然條件太多太難，不易實現，我們自然回到目前表面的銀本位而使其充實。銀本位幣鑄造條例，固須維持，而銀元銀條的需要，必須設法減少。鈔票既可在內地流通；發鈔更應設法集中，使鈔值劃一，推廣流通。減少生銀之需要，在（一）絕對禁止銀兩爲支付工具，銀兩一日存在，交割便須用銀。（二）輔幣鑄造，不用白銀，採取其他賤質金屬。（三）各大商埠應極力設立或推廣票據交換所制度，使支付交割，僅些許餘數，需要銀元，或以中央交三行鈔票或支票，清理交換餘數，則減省白銀，効力尤著。鈔票之推廣，當然減輕白銀的需要，其集中發行辦法，已於政府改組中國，交通兩行，及監理各發鈔銀行，（現僅四行聯合會及四明銀行尙未受政府干涉。）略見其端。事實上監理發鈔銀行影響於中交兩行者大，而於其他發鈔銀行者小。因中交發鈔最多且遍行內地，而其他鈔票則多數僅在沿江海大城內流通。但最難着手者，却爲省地

方鈔票，除四川地鈔政府以軍事及政治力量之推展而毅然下令收燬外，其他待整理的地鈔正多。最簡捷的辦法，却在規定地方鈔票發行，每張不得在十元或五元以下之數，鈔值抬高，流通不易，則發行利益減少，自然自動停發。最直接辦法，在強迫或勸誘發鈔銀行，將現金準備部份，移交中央銀行保存，發鈔數量，逐年遞減，需要虧缺之數，以中央銀行鈔票補充。倘發行和準備悉集中於中央銀行，則操縱金融當然較易着手。至於健全的金融制度，尤賴政府的督促，和商民的努力，海上人民已有論列。以上所述絕無假手他人或乞援異國的必要，樞紐端在吾人盡力研究，逐漸推進而已。

有人謂中國根本缺銀，所以銀本位幣制，難以健全，銀貨不足，所以內地和商埠，都趨衰落。我們上面曾說內地衰落原因，大部在政治，政治不良，所以銀元逃出。而商埠的衰落，由於世界不景氣的波及，和內地購買力的虧缺，上海一埠，現今存銀，雖有去年大批的外運，而數目仍較四年以前爲多，是可證明存銀不在多寡，而在善於運用。補充銀貨和減輕生銀的需要，各種方法，已經述及。又有謂銀本位幣制，固可使其健全，但銀元的國外價值如匯兌，往往受國外銀價的上落，常時發生劇鉅變動，中國



對之，束手無策使其安定，所以本位問題，在中國實時在公開的討論中。即維持銀本位抑採取某種國際本位？國際本位如金本位或金匯兌本位或加入某種外幣集團，可使外匯安定，需要外資開發和對於某種大批物品不能減少輸入的中國，倘能採取國際本位，當然有許多便利。但無論採

## 社會之梯

李樹青

取何種國際本位，在貨幣制度向來混亂，人民對於貨幣性質認識不清的國家，其施行均有困難。所以即使決定採取國際本位，仍須先行整頓本國已有幣制設法使金融組織健全，人民對於貨幣中的作用與性質，較有正確的觀念，而後施行方能減少阻礙。

現代著名的社會學者沙羅堅 (P. Sorokin) 在他的名著社會移動 (Social Mobility) 一書裏，曾指陳在社會的升降中間，似乎存在有兩種器具：一個是篩 (Sieve)，其主要的作用是「在分配各個人，使他們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才力和適於處理他的社會任務而安置於社會中。」另一個便是梯 (Ladder)，其作用在各個人從一個階層升到另一個階層。前者多應用於上層階級，後者則應用於下層份子。任是在某一種社會中，後者較前者尤為重要。

原來，社會一經構成，階級是不能免的。無論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種不同的原素所造成的階層，其為人類的平等則一。既有不平等的階層存在於社會間，由於生活和地位的懸殊，被拋在下層的優秀份子，總是企圖着攀登

到上層去。爬上一層又望見較高的另一層。畢生的精力便都消磨在這種攀登的工作中。所以一部人類的歷史，假如可以概括的說一句，便是一部攀登社會階層的競爭史。

存在於人類歷史中，有多少歡笑，多少苦痛，多少眼淚，這一切都發生於攀登社會階層的過程中。攀登者幸而勝利了，於是家庭的快樂，戚友的譔笑，和社會上輿論的獎飾，都不約而至。車馬迎門，賓朋滿座，造成一時特殊的熱鬧。不幸，是一個跌到下層去的人，則攀登者的痛苦，妻子的眼淚，和社會上的輕蔑和誹笑，也會同樣的紛至沓來。門前冷落，庭戶蕭然。造成一個恰恰相反的冰冷的局面。自有史以來，在不斷滾滾的人海波濤的浮沉中，這裏面不知曾經演過多少幕有聲有色可泣可歌的戲劇！

最能描繪這類情形的，要算中國舊式的才子佳人小說了。小說的內容常是從兩個聲勢顯赫的員外爲子女定婚開場。以後，男的一方遭逢大故，員外死亡，家道慘敗，於是我們的少年才子，只好不遠千里，跋涉到女方去求親。不幸得很，嫌貧愛富的泰山翁總是拒絕，十九還是要加以陷害，以除後患。事情爲了環傳知了小姐，接着便是後花園贈金，入京趕考，恰巧我們的才子中了狀元。情節比較複雜一點的便加一個忠實的僕人，或者再給才子加上幾重困厄，如遇盜劫，宿賊店，遭屠殺等，但總歸有救，直至成名。這類小說，從鼓詞之類的唱本上，從說書的人的口中，從優孟衣冠的戲臺上，不知賺了多少婦孺老幼的歡笑和眼淚。這說明什麼了呢？很明顯的，只是簡單地敘述一個公式：上層才子跌到下層社會去，又從科舉這一社會之梯爬到上層。拆穿了講，不過如斯而已。

世態的炎涼，全由於社會的升降而起；而社會升降的憑藉物便是社會之梯。這是一個最值得注意的現象！

現代社會的攀登之梯根據沙羅堅氏的分析，再加以歸納，大約可以分成如下四種：第一，可名爲文化之梯。其顯明的代表是學校。中國在滿清以前科舉制度存在時，這是下層社會的人爬到上層唯一的途徑；現在的學校制度，

却只有經濟地位在小有產者以上的人方能利用了。學校這一社會的階梯頗爲明顯的分成大學中學及小學三級，有人把研究院和幼稚園加上，算做五級。許多人便是從這個階梯一級一級地登到社會的上層去的。沙羅堅氏稱贊學校制度即是代表從社會底層移動到頂點的「社會升降機」，似乎沙氏更看重中國的教育制度，有一段裏，他說：「在中國，人民的充任最高社會職位和政治職位，大都是經過學校機關而得到的。這種情形可以稱中國的政治統轄爲『教育選舉制度』或『教育甄別制度』。學校對於各階級是一律公開的。最好的學生不管他們的門第如何，即被選擇而升到高級學校以至於大學；從大學裏面，他們又被安置於高級的政府位置。因此，中國學校是常把寒微出身的人升到上層地位，而將上層無才力的人降落下來。」因沙氏相信陳煥章先生的話，似乎把中國的教育制度過於稱贊了一點。現在，不但上層的無才力的人可以不被降落；優秀的大學生，尤其是出身寒微的，尋不到正當職業，也是常事。但無論如何，沙氏的話，是值得所謂肉食者長思的。

第二，是軍隊之梯。近代以降，因兵士生活的惡劣，地位的低下，釀成所謂「好人不當兵」的諺語；故軍隊雖爲最易攀登的階梯，利用的却大部份爲經濟地位最低的人

們。這個梯的等級，更爲顯明。在將校尉士兵五個等級內，每級又分三個小的等級。許多社會下層出身的人們由此變爲將軍，公爵，皇族，君王，獨裁者及統治者。據沙氏的統計，在九十二個羅馬皇帝裏，至少有三十六個是經過軍隊的階梯而爬上九五之尊的高位。六十五個「比贊廷」的皇帝中，至少有十二個暴發戶是從這條途徑達到的。中國的史實，亦然不勝枚舉，漢光武的雲臺三十二將，幾乎全部都是武人；衛青，霍去病都是聲勢顯赫的大將軍，最先却是從奴隸地位爬起來的。卽就現在的情形看，國內比較有權勢的執政者，仍然都自軍隊的階梯攀登取得，事例顯然，勿須解釋。有人統計各省省府主席，除一二例外，其餘幾乎全爲軍人。武人應否專政係另一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但軍隊之爲社會之梯有力的一種，却有誰還能加以反對呢？

第三，政治之梯。許多政府團體，政治組織，政黨以至政治上的秘密結社全屬於此類。這類階梯的等級，雖然多數沒有上述二類的清晰；但具有社會之梯的作用却是不容否認的。例如一個政府的組織，常能吸收出身猥賤的人，做一點低級的職務或統治者私人的事務，後來他却自然而然地攀登到高的地位去。一個官員或統治者的親信人，

尤易遽然升上高位。這類情形，歷史上的事實也有很多：在羅馬，特別在奧古斯都以後，許多農奴奴隸和自由人全是經過這個階級而升起的。至於政黨及秘密結社等，尤爲下層人上升社會頂點的「終南捷徑」。施大林，加里寧，莫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出身於最低的社會階層。史大林和加里寧的升到高位，全在他們的秘密團體——共產黨的成功。莫索里尼和希特勒能以施行獨裁政治，也全靠他們的法西斯政黨。有政黨在，他們纔能以由黨內的最高位置跨上政府的最高位置；倘如黨一失敗，他們定然墮同跌落的。立憲和共和國家的政黨，亦然如此。米齊斯（Michals）說：「沒有政黨的組織，許多社會上有用的人，都將沒落下去，因爲他們永遠不能變遷他們的社會地位而終久停留其生活於下層階級中。……一切有天資的下層階級的人，都把政黨組織及其位置與途徑，看做一種幫助上升的東西。」很清楚地說明了政治之梯的意義。

第四，經濟之梯。社會上一切職業團體及營利團體屬之。這也是等級不十分明顯的一類。先就職業團體言，社會上各種職業，尤其是新聞事業，全具有梯的作用。據葛理斯（H. Ellis）的研究，英國八百二十九個天才學家中，有七十一個是粗工的兒子；德國最顯著的人物中，約有

百分之一六。八生於勞動階級；美國學者的百分之一八。七和俄國著名科學家的百分之四，全是經由這個職業的階梯而升上去的。其它，如許多電影演員，伶人，畫家及刺繡者等，都是出身猥賤，經由職業的途徑，得到他們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以及名利上的酬報。中國的梅蘭芳胡蝶等，要算此類最確切的例子了。至於營利團體如工業商業礦業及工廠業等，也與此相類。有些人從粗工，細工，工頭升到經理或廠主的地位；也有些人從櫃夥，管事升為商店的掌櫃及股東。金錢和權勢又是具有聯繫的關係，經濟上的高位常能得到政治上的高位。據沙羅堅氏指陳，希臘羅馬的後期歷史中，貴族階級大都全由成功的營利階級補充而來。在十五世紀以後，金錢即開始支配了法國。而中國漢武帝時的桑宏羊即是由商人升充政府官吏的一例。這種情形，尤以現代為然。在工商業發達的國家中，許多優秀的人才都投身到營利的團體內，等到致富以後，他們情願做政治後台的老板，不肯登上舞臺，去做傀儡。所以社會上的經濟之梯，也是現代人癡心瘁力在設法攀登的一種。

此外，在歐美還有所謂宗教之梯，從教士爬上高位。中國在某一時期中也曾有人從宗教的優游肥遯上，來尋一

捷徑」。現在也有許多人是從外國教會的梯子爬起來的，惟不甚發達。中國的家庭戚屬，也具有階梯的意義。倘如一個幸運者能以飛黃騰達，許多親戚族黨便全做了劉安的雞犬。似乎中國還有一種女人之梯，便是攀登者憑借一位善交際的太太或美麗的姊妹而爬升上層去。畢竟還是部份的少數的現象，恕不在這裏論列了。

社會上既存在有階級，最普通的情形，便是下層階級的人數，常較上層大過百千萬倍。雖有各種不同的社會之梯，總是不設攀登的人利用。因此，攀登者必須具有攀登的方法或攀登的藝術。這是一種對於環境的調適，想要上升的人們所不可忽略的。倘如把現代最流行的方法藝術加以分析，最主要的至少也有以下四種：第一種是爬，規規矩矩按步就班的爬。我們不常看見向梯上攀登的人麼？這類爬社會階層的人便十分與之相似。他們是下層社會最老實的人。機會把他們定到那一類的社會階梯裏，他們就一點不想變動，對於職務一點也不敢怠惰，永遠在孜孜不息地一步一步爬上去，一直到老到死。漢朝人明經是可以做官的，於是有些儒者便去皓首明經，很可以代表這種爬的精神。第二種是攀。本來，社會的階梯是很高的，全然靠着自己有限的精力去爬，這是頗為吃力的工作。聰明一

些的人便利用着「攀龍鱗，附鳳尾」的攀字工夫。他們不去自己爬升，却攀附在一個更有才智人身上的。「蒼蠅之飛，不過數步；附之驢尾，可騰千路。」一直被攀附的人的社會地位升起來，他們便會隨同顯達。漢初三傑之隨劉邦，南陽子弟之隨光武，甚至三國時關張之隨劉備以及周倉關平之隨關羽等，與其謂爲「良臣擇主而事」，還不如說他們尋個可以攀附的人物罷了。第三種是推，也可以稱做排擠的擠。這種方法又與上述不同。以上兩種都是和平地等着站到社會上層的人自己倒去，然後纔「取而代之」。推的形式是「打倒你，我來幹」。在將開始向社會之梯爬登時，他們也許仍然利用爬或攀的工作，不同之處，在羽翼一成，他們立刻把比自己較高一層人的推落，或是把同一社會階層的人擠下去。前者是使自己更易於攀登，後者則在減少競爭的力量。這類的實例很多。年來中國的軍閥倒戈，要算是最爲顯明的例証了。第四種是奪，推或擠已能造成社會的不安，奪則是社會的騷亂與革命。社會之梯全然爲一部份人捷足先登了，他們的才智比例的總數，逐漸地不及社會下層；但他們却十分固執地把持自己的位置，甚至部份的或全部的堵塞了出身寒微者攀登的階梯。這時被拋在下層社會的優秀份子是不能長久忍受的。於

是下層人們組成了自己的團體，優秀的人做了領袖。利用羣的力量，常是不惜打翻了一切社會的階梯，把整個的上層社會份子都掀落下來。下層人成羣地衝到上層，奪取了每一個上層階級的地位。一切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現象，全然如此。一九一七的蘇俄革命，尤爲顯著。這四種攀登社會之梯的方式，爬比較用於太平之世，奪則常用於動亂的社會，攀和推（或擠）則兩者均有之。總之，都是現代社會中最爲普遍的幾種攀登社會之梯的方法和藝術。

社會階級造成人類不同的地位，社會升降造成人類不同的生活。而社會之梯便是其中唯一的使才智不同的人，比較的得到「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關鍵。所以社會要想穩固，必須所有的社會之梯能充分的爲下層的人們所利用。無論他們攀登的方式是屬於上述前幾種中的那一種，都應讓他們有機會利用，這樣不但可以不時把社會下層的優秀者提升到上層；並且還可以避免他們利用奪的方式，造成社會或政治的革命。其實最穩固的社會，不只用梯，還得用篩，把每一個升到上層的人放到適當的地位去。不然，儘是利用社會之梯，人爬上去多了，而又得不到適當位置，社會擾亂仍是不能免的。

社會既不能無階級，也就不能沒有社會之梯。倘如是

一個革命危機不時光臨的動亂的社會，其意義，不是處在社會上層的人們的才智的綜合，已經不如下層，便是社會之梯或篩的功用發生了窒礙。這時位置於社會上層的有力者，應該立刻檢視一下自己階梯的智力商數，和是否已經阻塞了爲下層人用以攀登的各種社會之梯，這兩者必居其

## 進步的四川

陳銓

廿四年九月七日。

當我本年七月六日回到重慶的時候，那裏全城正轟動

了兩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省公署要搬回成都，把所有成渝馬路上的汽車，通通包去打兵差，私人的交通，完全斷絕，就連我們同船的中央政治學校學生被蔣委員長調去川邊服務的，一時都待不了車子。第二件就是駐在隆昌一帶的師長魏輔臣，因爲軍隊改編，欠餉發不出來，逼得沒有辦法，只有用手槍自殺。他的四五位住在重慶的姨太太們，聽見了這個消息，個個都歡容笑臉，慶賀從今後可以自由。

這兩件事情，不僅是供茶餘酒後閑談的新聞，還有牠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爲省公署搬回成都，間接表示，共產黨軍事方面，節節失利，成都已經沒有危險。魏輔臣自殺

一或者全然有之。然後按症投藥，急謀補救，庶可轉危爲安，反亂爲治。不然，倘如統治者的學識還不能知此，仍在一味的盤樂怠傲，擅作威福，正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自以爲安，其實是一種何等危險的現象啊！

，證明四川本省軍閥的勢力，已經倒臺，軍隊不能不改編，一切事務，不能不服從中央的命令。所謂「川人治川」「倒蔣運動」等等口號，已經沒有人敢叫出來，就叫出來，也沒有什麼實行的力量。

我們再走到街上去，從前「雲霞春」「談心處」「上杯苑」「吐霧軒」等等大規模的煙館，通通沒有了。從前政府的公務人員，辦公後都在煙館休息，討論政治，圖謀差事，會識朋友，現在通通不能不移到別處，而且就在家裏也不敢抽煙，因爲受不了同事的攻擊，偵探的報告，爲維持飯碗起見，只有戒煙。省政府裏有位五十幾歲又患了痔瘡的公務人員，下定決心要戒三十多年的老癮，好幾次白眼皮往上翻，上氣接不了下氣，幾乎把老命送掉，但是自從

閻王爺把他從鬼門關放回來以後，他的煙癮居然沒有了。

我們再走進幾家商店，問一間商場的情形，他們都說市面不景氣，買東西的人太少，但是他們又很高興的，就是從前阻阨重慶商務的苛捐雜稅，已經減除了許多，現在辦運貨物，比較從前便利。我們走向旅館，那一天晚上還是星期六，却沒有聽見麻雀牌的聲音，除了一位躺在床上，一面搔腳板心一面學余叔岩的大胖子以外，旅館裏面靜悄悄的，從前最常聽見的月琴洋琴，夾上姑娘們「賣胭脂」「月望郎」的歌詞，都沒有了。

在重慶住了一星期，同省公署裏面及其他金融界的人，談到四川財政的情形。個個都說四川財政，是一個不好過的難關。省政府以前發的公債有五千多萬，地方券說發三千萬，實際上還不知道多少。省政府每月的收入，有一百多萬，然而支出却要九百多萬。四川幾家大銀行所存的，沒有現金，盡是政府的公債。今年六月十五的時候，四川金融陷於絕境，那個時候，要不是中央答應發七千萬公債，來收回舊公債，應付開支，並且擔保地方券十足通用，恐怕四川經濟立刻就要總崩潰，就算軍事方面，能夠得勝，財政方面，也可以把一切破壞無餘。現在中央總算把四川財政一時救起來了。七千萬公債，加上地方券的擔

負；中央替四川實際上已經負了一萬萬的責任。至於以後呢？四川省政府，擬定有兩種辦法：第一就是把四川一切稅收，交還中央，一切費用，由中央直接發給。第二就是稅收仍用於四川，但是支出須由行營監督。前一個是治本的辦法，後一個是維持現狀的辦法。如果中央真有決心，就應該採取前一個辦法，因為四川財政目前雖然是貼本生意，但是如果能夠切實整頓，一定是一個賺錢生意。並且目前最大原因，是匪未盡，兵未裁，現在兩方面都快達到目的了。

離開重慶，回我老家富順不兩天，行政專員到了。全縣的一切公務人員，都駭得心慌，鞠躬盡瘁地去歡迎。我正在西湖邊吃茶，行政專員的轎子來了。前面兩連軍隊，一個個挺起腰，直起背，好不威風！現在四川全省一共有十二個行政專員，不斷地各處巡查，無論軍政民事，他都可以受理，他未到以前，隨時就有暗探，報告他地方上情形，所以他每到一縣，總有好幾位公務人員的飯碗「不投片」，因此大家都很小心，沒有從前那樣專橫了。這十二位行政專員權限是很大的，省公署的命令，有時他可以置之不理，所以省長雖然是四川人在當，而實際的權限，還是在中央的把握。

我們同宗的一位兄長，正正忙着新生活運動，街頭巷口，貼了許多的標語。他還要下四鄉去，叫各鄉鎮也要推行新生活。我所感覺到最好的，就是應酬方面，比從前簡單，穿吃方面，也處處比從前節省，幾家山貨海味舖，生意大減，因為大家不吃魚翅海參，綢緞穿的人也很少，去年幾家綢緞舖的存貨，到現在減價都還賣不出去。

我沒有機會上成都，但是成都方面，却傳來了不少的新聞。從前成都的姨太太，是何等的威風！但是自從蔣夫人有一次微服到電影院，被一位姨太太罵了一頓，她招呼別動隊，把姨太太來打手心，跪下認錯以後，姨太太們已經不敢「天提」了。不但姨太太，連從前隨用手槍打死人不抵命的馬弁，橫行霸道，現在也不敢欺負人了。成都從前學生照例在煙館裏預備英文，現在因為煙館沒有開，也只能回學校自修室去了。自修室當然遠不及煙館舒服，富有詩意的成都學生，也許認為這是一種文化低落的表

現罷。

隨筆寫來，已經不少，從這些零碎觀察中，讀者已經可以窺見四川政局大體是很有進步的。處在現在中國事事退步的時候，能夠聽人談道進步的事情，至少可得一種精神上的安慰，不至於頹廢悲觀。我這一次回川所得最大的安慰，就是中國前途是有希望的，中國人是有出息的。世界上最沒有出息最沒有希望的人，就是自己認為自己沒有出息沒有希望的人。四川現在還有一點進步，就是當局的人，不肯自甘墮落，一般的人民，也都滿懷着希望。中國現在全國上下所最需要的，不是幽默諷刺，不是頹廢悲觀，不是批評攻擊，中國一般人心理最需要的，就是埋頭苦幹，通力合作。四川的轉變，同中國全局轉變，有莫大的關係。要有這一番心理的轉變，然後纔談得上一切建設。希望大家努力去扶持獎勵牠，不要吹毛求疵地去摧殘牠。

## 蘇俄旅行記

(十七)

(續)

丁文江

### 地質研究所

我在兩天之中參觀了巴庫油田十區中的七區。本來想

到葛勞之奈 Grozny 去的

——因為牠是蘇俄的第二個大

油田，在高加索山的北坡——因為聽梅利哥夫說那邊構造



地層都很單簡，而且時間又太匆迫，所以變更計畫不去。梅先生又給我說葛勞之奈的油完全出于第三紀的 Miocene。兩個十多公里長的背斜層，走向從西北西到東南東。一個在城北，是舊有的；一個在城南，是新開發的。所有的油井都在這兩個背斜層的脊上。照預定計畫，葛勞之奈每年應該出油七百萬噸，但是實行起來，成績不如預想的好；今年的產量大概不能足預定的數目。

葛勞之奈既然不去，我就利用這一天參觀附設在油礦管理局的地質研究所。這個所分爲兩大組：一爲地質組，二爲工程組。我僅僅參觀了第一組。這一組的職務是與在田野工作的人合作，在試驗室裏用種種的方法，研究鑽探打井時所得到的岩石，來與標準地層相比較，然後可以決定所得的標本距含油層若干遠近。在地質學上這叫做 Correlation。

比較的方法共有四種：

(一)在鑽探的時候用電位差 (Difference of potential) 來測量各層岩石的通電阻力。標準地層中各層的通電阻力，預先在試驗室裏量好了的，所以可以用田野所得的結果來比較，然後決定鑽探所得的岩石究屬地層的哪一部分。例如含油的地層通電阻力最大。如果鑽探的時候，岩石的

通電阻力，逐漸增加，就可以知道距含油地層不遠。這是所謂地球物理法的比較 (Geophysical correlation)

(二)大化石的研究 Macro fauna。每種地層往往有牠的標準化石。例如 Ashmun 下層有 Trepostenia，含油層上部有一種 Unio。在巴庫的各種地層所含的化石大多數是介殼類的動物。

(三)小化石的研究 Microfauna。大化石本來不是各層都有的，縱有並不很多，而且鑽探的時候不容易遇着。幸虧各層裏面含有極多的小動物的遺殼——大部分是多孔虫 Foraminifera 是要用顯微鏡研究的。這種化石原來不是生在含油層裏面的——是這種地層成功的時候從含油層以下的 Oligocene 地層侵蝕來的。因此每層不一定有標準化石。但是某種多孔虫雖然各層皆有，而在某種地層裏面特別的多。如果用統計的方法來研究，就可以知道鑽探所得的標本是屬於何種地層。多孔虫偶然也有二種，僅見于一種地層，例如 Cytheridea torosa 只生在 Surahany 層的下部。又含油系以上的地層沒有多孔虫，而 Ostreaod 只發見于 Arctlagentil 層。凡此特點都可利用爲地層的比較。

(四)岩石的研究。含油系中的各層的岩石性質不完全一樣：(甲)有的多砂質，有的多灰質；(乙)上部的重

礦物爲 Amphibole 和 Pyroxene，下部多 Kayanite。

(丙)各層中的泥沙的顆粒不一樣。用機械的方法來分析各層中的粗細沙泥的成分，也可以爲地層的比較。

(五)用化學的方法來研究，(甲) Vanadium 成分的函數 (Function)，(乙) 養化硫還原的程度 Reduction——距油層越近還原的程度越高。

最後我們又去參觀微生物實驗室。據說油裏面有一種細菌。因人工培養起來能將纖維質變爲 Methane, ether 和輕氣。所以有人主張油的成因由於這一種細菌。又有一種硫磺細菌能把硫磺變爲  $H_2S$ 。將來或可利用這種細菌來消除石油裏面的鐵質。

如此消磨了九月十六日的全天。這一天雖沒做田野工作，而回到旅館裏困倦的程度比前兩天還利害。布拉哥佛林也是如此。因爲許多東西我本來沒有學過，不易了解，而每一組的首領都是專門家，講解的時候，詳細細一步不肯忽略。聽的人極容易厭倦。其中有一位尤其使我不能忘記。他是五十多歲的人，骨瘦如柴，至少有一星期沒有刮臉，牙齒掉了好幾個，着一件黃綠布的襯衫，襯衫的小口袋裏裝着滿滿的紙片和小冊子（麵包票及合作社証書等等）。他立着講，講得極其認真。講不幾句，口袋裏的

紙片小冊子一齊掉了出來。他然後一一拾起來放好再講。他講十句，布先生只能翻譯一句。他看了不滿意，又重新講一遍，逼着布先生重替他一句一句的翻譯。弄得布先生滿頭是汗，我睡魔鑽入腦袋。我們出了他的試驗室，不謀而合的嘆息道：「安得人人如梅利哥夫那樣會得教人！」

#### 巴庫市

巴庫市是 Azerbaijan 共和國的首都，有人口六十萬，佔全邦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居民大部分是土耳其人，但是波斯，猶太，阿爾米尼亞的客民也佔重要的成分。市裏有不少的禮拜寺，然而青年受了蘇俄的影響，漸漸的歐化，女人出門已經不戴面網。不少女人也在工場裏做工。男女的界限也慢慢的打破。市是建築在裏海的北岸，背後是一道長嶺。裏海邊上建築有洋灰人行路，有碼頭，有公園，公園裏有各種沙漠和熱帶的植物。巴庫是終年不下雨的。植物都須灌溉。居民全靠油鑛吃飯。晚間點上電燈，海邊上燈光水色相照耀。西南到 Fibi Ghat，東到海水公園 Zikh hidropark，中間雜有「黑市」和「白市」，成功一個十幾公里的半圓形。市內外都是柏油路，比莫斯科還平坦整齊。是我生平所見最美麗的城市。

蘇俄旅行社的人天天來問我，「丁先生！你今日可以

出去參觀巴庫市嗎？我們這裏有亞拉伯的建築，有舊日的可汗的宮殿，禮拜寺，新式的大學，博物院，工人俱樂部，工人住房。你好容易來到這裏。難道油鑽以外，你甚麼都不要看嗎？」我天天對他們說，「我今天沒有功夫！」最後的一天，從地質研究所回來，已經很困倦。旅行社的招待人——一位猶太婦人——又來催我出去。我說，「時候不早，我們單去看看工人俱樂部和工人住房罷。」

工人俱樂部却在西南，與 Bidi Gibat 油田相近。建築與其他蘇俄的建築一樣——寬大而不堅固，樸實而近于陋簡。其中却有一個絕好的地質陳列館。有各種的地質圖，地層的柱面，岩石油質的標本， Bibi Gibat 油田的模形。我又乘機詳細溫習了一遍功課。

出了俱樂部，匆匆回到市內，乘着汽車走了一遍。只覺得這是小亞細亞的人種博物院。最後到了西北部新建築的工人住房。外面看起來好像美國中西部 Middle West 小城裏的住宅，大部分是三層的樓，接連四五十座。我對嚮導說道，「外面看看沒有意思。請你想法子帶我到裏面看看」。她躊躇道，「事先沒有接洽，人家未必准我們進去的」。說着看見有兩家的女客立在門口閑望。她上前詢問，知道一家是工程師，一家是工人。我請她說明我的意思

之後，工程師的太太說，「不嫌污濁，儘管請進來坐坐」。於是我們走上二層樓，開了門進去。一間臥房，一間飯廳，都不過一方丈多點。此外還有一間半方丈的小房，廚房，門後面一個噴水浴所。主人收拾得還算乾淨，不過衣服什物零亂一點。我聽說對門就是工人住宅，也要求進去看看。那位工人太太不甚歡迎。經嚮導請求，工程師太太勸說，「強而後可」。那知道她家裏比工程師家潔淨的多！臥房裏床上的被褥枕頭，潔白如雪。小房裏住着一位老婦人是女主人的娘，靠着女兒吃飯的。廚房裏却座着女主人的丈夫——放了工在家休息，正在那裏刮臉。見了客人，也不理會。我又看見噴水浴所的噴壺銹得很利害，似乎多日沒有用過。

如此就完結了我游覽的任務。我們所住的旅館叫做 Nova Europa，是巴庫唯一的旅館，是歐戰以前的建築。樓上有平台可以望見全市。但是房間的陳設，異常的腐舊。床上的草褥子高低不平，睡下去骨頭痛，而且滿床都是臭虫。我再三向他們交涉，第二天換了一張床，比較的好點，但是旅館裏嘈雜的不得了，終夜有人上下，樓上有跳舞場，天亮纔完結。茶房聚在一塊，大聲談笑，電鈴常常不響，響的時候人也叫不來。我三晚沒有睡好。飯菜很不

壞，但是飯廳上也是很混亂，客人高聲談笑，和中國酒館一樣。土耳其人吃飯，往往從自己的盤子裏取菜送給客人。有時還拿叉叉一塊肉，隔着棹子，請客人嚐嚐。合計起

來很可以與我們的遠東揚子等飯店比美。想來也是東方精神文化的結晶！

# 編輯後記

編者

△徐旭生先生自從到陝西去考古之後，很少替獨立寫文章。這一次他從寶雞縣回到北平來，便替我們寫了一篇討論治河的文章，我們是很感謝的。

。李先生這篇文章，前半段屬于介紹性質，後半段却發揮了他自己的見解，是很有趣味的。

△關於黃河，本刊曾發表過下列的文章，請讀者參攷：黃河的警告（六五號），貫台黃河堵口成功以後（一五二號），談黃河（一六六號）。

△本刊以前發表關於四川的文章，很多是悲觀的，這次陳銓先生却帶來一點樂觀的消息，大家聽了一定高興。陳銓先生現在清華大學教授德國文學。

△中國的幣制，誠如守愚先生所說的，是一個「中國之謎」。我們希望守愚先生這篇文章，能引起大家來猜這一個謎的興趣。

△上期第十三頁、版第五行，「每年只交地價洋三元三角三分」，應為「每年只交地價洋三元〇三分」，特此更正。

△關於沙羅金教授的社會升降理論，很少有人介紹過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等，計新聞體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體百分之七十五。並有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郵費）每月一元二角  
（香港）每月一元五角  
（倫敦）每月二元  
（上海）每月一元四角  
（南洋）每月一元



# 國聯的抬頭

胡適

從我們中國人的觀點看來，這一個多月的國際形勢真使我們亦憂亦喜。憂的是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的鬥爭也許引起絕大的國際戰爭，不但牽動非洲和歐洲，也許竟會牽動全世界，而我們的國家也許不免做那大火裏被殃及的魚鱉。喜的是這一次意阿的糾紛居然驚醒了國際聯盟的癱病，使國聯各會員國都覺悟到一個強國的欺凌一個弱國不僅僅是那兩個國家的事，乃是關係國聯盟約存廢和國聯自身存亡的問題。這個覺悟來的太晚了三四年，然而一個晚了的覺悟總比不覺悟好，一種晚了的努力總比不努力好。所以這一回國聯的努力可算是它的自贖自救的掙扎。我們對它會抱很大的希望的人們，當然祝福它這回奮鬥的最後勝利。

阿比西尼亞是和意大利結下了歷史的仇恨的。意大利（和德國一樣）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太晚了，不會能夠在海外搶奪到有利的殖民地，因為等到意國能夠向外發展時，亞非兩洲的落後民族的土地都早已被幾個先進的強國差不多瓜分完了。只有非洲正東南角上的阿比西尼亞，那時

還不曾被英法兩國搶完，所以意國自從一八七十年以後，就決心要在阿國建立她的殖民帝國。四十多年前，意國和阿國打了幾年的仗，直到一八九六年，阿都瓦（Adowa）之戰，意國的軍隊打了一次大敗仗，傷亡近七千人，俘虜過二千五百人。這一仗擋住了意大利的野心，同時也建立了阿國的獨立。一八九六年十月的和約裏，意大利承認了阿國是絕對獨立的國家。但意大利永遠忘不了阿都瓦大敗的恥辱，也永遠沒有拋棄她征服阿國的野心。

意大利的屬地有兩處，一處在阿國的正北，名爲厄里特里亞（Eritrea），在紅海的西南岸上。一處是在阿國的東南，在印度洋上，名爲意屬梭馬里蘭（Italian Somaliland）。這兩塊地是不相連的，中間不但隔着一個整個的阿國，還夾着一塊法屬梭馬里蘭（在厄里特里亞之南）和一块英屬梭馬里蘭。阿國的海岸線上，北是意屬，東是法屬英屬，東南又是意屬，全在三個強國的手中。往內地去，從西北直到正南，都和英國屬地接界。這四十年中，英法意三國的屢次協商給了阿國一種均勢之下的苟安局面。

在一九一一年，意大利和土耳其開戰，在地中海的南岸，埃及的西邊，佔有一大塊北非洲的土地 (Tripoli)。那一次的勝利，使意大利的人民很興奮，更引起了殖民帝國的雄心。所以在莫梭里尼獨裁統治之下的意大利就下了決心要征服阿比西尼亞，或把她變成意大利的保護國。但這種企圖是處處要和英國的利害起衝突的。英國最關切的好幾點：第一是埃及與英屬蘇丹的主要河流都發源於阿國高原，英國和阿國訂有條約，阿國担保不妨害尼羅河的兩道河源的水。英國是不願這河源地歸到一個強國手裏的。第二，英國掌握地中海的兩頭門戶，而蘇彝士運的河出路是紅海，所以英國又要掌握紅海南口兩對面的亞丁 (Aden) 和英屬梭馬里蘭。倘使紅海南口上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意大利殖民帝國，那就足夠動搖蘇彝士運河和紅海的霸權，印度洋和大西洋交通的大道就不容易完全歸不列顛帝國掌握了。第三，英國的海上霸權的樞紐在地中海與紅海，而意大利近年的極力擴張海軍與空軍，目的也正是奪奪地中海的霸權。如果意大利得了控制紅海的地位，英國在地中海的霸權就更不容易維持了。地中海和紅海的霸權失去之後，英國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位就都動搖了。

這回意大利和阿國的衝突起于邊界問題。阿國境上的

兩處意國屬地的邊界都沒有明白的勘定，所以常常發生問題。這回的爭點在阿國南部的瓦爾瓦爾市 (Walwal)。意國認此地是屬意國的，就用兵隊佔據了；阿國認此地是在阿境四十英里以內的內地，有意國殖民部發行的非洲地圖為證。證據雖強，意國的帶甲拳頭終不肯承認。去年十二月初，意國軍隊向阿國軍隊開火，阿國死者一百零十人。據當時見證人向調解委員會的報告，此舉分明是意國軍隊開釁。但意國反把此次開火的責任完全歸到阿國方面，更調集重兵壓在南北兩境上。

阿國是國聯的會員，就把瓦爾瓦爾事件提出國聯仲訴，國聯行政院也受理了。後來經英法兩國的調停，意阿兩國情願依據一九〇八年的意阿條約直接交涉。但從此以後，兩國時時發生糾紛，兩國都調兵隊布防，形勢更緊張了。本年三月間，英法調停的結果，阿國接受了意大利的要求，劃出六十公里為阿國與意屬梭馬里蘭之間的中立地帶，雙方均不駐兵，然後繼續談判。但意國仍繼續增加軍隊，輸送軍火，積極備戰，並且拒絕第三國的干涉。

五月二十日，國聯行政院開會，英法提出仲裁辦法，但意國一面接受仲裁，一面繼續調集軍隊，又引起了武裝衝突。七月六日，仲裁委員會宣告失敗。八月三日國聯決

定續開仲裁委員會，並決定九月四日開行政院會議。八月十四日，英法意三國代表在巴黎開會，商議阿意紛爭的問題，意國堅決要求在阿國的經濟特權和政治宗主權。八月十七日英法提議承認意大利可在阿國獲得經濟利益並要求政治保障。意國政府不肯接受英法提案，三國會議就破裂了。

意大利的備戰工作是很可驚的。據政府的報告，她已花了二十萬萬利爾(Lire)，約合英金三千三百五十萬鎊了！現在東非的意國軍隊已近三十萬人，戰鬥飛機在五百架以上，設有飛機場六十處，無線電台五十處。

阿比西尼亞的皇帝海勒賽拉西(Haile Selassie)就是四十年前打敗意大利的皇帝曼尼里克(Menelek)的姪兒，也是一個不肯輕易屈伏的領袖。在戰禍迫切之下，在完全缺乏新式軍備的形勢之下，他居然也能積極備戰，對世界宣言：他願意把南部倭加登(Ogaden)一省割讓給意大利，去換得一個出海的港口；但他決不肯讓他的國家變成意大利的保護領土。如果戰爭終不能避免，他情願憑藉天然的險要，竭力抵抗他的國家的仇敵，直到最後一滴熱血流乾為止！

世界人民的同情當然多在阿國的方面。據九月十六日

路透社的電報，有五萬愛爾蘭人，三千法國人，幾百英德俄比人，都自請到阿國去當兵。還有各地的黑人都紛紛捐欸贈送阿國政府。

但這種私人的同情，零星的援助，都不能救濟阿國的危亡，也不能制止意國的侵略政策。重要的關鍵還在那國聯的兩根臺柱子，英國和法國。

英國在大戰以後，實在不願意再被捲入任何戰禍了，所以她的外交政策總是想「得過且過」，息事寧人。四年前的遠東大變局，雖然一度驚醒了英國人的和平夢，然而他們的得過且過政策還不曾起根本上的大變換，至多不過是趕造新加坡的海軍根據地，做點雨後補屋漏的工作而已。這回阿比西尼亞的問題，如上文所說，大有動搖不列顛帝國在地中海和紅海的霸權的危險，這纔是火燒到眉頭的緊急問題了。英國的政治忽然表現大活躍的形勢了。

幾個月之前，英國民間曾舉行一次大規模的民意測驗，測驗的主題是人民對於集團安全保障的態度。投票的有一千一百多萬人。測驗的結果是絕大多數表示承認擁護國聯盟約為最可靠的集團安全保障，並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主張不惜用「制裁」來擁護國聯盟約。

民意的表示如此，國家的實際利害又如彼，於是英國



政治採取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強硬態度，那就是要在「擁護國聯盟約」的大題目之下做到制裁意大利侵略政策的工作。八月十七日三國會談失敗之後，二十二日英國內閣召集全體緊急會議，決定了大政方針，但對外無所表示。九月四日，國聯行政院開會，意大利代表亞洛錫聲明意國保留行動的完全自由，英國的國聯部長艾頓 (Eden) 在演說中表示希望國聯各會員國努力擁護國聯盟約。六日，行政院依據盟約第十五條，任命英，法，西班牙，波蘭，土耳其五國代表為「五人委員會」，研究意阿糾紛及其和解的可能方案。六日晚上，五人委員會開會，推定西班牙代表馬達里亞加為主席。七日以後，委員會繼續開會。

九月十一日，國聯大會 (The Assembly) 開會。英國外交部長賀爾 (Hoare) 發表了一篇世界公認為國聯歷史上劃分時代的大演說。在那篇演說裏，他鄭重聲明：

代表英王陛下的政府，我可以說，他們要竭盡他們的能力來擔負國聯盟約加在他們肩上的責任，在這點決心上他們是不讓任何人的。

他說：

英國政府的態度向來是對於國聯盡忠不移；今日英國政府的立場只是這個原則的繼續，而並不是一種

例外。

他很明白的說：

所謂集團安全保障 (Collective Security)，意思只是用集團的動作來組織和平，防止戰爭。這不是簡單的，乃是一個很複雜的觀念。它不僅僅指平常所謂「制裁」，也並不僅僅指盟約第十六條。它是指那整部的盟約。……最後，還有採用集團行動來終止任何不願盟約的戰爭行為的義務。

最可注意的是他特別指出最近英國民意測驗的結果。他說：

最近人民公意的表現，可以顯示全國人民怎樣一致贊助政府充分擔負國聯會員國的義務。英國國民所表示的擁護，不是對於某種特殊舉動，乃是對於國聯的原則的擁護。

賀爾的演說是世界第一強國的代表鄭重宣言。我們從這裏可以明白英國政府現存的決心是要「挾國聯以制裁意大利」。意大利的忿怒是不用說的。量可玩味的是九月十七日倫敦路透電傳出的英國政府非正式的答覆意大利的責難。羅馬的責難大致是這樣的：本年上半年意大利政府會邀請英國政府討論英意兩國在阿國的相互利益，當時英國

政府對於羅馬的邀請何以只有推托敷衍的回答呢？何以到現在又忽然擺出仗義執言的架子來了呢？英國政府的答辯是這樣的：

如果英國政府不會因意大利的提議而明白規定英國在阿比西尼亞的利益，那只是因為新起的局面之下，集團安全的更廣大的利益必須移在第一位了。那個新局面是當時沒有預料到的，直到意大利政府明白表示要在阿國採取一種當初沒人料到而含有遠蹠性質的政策的時候。

這樣的答辯是值得我們想想的。難道當初英國真沒有料到意大利敢下決心用全國武力來吞併阿國建立紅海上的霸權嗎？恐怕未必吧？英國對意阿紛爭的態度，正和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對歐戰的態度一樣的暗昧。她要等候一個好時機，更要等候一個好名義。

好時機是意大利發了瘋，運了幾萬兵到北非洲的特里波利 (Tripoli)，直壓到埃及的西境上！這樣對埃及的威嚇是英帝國的人民不能忍受的。所以英國在最短時期內也調遣海軍空軍，把地中海的各處要塞都布防了，從吉布羅陀海峽一直到蘇彝士運河！

好名義是意大利始終不肯受國聯的調解，要保留行動

的完全自由。英國抓住這個擁護國聯盟約的大題目，抓住了那個絕對不敢拋棄國聯的法國做副手，於是在九月十一日在日內瓦大唱擁護國聯的全部盟約的高調了。

果然，九月十三日國聯大會席上，法國外長拉佛爾 (Laval) 也鄭重宣言：

在現在的局勢之下，人人得得擔負一分義務。我代表法蘭西也擔負一分義務；我聲明我們對於國聯盟約的信心。法蘭西向來追求集團安全的主張，我們怎麼能讓它死掉？一切理智和公道都不容許我們那樣幹。我們的一切國際協定都建立在日內瓦的基礎之上，妨害了日內瓦就是妨害了我們自己的安全。……我們很高興能和大不列顛合作，共同擁護和平，共同保障歐洲。

於是日內瓦的兩根大臺柱子共同合作來擁護國聯的全部盟約的神聖了。

英法協力的表示是很重要的。因為在九月以前，大家都知道法國和意國有密切關係，都不敢深信法國肯決然拋棄意大利的友誼。九月十三日拉佛爾演說之後，大家才相信英國外交的大勝利，法國決心站在英國的一邊，意大利是孤立的了。

這不是說英國一定要和意大利作戰。這樣的布置是要對意大利明白英國的決心。這個情形，頗有點像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的情形。「比利時的中立」就等於今日「國聯的盟約」。今日英國明白宣布：誰不願國聯盟約而作戰，就同當日誰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一樣，英國是要出來裁制的！

在英法的宣言出來之後，國聯的五人委員會的調解方案也做好了。方案的內容至今沒有發表，但就已洩漏的部分和意國政府的宣言中看來，大概這個方案是很牽就意大利的。其中大概有這樣的提議：（1）國際承認意大利有拓展殖民地的需要，（2）阿比西尼亞割讓南部倭加登（Ogaden）的土地給意大利，（3）另由英國讓出英屬梭馬里蘭的一塊土地，法國也讓出一塊毗連的土地，償給阿國，使阿國可以有波斯灣上的柴拉（Zofia）的海口。（4）阿國政府受國聯的指導，聘請外國顧問，整頓內政，改革警政，司法，運輸等等。

這個建議，阿國政府大概可以接受。但九月二十日莫梭里尼召集國務會議，討論五人委員會的報告書，討論之

後，通過了下列的決議案：「國務會議雖然感謝五人委員會的努力，但因為這些提議不曾顧到意大利的權利和切近的利益，不能提供一種可使這些權益實現的實際辦法的最低限度基礎，所以國務會議認為不能接受。」這好像是堅決的拒絕了。然而二十一日意國代表亞洛錫告訴五人委員會主席馬達里亞加說，這個答覆不可認作絕對拒絕。所以倫敦巴黎和日內瓦方面的觀察都說「交涉的門是關閉了，但還沒有上鎖」。也許意大利還願意提出進一步的談判。英國代表艾頓前幾天曾說過：這次五人委員會的方案可算是最後的讓步，過此限度，英國就不能承認了。

難道五人委員會還願意考慮意大利的新提案嗎？若不然，國聯只好走上盟約第十六條的「制裁」的路了。

意大利的莫梭里尼早就說過：制裁就是戰爭。制裁應取何種方式呢？制裁是否能制止意阿的戰事呢？是不是要引起地中海的大戰，因此更牽動第二次國際大戰爭呢？

在這一二十天之內，這些疑問應該可以得着一些解答。

一九三五，九，二四晨

## 政制與群衆

劉博崑

本年七月十四日，即法國國慶日，哈瓦斯社巴黎電訊：「本日民衆戰線舉行示威運動，參加者除社會黨，共產黨，及急進社會黨三大政黨外，尚有社會黨所領導的總工會，及共產黨所領導的統一總工會。會員多半自巴黎各區及外省各地，尤以自北方來者爲多。此外各團體參加民衆戰線示威運動者，爲數甚多，計有人權同盟會，法國教育聯合會，國際婦女委員會，反法西斯主義知識階級行動委員會等。……據民衆戰線各領袖宣稱，參加示威者達四十萬人，惟內務部宣佈，則謂僅十萬人。」他們的宣誓說：「永遠合力維護民主制度，解散亂黨，並解除其武裝，俾使自由制度不受法西斯主義之侵害。吾等更願自今日起，光復第一共和時代之勝利精神，保障法國國民奮鬥得來之民主自由制度。」

胡適之先生在「政制改革的大路」中說：「在一個多月之前，中央曾因華北問題取消了河北全省和平津兩市的黨部（作者按，實際不止此數，總共有八九個以上的地方高級黨部），黨內無人抗議，黨外也無人抗議，政府也無

法抗拒。其實在黨權高於一切的政體之下，取消一個大省的黨部，就等於英國取消國會一樣的嚴重。」

以上兩種對照的現象，我以爲談改革政制的人，應該深切的注意。

國民黨號稱專政，則黨的總章應該是黨與國的最高憲法，然而第四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是學生，於總章並無根據。四屆中央早已逾過總章規定的有效期間，而竟一再「坐莊」（某中委所引用的打牌術語），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竟不能開會。這些，黨內無人抗議，黨外也無人抗議。

因爲法國有四十萬或十萬群衆宣誓保障民主制度，所以右傾勢力不能動搖這個制度。中國人，尤其是國民黨員輕視現有的制度，所以這個制度毫無生氣。所以我對於現行政制所感覺的問題，還不是政制本身是否合乎政治學原理（錢端升先生語）的問題，而是這個制度有沒有人擁護的問題。

照理說，國民黨員應該擁護現有的政制，其實頗不盡

然。一般掛名的黨員，早已失却發言的權利固不必說，而身為中委者竟可以在外大罵其中央，有時令人大有中央究在那裏之感。這種現象，乃是國民黨離開群眾，尤其是黨員羣衆的結果，所以黨對黨員無拘束力，黨員對黨的設施也談不到擁護。

「羣衆」這個稱呼，現在無人願意提起或聽到。但有一點自尊心的，也實不甘接受這個頭銜，爲的是很容易聯想到過去販賣野人頭的醜劇。可是政治畢竟不應該是少數人的玩具，談政治而忽略與政治休戚相關的羣衆，其結論難免要落空的。六七年前胡適之先生向國民黨提出「阿斗」頭銜的抗議，那時候多數國民黨員都自居爲「諸葛亮」，所以也頗有些精神。現在這些「諸葛亮」也都變爲黨內的「阿斗」，黨的精神因而也轉變了。「阿斗」對於「諸葛亮」並不是幸福，然而現在一般「諸葛亮」却惟恐「阿斗」不多，結果「阿斗」因屬難堪，而「諸葛亮」也只好唱獨腳戲了。

國民黨十三年的組織精神是採自蘇俄，如果真能保持運用，我看並無理由橫遭非議。列寧，史達林都是主張集權，然而他們未嘗忽略民主這個基礎，而且一定要把集權放在這個基礎之上，這個集權才會有力。這是布爾什維克

的精神，其實他仍脫胎於民主制度，不過更轉了一步。不然，列寧，史達林和沙皇有什麼區別？

「多數」在某種情形下，的確是「愚昧」的代表，然而這是變則。在我們還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來測驗羣衆意志的向背時，我們仍不能不借重於「多數」。這原則至少在一個政黨裏，應該被尊重的。如果多數對於黨的傾向或政策表示反對，應該有權力來糾正，不然只有多數另來組黨或者黨員另去找他的多數羣衆。政黨如果違反這個軌道，則其現象必爲：多數既無力控制黨，黨也得不到羣衆的擁護。羣衆與黨分爲兩截，則羣衆對黨必爲：「出則巷議」，「入則腹非」，只有私見，並無公論。國民黨的現狀就是如此。

國民黨與全國相見之始，內部就鬧所謂糾紛，與全國相見之始，也就唱其所謂團結。可是自來只見糾紛上加糾紛，並未見團結又團結。中國人面子上不肯談「相爭」，所謂「君子無所爭」，故明是相爭，而口上偏要說團結。這所謂團結，當然只限於三三大老，所以有時也似乎是團而結，但轉眼却又鬥而爭。如此忽而爭，忽而結，當局者固不勝今是昨非之感，而旁觀者也有時陷於是非難明之歎。其根本原因，就是把「糾紛」與「團結」都看作是二三

人的私見，所以不會把他取決於多數的公論。

多數的公論想要發生力量，其條件必爲合理，自然國民黨的現狀是不足與語此的。不過這是黨員羣衆失勢的結果。黨員喪失獨立的人格，與基本的權利，這個多數是不會有公論，且亦不會有力的。民主勢力，一半是靠羣衆自身來爭取，一半要靠領導者來尊重，來培植。國民黨內民主勢力之喪失，由於前者一少半，由於後者一大半。本來民主的觀念，在中國尚無文化的基礎，有民主意識的覺醒而來爭取的已經很少，所以他的受不起摧殘是可想而知。

目前來談政制改革問題，我以為應該把上述問題合併來討論。政制是否合理是價值問題，一種政制能否得到他的羣衆的擁護，却是嚴重的力量問題。合理而沒有力量的政制是「裝飾品」，是「擺設」，而沒有用，最後仍只有被輕視，被丟棄。

變革時代談政治，必須有理想；變革時代要掌政治，必須要抗爭。理想不妨由先覺的領袖所提出，而抗爭必須藉羣衆的力量。只有由羣衆爭取來的勝利，才有羣衆來保障，來擁護。不然，政治仍是少數人的玩意，一如目前政局的無生氣。

胡先生希望有一個「守法護憲的領袖」，我更希望能

有「守法護憲」的羣衆。沒有羣衆的領袖是部落時代的酋長，充其量不過是專制時代的皇帝。領袖是羣衆中的一員，他們須互相尊重所處的地位，而皇帝或酋長的部下，是臣民，是奴隸。「守」或「護」的行使，必須藉重於「權力」，這種「權力」應該由領袖與羣衆分担的。

胡先生的憲法觀，有些近於幻想。胡先生似乎忽略了憲法是長成的，而不是造成的這句老話。胡先生之主張有憲法，似乎只注意在「正名」，所謂「名義是正的」，「人心是順的」。殊不知只有羣衆爭來的憲法，才是有價值的憲法；坐待贈與的憲法，再好看些，也是無用。胡先生說：「如果此時可以自由組黨，我也不會加入任何黨去的。」胡先生這種消極的態度，將永遠看不到他理想中的憲法或政制出現。

國民黨外的人，如果不滿意現存的政制，應該憑自己的理想與信心來奮鬥，來行動，作大規模的改革運動。國民黨的人如果不滿現狀，也應該憑自己的信心，起來作同樣的動作。只要是改革，沒有不費力就可完成的。問題仍在有沒有改革的理想，尤其重要的，在有沒有從事改革的一羣人。

中國人的老話常是把「爭權奪利」連在一起說，而且

都認為是一個不很體面的含義。我以為中國人只知道「奪利」，並不了解「爭權」，就是「爭權」，其目標仍在「奪利」，「爭權」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以為這兩個名詞應該分開，我們應該防止「奪利」，但需要鼓勵「爭權」。

## 救救中學生

衡 哲

目下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有兩種，其一是正在遭受着水災與匪禍的難民，其二是担负着讀書重任的中學生。難民所受的威脅，是眼前的飢寒與死亡；中學生所受的威脅，是康健的摧殘，及因此引起的民族衰落。讀者們若以這個比擬為過分，說，『中學生是人間的驕子，有人還求之不得呢，你那能把他們來與難民作比？』那就請看一看下面幾件有代表性的事實吧。（下面所引的話，寫信的有原信，說話的也有人名，一一記錄在我這裏。但此處自然不便發表，請讀者們原諒。）

（一）有一位家長，在回答我調查小學兒童康健的問題時，曾附帶着報告了一點他從前在中學讀書時的情形，說，『我們從前在中學時所受的痛苦，比了小學時代的還要利害。……當時每日上午八時至下午四五時，均屬正課

爭個人的自由，爭政權的民主，爭民族的獨立，都只有在真正了解「爭權」的民族中才會發現。一個只知道「奪利」而不知了解「爭權」的民族，將永遠在強者的面前作奴隸的。

。而每日教師所吩咐應做之功課，又約需四五小時。……余在中學時，自信尙能努力，然以趕功課之故，每日遲眠早起，星期日亦極忙碌。（教師們且喜于星期六多指定一些作業，似不允學生星期日休息娛樂然。）必要之洗浴理髮，均相隔二三星期，然後舉行一次，且於極匆促中為之……如此讀書，至高二時即患高度之神經衰弱症，……至高中學業時，則強健之體格，活潑之精神，均已變為衰弱呆滯矣！』

（二）有一位中學的音樂教員問我，『我們不要音樂家了嗎？我有好幾個有音樂天才的學生，現在都因為數學不及格，不能進級或升學了。最慘的是，有一位神經質的青年，因為功課太重，尤其是數學，竟因過度的用功和憂慮，得到了神經病，不久便自殺了。這是培植人才呢，還

是讀書救國，還是民族的自戕？」

(三) 有一位高中女學生對我說，『我每天做功課非到晚上一時不能完，但睡得太遲却又睡不着了，常常要到三時方能合眼睛，愆想，一晚只睡得三個鐘頭，那還能不頭漲腦裂，發燒生病呢？……愆莫以爲我是一個例外，過着和我一樣生活的同學，是有的，不過沒有人知道罷了。』

(四) 有一位做著現代科學界領袖事業的朋友，寫信給我說，『所云江西某中學打斯波明 (Spermin) 事，係杲君親口向鄙人陳述。彼云，「該校課程及課外工作繁重，每日天明即起，非至晚間十二鐘不能完結。故同班十八人，有十四人由校醫檢查有肺病，而精神不足之學生，竟有每日注射斯波明者。」』

(五) 有一位中學生寫信給我說，『現在中學的課程，最使人感困難的，就是數學。平均每星期約有六個到八個鐘點之多，一個鐘頭所留下的題目，腦筋遲鈍些的同學，五個鐘頭也做不完，差不多每星期要花費十七八個鐘頭來幹數學。……一個性情不相近數學的，但爲了畢業，爲了會考，也不得不死幹。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這一門功課上，結果也弄不好，倒反把自己所喜歡的功課都丟了，沒

有功夫來看牠。……學校的功課這樣的多，在本校想畢業就夠懸心的了，再加上一個會考，弄得一些同學不要命的趕。我所知道的一位同學，去年因怕會考不能畢業，有十天晚上不睡覺，精神支不過來，便打嗎啡針。結果還有兩門不及格，這多麼殘忍啊！不這樣拼命吧，功課這麼多，這別想畢業。拚命吧，精神有限，只好打嗎啡針了。』

這次我不曾作什麼公開的調查，不過曾把中學教育的危機當作資料，和朋友們討論討論罷了。而所發見的，已有神經衰弱，肺結核，腦痛之類的弱種危機；和打嗎啡針，打斯波明針等的自殺行爲。假若我們再作一點更普遍的調查，豈不將更有驚心動魄的發見？所以我說，現代中學生使我們發生憂慮的程度，比眼前遭著水災的難民還要深刻，還要有永久的性質。

中學生所遭到的威脅雖然比了難民的還要利害，但避免與救治牠的方法却比救災爲簡單容易。我們且把上面所引的五件報告，歸納起來，便可以發見三個共同的困難。第一是高中艱深與繁重的數學對於沒有數學天才的青年的傷害，第二是會考將要入股化的危險，第三是青年們因功課的繁重而採取的飲鴆止渴行爲。而在我看來，這三件困難的根本消除，却也並不是一件什麼難事，只要教育當局



有消除牠們的誠意與決心。現在我且分別的來說明一下。

我當然承認，數學是科學的一個重要基礎，而科學也是智識的一個重要基礎。不過，假如一個人害了傷食的胃病，我們是決不肯拿一桌筵席給他吃的，即使那筵席是含有豐富的滋養料的。但當我們看到會考或是大學入學考試的程度不及格，尤其是在數學和科學方面，却又大聲的嘆息著，說，『要嚴格的注意數學教育呀，要再把牠的程度提高呀！』這不是承認教育家的常識還遠不如一個醫生的常識嗎？我們爲什麼不能把教法改良，把鐘點減輕，再把高中的數學改成選科呢？只要我們做得到這三層，我敢担保中學生的數學程度一定能不提而自高的。要不然，便只能算是科學家秉農山先生所說的『迷信數學』，而不能算是什麼教育了。

再說會考。會考的本身雖然也有牠存在的理由，但假如不把牠的方法改良，牠是一定要科舉化的。我們從前廢除八股，爲的是牠的重形式而不重精神，重書本而不重生活。假如我們現在又來一個八股化的會考，那真是『何必當初』呢！我們只須看一看那些市上所售，和中學生所視為寶筏的什麼『會考須知』之類，便知道我們的中學教育

是正向着那一個方向進行了。

中學每週的課程，據教育部的規定，初中每日上課及自修八小時，合計每週四十八小時。高中每日上課及自修十小時，合計每週六十小時。而每晨一小時的早操尙不在內。而自修時間的不夠指定作業，也是一件人人知道的實際情形。故從這一方面看來，上面所引的每日作課十三四小時的報告，是很可取信的了。在這樣情形之上，再加一個差不多能操縱學生生命的會考，一部份缺乏常識和賢明家長的中學生，自然只有拚着命去應付了。拚命的結果呢：肺結核是那樣的蔓延著，神經衰弱也成了青年的一個普通病症，而有些青年們甚至於去打那含有毒性的藥針！這是一個什麼現象？牠對於中華民族前途的危險，還用得著我來申說嗎？

中學生的年齡是一個人生命上的大轉樞，無論是在身體方面或是情感方面。有一位美國的兒童心理專家，論及青春期的心理時，曾說，『在青春期中，尤其是在女子的方面，所有腦力的負擔都應該減輕，讀書的時間也應該減少……應該讓一個青少年少坐課堂，多到林野去與天然接近。……睡眠的時間要充足，飲食要富有滋養料的，而且食時要愉快和從容……要不然，便不免要有很不幸

的結果了。」其實這位專家所說的話也不過是一點常識。那一個青年不會感到過分讀書與缺少戶外生活對於他身體與精神的惡影響？那一個能自己省察的女子，不會感到她的性生理能減少她用腦的能力？那一個把優生學看做民族復興的根基的，能漠視這許多未來的父母，尤其是未來的母親，在身體及精神上的摧殘？

我們自命為教育界的人，看了現行教育制度與課程對於青年們的康健摧殘到了這樣的程度，還能說，這不關我們的事嗎？我們即不說教育不應以智識為限的一類不合時宜的話，我們即使承認，智識的獲得是教育的唯一目標，

## 黑 主 宰

壽 生

趙團長一聞抵濡城，團部門口就貼出一張大告示來。這告示與往常的不同，僅大大的三路字：

造謠惑眾者死。

偷盜邪淫者死。

強買強賣者死。

從這告示出後，不十天，團部門口就先後掛出二十來個人頭了。把人們弄得話都不敢大聲說。從前一般稍微不務正

但一隻破船也是不能「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呵！橫在中華民族前途的驚波險浪，豈止萬里？而將來超渡我們過此難關的唯一船隻，却正在那裏鐵生鏽，木變朽的向着毀滅的路上走去！

所以我說，無論是為民族的未來，或是人道的慈悲：無論為的是教育，或是整個的文化，我們自命為教育界的人，尤其是握有實權的教育當局，都不容躲避這目前的一個迫急的責任：救救中學生，救救這一大羣將要成為殘疾，變為廢物的中學生！

（九月二十二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業的窮漢，都悄悄的拖兒帶崽的整家整家的搬走了。而最使人人自危的是團長精通相法，只要他「見不得」的人，就有被他親手把腦袋斫下來的危險。有一天一個學生在街上走路，團長帶着四五個背槍又背刀的馬弁從背後趕來，一把捉着他的後領，「唰」的一聲在一個馬弁背上扯出一把鬼頭刀來，在他臉上一擋，說：「你以後小心點！」丟開手帶着馬弁就走了。那學生嚇得「老半天」動不得步。他

「犯的法」是：走路的樣子在團長的相法寶冊中是「曹操步」。

濡城在這火星籠罩下，好容易挨過了一年。本省與廣西發生了戰事，趙團長得了一封雞毛夾火炭的文書，叫趕急擇道赴桂。這消息一傳出來，全城都震動了。凡事都很難說，這消息也會使一些人不快。最露骨的是那些和兵大爺們有交情的婦女，一得這消息，她們就藉口送盪洗的衣服，討賬，把團部前後左右各個巷溝都佔據來作話別的地方了。在軍隊開拔時，小孩些都唱起打趣這些婦女的歌來：

紅旗擾擾要開差，把奴丟在十字街，

天怪地怪奴不怪，只怪大人要開差。

☆ ☆ ☆ ☆

涼風饒饒天要暗，老鴉噪來要死人，

死人要死（那）親丈夫，莫死營中野男人！

這時正是六月天，由濡城到廣西又是旱道，依軍隊每日行五十里路的習慣，至少要走二十幾日，現在雖是有急務要連夜趕路，也要走十幾天。團長有八名大班四匹肥馬，天熱時乘涼轎，太陽打陰時騎高馬，倒不覺得什麼，只是苦壞軍士們了。軍士們每日在烈日下走了一天，晚上

還得不到休息還要開夜差。在西南方的小路不比北方的泥路，牠間常有一段一段的「小石板路」，在暑天日中時簡直同燒熱的鍋底一樣，要是赤腳走路真可把腳板皮燒熟。軍士們穿着草鞋，在燙石板上，熱氣從腳根直燒透心子。因為談不上什麼運輸設備，軍士們除了背槍彈還要背上好些自己的東西，所謂「抗不得六十斤，莫想去當兵」確是實情。一路上上山下山的時候多，上山時全身掙扎熱氣熏心喘氣如瀕死的老牛，下山時下腳重腳掌如杵針板。若遇到一點太陽雨，那難聞的爛草味隨水氣上蒸，悶氣悶熱把人整個裹着更不可耐！一來三天，軍士們都叫起苦來了。又熱又累個個都愛喝涼水，肚子都給那含礦質極多的「龍井水」充滿了，吃飯時沒一個愛下口，這樣的情況下，鐵打的金剛亦要熬熔，其叫苦是不足怪的。到第四天忽然倒海般的大雨下起來，軍士們都喊「躲雨呀，躲雨呀！」然而團長在轎裏說：「你幾爺崽怕雨，難道老子倒不怕」老板」（打內行話叫省長曰「老板」。）那個要是不走斫掉他！軍士們只得拖泥帶水的往前奔。看看黑了黑了，雨勢也更大了，馬燈又不夠用，火把與點牛油燭的「穩把燈籠」又不能打，都只好一面不住抹臉上的水一面任腳高一低一步的黑摸去。只聽得這裡嘈嘈的一聲滑倒了一個，那邊

嘩的一聲陷到泥水裏去一個，一陣工夫，滿山遍野是噁呀噁呀的叫聲。團長的四人轎前後十六隻馬燈亮湯湯！幾十個馬弁擁簇着！

托天之福，總算一夜拖過了。天亮時到了慈蛙場，就屯下弄早飯吃；一點名有百多名病了，一半是下痢和肚痛，一半是摔壞了；雨還未住呢，在此情形下，團長老大大不願意的發出了休息半天的命令。

在這軍營中有兩個濡城人，一個是叔叔尙文達獨立連的書記，一個是侄侄尙惠民團部編修。他倆是濡城「鴉片世家」中的肖子賢孫，又都是斯文中人，那里攔得住這個爐火，一落店什麼也不管就找舖躺下了。文達先生喊：「惠民，你快把烟燈點上吧，我的癮實在發登堂嘍！這都是人幹的！你看你看，我的腳全腫了，腳指甲踢得血浸。」噫，你怎麼了，快點起去嘍。」「人家人家一點也動彈不得了，昨晚摔下跤把後尾骨觸倒了，現在腰痛得要命，翻身都翻不得，哼。」「唉！」「只差腰子沒抖落！」「啊！噁噁；噁噁，噁噁！」文達先生左一個呵欠右一個噴嚏的眼淚鼻涕起線線家流。「三叔，叫老板娘幫點吓。」「唉噁噁噁，這個！——老板娘。」「那樣？先生。」「請你把那棹上烟匣子頭哩烟燈拿出來幫我們點起吓，我們燒完烟把

灰送你，費心。」

「嗚，嗚嗚，嗚，」兩位先生吞雲吐霧起來了。

他們過了癮還是死條條躺着。惠民見雨漸漸細了，說：「要把衣服脫下來弄乾吓吧？」「得嘍，只要雨住就好，讓牠在身上乾吧，勤快！」書記探視惠民一眼又說：「惠民，這個！」「有什麼辦法？」慈蛙場是黔北出名的大場，一團人駐下也不算擠。他倆落腳的這店子地位既不當衝又很小只有他兩個住，這是文達先生早算定了的，只要不得罪老板娘，說什麼做什麼都是可以的。「惠民，我不想去噁，實在再不能了。」「誰想走，但是由得人。」這時文達先生半瞋着眼用右手作八字式叉着下顎，兩個爲鴉片染得黃黑黃黑的手指，配起那張又瘦又黃的臉，和那烏黑的嘴皮，倒非常調和；頭髮又亂又長，那樣子就像服毒死了的人樣。而身上到處又在氣騰騰的，竹布衫子水濟濟的在身上貼得死緊，他呼氣時肚上的衣都打了皺，一吸氣又繃平了。衣裳下現出的那雙白粉白粉被水泡起皺的腳板更叫人惡心。「黃瓜還未起蒂蒂呢，我們自下娘胎那受過這苦，就有個省長在前面叫我去拿我都懶得。」「有什麼辦法，這時候告得准假嘍？」「我想我們不告假就在這里打轉身吧。不用說在路上這種走法要拖死，到前線又有好日子過嘍

？」「三叔是不是想開小差？」惠民先生瞪他叔叔一眼。「除走這條路還有什麼！」書記把兩眼閉上了說。「你忘記了昨天的事了？那勤務兵。」「那麼有什麼法呢。我們毛山走兩天就行了，況且我們是文職。」「我總覺得危險。」「他那有工夫儘屯下捉人？」「團長的脾氣怪，難說。」「我們到不當道的人家藏兩天再走萬無一失。」「唔。但是我們的包袱在那邊挑子上。」「你去要來就是了，兩住了說我們要換衣。你就去，時候不早了。」「那麼三叔你把煙行碟收拾好我去就來。」

☆ ☆ ☆

「噯呀，謝天謝地，又算逃出鐵圍城了。吱吱這個！現在已是下午五點鐘了，隊伍早開走了，他倆已經倒走轉來二十多里了在一個森林裏的莊稼人家息腳，一放下包袱書記就嘆了這麼一口帶話的氣。主人把他們接待到屋裏去。書記坐在一條木凳上汗流汗滴的向編修說：「烟這個血湯子真作怪，我今早上才多吸七口現在走了二十幾里路還不覺得怎樣累。」「不是這些好處誰還吸牠？」「老八閒言少叙，快把燈點上牠幾口是正經。」書記的臉上現出一絲微笑了。

編修把燈弄好把烟匣子捧上舖來；書記打開烟匣子裏

的複壁一看吃一驚，說：「噫？烟盒子在那里去了？」「你放在那里囉就在那里。」書記翻來覆去的找不到，慌了，把包袱都打開抄了又抄，沒有，急得一身冷汗，連喊「有鬼有鬼！」「總是落在那家了。」「是了，落在那家了！想起了，我挑烟的時候順便放在床當頭上就忘了，那時太急了，這怎麼辦？！你轉去一趟吧，你你。」「轉去？……得，烟又不多，算了吧，我這里還有。」「烟是小事，那象牙盒子是祖上從雲南得來的，這件傳家寶那能在我手上丟呢，你忘記了囉爲這烟盒子不是同你父親爭吵過幾次嗎！這弄丟了嚇人！你快去，你快快。」「去，只有去送……」「你們年輕人真不知事，懶。」「……」「在我手上還保不住這樣一個傳家之寶還成！」書記說了閉着嘴從鼻裏悠長的出了一口氣，很勇敢的說：「我去！」就出門要走。編修一把拉着說：「你拿命去作兒戲！還回去得？」「我拿起就走，不要緊的，那盒子怎麼捨得，裝三代人了。」「隊伍到一個地方要點名不說，連長不見你還不問？去不得！」「你們年輕人真是見不得大陣仗，我會看風使舵，你不用管。」書記緊了緊套在布鞋上的草鞋就走了。編修見說他不信只得由他去樂得自己一個人大過一氣癱。待他吸得口乾舌燥，鴉片的誘力已退，叔侄的觀念就沉重

了，益想益放心不下，起來收拾好了東西，託詞把兩人的包袱背上出了農家，趕去。那時天已快黑了。他到慈蛙場時已快十點了。他始終不敢進場，走場後山上去伏在草弄弄裏貓鼬耗子似的尖着耳探視場上的動靜。起初只有些狗在陰一聲陽一聲的「吠」，一會忽然他們住的那段街亮起來了，人聲也起了。看着亮在向濡城的那頭移動；四五盞馬燈幾十個人一窩蜂出了場口，罵吼聲脚步聲刀槍相撞聲哭叫聲一片！他知道十成有八成是糟了。待他看見這夥人走上他們白天走的小路時他嚇得發抖，想「叔叔被拉着了，現在拉我去了，幸好呢！」他立刻緣山包了一個大彎，繞道回濡城，「顧不得叔叔了！」

原來書記急急忙忙的轉去取傳家寶，他先腳才進那店子後腳追兵就到了。烟盒子老板娘是交出來了，只是書記沒挨着邊就入排長的腰包了。一直拷問他供出了息腳的地方才給他一口涼水喝着他去拉編修。去撲了一個空。「追兵」怕團長多等馬上又要往回奔。書記今天只有一碗飯落肚，剛才之有力氣奔回來取盒子，一層是「裝三代人了」這呼聲在叫他攙他，一層是「多吃了七口烟」把人冲硬紮了，現在烟力已消，傳家寶也得不到，又吃嚇吃打，來回走這多路，周身軟若棉條了，那里還走得動，「追兵」見他

實是走不動了打逼也無用，就幾個人扯着幾個人推着把他脚不黏地的就弄走了。走過慈蛙場二十幾里到了一個大山腰，山腰上亮着數十盞燈，團長怔睛鼓眼涎牙獠齒的坐在一個石頭上，一排弟兄十幾個馬弁隨定他。大隊已前面去了。書記被解到團長面前時已只能仆在地上喘氣了。「狗娘養的，開小差，哼，有你的！」轉過頭去望着一個兵說，「黃海秋，你送他回去。——還有個呢？」報告團長，尙編修沒有拉到。「狗東西些，脹飯！——拉過那邊去幹了。」這時書記才大明白他的命運，才回復了點說話的力量，「團長，我是文職呀，饒命吧！」他第二句話還沒說，已有人來解他的衣了，「團長，我是前清一個拔貢。」「就要斫你這拔貢！」已被拉起了，「團長，要個全尸喇！」「全尸！我的子彈要拿去鑽『廣慮』沒餘膽的送你。」好的，用刺刀戳了吧，拉過去。「團長，求顆子彈，寫封信我家！」團長站起身來眉頭一皺，手向地下一指，軍士們得了暗示，閃過一個在書記背後去，端定槍落背心給他「哧」的一刺刀，書記「嘩」一聲兩脚一張就仆地了，登時七八把刺刀落在他身上，哧哧的好似戳爛棉絮！他躡幾次，長嘶幾聲，嗜定一塊地就死去了。團長看着笑了笑，罵聲「狗娘養的」，就坐上轎去了。數十盞燈拉了多

長一線，蜿蜒着好似一條全身發亮的長蛇往山頂上爬去。

☆ ☆ ☆

文達先生家在濡城也算是很過得去的人戶了，祖上給他留下不少的田地與街房；只是活錢方面因爲自己事事沒做不大活套點。文達先生以「拔貢之身」去做一個連上的書記，是見好些「跟軍隊」的不幾年就作縣長局長「看熟了」。有句話「亂世得官如得草，只要跟着軍隊跑」，在那毛狗強盜遍地的時候實是一句無上的格言，——今兒是連長，明兒「拖出去」，後兒受招安，就是團長了，外天再拖出去，大外天又受招安，就有師長的希望了。連長做了師長，書記官：「師長，你老人家嘿嘿，哄，隨侍你老人家幾年，想回去看看嘿嘿，想你老人家賞個地方混混，回家去好看點嘿嘿，隨侍你老人家幾年，你老人恩情好，說話大膽點，說話大膽點嘿嘿」，這樣浣皮賴臉吞吞吐吐的一下子，只要遇師長高興，那名利均大的知事官兒就到手了。文達先生有一個太太一個少爺一個小姐。少爺已十九歲了。在濡城有「獨兒不孝，獨狗上灶」的話，這位少爺因爲是個獨子自小就被父母「溺愛」着，性情非常乖張橫暴，十四歲畢業小學後就不願再上學了，成天玩刀弄槍的，一部「小五義」爲他隨身的寶冊，尤佩服山西燕徐良之爲人，

每當人叫他，他的應聲一定是「哼，咱老西來矣！」，「咱老西」自他父親走後也不能不幫着他母親理點兒家務了。

那天是「咱老西」父親離家正對半個月的時候，他母親煮了個豬頭，用盒子裝了兩分鴉片烟，買了兩雙沒有耳子的草鞋，叫他拿去東岳廟燒香。豬頭供東岳天子；鴉片上雞腳神與無二爺；草鞋上無常二爺，祈保佑他父親旅途平安。「咱老西」東岳廟回來，老遠就見他媽在門枋上靠着看着他笑，他一上街簪坎她就說：「毛寶，你爹的信來了在房裏枕頭上。不識字真可憐，想看又認不得，乾着急。是送信的張先生說由慈蛙場二十二團團部寄來的。」他急去拿信看。他見信殼上的字不像他爹寫的已有點奇怪了，待打開看到「當夜正法，已令該地區長收尸，天氣太熱，可火速前來認領，」大叫「完嘍爹着殺嘍！狗日的老趙！非報仇不可！」他媽在傍看他看信，見他益看益臉色不好，本有點急，正想問，聽他這一叫，登時天翻地轉了，叫一聲「我的天呀我的人！」就接不上氣暈過去了。

惠民先生在文達先生的凶信到後的第二天晚上才攜家，他從家人口裏知道了「三叔」的被殺，家人從他得知了事變的原委。這原委，親疎遠近都得了一線安慰。——殉「祖上的遺寶」。

個多月才把文達先生的後事辦完。而毛寶家媽還是天天以眼淚洗臉，一遇有特別的感觸就一急一個昏。隨心樂意慣了的毛寶因此越氣，報仇之心益切。但仇怎樣報法呢？在關夫子是「打他不贏再看春秋！」在毛寶是事有困難攤開「小五義」的。他細讀了三天的《小五義》，他明白了，他決定了，要報仇非學徐良不可，非有徐良的本事不可；到藝成之日，身背行囊，趕到趙團長的駐紮地去。乘月色朦朧之夜，更深入靜之時，穿上夜行衣，踏上人頭髮的草鞋，鏢囊裏放上二十四枝東門出名的鐵匠謝青雲打的飛鏢，背一把老鷹關出的純鋼打的牛耳尖刀。八寶囊橫腰繫定；出得店來，周身掙一掙，緊緊妥當。咱咱咱，老趙呀！我來取你的頭矣！到得團部，去那無人之處兩腳一蹬，跳上牆來。使出平生的武藝，燕穿楊柳來到團長的上房，一個倒掛金鈎從屋簷上去舔破窗紙看裏面動靜如何。呀！燈還未滅人已入睡。急將薰香盒子打開，取出自來火燃上，用仙鶴把烟子吹進去；風飄落葉跳下地來。八寶囊中把行頭取出，撥開窗子，他仙人入洞，衣不挨窗，窗不挨衣，落地不响，早到房中，閃身過去將燈吹息。聽的一聲拔出刀來，幾步挨近床去，摸定老趙的頭顱一刀！結果了他的性命。但聽得床上還有氣息之聲，呀，本錢已得要個利錢，把

婆娘一同斫掉！人不知不鬼曉大仇已報，還家矣。他想到「大仇已報」好不快樂。但是武藝跟誰學呢？這問題又苦倒他了。找了幾天才找定南門外舞佳嚴玄天觀王道人。毛寶找得這個師父很高興，徐良的師父雲中鶴不也是個道長。王道人會吸烟的，他去拜門的一天就送了一百兩鴉片。常天王道人叫他回去先預備沒開口的單刀一把，沙包一個，純線打的滿耳草鞋一雙，緊身一套。第二天就開始學藝。王道人對毛寶說：「練武，第一就要能喝一種湯。」「能能，我頓頓還離不得湯。」「這說的是每天早上起來要喝一碗回龍湯。就是起床第一拋尿，尿頭尿尾不要，用碗接中間那一段來喝。這回龍湯是提精壯力驅累，所以要喝牠。」「那那師父也喝過嗎？」「哈，我喝的尿可以淹死你。」就把右手向毛寶一伸，真個骨節軋軋的響，說：「你看，這尿勁！」毛寶急說，「能喝能喝。」「那麼來。」王道人帶他到後面去給他一個碗守着他叫他「如法炮製」。毛寶拿碗接尿的時候已夠惡心了，到黃森森的尿要挨近嘴時尿氣一沖就打了一個「暴」，師父在傍給他鼓氣腳一跌叫「吃」！他只得堵一口氣閉上眼喝一口，嚔呀，又鹹又澀，他周身都癱了，張起嘴落不下來。師父還叫「吃」！又見徐良的大環刀在面前一閃，他就咬一咬牙一口



氣就喝乾！師父拍手叫，「好好好！快張口長長的吐氣。第一個難關你打過了。」毛寶聽說登時氣壯了好些。從此天天來練武，家裏常常等他等得飯冷，等得渴睡。回家去

一樣是手不停脚不住的練記他的門路。他媽一哭，他就說：「媽不要哭，仇總有天要報的。」就打一路給她看。這使得她更焦慮傷心，管他又管不下。（未完）

## 編輯後記

適之

△我要借這個機會謝謝吳景超先生替我編輯了五期的獨立。我只怪他這樣頂好的編輯不肯多編幾期。

△衡哲女士「救救中學生」的喊聲應該可以引起國內教育專家出來討論這個重要問題。

△劉博崑先生介紹自己說：「我為獨立讀者的期間，正與獨立存在的期間相等。」

△「壽生」的小說「黑主宰」是寫貴州的鴉片毒害的，全文很長，下期登完。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計新聞」及「學園」等欄，分載載，以便閱者。計新聞體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北平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 定價   |        |
|------|--------|
| （本市） | 每月一元一角 |
| （國內） | 每月一元二角 |
| （租地） | 每月一元五角 |
| （香港） | 每月二元   |
| （澳門） | 每月二元五角 |
| （南洋） | 每月三元   |
| （歐美） | 每月四元   |

| 第五卷第七期         |     |
|----------------|-----|
| 要目             |     |
| 本館今後之展望        | 吳天植 |
| 談石經            | 張汝舟 |
| 邇言             | 姚永樸 |
| 論纂縣志藝文當輯書目提要   | 王立中 |
| 清代大著作家俞正燮故鄉訪問記 | 洪素野 |
| 合肥風士誌          | 李絜非 |
| 評克氏展開分類法       | 喻友信 |
| 城南草堂曝書記        | 王立中 |

| 第二卷第八期         |      |
|----------------|------|
| 食貨             |      |
| 論經濟史的研究        | 克拉利著 |
| 古代族外婚制的發達      | 連士升譯 |
| 秦漢經濟史資料（一）手工業  | 會審   |
| 東晉元魏諸代戶口的逃隱和搜括 | 戴振輝  |
| 南宋官吏和工商業       | 鞠清遠  |
| 編輯的話           | 陶希聖  |

獨立評論 第一七〇號 編輯後記

商務印書館編輯

# 禁書集成

## 加印新聞紙本 發售預約

普及國學研究 流通名貴古書

敝館輯印叢書集成，曾於本年五月至七月間，發售預約，各地學校圖書館公團及私家惠購者甚衆，當時僅備道林紙本，在敝館方面，雖已儘量減低售價，而一部份經濟狀況較差之公共團體，及一般私人之欲購置本書者，仍感力有未逮，各地來函以此爲言者，絡繹不絕，並諄囑敝館另印廉價本，紙張不妨稍遜，成本可以減輕，茲敝館本此意旨，特加印新聞紙本，另行發售預約兩個月，以應各界之需要，此項版本，採用上等新聞紙，視道林紙本售價，僅及其半，而全書卷冊，字體大小，均無歧異，庶於普及國學研究，流通名貴古書，不無裨益，尙祈邦人君子倡導推行爲幸。

### 預約辦法

- ▼ 版式冊數 初編包含叢書一百部，子目四千一百餘種，分裝四千冊，版式寬市尺三寸五分，高五寸二分，與萬有文庫完全相同，用上等新聞紙精印，另附書名著者卡片。
- ▼ 預約期限 九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 ▼ 預約價 一次付清者 二百八十元

| 分期付款表 |     | 預約時期 | 預約時先付 | 以後每月繼續付 | 付款總數 |
|-------|-----|------|-------|---------|------|
| 九月內   | 三十元 | 十月內  | 四十元   | 每次十元    | 三百元  |
| 十月內   | 四十元 | 每次十元 | 三百元   |         |      |

凡中途停續書款至六個月者，預約憑單作廢，郵費包裝費另加。

▼ 出書期 初編分五次出齊，自廿四年十二月起至廿六年十二月止，每半年出書一次，預約價一次付清者，得隨時取書，分期交付者，每交滿六十元，方得取書一次。

▼ 樣張 附預約簡章，承索即贈

道林紙本續編預約

本書道林紙本同時續售預約兩個月，預約價一次交清者五百六十元，分期交付在九月內預定者，先付六十元，在十月內預定者，先付八十元，以後均每月續交二十元，合計六百元止，郵運包裝費另加。



## 再爲說明捐薪建設的意思

君 達

我在獨立評論第一六四號「中國應如何挽救國難」文內，只用一百餘字，提議捐薪建設的辦法，立即收到五封熱烈贊成的來信。我在獨立評論第一六七號內，又寫了一篇文字，將實行辦法說得更爲具體一些，現已收到十三位同志的來信。來信的人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張家口西安鄭州浙川等處，可見對於此議熱心贊成的人是分布很廣的，但寫信的人數却尚不甚多，也許因交通緩慢，有其他的信還不及遞到。而且在上列來信中有二封內說，如果此議果能實行，該處公務人員大多數都願加入，可見贊成的人實已遠較來信的人數爲多。

來信中有一封從天津寄來的，把捐款建設的理由，說得甚爲透澈。他說：

大多數的公務員都是中學大學畢業生或是外國回來的留學生；試問那幾個大中學畢業生或留學生沒有化過國家幾百幾千元錢？現在政府及社會都窮極了，不過政府及社會每年用於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錢常是上千萬的，那班身受國家社會「特惠」的智

識階級，難道說臨時的少做幾套西裝，少吃幾頓館子還不肯麼？很多人想替國家效力，不過有時想效而不能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效，現在規定一個「請你減輕錢袋」的方法，真可謂一舉兩得，不但自己良心上覺得對國家也效了些力，而且同時也覺得盡了一些責任，減輕了一些罪過了。

西安來的一封信內痛論一國國民亡國的慘痛，因此見到齊心救國的必要，其中有幾節很可借鏡。他特別記憶明末清初時的情形：

我們試讀『揚州十日記』，十天之內殺死焚尸者八十餘萬人，其他落井投河閉門焚縊以及被擄者皆尚不在內。記的末段說：『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觀，故漫記之如此。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無事之樂，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閱此當警惕焉耳。』……再讀『嘉定縣乙酉紀事』，做官的侯桐會黃淳耀龔用圖等皆死節，北兵下令屠城，『兵丁大肆掠殺，雖小街僻巷無不窮搜，甚至

亂草叢棘中必用槍亂攪，知無人然後已。……所殺不可勝記。其懸梁者，投井者，斷肢者，血面者，被斫未死手足猶動者，狼藉道旁，彌望皆是。……婦女寢陋者一見輒殺，大家閨秀及民間婦有美色者，掠入民舍，白晝當衆奸淫，恬不知愧。……『我們不要說這都是古代野蠻行爲，現代不至如此，其實一有戰事有許多壞事仍不能免，只要追想庚子拳匪之亂，各國聯軍打進北京之後，官吏人民受到如何嚴重的騷擾？……我們切不要貪一日的安閒，忘了危亡的慘痛。』

白：

還有一封南京來的信，對於救國的意義，講得甚爲明白：現在官吏的薪水比從前加高了，但社會上的生活程度——除極少數地方外——並未同樣的提高，所以一年之中捐出一個月的薪水，大多數是不應該感覺特別困難的。不過我怕有人懷疑這些供獻是否真能有救國的效力，在我個人認爲確是有的。我新近遇見幾位歐美外國朋友，他們談到中國情形，都以爲中國現已到了亡國關頭，試看中國國民的態度，都是如何的麻木不仁，毫無感覺！他們對中國人講話，

也許略爲客氣，但他們自己談話，有的人竟說中國人不識不知，足夠亡國民的資格。……這種觀察固然未必甚是，但試問我們究竟有什麼捐私從公的實際表示呢。……中國有許多人希望友邦的幫助，例如英國李滋羅斯來華考察，我們希望他能贊成借款開發中國經濟，或是對於中國情形能做於我們有利的報告。但事實上總要我們先有好的現象，然後人家方能有好的感想，如果自己毫不努力，人家即使熱心，恐也不易出力，何況外國政府自有他們本國的立場，也決不能完全從非救人反而受累呢。……我們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但總想把我們救護國家的思想從事實上表顯出來，捐薪水以辦建設便是一個最好的表顯。古人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我們現在決沒有絲毫攻擊他國的野心，我們只願親仁睦鄰，但我們却同時也要力圖中華民國的自由平等與獨立。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必須朝野上下從多方面從速努力，但捐薪建設却是大多數公務員最容易共同努力的一個方法。因此我個人對於這個提議非常贊成，如果能成事實，我還想勸許多朋友共起加入。

事實上，對於捐薪建設，現在有一個實際困難。因為中央政府最近決定全國公務員必須捐薪半月，協助賑濟水災。我以前提議捐薪建設的時候，當然決沒有想到有此辦法，現在既有此事或者不免使若干人對於捐薪建設發生疑慮，這也是人情之常很可原諒的。但在我個人意見，我們如果真正熱心，這二件事不妨並行不悖。我們能夠於半月薪水賑災之外更捐一個月薪水用於建設固然更好，但我們也很可以只捐半個月薪水做建設用途，與賑災的數目合成一個全月。如此辦法，則負擔支出仍如前定，而賑災建設兩面都可顧到。而且賑災的捐款是強迫扣除的，而建設的捐款却是自動捐助的，亦正惟是自動捐助，所以更富有愛國救國的意義。

有幾位先生來信，只說願意勸朋友加入，熱心自極可感，但如果能立即實行勸朋友加入，則於事更為有益。你們說如果能成事實則勸人加入，但試問究竟能否成爲事實由誰決定的呢，還不是全看加入人數的多少麼？如果大家立即勸人加入，則人數既多當然即成事實，如果大家須等成爲事實之後再去勸人，則人數一定太少，這個提議當然不成事實了。古語所謂『事在人爲』，正是此意。我的原來提議是有一百人贊成實行即算成功，便已定了一個很低

的成爲事實的標準。實際上我想肯加入的人決不止此數，惟希望熱心贊成的人們痛快進行。能否如此，便是我們對於自己志願能否痛快實現的一個試金石。這種快立志願，速即進行的精神便是獨立國民的基礎條件。我們如果贊成便常認爲我們的義務，自動盡力，決不用等他人沿門來托鉢募化。

還有幾位朋友曾對我說，這種捐款既全出自動，恐怕薪水小的人努力捐助，而食厚祿的高官反坐視不管，其結果必極不公平，我却以爲不然。這種事正是我們做國民的自動愛國的表示，並不問官階的大小，公務員的薪水固然要捐，即不受政府薪俸而做商店夥計的捐款也是一樣歡迎。我們做事只要問這件事是否應做，但不必問其餘一切人是否同做，只要問這件事是否好而有益，但切不可問是否有人做得壞而無益。而且這個提議如果真的實行了，捐薪人的姓名每天大批的發表出來，我敢信即有若干人起初遲疑的，到後來風氣所趨，也必踴躍加入了。全國的人心或民氣好像經過冬天的邱陵坡澤，葉枯枝頹，萎靡不振，但等到春風一起，定必於最知時間內，嫩綠齊舒，生意勃發，換成另一個精神振奮的世界，現在我們所期待的正是這幾陣春風，捐薪建設又正是其中很有力的一個。

# 訓政應該結束了

羅隆基

我個人認定目前中國政治上最緊要的一件事是結束訓政。對黨治，訓政等問題，幾年來我曾經寫過好幾篇文章，但以往的討論，多偏重政治理論。如今根據民國二十四年國內的政治環境，我再提出下面三點來，做個人主張結束訓政的理由：（一）維持政府的信用；（二）統一全國的人心；（三）提高行政的效率。

第一，維持政府的信用。目前中國的政治是在訓政時期。訓政是有定期的。民國十八年六月三屆二次全體會議決議訓政時期為六年。同一會議中並確定訓政應至民國二十四年完成。今年是民國二十四年，是訓政期滿的日期，為維持政府的信用計，訓政應該結束了！我們說這種話，我們不是攻擊黨治，我們更不是向政府要求一種什麼新的權利，我們只懇切的請求政府履行他以往的決議。中國歷史上有『徒木立信』的故事，用意是在叫小百姓知道政府的話是不會隨便更改的。這樣，政府的威信纔可以樹立起來。這樣，政府的一切法令，纔可以在民間發生效力。倘使我們愛護目前的政府，我們當然不希望政府在這種重大的事

件上，自食前言，失信於民。如今在上的領袖正努力提倡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的八德——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就有一個『信』字。政府又提倡尊孔。論語上說過『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誠然如此，政府守信，人民自然以信自守了！進一步，從九一八以來，關於開放政權，結束訓政一點，人民的確有好幾次失望的經驗。長此下去，政府的信用，政府的尊嚴，的確成了問題。倘人民對政府的信用與尊嚴，起了疑慮，這在政府是無可計量的損失。『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黨中領袖大談全國團結，當時黨中就有人建議開放政權，擴大中政會議。其後有國難會議。國難會議最初本是開放政權的一個步驟。後來國難會議成了洛陽的一幕滑稽戲劇，開放政權之議又無形打消了。其後有提前召集五次全代大會的幾次決議，其後有提前召集國民大會的幾次決議，這都是結束訓政，開放政權的表示，後來也都無形中打消了。政府一再食言，人民就一再失望。政權不應開放，能不能開放，黨治不應結束，能不能結束，這是另一問題。政府說了話

應該算話，政府的話，不應隨便更易，這是政府信用與尊嚴所關，政治領袖不應忽視。過去的事，讓他過去。六年結束訓政的期票，如今到期了；到期就應兌現。民國二十四年結束訓政，這是十八年，二十一年，一再的決議。這却不能讓他再蹈以往一切決議的覆轍。

☆ ☆ ☆

第二，統一全國的人心。今日中國最大的病症是人心不統一。設法統一人心，是目前中國一切問題的先決問題。人心不統一，民族在精神上不成爲一個整個的團體，國家就沒有了基礎，還談得到什麼改革內政，應付外交？

統一人心的重要，用不着我們解說。『九一八』以後，大家喊『精誠團結』，這口號就足證明大家承認人心統一的重要。今日中國的問題，不是應否統一人心，却是怎樣統一人心。關於這一點，獨立評論一六三期上胡適之先生有許多很透澈的議論。他說：

『所以今日當前的問題，不是三五人合作不合作，也不是三五個小組的團結不團結。今日問題是收拾全國的人心。當九一八事件之後，政府的領袖首先謀黨內的團結，開了許久的團結會議，結果還是至今沒有團結成功。然而這四年的國難却漸漸使得國

家統一大進步了。今日政府力量之強，遠過四年前的狀況，這是有目共觀的事實。四年中政治統一的進步，並不是由於三五個人的團結，今日政府的弱點，也並不是由於三五個人的不合作。』

他又說：

『所以我主張，政制改革的下手方法是要把眼光放大些，着眼要在全國人心的團結，而不在此三五人的團結。能團結全國人心了，那三五人也不會永遠高蹈東海之濱的；若不能團結全國的人心，即使一兩個天下之大老扶杖來歸，也何補於政治的改革，何益於建國的大計？』

在統一人心的方法上，適之先生說：

『今日收拾人心的方法，除了一致禦侮之外，莫如廢除黨治，公開政權，實行憲政。』

適之先生的幾段議論，我都同意。我這裏却要補充說明廢除黨治，公開政權，何以是收拾人心的方法。

首先我要指出，今日中國黨治運用的方式是極不聰明的一種方式。今日中國的黨治，把黨與人民，劃分爲兩個階級。黨是一個階級，人民仍成一階級。不止如此，今日中國的黨治，使政府與人民亦脫離了關係。政府是黨的政



府，不是人民的。政府與人民脫離了關係，人民對政府根本不相關切。

大家不要誤會，以爲天下之黨治皆如是也。中國今日的黨治，與俄德意的黨治最重要的不同之點是：中國的黨治，黨產生政府，黨運用政府，黨即政府，政府即黨。俄德意的黨治，黨運用政府，黨却不產生政府，黨自爲黨，政府自爲政府。這種分別，有人要說是形式的，是法律的，是表面的，實質上『黨即政府，政府即黨』，中國與俄德意相同。這話我們相當承認。然即此形式的，法律的，表面的分別，在人民的心理上，有絕對不同的反感。這點與人心統一，却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且先來比較中國的黨治，與俄德意的黨治的不同點。俄國的政府是俄國的國民產生的。凡俄國的人民，除法律上規定少數例外者外，都有全國蘇維埃大會的選舉權。換句話說，國民都有參加政治的權利。德國的政府，是德國人民產生的。希特拉的領袖地位，是人民給與的。德國的人民，依據法律，都享受政治權利。固然，德國的猶太人實際上已失落了一切政治上的權利。然而享受政治權利的人，在德國絕對不限於國社黨員。意國穆叔理尼做內閣總理，依修正的法律是向皇帝負責。同時意大利的國會

依然是人民選舉出來的。凡意大利的國民都有參加政治的權利。這種權利絕對不限於法西斯蒂的黨員。當然，我承認，在俄德意幾國，非黨員的國民實際上究有幾許政權，是大問題。那是黨治的運用問題。法律上，俄德意三國，黨不產生政府，也沒有剝奪非黨員的公民資格。

中國如何？中國乾乾哞哞，黨產生政府，政府是黨的。所謂幾中全會是黨的中全會。所謂幾全大會是黨的全大會。黨的全體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執監代表。中央執監代表產生政府。在中國，法律上，實際上，黨外人民都不能問政。法律上，實際上，黨外的人民都失落了公民的資格。

上面提到，中國的黨治與俄德意的黨治，他們的分別是形式上的，是法律上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實質的。然而我亦說過，這種分別，在人民的心理上，有不同的反感。俄德意的人民，因為有政治權利，因為有公民資格，他們對政府就有了感情，人心就統一。中國的人民，因為沒有政治權利，因為沒有公民資格，他們對政府就生了隔膜。因此人心就旁觀，就消極，就渙散，就不能統一。

有人或者要說這是書生談政治，專在法律上，形式上，表面上推求。其實不然。真正的實際政治是要拿大多數人民的心理做運用政治的指南。與大多數人民心理相違背

的政治，絕對不能成功。我確信上面分析的人民心理，是今日中國大多數人民的真實心理。改換這種心理的方法，是結束訓政，廢除黨治。

上面所分析的不過是人民心理上的反感的一種。還有另一種心理，亦是今日談政治的人不可忽略的。那就是中國人民對黨治的疲倦心理，厭惡心理。絕大多數的國民，在今日聽到『黨』字就搖頭。這個『黨』字，不一定是當權在位的國民黨。人民對於任何黨大都如是。對今日中國人心有深切認識的人，大概都不能否認這個事實。這種對『黨』字的疲倦厭惡心理的原因，當然不單純。其一，中國人根本缺乏黨生活與黨活動的習慣。古訓是君子羣而不黨。因此提到『黨』字，就搖頭。其二，這種反感或者是基於幾年來黨治的經驗。幾年來黨治的成績與過錯相抵，功多抑罪多，是極可辯論的問題。即令說外交上的一切失敗，是歷史上的積因，不是黨治的過失，但不幸黨治的試驗期，恰好遇着這個倒霉的階段。人民對黨治的疲倦與厭惡，即令是極大的冤枉，這冤枉恐怕暫時也無法伸雪。目前要改換心理，振作民氣，統一人心，恐怕只有改弦更張的一途。這就是說：結束訓政，廢除黨治。

第三，提高行政的效率。今日中國行政缺乏效率，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於是有些談政治的人，就以爲今日中國只要談行政，只要研究改革行政的方法，不必談那些民主，獨裁，黨治不黨治的空洞問題。我認定這是錯誤。我認定結束訓政，廢除黨治，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這點或者有人看不出來。

行政學開宗明義所注重的是政府機關的組織。我們且先分析中央政府的組織。中央政府有五院，這是根據五權分立的黨義來的。中央政府在五院之上，有代人民行政權的委員會，例如中全會，中政會等等，這是仿效蘇俄黨治的方式而來的。顯而易見，中央政府這副機器是兩個政治併合起來的，一個是民治主義的分權制，一個是獨裁主義的立法行政合權制。這兩個制度，既然依據不同的主義，自然有不同的政治理論。實際上，民治主義與獨裁主義是互相衝突的。分權制與立法行政合一制亦是衝突的。結果，我們可以說，中央政府這副機器是依據兩個不同的並且互相衝突的主義及政治理論而成立的。這樣自相矛盾的一副機器，缺乏行政效率，乃必然的結果。

我們再進一步來分析中央政治機器的矛盾衝突。大家當然明白孫中山先生的五權分立說是脫胎于西方的三權分

立說。所謂三權分立，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種大權，不要掌握在一個人手裏，三權應由三部份人來行使，如此，就可免除專制。

從一七八九年美國公佈憲法，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起首革命，這一百多年是三權分立說做政治中心思想的時期。亦可以說是議會政治最興盛的時期。議會政治的優點是防止個人專制；他的劣點却是立法牽制行政，是行政缺乏效率。共產主義者看到了這一點。共產主義者要提高行政效率，以達到經濟改革的目的，所以要推翻議會政治，打倒三權分立說。右派的法西斯蒂也是這樣，他們也要推翻議會政治，他們亦要根本打倒三權分立說。左派的共產主義與右派的法西斯主義，都是三權分立說的革命者。他們的政治方式是立法行政合一。

中國的政治制度怎樣？依據分權學說，成立了五院；依據黨治說，組織了許多委員會。依據兩個不能同時並立的政治學說，產生了一副政治機器。這副機器比世界任何國家的政制都複雜。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有立法，司法，行政上分權的機關，却沒有黨治的那些委員會。在蘇俄黨治的國家，有了許多委員會，却又少了分權的獨立機關，中國兼而有之。這不止是財政上的不經濟。只此重疊

複雜的組織，就足以制行政效率的死命。中國這幾年來，政治上許多事件不能有成績，這是主要原因之一。今日中國政治上一切改革，應先從提高行政效率着手。提高行政效率，應徹底改造中央的政治機器。改造政治機器，却須結束訓政，廢除黨治。因為取消五院，取消一切委員會，都應以結束訓政，廢除黨治為先決條件。

中央政府行政上缺乏效率，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政治學上所謂「分贓制度」。黨治存在一天，黨中總不免把國家的政治機關——甚至於非政治機關——看作一黨的私產；可以用來報酬「革命有功」的人，或者報酬攀龍附鳳的人。這或者就是政權不能公開，黨治不能放棄的許多原因之一。平心靜氣來說：國家經過一度革命，「革命有功」應有相當的酬報，亦是情理之常。古今中外都如此。這或者就是實際政治。但酬功是一件事，怎樣酬功又是一件事。用政府行政機關的職位，做酬功的禮物，這在國家的行政效率上犧牲太大。並且我們大家當然承認，革命自有高尚的目的，其目的絕對不是革命者的高官厚祿。其次，政權是心血頭顱換來的，不過流血斷頭的革命者，已經做了犧牲者，已不能居高位，食厚祿；今日居位食祿者，絕不是流盡心血，斷了頭顱的人。況且革命取得的政權，非

有再度革命不能放棄，如此，則國家歷史是循環的革命，是永遠不斷的革命，國家即不成其國家了。

這段話或者離題太遠，我的用意却很明顯。今日中國的行政急待整理，行政效率急待提高。訓政不結束，黨治不廢止，國家政治機關終久是黨中酬功報德的禮物。在憲政之下，政府是全國人的政府，組織可以因事爲政，人員可以因位求才。駢枝機關，可以裁撤，多餘官吏，可以遣散。而公家事務的管理自然合理化了！

## 從一黨到無黨的政治

胡適

最近幾個月中，因爲中國國民黨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的召集有了定期，關心國事的人頗有一些關於政制改革的討論。這些討論之中，引起最多駁論的是放棄黨治開始憲政的主張。大公報也曾有過這種主張；我在獨立評論（第一六三號）上也曾承認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我的主張是

很簡單的，我只希望現在審查中的憲法草案能提早頒布，國民黨連年對全國聲明的憲政諾言能早日實行。這種主張並不是我們向國民黨「乞求」憲政，只是我們對於當國的政黨的一點友誼的諍言。我們不期望一個堂堂的政黨失信

上面說過，對於訓政應該結束，黨治應該公開的理由，不止這幾點。其他許多理由，或者別的人已經說過，或者我自己從前在別的文章裏說過，這裏似不必重複敘述。至於訓政結束，黨治開放以後，中國的政制應走什麼道路，畢竟還是第二步的問題。第一步，黨中賢明在六中全會前，在五全代表大會前，應澈底認識的是：訓政應該結束了！

於全國，也不期望一個堂堂的政府兩年來大吹大擂公開徵求討論經過幾次修正的憲法草案居然變成兒戲。

批評這個憲政主張的人，大致是懷疑憲政實行時全國人民程度還夠不上做憲政之下的選民。例如陳之邁先生說：

沒有現代經濟制度所造成的交通便利，貨物交換，優美普及的教育，參加政治的閒暇，而希求吃草根樹皮觀音粉的芸芸衆生侈談內政，關切外交，監督政府；是人之常情所不容許的，無論你頒布如何優

美憲法。(獨立第一六六號)

我們忍不住要問：沒有這些摩登條件而希望一黨專政的成功，是不是常識所容許的？憲政不是定要一跳就做到「芸芸衆生」的普遍選舉，也並不希求「芸芸衆生」一時都來「修談內政，關心外交，監督政府」。即如憲法草案裏規定的人民四年一次或兩年一次的選舉權，也不過是每縣選出一個國民大會的代表。這點責任，比起現在各地黨目推舉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黨代表來，也不見得繁雜許多吧？

我個人觀察這七八年的黨治，不能不感覺今日的黨治制度決不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也許不是首創國民黨的領袖諸公的本意。國民黨原來不認一黨專政是永久的；黨治的目標是訓政，是訓練民衆作憲政的準備。七八年訓政的經驗，民衆所得訓練在那裏？在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想想：絕少數的人把持政治的權利是永不會使民衆得着現代政治的訓練的。最有效的政治訓練，是逐漸開放政權，使人民親身參加政治裏得到一點政治訓練。說句老話，學游泳的人必須先下水，學彈琴的人必須先有琴可彈。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

還有一些懷疑的人以爲憲政必須是許多政黨競爭的政

治，所以有人憂慮「到重演民初黨派合縱連橫的怪劇」，也有人憂慮到「造許多飯碗給自命不凡的憂國之士去享用」。

依我這個門外漢的觀察，這種顧慮是不關重要的。民國初元的政黨怪劇都由於當時人迷信民主政治必須是政黨政治，所以大有畫老虎畫成了狗的怪現象。二十多年的世界政治趨勢，使人們對於政黨政治的迷信減低了不少；在這個本來厭惡政黨政治的國家，對政黨的信用更減低了。我們可以預料在將來的中國憲政之下，政黨的競爭必定不會很熱鬧的。試看這四年的國難之下，國家意識越增高，黨派的意識就越降低，這不單是中國一國的現象，世界各國（包括德意志）的「全國政府」的傾向也是有同樣的意義。有遠識的政治家應該抓住這種大趨勢，公開的建立「國家高於一切」的意識，造成全國家的，超黨派的政治。況且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如果真能逐漸實行，也可以防止政黨政治的流弊。依我個人的看法，五權憲法的精神是「無黨政治」的精神。五權之中，司法當然應該是无黨的（在文明的國家早已如此，法官與軍人都是無黨的）。考試權也應該是無黨的：考試的意思是爲事擇人，只求得人，不應問人的政治派別。（在這一點上，英國

的文官考試制度最可取法。)監察權也當然是無黨的：監察制度起於「鐵面無私」的監察御史，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何況黨派？剩下的只是行政和立法兩權了。立法一權，在外國屬於議會，而在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裏，議會的質問彈劾權已劃到監察權去了，分贓式的任官承認權也被考試制度替代了，所以立法權只成了一種制定法律和修改法律的專門技術事業，這當然也可以無黨的了。所剩的只有行政一部，然而一切事務官如果全用考試制度，那麼，

## 黑 主 宰 (續)

毛寶習武有二十幾天了，師徒的感情也一天厚似一天了。王道人說：「毛寶，學武要講解是很要緊的，以後你每晚上來我給你講兩個時辰。我的本事是從我的師父全然道長煙舖上得來的，我也同樣教給你吧。」毛寶聽說，好不高興！第二天又送一百兩煙。靠煙盤子本來就是一種很好玩人人愛的事，加以這道長「丹房」雅妙，煙行頭講究，就分外引人了。硃漆套盤裏是走花的白銅盤；點着安順出的上好的透花燈；白菜頭的燈罩上戴着赤銅的火口；溫玉般的梵淨山花石的打煙石；四五寸高的細瓷煙缸一排；

行政權的絕大部分也可以不受黨派政爭的支配了。

所以，如果將來的憲政能夠逐漸實行「五權憲法」的精神，中國的憲政大可以不必重演政黨紛爭和分贓的老路。從一黨的政治走上無黨的政治，使政治制度在中國建立一個足為世界取法的特殊風範，這似乎是孫中山先生的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吧？ (大公報九月廿九日星期

論文)

## 壽 生

大大小小的銀的象牙的包金的小煙盒十幾個；白銅鑲紅銅花的煙灰盒；銀把柘棕的煙掃帚；鏟煙刀；銅煙畚；水磨黃楊木的蒙斗花盒，盛着印江夾紙作的蒙斗花；白銅紅邊的燈花盒裏插着很細巧的燈花剪；小瓷盤放着抹斗帕；雲南鋼頭銅頸象牙柄的挖煙刀；五彩的煙水壺；赤銅的炒煙鍋；瑪瑙架上放着紐絲的煙籤子，挖耳頭的煙籤子，籤的尖梢一寸多高處帶球的煙籤子；一串小銅盤上放着張老斗子，蒙自斗子，硃砂斗子，金星斗子，思茅斗子，遵義土斗子，永香斗子，陽松斗子，晉斗子，甕安銅沙斗子，遵

義白石花斗子，婺川豬肝紅石斗子，梵淨山三鑽石斗子，風窩斗子，另加風窩的斗子；裝燈心火柴之類的本地陰沉木小櫃子，與說不盡的小玩意，五光十色，各得其位的擺了一盤。那黃楊色，櫻桃色，栗子色，咖啡色，火炭色的五枝大小不同長短不齊的懷槍睡在煙盤邊更是愛人，都是雲南上好的三色銅台子，銀包玉的口底。還有一枝小小的壺壺槍婢妾似的在那兒作擺樣，借以說明這套煙具是應有盡有了。襯以古雅的大木床，印江托花墊單，四川錦緞被窩。在這樣一個煙榻上橫靠着一個着黑色道袍，籠標布襪，挽盤龍髻貫以班竹簪，臉清瘦，鬚鬚疏朗的老道，悠悠然的打煙，悠悠然的吸煙。自己就靠在他的對面，聽他時說時懶的教誨，這已夠使身心軟和了。稍覺須要動一動就去窗前站站；這丹房是在舞佳巖的頂上，兩面是參天的古木，滿林雀巢，一面是臨城的大道，一面可以俯瞰瀟城的糧庫蜂落壩與瀟城的輔鎮新場，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無時不宜憑窗眺覽放耳遠聽。這是多麼令人神蕩的一個神仙境界！一來幾天，毛寶就覺煙榻上的講解比房外的「運動」有味了。

起初幾日是王道人自吸他的煙，毛寶自靠他的煙盤子，或看小說或吃點師父解煙喉的水果糖食，王道人也不叫

吸煙，也不說你不可吃，也不說煙的好歹。後來浸淫日

久，毛寶自動的玩起打煙石烟籤子來了，王道人時或漏一句「愛玩可以打口把玩，只要不吸，打玩沒什麼。」於是毛寶天天都愛打烟玩。起頭打不攏，幾天功夫公然打得成口數了；又學往斗子上栽，幾天後栽也栽得上了。他樂得什麼似的，覺得自己已學會一把手藝了。既打得成烟了，兩師徒高興的時候就徒弟打師父吸，玩得蠻上勁。而毛寶對煙盤子戀戀之情也更甚了。煙，毛寶在平時還未吸過，只有一次害病他父親打口烟給他吸，被噏得什麼似的，到底烟味沒嘗到。在一晚上老道吸陣烟就閉上眼睡去了，毛寶就一個人反手打烟玩，玩陣玩起與頭了，就打口煙栽上斗去對準燈想試吸一口，烟子才一入口就噏起來了。老道睜開眼知道是他在吸煙，冷冷淡淡的說，「初吸煙是愛噏，」又閉上眼了。毛寶見師父醒了還有點惶恐怕要被罵，今見他不罵胆子就大了。第二夜又試了一口。老道也放口說，「一晚玩煩了，吸口把玩倒沒甚關係，不要多吸就是。」這樣在老道捏一把放一把之下毛寶就吸起煙來了。練武成了第二要件，靠煙盤子成了必修科了。今天一口明天兩口，一來兩月毛寶有點花花癡了。一晚上老道沒有喊他吸，他竟周身不自在起來，看看他要殺不住了，老道才說

，「要吸吸呀。烟近來消耗多了。」毛寶得赦似的拚命抽了幾口。他也懂得師父的話了，第二天又託送一百五十兩烟來，一百兩作送老道的禮，五十兩作自己的份。師父也不置可否。毛寶見師父不說話胆子越大，任情大吸起來。凡初上癮的人最貪烟，成天只想吸。又是兩月，毛寶的烟就大吸兩了。武藝的事也就漸漸忘了。性情一天比一天溫和了。好靜不好動了。師父每日講的也是「煙癮」了。

「師父，你們怎樣燒烟老點着燈？」「這叫做燈癮呀。要戒烟的話，烟癮易戒，燈癮還難戒些。不吸烟的人愛靠烟盤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盞燈。在烟舖上愛這盞燈，就如冬天愛火樣，你看冬天要沒有爐火一家就像沒個捉摩了。這燈就是整個烟舖的生命，要沒有牠烟行頭再好也如死了的西子了還有甚味道。你不信把燈吹息你看，——扑——你看整個屋子都像死了，什麼斗呀槍呀全失去光彩了，我們兩個白名白眼躺着還有甚味，不是燈一息什麼都沒有個起落嗎，要把燈點起，莫說兩個人，一個人也鬧熱完了，盤子裏的樣樣都活了，就拿着一個小烟盒也可同牠談半天的心。你說對吧？快點上。所以吸烟還在其次，玩燈是最大快樂，許多學問在這燈前操出，許多想不出的機謀在這燈前出現呢。烟燈照出的世界廣大美麗得很，不

然誰還吸烟還一天守着牠。東門羅玉林孝廉是個對於易經大有研究的人，他死的那天軍去回來還叫家人把烟燈擦亮了才落氣夠！」「從前我總覺烟盤子好玩，不知爲什麼，現在知道了。」「有三更天了吧，肚子有點餓了，我們拿點板栗來燈上烤吃玩。」「烤得熟嚟？」「烤得熟嚟。」「好玩得很。」「板栗不愛消化裹氣，夜半三更的吃了睡起要得？」「你不知道，不管三更四更，睡起躺起，不論吃什麼，吃後幾口烟，無事不了了。拿栗子來。」「這真有趣。」「你拿這幾個去用籤子穿上吧。車去車來的烤。等我先烤給你看。」——捧——「好玩，炸了。」一陣功夫兩師徒烤得黃焦焦氣沖沖的二十幾顆板栗。這只能作小點吃，不能算飽，燒了一氣烟，他們又拿幾個冷肉包子來烤吃。老道又用鉢缸裝上冷茶在燈上沖熱了喝。「毛寶，今晚上不再給你東西吃了，明晚請你吃新鮮玩意。就是用麻糖——要包谷熬的來絞在籤子上在燈上燻了吃。麻糖在燈上燻他像煙樣發陀，等燻得黑黃了，拿來吹一吹，用手一抓就把那層燻焦的皮子抓下來了，吃起又香又甜又焦，這福不在煙舖上享不到，別的燈有油煙呀。」

這真是有趣，烟燈可以作出這樣多把戲來。毛寶第二天下午兩點鐘起床，把家裏所餘的五大碗烟全數拿起就到



玄天觀去了。兩師徒在烟舖上吃了飯，燒了一氣烟精神抖發。王道人說：「毛寶，現在同你講打烟法。啊，打烟的樣範多得很，今天只講，以後再教你一天練一樣。像我平常打的不算什麼，你打的那樣還是牛屎粑。打得好的一種叫『燈盞窩』，就是烟的頭頭上成一個燈碗的形式；打法是把烟已打緊了再把烟在打石邊上搗得很平，然後用力均勻均的打幾轉，這樣就一轉一轉的高上來成功一個窩了。一種叫『火炮頭』，牠與燈盞窩不同處是燈盞窩的邊是一層一層的高成功圓圓的窩，牠是只有一層突然高上來就如平地起一圍牆，恰似個火炮的頭頭；打法是把烟打緊了把烟頭在打石邊上弄平後，一轉打起那一層邊來，這頗難打好。一種叫『方烟』，打起就如一根方柱，四角明顯的，吸的陣要離火遠點用力吸，烟一層一層的透進斗裏去一點不被壞方的形式。一種叫『尉遲鞭』，一口烟打成多少節。一種叫『龍鳳眼』，這難打，要先打緊一口很大的烟，再把牠分成兩段在籤子上，上面的一段有下面的段十分一的样子，先把上段打成球形，再把下段打成一個大屁股的寶塔形，然後把球推去挨近下面的，用力把下面的寶塔屁股打幾轉，就成一個燈盞窩把球包在裏面了，吸的時候球還要動一動呢。一種叫『蛤蟆跳井』，打一口大而短

的烟成碗狀，在此碗邊上用口水黏上一小顆先燒好的烟，吃時用氣力一吸，小烟顆被吸就跳入碗內滾一轉而入斗了。一種叫『二龍搶寶』，打兩個半圓柱形的烟柱，一位在風門的右邊，一位左邊，二柱相隔一線，在二柱間鬆鬆的放上一小顆燦好的烟丸，吸時用盡力一吸，則此丸下落而二柱合。一種叫『觀音坐蓮』，打一口碗形的烟，將籤子燒紅在那上面烙出蓮花瓣的樣子，在一花瓣上黏一燒好的烟做的觀音，吸時先吃花後吃菩薩！還有節節高，花牌坊等等。啊多嘍！這些都是在癮過足後弄玩的。在癮發得登時要一氣吸個痛快，只有『連珠炮』了。那就是打好一口脫一口下烟籤子來不栽上斗去，打幾口放着，癮發時就一口一口的上上斗去不放槍的一氣吃個滿。槍吸熱了就不好吸，要槍多，這枝吸陣，那枝吸陣，烟子進口都是涼的才好；不用說烟斗更要常挖常換。——十幾年的陳烟那涼味才是呢！你還要知道，烟籤向上滾的叫打上樹烟，向下的叫打下樹烟。」師父教我，師父教我！」「這個自然。」師父，什麼叫『老牛犇椿』？昨天我伯伯對我說：「毛寶，你已帶烟容了，才上癮幾個月就這樣子，是老牛犇椿吧！」什麼叫老牛犇椿？」「啊，除了我們平常的吃法有老牛犇椿與『過河煙』，老牛犇椿就是用力一口氣把一

口煙吸完到肚，然後慢慢的從鼻子裏把煙子放出來。這老牛犇椿有些老癮客在放出煙子還要咳一聲呢，這一咳把煙子噴進肺了，好着實。這老牛犇椿是年青人氣足或癮發時吸的。過河煙是癮過足後吸玩的，隨吸隨換氣放出煙子。還有吸煙法要吸出個門來，如吹洋號唱軍歌。「我就來吸口老牛犇椿。」師父，怎麼我在二伯家吸煙沒有你這裏好呢？他們也是陳煙呀！」「我告訴你，他們那煙那里成，我這是漂過的，還放得有甘草綠豆枸杞……熬好後還要叫道童打幾千『起子』（起煙用之竹片），一缸煙要埋在地下三兩個月才取出來吃。他們那個那成。這些還沒教你呢，慢慢來。」「噯噯噯噯，師父，說說吧，什麼叫漂煙？」「好，就告訴你。先將一二百兩煙煮好，用上好的夾紙幾層濾過，將這濾過的煙水加進比這煙水爲多的清水裏，用竹片用力打激，打得白泡大起後放着隔一夜再將泡子除去，又濾過，然後在銅鍋裏熬，熬得乾得不可再乾了，就將鍋仆轉使火直接燻煙而起泡，最好整鍋起一大泡，泡起即將鍋翻轉來，把早先熬好含水分多的清煙加入去，用竹片調和後挑而擊之，直打至煙變黃色而止。這叫漂煙。告訴你呀，我吃的煙不特是漂煙還是漂酸煙呀，你想想，不是吸起酸香酸香的嗎。酸煙是埋在地下成的。若有老癮

的酸煙缸，只要裝進煙去幾天就成了。」這一氣話，更說得毛寶心花怒放。大凡煙哥，煙未過足時你要他嘴張一張都難，煙一過足他的話頭一打開就無窮無盡了。王道人坐起來喝了一口茶躺下去看見了床架上的吊板，又說：「狠，吸煙哪，講究的莫說熬煙認真，就是放煙行頭也有分寸不亂放，要放在高處，因爲牠是很高貴的呀！牠們是在貴人之手的呀！就如永香斗子吧：從前有個大富人家，有個很美麗的丫頭叫永香，她爲老爺看上了就被收作了姨太太。那曉太太不容，永香生了一個男孩後不久就被擡出了。孩子自然是太太扣下了。這永香從小學得有一把燒斗子的手藝，她就以燒斗子過活，這斗子就叫永香斗子。永香斗子吸起又脆又不燒灰，不久就出名了，人人都要買個永香斗子吸。後來永香的兒子點了狀元，把永香迎去作老夫人，永香斗子就絕莊了。狀元公一天在街上聽得好些人說，「我們找永香妹玩去！」心頭很奇怪，一打聽才知道「找永香妹玩」就是說去燒煙。狀元見人們這樣輕薄就發愿要收回永香斗子。從前是賣幾仙錢一個，他出一兩銀子一個收回。收回了好多人些才曉得可貴不賣了，但是未收回的也不多了，所以現在這東西很難得。你看嚶，煙斗子是狀元公的老夫人造的，高貴不！」毛寶聽呆了。把永香

斗子玩得又玩，問，「現在要多少錢一個？」「好幾十元。」「狀元老夫人做斗子，烟行頭真高貴！」

毛寶努力烟藝一混已過他父親的週年了。趙團長已做旅長了。他師徒兩個的感情已融洽到無事不可說了。毛寶因爲給他爹除週年三天沒得到玄天觀好不難過，道場一完他就跑來了。「師父，我給我父親那靈房紮得真好，你沒見，尤其那套烟行頭做得像。你老人家這幾天玩些什麼？」「什麼也沒玩。你孝心好，老太爺定歡喜。」兩師徒說

說笑笑的你一口我一口三天不見面更上勁。師徒燒到半夜精神煥發的時候，老道說：「毛寶，烟舖上的花樣你還未玩全呢。」「什麼？」「花烟你沒吸過吧？」「還不知道什麼叫花烟呢，你老人家又不說還問人！」「就是找個會打烟的年輕美貌的姑娘來作托手開托。」「那裏找去？要有，你老人作德叫我嘗嘗新。」「有錢買得鬼推磨，只要你舍得錢就今晚叫人給你找個來，哈哈，要算你們年輕人聽不得話，哈哈。」「可以可以，你老快叫人去！」毛寶正二十歲的青年雖吸烟又那里經得起勾引。姑娘叫來起頭倒是打烟，後來漸漸眉目手脚不規則起來了。到雞叫的時候，老道說：「西門陸老爺請我給他爹誦開口經，要晨時才完，你們兩個玩着我上殿去了。毛寶，這經才五十塊錢一

次，不過是應酬朋友倒不要緊。」師父出房後，毛寶就墮入深坑了。第二夜那女人又來了，毛寶只盼雞叫。到雞叫了師父又不走，還摸摸扯扯的比毛寶還上勁。毛寶慌了問，「師父，今晚不念經？」「陸老爺就請一晚上。」毛寶周身不自在了。老道說：「你若耍替老太爺念，我當然不能推辭。」「好了今晚就請師父先誦一夜。父親得你老誦經，我也安心了。」這樣半月，毛寶背着他母親偷富起田地來了。

書記的第二週年早過了。九月中旬濡城四面八方是打穀的吼聲，每天挨黑的時候滿街是送穀進城的農夫。書記太太一心一意的忙着收穀。毛寶還是天天走玄天觀。書記太太見兒子烟癮已深，性情也大變，反覺安心了些，雖說是從前體強力壯的兒子現在已成了一架枯骸。唯一使她奇怪的是爲什麼到這時候了才收進幾十挑穀呢，往年這時候三百多挑穀快收完了。天天候人來叫下鄉分穀子總不有人來。一天她正在納悶，走來一個隣人說：「三先生娘，你怎樣還不去附城陀分穀子？我才從那里過見你們的田頭已打好十幾挑了。」「噫！沒有人來叫呀！是那里的話！這東西些吃迷魂湯了。」急叫女兒預備送人的飲食，自己打着洋傘趕去。來到田邊果然見在打穀。那頭的河溝坎

上還有西門陸太太帶着個少爺在站着。她以為她是過這里在看玩。急喊那老佃戶來罵：「你吃迷魂湯了，穀子打了不去叫人！」「……三，三先生娘，這從那里起的！這叫怎麼做！毛寶哥叫我去叫陸家，還說我要多嘴多舌就給我套傢伙，毛寶哥的脾胃我豈敢不依，我也不知是爲什麼，三先生娘這個才是焦人呢！」啊！半天的雲霧揭開了，她明白沒人叫分穀了，一急一暈一跛就摔下河溝去了！農夫抓一爪沒抓着。九月間的小河溝都是乾的，那全是石頭的河床灰仆仆的滿是石梗石刀朝天，到農人打堆下河去看時見她倒觸起躺在一個石夾夾裏，後腦已被石頭撞破了；他們亂腳亂手的把她抬回家去，又壓根連外科醫生這話都沒有在那地方，她不到兩點鐘就死了。當她被抬回的陣毛寶還在睡呢。

毛寶安葬他媽去一筆錢。他妹妹的婆家見毛寶這樣子他媽又死了，就不管禮不禮催着就把他妹接過去了，又花一筆錢。

毛寶現在是一身無牽絆的人了，雖說有叔子伯爺，但是已各立門戶誰也不能管誰不願管誰了，更唯所欲爲。漸漸三天五天不回家由用人看屋，在玄天觀死個打眠。今天出賣這份田，明天出賣那份田，到書記三週年時已只賸幾

間街房了。這時的王道人常常十天半月的出外訪道友拜名山，毛寶才自己置行頭在家燒烟，賣房子度日。不一年只有自己住的屋了。自己住的房子不能賣，賣了無處住，就賣傢俱，傢俱完時只有打房子的主意了，起先下不常緊要處的瓦來賣，瓦完了就下板壁，「沒有開口的單刀」就成了下板壁的利器。板壁下完時用人用不着了打發開，「賣屋」！於是去親戚處這家挨幾天那家挨幾天。起初他身上到底有賣房子的錢且是剛落泊下來故肯招待，到日子拖長錢用完時親戚處都下逐客令了。這時的毛寶只有進破廟了。又混了半年連一頓飯也難得招待了。他這才想到「戒烟」！但才一天不吃，就周身如鬼嘴不自在，「一天」就受不了了，「一天」他就不能「忍耐」又吸了。這一吸「才嘗到烟滋味！」他說，「周身舒泰任何事都忘了。」經這一次，毛寶就寧可不吃飯要吸烟了。然而也就成功了個半討口的不叫「老爺發財」的叫化了。

毛寶一天把東岳廟雞脚二爺的舌條偷來躺在一個破瓦橋上刮那上面的烟來在觀音龕裏燒吸，他的一個老輩從那裏過看見了，說：「毛寶，你怎樣在討口了還只顧吸烟！」「二伯，要不爲這口烟那個來討口嘍！」

# 編輯後記

適之

△君達先生的「全國捐薪建設」的提議，登在獨立評論第一六四號和一六七號。在第一六七上，他擬有五條辦法，大致是全國公務員自動捐助每年薪水的一個月，由全國經濟委員會收存保管，並聘請九位專家組織評議會來審定用途，監督用款。

△丁文江先生曾說，君達先生「如果生在中世紀，一定是一個苦修的聖者。」其實他活在這個摩登的時代，還是一個苦行的聖者。現在他的提議只是勸我們大家都顯出一點點中世修士犧牲精神，來幫助國家多做一點點現代建設事業。他這種熱誠，我是很贊成的。但他在第一六七號裏曾說：「這件事最好由大家自動的熱心進行，不用說是爲姓甚名誰的任何人所發起。」這一點我不贊成。我以爲君達先生既然得了不少贊成的回信，他自己應該負責去和全國經濟委員會商量定妥，由經委會指定負責收款的人員，並明白布告全國。君達先生以爲何如？

△羅隆基先生在七八年前就主張放棄黨治建立憲政了。現在他爲獨立寫了一篇「訓政應該結束了」，還是繼續

發揮他多年來的主張。關於這個問題，讀者可以參看獨立上登載的一些主張不同的文章：

陳之邁：政制改革的必要（一六二號）

錢端升：對於六中全會的期望（同上）

胡適：政制改革的大路（一六三號）

君衡：當前的三個問題（一六四號）

陳之邁：再論政制改革（一六六號）

劉博崑：政制與群衆（一七〇號）

△壽牛先生的「黑主宰」小說，本期登完了。他這篇小說告訴我們鴉片煙的迷人，不光靠鴉片煙本身，還靠那一大套精緻奇巧的傢伙，幫着造成一個迷人魂魄的頹廢環境。這篇小說很可以作鴉片毒禍的史料看。我們常想：中國大部分的民族都顯出衰老的狀態，需要新血脈的灌注，而這種民族新血脈的一個重要來源當然是那同化較晚的西南各省。所以四川雲貴各省受鴉片的毒害，等於斬滅我們整個民族的新血脈的來源，是絕對應該趕緊掃除淨盡的。

# 小學生 分年補充讀本

約預售發

編輯人

徐應昶 宗亮寶  
(主編) 周建人  
沈百英 殷佩斯  
呂金錄 趙景源

另印目錄贈閱

▼按照小學課程標準作業要項編輯  
▼各年級兒童均有適當補充書可讀

本書全部按照小學課程標準作業要項，分年編輯，括有衛生、體育、國語、社會、自然、算術、勞作、美術、音樂等門類。每冊內容務使適於各科各學年的程度，冊數也隨各學年作業範圍之繁簡而比例增減，各書程度銜接，力避缺略躑躅等。茲將本書的內容和形式說明於次：(1)分量 一、二年級各八十冊，三、四年級各一百冊，五、六年級各一百二十冊，合計六百冊。(各級各科的冊數比例詳見目錄)(2)文字 全書用白話寫成，淺顯易讀。一、二年級以圖畫為主，輔以簡短明白的文字。所有國語科讀物，都在字旁加注音符號。(3)形式 全書大小，與小學生文庫和幼童文庫相等。一、二年級各書用一百三十磅特厚新聞紙彩色精印，楷書字體，三年級至六年級各書用上等新開紙印刷。三、四年級各書用三號字排印，五、六年各書兼用三四號字排印。

【預約價】  
【郵運費】

分十二項如下表：  
(本書大部份為新編之稿，其小部份採自幼童文庫及小學生文庫，凡已購兩文庫或其中之一種者，得按照(未)以下之各項辦法，省購重複之書。)  
【預約期】  
十一月底截止  
【出書期】  
全書於二十四年十一月月底及二十五年三月底分兩次出齊，每次出三百冊。

| 訂購項目         | 冊數     | 定價   | 預約價 | 各行省郵運費 |
|--------------|--------|------|-----|--------|
| 〔子〕本書全部      | 六百冊    | 六十元  | 三十元 | 五角     |
| 〔丑〕一年級用書     | 八十冊    | 八元   | 五元  | 七角     |
| 〔寅〕二年級用書     | 八十冊    | 八元   | 五元  | 七角     |
| 〔卯〕三年級用書     | 一百冊    | 十元   | 六元  | 八角     |
| 〔辰〕四年級用書     | 一百冊    | 十元   | 六元  | 八角     |
| 〔巳〕五年級用書     | 一百二十冊  | 十二元  | 七元  | 一元     |
| 〔午〕六年級用書     | 一百二十冊  | 十二元  | 七元  | 一元     |
| 〔未〕一、二年級用書   | 八十五冊   | 八元五角 | 五元  | 七角     |
| 〔申〕本、書、全、部   | 五百廿五冊  | 五十二元 | 廿七元 | 四元     |
| 〔酉〕除幼童文庫已備本  | 三百零四冊  | 三十元  | 十七元 | 二元     |
| 〔戌〕三四五六年級用書  | 十四冊    | 四十六元 | 廿五元 | 五角     |
| 〔亥〕除小學生文庫已備本 | 十四冊    | 四十六元 | 廿五元 | 五角     |
| 〔亥〕本、書、全、部   | 三百九十八冊 | 三十八元 | 廿一元 | 三元     |
| 〔亥〕除兩文庫已備本   | 十九冊    | 九元八角 | 二元  | 二角     |

▼商務印書館編印